

## 目 录

译者的话 ..... (1)

### 书 信

1. 1895年6月19日前..... (11)
2. 1896年2月7日..... (11)
3. 1896年2月9日..... (12)
4. 1896年2月12日至16日之间..... (13)
5. 1896年2月25日..... (14)
6. 1896年2月25——26日..... (16)
7. 1896年2月27日..... (16)
8. 1896年3月1日..... (17)
9. 1896年3月2日..... (18)
10. 1896年3月3日..... (19)
11. 1896年3月4日..... (21)
12. 1896年3月5日..... (22)
13. 1896年5月16日..... (23)
14. 1896年5月21日..... (24)
15. 1896年5月22日..... (26)
16. 1896年5月23日或24日..... (27)
17. 1896年5月25日前后..... (29)
18. 1896年5月25日..... (30)

|                |      |
|----------------|------|
| 19. 1896年5月26日 | (32) |
| 20. 1896年5月27日 | (33) |
| 21. 1896年5月30日 | (35) |
| 22. 1896年6月1日  | (37) |
| 23. 1896年6月4日  | (39) |
| 24. 1896年6月5日  | (39) |
| 25. 1896年6月5日  | (40) |
| 26. 1896年6月6日  | (42) |
| 27. 1896年6月8日  | (45) |
| 28. 1896年6月9日  | (46) |
| 29. 1896年6月13日 | (47) |
| 30. 1896年6月16日 | (49) |
| 31. 1896年6月17日 | (50) |
| 32. 1896年6月18日 | (52) |
| 33. 1896年6月19日 | (52) |
| 34. 1896年6月20日 | (53) |
| 35. 1896年6月23日 | (55) |
| 36. 1896年6月26日 | (56) |
| 37. 1896年6月27日 | (57) |
| 38. 1896年7月20日 | (58) |
| 39. 1896年7月24日 | (59) |
| 40. 1896年7月25日 | (60) |
| 41. 1896年7月26日 | (62) |
| 42. 1896年7月27日 | (63) |
| 43. 1896年7月30日 | (65) |
| 44. 1896年8月1日  | (66) |
| 45. 1896年8月4日  | (66) |
| 46. 1896年8月6日  | (67) |
| 47. 1896年8月16日 | (68) |
| 48. 1897年10月1日 | (69) |

|                      |       |
|----------------------|-------|
| 49. 1897年10月12日      | (74)  |
| 50. 1897年10月18日      | (75)  |
| 51. 1898年5月8日        | (75)  |
| 52. 1898年5月14日或15日   | (76)  |
| 53. 1898年5月17日       | (78)  |
| 54. 1898年5月17—19日    | (82)  |
| 55. 1898年5月19日       | (84)  |
| 56. 1898年5月19日至27日之间 | (86)  |
| 57. 1899年3月17日       | (87)  |
| 58. 1899年3月19日       | (88)  |
| 59. 1899年3月22日       | (89)  |
| 60. 1899年3月23日至27日之间 | (91)  |
| 61. 1899年3月30日       | (93)  |
| 62. 1899年4月8日前       | (94)  |
| 63. 1899年4月9日前       | (97)  |
| 64. 1899年4月12日前      | (99)  |
| 65. 1899年6月18日至23日之间 | (100) |
| 66. 1899年9月30日或10月1日 | (101) |
| 67. 1899年10月8日       | (102) |
| 68. 1899年10月9日       | (103) |
| 69. 1899年10月10日      | (104) |
| 70. 1899年10月9日至12日之间 | (106) |
| 71. 1899年10月11日和12日  | (107) |
| 72. 1899年10月12日      | (108) |
| 73. 1899年10月13日      | (109) |
| 74. 1899年10月14日      | (110) |
| 75. 1899年10月15日      | (111) |
| 76. 1899年10月中旬       | (113) |
| 77. 1899年10月18日      | (114) |
| 78. 1899年10月21日      | (116) |

79. 1899年12月3日……………(117)
80. 1900年3月15日……………(117)
81. 1901年1月12日或13日……………(118)
82. 1901年2月19日……………(119)
83. 1901年2月22日……………(120)
84. 1901年2月23日……………(121)
85. 1901年2月24日……………(122)
86. 1901年2月26日……………(123)
87. 1901年2月27日……………(123)
88. 1901年2月28日……………(124)
89. 1901年2月底3月初……………(125)
90. 1901年3月2日……………(126)
91. 1901年3月4日……………(127)
92. 1901年3月4日(第二封信)……………(127)
93. 1901年3月5日……………(128)
94. 1901年4月18日或19日……………(129)
95. 1901年4月20日至28日之间……………(130)
96. 1901年4月29日……………(131)
97. 1901年5月3日……………(132)
98. 1901年5月初……………(134)
99. 1902年11月23日……………(136)
100. 1903年8月10日至14日之间……………(137)
101. 1903年9月21日……………(138)
102. 1903年9月27日……………(139)
103. 1903年10月2日……………(141)
104. 1903年10月8日……………(142)
105. 1903年10月12日……………(144)
106. 1903年12月3日或4日……………(145)
107. 1904年1月11日……………(146)
108. 1904年1月14日……………(146)

109. 1904年1月21日 .....(147)
110. 1904年1月21日或22日 .....(148)
111. 1904年1月23日 .....(149)
112. 1904年1月24——26日 .....(150)
113. 1904年1月24——26日 .....(151)
114. 1904年1月28日 .....(153)
115. 1904年1月30日 .....(154)
116. 1904年1月31日 .....(155)
117. 1904年2月3日 .....(156)
118. 1904年2月4日 .....(157)
119. 1904年2月6日 .....(159)
120. 1904年2月7日 .....(161)
121. 1904年2月9日 .....(162)
122. 1904年2月14日 .....(162)
123. 1904年2月中旬 .....(164)
124. 1904年2月中旬 .....(165)
125. 1904年2月23日 .....(166)
126. 1904年2月25日或26日 .....(168)
127. 1904年2月27日 .....(169)
128. 1904年3月3日 .....(170)
129. 1904年3月9日 .....(171)
130. 1904年3月10日 .....(173)
131. 1904年3月14日 .....(174)
132. 1904年3月15日 .....(175)
133. 1904年3月16日至21日之间 .....(176)
134. 1904年3月31日 .....(178)
135. 1904年3月22日后 .....(180)
136. 1904年3月25日或26日 .....(181)
137. 1904年3月28日 .....(181)
138. 1904年4月初, 2日后 .....(182)

|                       |       |
|-----------------------|-------|
| 139. 1904年4月11日前      | (183) |
| 140. 1904年4月12日前      | (184) |
| 141. 1904年4月中旬        | (185) |
| 142. 1904年4月中旬        | (187) |
| 143. 1904年4月16日       | (188) |
| 144. 1904年4月23日至26日之间 | (189) |
| 145. 1904年5月23日( ? )  | (190) |
| 146. 1904年5月底6月初      | (191) |
| 147. 1904年6月初         | (192) |
| 148. 1904年6月7日        | (193) |
| 149. 1904年6月中旬        | (194) |
| 150. 1904年6月17日       | (195) |
| 151. 1904年7月7日        | (197) |
| 152. 1904年7月11日或12日   | (199) |
| 153. 1904年7月15日或16日   | (202) |
| 154. 1904年7月19日或20日   | (203) |
| 155. 1904年7月25日       | (205) |
| 156. 1904年8月12日前      | (207) |
| 157. 1904年8月中旬        | (208) |
| 158. 1904年8月底         | (209) |
| 159. 1904年9月8日前后      | (211) |
| 160. 1904年10月12日      | (213) |
| 161. 1904年10月中旬       | (215) |
| 162. 1904年10月20日      | (217) |
| 163. 1904年10月22日      | (219) |
| 164. 1904年10月23日      | (221) |
| 165. 1904年10月底        | (222) |
| 166. 1904年11月2日或3日    | (224) |
| 167. 1904年11月3日或4日    | (226) |
| 168. 1904年11月7日       | (228) |

169. 1904年11月9日——10日……………(230)
170. 1904年11月10日……………(230)
171. 1904年11月12日(电报)……………(231)
172. 1904年11月12日或13日……………(232)
173. 1904年11月14日……………(235)
174. 1904年11月19日……………(237)
175. 1904年11月21日……………(238)
176. 1904年11月30日……………(240)
177. 1904年12月中旬……………(241)
178. 1904年12月中旬……………(244)
179. 1905年1月初……………(245)
180. 1905年1月8日……………(246)
181. 1905年1月9日……………(247)
182. 1905年2月15——17日……………(251)
183. 1905年2月20日……………(252)
184. 1905年2月27日或28日……………(253)
185. 1905年3月12日或13日……………(255)
186. 1905年5月16日至20日之间……………(257)
187. 1905年5月22日至29日之间……………(259)
188. 1905年6月11日……………(261)
189. 1905年6月25日……………(263)
190. 1905年7月9日前……………(264)
191. 1905年6月——7月……………(265)
192. 1905年7月11日前后……………(266)
193. 1905年7月14日……………(267)
194. 1905年7月27日……………(268)
195. 1905年7月底……………(269)
196. 1905年8月初……………(270)
197. 1905年8月9日……………(271)
198. 1905年8月27日……………(272)

|                       |       |
|-----------------------|-------|
| 199. 1905年9月初         | (272) |
| 200. 1905年9月初         | (274) |
| 201. 1905年9月6日或7日     | (274) |
| 202. 1905年9月中旬        | (275) |
| 203. 1905年9月26日       | (276) |
| 204. 1905年10月8日至11日之间 | (277) |
| 205. 1905年10月24日      | (278) |
| 206. 1905年11月2日或3日    | (282) |
| 207. 1905年12月2日       | (283) |
| 208. 1905年12月中旬       | (284) |
| 209. 1905年12月20日      | (285) |
| 210. 1906年1月6日        | (287) |
| 211. 1906年1月底         | (289) |
| 212. 1906年2月初         | (292) |
| 213. 1906年2月19日       | (293) |
| 214. 1906年3月10日前后     | (296) |
| 215. 1906年3月中旬        | (297) |
| 216. 1906年4月1日至4日之间   | (298) |
| 217. 1906年4月14日或15日   | (299) |
| 218. 1906年5月15日       | (302) |
| 219. 1906年6月上半月       | (303) |
| 220. 1906年8月中旬        | (304) |
| 221. 1906年8月20日前后     | (305) |
| 222. 1906年8月底或9月初     | (307) |
| 223. 1906年9月16日至27日之间 | (312) |
| 224. 1906年9月28日       | (313) |
| 225. 1906年10月12日      | (314) |
| 注释                    | (319) |
| 索引                    | (437) |



## 译者的话

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的代表作，我国已早有译本。关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已有专门论著进行了论述；《阿·马·高尔基致叶·帕·彼什科娃书信集》（1895——1906）

（以下简称《书信集》）则是他对自己所作的特别明晰而简洁的注释，或者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的：“这就是我的生活和思想的大致的轮廓。”（见本书第222信）这部《书信集》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作者的全人”和作品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研究高尔基的生平、创造道路和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当时的社会和文艺斗争的重要文献。

由于收信人的独特身份，这部《书信集》在高尔基的巨大的书信遗产中又占有特殊的地位。叶卡捷林娜·帕夫洛夫娜·彼什科娃（1877——1965），结婚前姓沃尔任娜，一八九五年在《萨马拉日报》社工作期间同高尔基相识，一八九六年与高尔基结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曾应捷尔任斯基同志之请，出任波兰红十字会主席，并荣获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勋章。高尔基从一八九五年给他写第一封信，到一九三二年写最后一封信，前后长达将近四十年的时间。这部《书信集》收录了高尔基在生活道路上最重要的时期（1895——1906）写给叶·帕·彼什科娃的225封信件。在这个期间，高尔基有时候差不多每天都给她写信，谈论自己的工作、生活、身体和周围的环境，对自己的亲人倾诉心中的苦恼和欢乐。从高尔基和叶·帕·彼什科娃两人之间的关系看，这部《书信集》记载了他们二位从共事

到产生爱情、建立家庭，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过程，使我们对高尔基的爱情生活有了具体的了解。这部《书信集》更主要的还记载了高尔基怎样在沙俄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一面求索，一面斗争，最后从一个“具有流浪者的灵魂”（见本书第40信）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伟大作家的光辉历程。他在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给叶·帕·彼什科娃的信中说道：“我有我自己的真理。它完全不同于生活中所奉行的真理。为了我的这个真理，我还得蒙受苦难。”他用笔和舌为真理而进行公开和秘密的斗争，曾经数次被捕，但斗志愈坚。从《书信集》中我们看到高尔基很早就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下活动发生联系。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日，高尔基专程赶到彼得堡，准备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的）代表大会。一九〇六年一月受布尔什维克党的委托，开始了著名的历时十个月的西欧和美国之行。这个阶段，高尔基在政治思想上完全成熟了。”他在到美国去之前已经批评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他们“完完全全是些卑琐的小人”，“是一些狂人”！到了美国以后，他给叶·帕·彼什科娃写道：“应当告诉你——我在此地明白了很多东西，同时也明白了，直到现在我还不是一个革命者。我只是在争取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些我们习惯称之为革命者的人，——只是改良主义者。革命概念本身——需要进一步深化。”（见本书第222信）。这表明，高尔基摆脱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人道主义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创作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品《母亲》，得到了列宁的高度称赞，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符合高尔基思想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高尔基以他的书信提供了最雄辩的证明。

高尔基是个毕生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战士，在他致叶·帕·彼什科娃的书信中当然不乏情侣之间的亲昵，但丝毫没有有什么庸

人的卿卿我我之类的东西，相反地，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充满了革命战士的斗争精神。简而言之，《书信集》是一部“斗争的作品”。有许多信件完全是伟大革命斗争的史诗般的记录。其中关于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彼得堡流血事件和同年十二月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的若干信件，堪称这方面的代表。高尔基亲身参加了这些斗争，他的信件发自枪林弹雨的斗争第一线，我们今天阅读这些信件，仍然闻得到浓烈的硝烟和火药味。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自不待言。有一些信件还表现了高尔基的巧妙的对敌斗争艺术。例如，一八九八年五月他被沙皇政府逮捕，关押在梯弗里斯的梅捷赫监狱。狱中伙食极端恶劣。高尔基则利用被严格限制的、受到官方公开审查的通信机会加以揭露：“午饭在中午时分有人送来。给两道饭菜，——第一道——是一种大杂烩。在这道十样锦里集中了色色俱全的饭食和菜肴，其中有肉，有辣椒，有时有盐，而且从来没有蟑螂，没有任何一种其它的昆虫——恰恰这最后的、不同寻常的情况，乃是膳食的主要优点。然后给饼子——惩罚老饕者的绝妙的饼子！我吃饼子，因为我明白了：凡人就是为了这个才给关进监狱，以便让他们来体验某种烦恼。”这里的一番话，虚虚实实，扑朔迷离，狱中的书信检查官没有能够发觉它的真实含意，而让信发出监狱去了。其实这里说的完全是反话。所谓菜中“有肉，有辣椒，有时有盐”，实际上是说菜中没有肉，没有辣椒，有时甚至连盐也没有。“从来没有蟑螂”等语，实际是说菜中经常有蟑螂或其它昆虫，“主要优点”云云，纯粹是迷惑敌人的幌子。“惩罚老饕者的绝妙的饼子”，不言而喻，是说饼子非常之小。根本不能饱肚子。这封信完全是在揭露敌人监狱的黑暗，但是字面上不露丝毫痕迹。做到了滴水不漏，无懈可击。这是一篇多么犀利的杂文！表现了多么高超的斗争艺术！

同时，我们也从《书信集》中看到，高尔基是无产阶级文学

的圣人，但决非是不吃人间烟火食的超人。他的伟大在于平凡，而他的平凡正显示出他的伟大。高尔基自己也承认他的“最主要的”优点，在于他是“完全本色的”（见本书第15信）。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他是多情的恋人，温顺的丈夫，酷爱孩子的父亲，忠诚无私的朋友，而这些特点同他作为真理的拥护者，矫情的敌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的伟大品质和谐地集于一身。恋爱中的高尔基给叶·帕·彼什科娃写道：“我如何生活？一言以蔽之曰：工作。只要空闲下来，就想你。你不在这里，我非常、非常地苦闷。”这是多么的至情。即使是在工作的时候，他也用诗意的语言表述了他对爱人的最美好的感情：“我坐着，给敖得萨写着稿子。屋内阳光充足，它透过你的礼物——镇纸，而把粉红色的、生气勃勃的光线洒落在你的照片上，恰好落到脸上。你好象忽然动作起来，望着我，微微地笑着……”（见本书第17信）。每当白天的繁忙工作过后，在深夜的一盏灯光之下，高尔基就同她进行笔谈了：“卡佳，卡佳，我的生活过得多么苦，我多么孤单”（见本书第18信），“今天你又没有给我写信。为什么？你身体不舒服？你到别墅去了？……”（见本书第31信）。“夜已经很深，暗森森的花园隔着窗户和我奇妙地对视着。……我一切的梦想就是你，你，我最可爱的、温柔的朋友……但是黑暗笼罩，万物噤声，又没有你，你在遥远的地方！”（见本书第33信）。年轻时代的高尔基，性格倔强，思想深刻，才华横溢，又长得身材高大，气宇轩昂，曾经使得许多美貌女士、名门闺秀为之“倾倒”，她们主动向高尔基表示“爱情”，均遭到高尔基的拒绝。为此这些女士们造出了很多流言蜚语。高尔基对此公开宣称：“我爱写小说，可是把小说变成事实——并非我的专业。”（见本书第42信。“小说”一词在俄语的口语里还有“谈情说爱，风流韵事”的意思，用在这里是一语双关）高尔基在谈到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

作家在生活上的堕落时说道：“我曾经有一百次陷入比他更坏的境地，但是没有堕落过。卡佳，我们心中的一切——全靠我们竭力追求的理想支撑。”（见本书第16信）由此可见，高尔基夫妇的感情是建立在相互深刻理解和共同理想的基础上，所以他们能够经受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各种风风雨雨的考验。高尔基对儿子马克西姆和女儿卡秋莎无比关心、疼爱，可以说是一切做父亲的楷模。读了高尔基的这些信件，使人们不由地想起鲁迅“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高尔基对朋友忠诚无私，成名之前也曾为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发表而请求爱人为之“祈祷”（见本书第6信）。高尔基曾经很穷，诅咒“该死的金钱！该死的生存条件！”成名之后高尔基不愁衣食了，这时他们夫妇想方设法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在社会福利事业上，即使在自己左支右绌的情形下，高尔基也为穷朋友考虑，这些，在许多信中都有记载。高尔基历来认为，金钱应该用来“帮助生活”，而不是“妨碍生活”，所以他乐于助人，尽力之所能及，让人们过上“象鸟儿一样轻松自如”的生活。他对契诃夫是那样理解和赞赏，对契诃夫的早逝和草草的葬仪是那样的悲愤（见本书第59、60、152诸信）。高尔基的伟大还在于他深知自己身上“充满了毒气和苦味”，因而时时鞭策自己。他在本书第9、18、42、222诸信件中对自己的解剖非常深刻。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要做到时时解剖自己，能够在逆境和顺境中自强不息，奋勇向前，是很不容易的。这可以称之为平凡的伟大。而这种平凡的伟大和伟大的平凡合在一起就反映了高尔基的“完全的本色”。

这部《书信集》不但在思想内容上以其事实、思考、观察、评价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给我们提供了无比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在艺术上给我们留下了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文学珍品。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看，这部《书信集》是一部优美的散

文集，是一串璀璨的艺术明珠。就书信散文说，高尔基突破了一般书信体的格式，有的信件已经不是散文，而是无韵的诗，或者说是散文和诗的结合；有的信件是激情澎湃的政论，如同擂着战斗的鼙鼓；有的信件则是充当新闻记者的战士匆匆写就的战地报道。最不同凡响的是一八九七年十月一日他写了一个独幕剧《呸！》，以剧代信，不仅细致地叙述了他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小市民的鄙俗气，而且极其深刻地传达了她的深广忧思和悲愤的心情（见本书第48信），其感人的效果远比一封直抒胸臆、了无掩饰的“私房”信件更加强烈。

这本《书信集》是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印行的《阿·马·高尔基文献》第五卷，按叶·帕·彼什科娃交给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阿·马·高尔基档案室的原信手稿排印。付印前由叶·帕·彼什科娃本人对全部信件作了考证和校订。原信正文中有省略的地方或者有笔误，均在其后加上方括号，在括号内加以补充或纠正。每封信序号下面右边有半行小字，说明写信的地点、时间，这是高尔基档案室的研究人员加注的。有些信件，高尔基原来已经注明时间、地点、编号，则一律照旧，按原信手稿用小一号字体印在信的左上角。《书信集》后面所附的注释、索引，是高尔基档案室的研究人员编制的。索引部分，为了便于我国广大读者使用，我们已改成按中文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词条，而且在本书正文和注释部分的每页右边或左边空白处，注有标明俄文原版页码的阿拉伯数字。本书索引里各个词条后面的阿拉伯数字，即系原版的页码，读者根据这个数字就可以在本书找到这个词条的出处和解释。例如“安纽塔——59, 205”这条索引，说明安纽塔是在俄文原版第59页和第205页出现的。查59页（这个页码要在本书正文和注释部分的右边或左边的空白处去找，不能在本书的右下角或左下角去找，那是本书的中文版页码），得知安纽塔是在

第60信出现的人名；再查205页，我们从该页第60信的注⑦知道，安纽塔是高尔基家在一八九九年雇佣的两个女工，其中一个住在高尔基家里，另一个住在自己的家里。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苏州大学应启后、李辰民、徐州师范学院李复兴和江西人民出版社王志斋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衷心期待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惟甦 薛介正

1984年5月30日于徐州师范学院





# 书信



# 1

11

于萨马拉

1895年6月19日前<sup>①</sup>

叶卡捷琳娜·帕夫洛芙娜！

您别顾虑，由我负责，请付印吧<sup>②</sup>！校样经过检查官的手了，因此这是他的错，不是我们的错<sup>③</sup>。

付印吧！

您的阿·彼什科夫

# 2

自萨马拉寄喀琅施塔得

1896年2月7日<sup>①</sup>

工作有生气，顺手，似乎是满不错的。

你可知道，在萨马拉对你最好，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能成为多少有点儿钟情于我们俩的好朋友是谁吗？猜不出来？告诉你吧，就是达维多夫。今天我跟他的友情更深了一层。他爱上了我，同时还讲了你许多美好而聪明的话。看来，他非常关注我们，并且甚至保护我们免受一些人的造谣中伤。他还不是一个老于世故，暧昧不明的人，而是一个诚实、纯朴的小伙子。

11

你愿意替我办点好事吗？

如果愿意，——那末，就偏劳了——请到涅瓦大街苏沃林的新时代书店买一本巴利蒙特的《在无边的缥缈中》的诗集②。

以及他翻译的雪莱作品③，第四版。

还有费奥多尔·索洛古布的诗集。

你自己把它们通读一遍，在特别使你喜欢或激动的地方，做上记号，并在书上给我写点什么。请按印刷品把这些书籍邮寄给我。如果这些事情不使你感到烦闷的话，那就劳驾你办了。

阿列克赛

12

3

自萨马拉寄莫斯科

1896年2月9日①

[……]明天，我们多半要同德罗贝什-德罗贝舍夫斯基发生一场很严重的冲突，对此必须有所准备。

我们全体——我、科斯捷林、谢列茨基和达维多夫，明天要给他提出的那个建议，是要打掉他的一些傲气的，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对报纸是件幸事②。虽然我是多么愿意让这份报纸见它的鬼去。唉，如果我能搞到一千卢布那有多好啊！我可以马上还清全部债务——我就能象鸟儿一样轻松自由了！

我工作到秋天以前，就能得到一千卢布，用来还清欠债，甚至还绰绰有余。

对于世人的冷漠，报以两记漂亮的耳光，就使我有名

12

气！其余的事情——并不难办了。往后对于我也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该死的金钱！该死的生存条件！它使人俯仰卢布的鼻息，这种肮脏的、令人恶心的纸票子。

这卢布毁灭了很多伟大的人物，我也有可能被它毁灭。

卢布，是魔鬼打在人们命运上的烙印。

你是多么好啊，你还不了解生活，不懂得这种痛苦，不懂得许多伟大的思想要永远屈从于微不足道的困难，不懂得这种令人痛苦的，对一切美好、神圣事物的残酷的侮辱。

但愿你永远不要明白人类生存的全部痛苦。

再会！

阿列克赛

## 4

自萨马拉寄喀琅施塔得

1896年2月12日至16日之间<sup>①</sup>

你把《萨〔马拉日〕报》细心地翻阅一下，读一读卡丘利·孟戴斯的《爱情》，甚至把这个小东西剪下来保存，它如此真切地阐明爱的性质，达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

济娜在彼得堡<sup>②</sup>，但是我不知道她的住处。如果你要去看她，可以在叶连娜助产院（它就在大布龙街或者小布龙街）打听地址。不过，大概她就要给我来信，到时我将给你一个准确的地址。

阿列克赛

自萨马拉寄彼得堡

1896年2月25日①

星期一我要把《第一个故事》寄给《俄国财富》②，据我看，这个东西一定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它的主题太重要了。

我写它，毫不吝惜一切，并且在其中倾注了许多我的真理。

卡佳，我有我自己的真理。它完全不同于生活中所奉行的真理。为了我的这个真理，我还得蒙受苦难，因为人们不能很快地把它理解，于是我为此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受到他们的嘲弄。

现在我们编辑部里的工作进行了新的分工：谢列茨基看通讯稿，并和达维多夫兼搞剪报，随笔由我撰写，而“三言两语”，我们大家都愿意轮流写。

你的这个奥莉娅·杜罗娃是个可怕的蠢货，如果说她不是患癫狂病的话。你想想看，她爱上了谢苗·伊万诺维奇。对此她非但不加任何遮掩，相反到处炫耀。大家都在笑话她。我也非常讨厌她，她竟想要我做她和谢苗·伊万诺维奇之间拉皮条的人。谢苗被她的献殷勤弄得手足无措，于是见了她就避开。

你收到报纸了吗？你喜欢今天报上发表的我的杂文吗③？

诺尔金娜快要死了。不出今明两天她就要躺进棺材了。对这个不愿离开人世而正在死去的可怜的人，人人都表同情。然而却有人造谣，弄得满城风雨，说什么她爱上了我，并且因为我才害了肺病的。

我估计是基什金和斯米尔诺夫在捣鬼。后者对我很冷淡，因为不久以前季娜伊达·卡尔洛美娜同纳斯〔塔西娅〕·乌瓦〔罗芙娜〕谈论我的时候，据说他没有受到恭维。

他们是何等浅薄的人啊！

我难道也得这样〔……〕。不可思议。

日子过得单调而无聊。再会。

阿列克赛

我要请求你依允我一个任性的要求，这个要求也许使你觉得古怪。

我请求的其实是一点小事：把信纸、信封改换一下。信纸要用普通的白纸，开面大一点，信封不要用这么贵的，等等。

我——要笑话你就笑话吧！——可给这种小事搞得狼狈透了。

这种信纸和这种信封，是半上流社会里那些卖弄风情的小姐、太太们给她们的意中人写信用的。这一切对她们是合适的。对你就不合适了。我要让你知道，我简直就是害怕这种花里胡哨的信纸。你得原谅我这一怪脾气，这怪脾气大概你是无法理解的。

再会！

你的阿列克赛

工作结束了，写了三个半钟点。现在躺了下来，要看你的来信，想你〔……〕

然而，看来必须等到秋天，必须积蓄些钱。还是钱。我的<sup>14</sup>亲爱的，与其说钱应该帮助生活，还不如说它却在妨碍生活，难道这不可恶吗？

## 6

自萨马拉寄彼得堡

1896年2月25—26日<sup>①</sup>

今天我到妈妈<sup>②</sup>那儿去了，在她眼里我的个头好象还在往上长。也许这是我的错觉。舒拉<sup>③</sup>在给你写信；和爸爸<sup>④</sup>坐了一会儿——他身体仍然不好，——没有能在他年轻、健康的时候同他结识，我是感到多么的遗憾。

他是一个聪明的人，而且，是一个哲学家！

卡佳，你祈祷吗？

为能够发表我明天寄出的短篇小说<sup>⑤</sup>，你祈祷吧。如果它给发表了，一定会引起一场风波，而这将提前实现我们的理想。

现在你正在睡觉，因为已经四点钟了。

你的阿列克赛

## 7

自萨马拉寄彼得堡

1896年2月27日

1896年2月27日

现在——从三月起——我可得到一百二十五卢布，而从四



月起将可拿到一百五十卢布。写了两部不短的短篇小说①——他们 minimum（至少——译者注）要给三百卢布——当然，如果发表的话。还清了帐房六十来个卢布……，但是，多可怕啊！——过新年我需要六十四卢布才能对付过来！——我成了一个会算帐的人了。这多可笑——是不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亲爱的。

至于爸爸，你不要担心。他身体确实不好，但现在已有好转，克雷洛夫说他有痊愈的希望。

还是让我们抛开这些阴郁的话题而谈论谈论生活吧。我给你寄一点钱，也许，对你是有用的——你可以去听两次好的音乐会，买点零碎东西。启程之前我再给你寄点钱，让你替我买几本新书。你喜欢诗吗？你可以给自己买新版的明斯基②的诗和韦利奇科的《东方之曲》③。你到苏沃林那里去买。

索洛古布我不要了，但是别忘了巴利蒙特④。

匆此再会，我的亲爱的。祝健康、快乐。

你的阿列克赛

## 8

自萨马拉寄喀琅施塔得

15

1896年3月1日

卡佳，有件事情要问你，且听我道来。

前几天，新喀琅施塔得的《科特林》报编辑部致函给我们的办公室，请求把凡是去年载有马·高尔基杂文的《萨马拉日报》寄给他们。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可知道在波罗的海，除

了你以外，还有谁对马·高尔基发生兴趣？（我希望，自己没有自负吧？）

这个要求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办公室已给他们寄去几期报纸，我且拭目以待，看它有何下文？

也许，他们想把我请到他们的云窟里去？我不会去的。

《基辅言论》正在邀我前往——这倒是可以考虑的，不过现在我一点儿也没有去想它。

阿列克赛

## 9

自萨马拉寄喀琅施塔得

1896年3月2日<sup>①</sup>

我的亲爱的卡佳：

不要着急，爸爸好些了。妈妈的张皇失措可把你吓坏啦。我同克雷洛夫谈过，他认为病情是严重的，但并不是毫无希望的。

今天已经是三月二日，我马上就要看到你了。但愿时间过得再快些。这倒楣的一个月，我过得多么艰难<sup>②</sup>。多少打击和辛酸，多少痛苦和不幸！

今天我又大发脾气而颓唐了。于是阿〔纳斯塔西娅〕·乌〔瓦罗芙娜〕又不得不为我张罗了一番，——这个可爱的妇人。

往后会出什么事情呢？

我必须丢下报纸了，卡佳，——不然，它就会把我吞噬掉的。

我同报社的关系搞得这样糟。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明天，甚至于今天就要离开萨马拉。

然而你得原谅我，我可不能再写了。不能写了，因为我浑身上下充满了毒气和苦味。所有的人都同我敌对，只有你才是我所不可缺少的，只有你我才相信。

对了，妈妈那里我没有去<sup>⑤</sup>，也没有向她祝贺——这点请你原谅。我这些日子全然处在这种令人发狂的境地，过着这种颠倒的生活，——简直害怕在她的眼前出现。

匆此再会！

阿列克赛

## 10

16

自萨马拉寄喀琅施塔得

1896年3月3日<sup>⑥</sup>

我的亲爱的！

刚刚结束了一篇长长的短篇小说《忧郁》<sup>⑦</sup>——手累得很，人也累得很，但是还想给你写几句。已经是凌晨了，你现在睡得正香甜——在梦中你有没有看见一个面容晦暗、兴奋，满头长发乱蓬蓬的人？他深深地弓着背坐在桌旁，用累得微微发抖的手，握着一支拙笔，在粗劣的纸上抠着能拼凑成什么的潦草的字母？

卡佳，达齐阿罗的书店里正在出售热罗姆-热罗姆的版画复制品<sup>⑧</sup>！这是一个雄奇有力的艺术家和哲学家。其中有一幅他画的是荒原，一头狮子雄踞在前景，望着遥远的天边正在升

起的月亮。整幅画面就是如此，它充满着令人心醉神迷的忧郁，使我酷爱异常。大约花两个卢布给我把这幅版画买下来吧！劳驾了。科派的《撒旦》也别给忘了。④

再买些你所喜欢的东西。

你想必是照相了吧？是吧？十七日我能得到一件美好的礼物就好了⑤。从笔迹上你一定看得出来，这封信是断续写成的——确实如此；昨天，我感到是扯了一通废话，就躺下睡觉了，现在再来写，不过这个“现在”算什么呢，我不知道，但已经是夜里了，一点钟，院子里狂风呼号，而我必须开始给《萨马拉日报》写复活节的故事⑥了。

你问，怀疑论者是谁，就是谢列茨基。堂·吉珂德就是我⑦。达维多夫，即迪奥根，收到阿舍绍夫的一封信，阿舍绍夫叫他到尼日尼去，条件优厚，但是我没有介绍达维多夫前往，——再说，我也不想这样做。

马利耶娃那里，我当然没有去，希望你也如此。你要相信，无论是她问你，或者是“他”同我，都是不相称的。我们有什么好跟他们谈论呢？他们是“资产阶级”。你得稍缓考虑“我们”家的配套茶具，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东西比茶具更要紧。这些东西，我对你说，真多啊！

但这些都是无聊琐事。你斋戒节食了吗？别忘了领一张那种证件⑧——也许，用得着的。科斯捷林说，因为你请杜罗娃⑨只在你探亲期间代工，那么不言而喻，对此也就无话可说了——你想干下去，你就干吧。这可叫我恼火，工钱少，活儿多，不愉快的事又没完没了。

不过银钱上的事儿已经把我的脑袋缠得发昏。你想，要是  
17 我从四月起挣一百五十卢布，那么每月攒七十五卢布，——九月前我才有三百卢布。加上夏天将要发表的几部短篇小说的稿费，——三百卢布。总共六百卢布。唉，这么少。但是可以通

过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在谢尔布洛夫那里借个二百—三百。  
那么！……

下一封信将把钱给你汇去并附一份我所需要的书目，——  
劳驾——买一下书。济娜<sup>②</sup>那里去了吗？有何感受？你未必喜  
欢她吧，这是一个复杂而混乱的人，是一个用锦缎、丝绒和粗  
麻布甚至最蹩脚的粗麻布做起来的人。但她是个聪明人，她的  
头脑很深邃。

叶连娜·米哈伊洛芙娜·切尔诺娃总是请求我把你的相片  
寄给她。沃洛季卡<sup>①</sup>已经在骂人了，他也想看你的照片。他  
说，完全不认识你——你瞧，这倒是真的！——可是，你是一  
个最非寻常的人，如果你愿意嫁给我的话，更何况，你也是娶  
我这样做的。怎么样？就这样，再会！

阿列克赛

## 11<sup>①</sup>

自萨马拉寄彼得堡

1896年3月4日<sup>②</sup>

我感到高兴：你到了济娜那里，并且你喜欢她。

《科特林》是一头猪<sup>③</sup>。难道能象他们那样捣鬼吗？要是他  
们胆敢再次未注明出处和不经签字重印我的作品，那么我就要  
起诉控告他们。呸，这多么醒醒！报纸还刚刚出版几天，就  
在那里干起盗窃的勾当来了。我已经给他们去信，指出这在文学  
界是一种什么行为。

你建议我到彼得堡去，当然，无法实现。我需要工作，需

要更多、更快地工作，需要离开报馆，因为要是我不能在年内离开，那么它就要把我吞噬掉了。现时我已遍体鳞伤。

不，卡佳，我不能给你写下去了。我的情绪很不好。

再会。

阿列克赛

## 12

自萨马拉寄彼得堡

1896年3月5日

萨马拉，1896年3月5日

我的亲爱的……

我没有到彼得堡去，这对我说来简直不可能。工作一大堆，同时，我受到了打击。况且我的情绪也很糟糕。今天我给《北方导报》寄出了一篇短篇小说<sup>①</sup>——同时，日内还要给《新语》寄稿<sup>②</sup>，为《上帝的世界》准备的短篇也要很快完稿<sup>③</sup>。你瞧——这一个月我真是夙兴夜寐。对这些劳动将何以报——我就知道了。等待使我浑身战栗——《俄〔罗斯〕思〔想〕》日内就要给我回答<sup>④</sup>。你可别生我的气，可是，除了时间以外，我可一文也没有了。跑一趟起码要100卢布。

望济娜<sup>⑤</sup>来信谈谈她自己和尼古拉的情况。你要明白——说实在的，我是多么希望去彼得堡啊……然而我还是不会去，我不能去，我不应当去。

济娜有干儿子列昂卡<sup>⑥</sup>的相片吗？让她赠我一张——如此之久不把列昂卡介绍给我认识这可不好，此外让她再给张她

自己的相片。

你寄来的目录①一点用处也没有。要是你还有余钱的话，劳驾你把版画买下来②。若是钱不够，就向济娜借十——十五卢布——你来到之后我立即奉寄归还给她。

勿此再会。

你的阿列克赛

## 13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5月16日①

我的好卡佳！苦闷啊！

天空灰暗、寒冷、寂寞，头脑里空荡荡的。一种莫名的预感引起我心头的愁闷。切尔诺夫一家走了，叶尼娅②留了下来。她在博览会③工作，从早上六点钟到晚上八点钟每天挣一卢布五十戈比。你也可以在这里，在这博览会上弄个又好又有兴趣的工作。活儿轻松。只是和花、草以及作物的种子打些交道。我是昨天来的④，当天就去看了看博览会——乱得一塌糊涂，二十六日开幕。今天给《新闻》⑤寄出第一篇杂文。同阿舍绍夫见面很冷淡，——德罗贝什⑥给他写了一封二十五张信纸的信——在这封信中对我大肆污蔑。我对此信根本不屑一顾——随它去。我将到他们——阿舍绍夫——那里去工作，他们竭力邀请。达维多夫苦闷不已，其原因正和我相同，但是他比我幸福——他的“她”⑦二十七日就要来到。她十分爱他，而他对她也是如此。

一出斯塔夫罗波尔⑧我就被一种同生活远离去了的奇怪的

感情紧紧攫住——我似乎觉得，我失去了脚下的土地。你安排一下，使你能够到这里来一趟。务必请你成行——我也要请求妈妈让她放你两周左右的假期。你将住在玛·尼·卡赞采娃那里——不久前尼娜从喀山来到她这里——卡赞采娃日内就要走的，她的位置由薇拉<sup>②</sup>从罗斯托夫来接替，而你和她一定能相处得非常好的。这真是屋好，人也好。

叶尼娅于二十七日赴莫斯科。我大概也得到那里去一天，因为叶连娜·米哈伊洛夫娜——患肺结核——看来她秋天就要离开人世了。我可怜她，这个好人。

住房暂时还没有找到，我和德米特里·雅科夫列维奇住在一起。看来要和他同居下去，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找房子，同时也没有用——没有房子。

就这样吧，请你争取在六月初，即头几天就来参观一下博览会。要是你在月底之前来到，那就美快之至了。我和你将度过多么美妙的日子！

代问候我的所有熟识的好人。等待你的来信，我的亲爱的。将坐下来写杂文了，再会。望多多来信。

你的阿列克赛

## 14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5月21日<sup>②</sup>

21日

卡佳——我在这里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可还没有见到你的



一个字。你怎么了？

你已经收到我的一封信了？大概我在信中没有告诉你地址，你寄往《小报》就好了。我和达维多夫住在一起，此地生活费用颇昂，但是还可以对付得过去。我象一头阉牛一样地工作着。给敖德萨已经寄去两篇杂文<sup>②</sup>，又在《小报》上发了一篇，——“为了养家活口”。博览会到开幕之日尚不能准备就绪<sup>③</sup>，但是，卡佳，它是极其有趣而堂皇的！现在它那里到处乱成一团，干活的人多得无数，声音之嘈杂，简直使人感到天旋地转。每天晚上我总要去，而在早晨写稿。不知道下一步会如何，但是目前诸事尚算顺利。

昨天接到斯卡比切夫斯基从彼得堡寄来的信<sup>④</sup>——信是寄到萨马拉的，所以我很奇怪，它怎么没有送到你的手里。德罗贝舍夫斯基在信封上改写了地址，它就给转到这里来了。斯卡比切夫斯基——这是个著名的评论家，曾在《新闻》上因为那篇《错误》骂过我<sup>⑤</sup>——给我写道，他很喜欢我的短篇小说《忧邻》，它将马上发表，并祝愿我的才能有光辉的发展。我高兴。这将会给你我多少钱尚不得而知。现在要是再能从《俄罗斯新思想》得到一个宽心的答复<sup>⑥</sup>就好了。如果一个夏天能发表两部短篇小说，那就更好啦。

我的好卡佳！急不可待地等着你的到来。想请你六月中到此一行。你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要到这儿来一趟的。

达维多夫是幸福的人——“她”要到他这儿来过整整一个夏天！懂吗，要过整整一个夏天！昨天我和他划船到城外大约八俄里的森林里去，登上洒法诺夫山群峰。那里好极了——鸟声盈耳，风景绝美。我们燃起篝火，煮了茶，于是坐在沿河下，说着话儿。后来我们感到心绪不宁。因而无论是山光水色，无论是啼啭的黄莺——再也不能引起丝毫的兴趣，我们两人只能静对无言。可是这一个达维多夫——真是个好小伙子——因此我

20

想，得让你同穆拉维约娃<sup>⑦</sup>认识才好。

没有到过剧院和诸如此类的地方——没有空闲，没有余钱。而且也压根儿不想去！

来吧！衷心地请求你！即使让妈妈稍稍生点儿气也无妨——我们以后会跟她和好的。

告诉我，萨马拉有什么新闻，讲一讲你见到了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没有，此外，劳驾你把书藏好……要珍惜书籍——这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等着你的来信〔……〕，科斯捷林怎么样？阿〔纳斯塔西娅〕·乌瓦罗芙娜在萨马拉吗？博洛京一家呢？这是一些多好的正派人啊！向妈妈问好。代我吻一吻她。还有舒拉<sup>⑧</sup>，代向所有的熟人致意。谢列茨基怎么样？

告诉他，《尼日戈〔罗德〕小报》的事业并不辉煌，阿舍绍夫的情况与他的才能完全不相称。叶辛是个自满的笨蛋。再会。

你的阿列克赛

## 15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5月22日<sup>⑨</sup>

亲爱的卡佳！

我极需那篇《到黑海去》<sup>⑩</sup>的杂文。它发表于95年初，用无韵诗体写的，讲的是蛇和鹰的故事。劳驾找出这篇杂文，最好能找出两份来。一份剪下来寄给我，另一份保存。如果在旧报纸里找不到它，那就从95年的合订本里剪下来。这事很要紧。

兰宁昨天到我这里来玩。他预言我将有一个颇为不错的未

来，因为他发现我的才能正在迅速增长。最主要的是，——他说，我是完全本色的。我完全相信他，他是一位文学界的行家里手。

我如何生活？一言以蔽之曰：工作。

只要空闲下来，就想你。你不在这里，我非常 非常地苦闷。

我在敖德萨挣的钱将留着不动，每周在《小报》挣三十——三十五卢布，我已经满可以够用了。阿舍绍夫和叶辛对我怀着隐秘的恶意，然而他们需要我，于是他们又对我百般殷勤。为什么他们怀有恶意？我不知道，显然是出于嫉妒，因为我比他们写得好。他们的东西在这里不受人欢迎。

兰宁在我这儿坐了很久，我和他谈了很多推心置腹的话。要是你了解他是一个何等可爱、聪明、敏快的人就好了！他对我要结婚感到十分高兴，并且总是询问你的情况——你是怎样的人。我把我所知道的你的情况统统对他说了，我们分手已经是早晨。杂文要找到，亲爱的，并且希望你把凡是能使我感兴趣的事情多多地写给我。请向大家问好。原谅我不能再写了——需要给斯卡比切夫斯基写回信<sup>③</sup>，两点钟得去编辑部，而四点钟要上博览会去。

21

今天已给敖德萨寄去了第三篇杂文<sup>④</sup>。

阿列克赛

## 16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5月23日或24日<sup>①</sup>

亲爱的卡佳，

不要骂我，我接到你的两封信，还没有给你复信。

27

你想——我起床就要读三份地方报纸①。然后就得动手给《小报》写稿。三点钟以前一直干这件事。到三点钟去吃一顿蹩脚的中饭。四点钟坐下来给敖德萨写稿②，一直写到九点钟左右。那末到博览会去呢？那里已经没有时间去了；我从开始到现在总共到那里去过三趟。但是这没有妨碍我给敖德萨寄去四篇五百行以上的杂文。哪儿都没有去，虽然我应该到兰宁、波泽恩③、卡赞采娃等几家去——共有七、八家。

但是我很疲劳，我没有安排好。我睡在无以名之的几处露草的褥垫上，坐在上刑罚似的安乐椅里，吃着鬼知道的什么东西。和达〔维多夫〕住在一起，我们花十三个卢布租了两个房间。我们随便到急进之家去吃中饭④。〔……〕。

烦闷。

警察来盘问过我了⑤，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不想知道。

这里也在实行可怕的钉梢——皇上要来⑥，因而对不可靠的人，显然要加以监视。但是，我希望这不至于涉及到我。二十七号有布哈拉汗、希瓦艾米尔和中国使节李鸿章妻来这里。

我坐得疲累之至。谢列茨基——我不晓得对谢列茨基有什么办法。可惜你没有把他赶出去，既然他是个下流种子。你一点儿也不能帮助他——完全白搭。一个人应该善于自己帮助自己——外来的帮助对他是无济于事的。他正在堕落？也罢，显然，他愿意如此下去。我曾经有一百次陷入比他更坏的境地，但是没有堕落过。卡佳，我们心中的一切——全靠我们竭力追求的理想支撑。

告诉科斯捷林，《尼日戈罗德小报》印行3500，《伏尔加人》——8300。《邮报》第一天发行了6000。阿舍绍夫在这里挣了近三百卢布，薪水和按行计算的稿费各一百五十卢布。他要在这里一直呆下去。我现在没有决定，是否还要给《萨马拉日报》写

稿——很有可能是写了，因为我不想同这个撰写白痴式“随笔”<sup>⑥</sup>的傻瓜，以及另一个歪曲报道博览会的人<sup>⑦</sup>一道儿工作。

报纸办得很不象话——谢[苗]·伊[万诺维奇]是怎么看的？他败坏了报纸的声誉。难道没有工作人员了？通知他，如果有一个叫亚·帕诺夫的向他们投稿——可以收用无妨。帕诺夫是十分精明能干的人，过去在《伏尔[加]导[报]》工作。还有个罗曼诺夫想奔他们而去。这是位面糊先生。

大家对我有什么议论？你到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那里去过了吗？去一趟吧，并替我没有给她写信致歉。实在是没有时间。保管好我的书籍。

下封信大概可以给你寄钱以归还欠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的账和一些小笔债务。你的身体如何？我很好。

勿此再会。

阿列克赛

多多来信。问大家好。

## 17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5月25日前后<sup>⑧</sup>

我坐着，给敖德萨写着稿子。

屋内阳光充足，它透过你的礼物——镇纸，而把粉红色的、生气勃勃的光线洒落在你的照片上，恰好落到脸上。你好象忽然动作起来，望着我，微微地笑着……

室外，我的左首是一片原野。那里有一座监狱，我还看得见七年以前我蹲过的那座塔楼②。

亲爱的，你有的是空闲时间，要给我经常不断地，多多地写信来。

来信寄“小报”。

阿列克赛

## 18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5月25日

因为黑夜沉沉，风雨大作，而我形只影单，不能入睡，并且我的心房塞满着苦闷——于是起身下床，坐下来给你写信。让天雷把我击毙吧——我是个很不安分的人，我是个很难理解的人……我的身上有多少矛盾——我的天！达维多夫——我告诉你——这是一位极其聪明的小伙子——说，如果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坦白的人，就不可能有人爱我了。大概他是不错的，卡佳……按照你自己心目中的模样——想一想，你究竟喜欢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身上的什么呢？我对他了解得一清二楚——你想和我来谈谈他吗？

首先彼什科夫并不那么单纯和开朗，他过于相信他自己与众不同，并且为此而过于卖弄，而——他是否果真与众不同这<sup>23</sup>还是一个问题。这可能只是一种自负。然而这种自负使他向众人提出了许多过高的要求并且有点儿傲慢地蔑视他们。仿佛聪明人只有彼什科夫一个，——而所有剩下来的人全是白痴和傻

瓜。一般说来彼什科夫完全犯有夸耀自己见解高明的毛病。此外——他粗鲁而又无教养，这一点你也必须承认。他容易激动。他甚至于有时凶狠。品质完全不是第一流的。这就是他的心理学。

现在他的社会地位，一个流浪的文人，一个今朝囊中鼓鼓，明日囊空如洗或曰两袖清风的人，能够给你什么样的生活中的地位呢？浪迹四方的生活，充满着变化不测和贫困，等待你的就是这些。他的报章文字——你知道，这不过是些行云流水。他没有时间搞文学。不同的工钱决定着不同的要求。这就是他的社会学。

他的物理学。他，我认为很快就要呜乎哀哉。剧烈的风湿症——这个疾病若是再度重来，就要送他归阴。他的胸部衰弱。脊背——时时作痛。总而言之他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彼世之人，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妻子，而是一个看护妇。爱人儿——这完全不是你的角色。而且主要的是，他很难使人理解，因为他自己对自己都不能完全了解。身体弯曲而丑陋异常。除开这些令人咋舌的缺点以外，还存在许多其它的缺点，其中一些我已忘掉了，另外一些我不知道，还有一些我不想说，因为说来无聊，也因为我很可怜彼什科夫——我爱他，而且只有我实实在在地爱他。关于这位先生的优点我不来说了——你应当比我更了解它。不过总而言之——我得有言在先并且完全是一本正经地，卡佳，——总而言之这个人颇多古怪。有时候我倾向于认为，他是独特的聪明，但是更经常地认为，他是出奇的愚蠢。主要的问题是他太难以被人理解，他的不幸也正在这里。

请你根据上述诸点考虑一番彼什科夫其人，卡佳。

我还要再度回到这个题目。不过现在暂且作罢！从自己的心头挖下一块一块的肉来是难过的。

再过一个星期马拉库耶夫就要来到这里。阿舍绍夫可能要

在他面前对我大放厥词。我不知道阿舍绍夫反对我的是什么，但是他对我的评价极坏。不过——随他们去吧！当面奉承，背后诽谤乃是一些人的通病。这不会触怒我。他们在这方面全都是些行家里手——所以对他们不妨一笑置之。卡佳，卡佳，我的生活过得多么苦，我在这里多么孤单。

祝好。

你的阿列克赛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5月26日

上一封信使你很不好受了？那是没有办法的啊。

告诉我，你收到了五月号的《外国作家集》<sup>②</sup>了吗？请来信告知，这对我非常重要。我的杂文几乎每天都在《小报》上发表，但是其中有意思的很少。最近要发表一篇英雄的故事《大汗和他的儿子》<sup>③</sup>，我一定给你寄去。

我不再到激进之家吃中饭了，我有时在旅馆里吃中饭，有时在家里吃。可能我要搬到卡赞采娃那里住，昨天薇拉<sup>④</sup>到我这里来过，她是和丈夫从基辅来的。她已经当妈妈了，真好笑。

没有时间写啦，该上博览会去了。问妈妈和舒拉<sup>⑤</sup>好。

阿列克赛



## 20

自厄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5月27日④

今天中午在博览会的“爱尔米达日”②吃了一顿美餐。这个庞然大会，终于要在明天开幕了。它堪称宏伟壮观，一瞥之下，人们就要为其外表惊叹不已。我仍然希望你来看一看，我认为，——如前所说，——这对你是必不可少的。

不用说，达维多夫平安无事，没有受到任何的搜查③，并且八月以前——皇上到来之前——大概不会触动我们。我想，到了八月，皇上临幸期间，我或者会被驱逐出境，或者会被逮捕。〔……〕

你要是在这里有多好！我和你可以逛逛博览会，给家里买些东西。我已经看中一些东西，例如我要给自己买一把茶炊——很别致的。买些亚洲的布匹等等。这当然是你不在的情况。要是你来了——我们就一起去买。还可以同你到市内和郊外的各处游览胜地去走走。

今天我和达维多夫心血来潮，到城外的冲沟走了一遭，那里是多么静谧、美丽和奇妙啊。你会觉得自己远远地，远远地离开了尘寰。我们静静地躺着，眼睛望着天空。阳光灿烂，空气清新，碧空如洗，身边的树叶飒飒作响，好象有许多条无形的川涧在空气中流淌。“她”④五号左右到达他这儿，为了遮人耳目，她绕道往布祖卢克去了。望她快快地到来！我很同情达维多夫——他的意志也薄弱了一点，任何一个挫折都能使他的情绪

一落千丈。他的新闻简讯办得不好，他为自己的笨拙感到甚为苦恼，其实那只是他不习惯于本地的生活。“她”大概能够支持他，能够鼓起他的力量，并且提高他的情绪。他十分爱她，虽然他说，他们的“狂热和亲吻”的日子已经过去，这多半是在扯谎。但愿上帝保佑他们！

告诉我，——你们那里的报纸<sup>⑤</sup>办得如何？马秋申〔斯基〕写得很庸俗。对此，德罗贝舍夫斯基——显然没有察觉。阿舍绍夫说，报纸的声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莫斯科，人们对它的看法正在改变，因为它没有“倾向”。恐怕他是对的。怎么，还没有找到工作人员？科斯捷林怎样了？有没有提起我为什么没有写信？

而总的情况怎样？告诉我——我对这是饶有兴趣的。

明日一整天我将忙得不可开交，跟疯子一样——上午集市和博览会开幕，接下来是招待我们进午餐，晚上——剧院里有一场隆重的演出，我们也被邀请出席。一般说来——新闻出版界在这里是受到尊重的。这里不是萨马拉。他们在博览会里给我们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办事处，我们可以在那里工作，我们被邀请出席各种筵宴和大小会议。这些都是令人疲倦和枯燥无味的。内阁大臣来了一大堆<sup>⑥</sup>！明天晚上我将被介绍给其中的一位——农业大臣。我已经结识了各色“名流”——格里戈罗维奇、卡拉津、丰列夏金。昨天我还到了省长那里<sup>⑦</sup>，他申斥我语气尖刻。

他十分温恭可爱，彬彬有礼，而且谈锋颇健；我们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谈话，他答应给我提供种种指令和材料。所有他们的人同出版界代表处得颇为不错，这是完全自然的。他们以往总是错打算盘，闹出很多胡说八道的东西，眼下有点害怕报纸。不管何等显赫——毕竟全都是一些渺小至极的人物，很快就会令人厌烦。这里的一切我都感到乏味，不能令我欢

喜。

阿列克赛

向所有你认为需要的人致意问好。衷心地问候妈妈和舒拉。

## 21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5月30日<sup>①</sup>

今天接到你的两封来信，卡佳。我感到奇怪，你竟没有收到我的信——我是几乎每天都给你写的。你的关于谢〔苗〕·伊〔万诺维奇〕的消息真令人痛心<sup>②</sup>，我很喜欢他，而且，说实在的，我不忍心看到他处于逆境之中。我认为有义务尽力帮助他，最近几天，也许就是明天，我去找普罗托波波夫<sup>③</sup>，同他商量筹点款子。除了普罗托波〔波夫〕，我在知识界和财界还有一个人，能够与他谈一谈。此外马拉库耶夫近日要到——这可是援救谢〔苗〕·伊〔万诺维奇〕的最可靠的一着。<sup>26</sup>不言而喻，我要极其谨慎、完全秘密地去办这一切事情，你就这样告诉谢〔苗〕·伊〔万诺维奇〕好了。还要告诉他，对于阿舍绍夫的那一千卢布压根儿不能指望——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手哩。虽然阿舍绍夫挣得不少钱，可是他在这里仍然还有将近六百卢布的欠账。如果说他本来想给谢〔苗〕·伊〔万诺维奇〕一笔钱，那末现在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了。这里是一座设备齐全的寻欢作乐的活地狱，有的是豪华的旅馆和销魂的女

人，要你一掷千金，同洛马奇的一个法国女人吃顿饭，就至少要一百卢布。可以想见，每月三百卢布是不够的。

通过开立付款条件尽可能好的期票我可以张罗到五千——一万卢布。我和你所谈的有关阿舍绍夫生活的种种情况，毋须外传。我不想让日丹诺夫和其它的坏种来说他如何的不好。阿舍绍夫这个小子，对我的态度极其下流，他根据德罗贝什的信件和自己的想象，散布了关于我的许多使人无法忍耐的谣言，搞得满城沸沸扬扬——但是这不会有损于我的一根毫毛，而且我很忧郁地看到，他，一个不是没有才能的人，将毁于酒色放纵和头脑的偏狭。柯罗连科谈论地方报刊的话<sup>④</sup>，使他竟觉得自己了不起，于是他变成了那种洋洋自得的无知而无耻的家伙，他心里明白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品性。他们把我同叶辛——一位自负的笨蛋混为一谈。全都是些因循保守的手艺人，除了追逐报屁股英雄的庸俗的声名以外，没有任何探索创新的激情。当然——让他们见鬼去吧——请原谅我的尖刻。

我手不停笔地在写，写。

对了，还有一事聒噪：请告谢〔苗〕·伊〔万诺维奇〕，此地有两个人——帕诺夫和罗曼诺夫准备投奔你们的报纸去。德罗贝什了解他们，而且大概他也提不出什么反对他们的意见。我也推荐他们，他们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同德罗贝什和睦相处，一定不会给他把报纸办糟。合作共事会是美满如意的。帕诺夫现时在莫斯科，他当过《伏尔加导报》的秘书，很爱办报这一行。罗曼诺夫是个头脑聪明、博览群书的人。但是不要让德罗贝什知道我在推荐他们，否则他会疑心他们同我有什么勾当，面对他们也要持怀疑态度。我不但同他们没有什么勾当，而且简直同他们格格不入，因为他们思想片面、过激。虽然我认为他们是好人并且对办报是用得着的。

〔……〕生活与日俱增地使我对它越来越轻蔑，并且令我越

来越忧郁。生活之中最美好的是艺术。艺术之中最美好的、最能孕育天才的则是文学。我今天读了贝尔的《红与黑》，对这部惊人之作爱不忍释。谢列茨基当然没有把“本—胡尔”<sup>⑥</sup>交给你——顺便提一句，他眼下如何？别忘记了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那里有一本《格列扎》<sup>⑦</sup>，你要把它读一读。告诉我，你是怎样发现若夫鲁阿和书的主题思想的。你是否想成为象梅利赞达<sup>⑧</sup>那样可爱的人呢？

匆此再会。这三、四天我会每天给你去信。

阿列克赛

对了，请转达谢[苗]·伊[万诺维奇]，鉴于德罗贝什写给阿舍绍夫的信<sup>⑨</sup>，今后我不仅不能够从博览会给报纸写稿，而且还请把我的名字从报头下拿掉。欠帐我将逐步还清。名字务请勾去。

## 22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1日<sup>⑩</sup>

叫你到这儿来，并非是为了玩乐，而是出于必要。你会发现，博览会乃是一件重要的、民族的事业，整个国家的事业，是十五年来——自1882年莫斯科博览会算起——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成果。

你，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应该熟悉国家的生活，他不希望成为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的兴趣和思想的

范围你是应当达到并熟悉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相互理解。应该到这里来一趟，卡佳。

我为敖德萨用的化名是喀麦拉，为尼日尼用的是未名氏。

喀麦拉——这个名字对我很适合——因为我确实是一个好与坏的可怕的混合体。你要彻底了解我的内心世界，恐怕还得狠用一点功夫哩。

我不停地在写作。在《小报》一周拿了39卢布24戈比——他们现在按每行4戈比给我付酬。已经给自己买了点东西，还得稍微再买些必需品。将很快寄钱给你还账。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是何等的顽健？顽健而且甚至于快乐，虽然有理由悲伤。

我的好叶连娜·米哈伊洛夫娜·切尔诺娃——正在死去。她患了肺结核，又有孕在身，分娩以后她只有等死。肺结核已经无法治愈了。我怜惜这位可爱的妇人，她有如母亲和姊妹一样地对待我，爱我，器重我，她常常同我谈些饱含痛苦真理的话。我非常、非常怜惜她，卡佳，她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我和她相识以来的全部时间里，她没有做过点滴的伤害我的事情，从来没有让我遭到过任何的痛苦。我不该珍惜这一点吗？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和没有可能援救如此亲密、如此美好的一个人，是多么难受呵。他们现在住在莫斯科附近，但是很快——二十号左右——就要迁往莫洛加去了。那里是一片沼泽，她要在那里死去。要是能看望她一下也好啊。但是现时我不能离开这里，哪怕是一天也不行。我一定要到莫斯科——甚至彼得堡去的——但是不会早于七月底以前。我是去忙出版书籍的事务<sup>②</sup>，同时顺带在当地寻找那个我同你说过不止一次的措卡利斯基<sup>③</sup>。

达维多夫问候你，并提起了相片的事。他是一个好小伙子？我认为——是的。你同意不？

阿列克赛

## 23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4日<sup>①</sup>

今天收到两封来信。一封是关于蛇的<sup>②</sup>。不要生气，我的好心的卡佳，——我暂时不能给你复信，忙得不可开交。工作多极了。脊梁骨吱吱嘎嘎作响。我高兴，你到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那里去了，并且更叫人高兴的是你喜欢她和季〔娜伊达〕·卡〔尔洛芙娜〕。书拿到了吗，亲爱的？

你白费功夫抄写了，我不是要这篇——我要的是发表了的杂文，劳驾剪下来——此文急切需要。

已经三点钟，天亮了，我还得再坐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在十点钟上博览会去！

祝好。

你的

## 24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5日<sup>①</sup>

亲爱的卡佳！

拿着附在信里的纸条，到银行去，在那里取出钱并且请你

费神，把它还给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代我向她表示深切的谢意。

很快就会寄钱给你还掉那些小笔的债务。

忙得可怕。最近几天准备坐气球从博览会飞上天去<sup>②</sup>。

代问大家好。

去银行要带身份证，否则人家不付款。

阿列克赛

## 25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5日<sup>①</sup>

29 现在——一点一滴——才从车站转回，情绪很低落。送走了叶尼娅<sup>②</sup>，小姑娘很疲劳，回到莫斯科的家里去了。我回到住地，见达维多夫躺着，在读莫泊桑的作品，而在我的桌上放着你的可爱的来信。展读之下，又是喜欢又是难受。卡佳，我的亲人，我曾以为，我的信将对你产生很坏的影响。现在好了，疑云尽消，这正是叫我高兴的。我想，七月以前准能还清欠债。礼拜六再给你寄五十卢布。其中二十五卢布给施瓦茨并问一下还欠多少，十卢布给马拉克西安诺夫——他，大概不多，然后问一问乌沙科夫，我应当还给他多少。所有这些事对你来说不难办到吧？

冲着我们——《小报》祸事接踵而至<sup>③</sup>。可以预料：报纸将被封闭，而我们也将被赶出城去。

省长，书刊检查官——实科学学校的校长——还有维持大臣



趁内〔务〕大臣在这里的时候，都向他大诉其怨，这样一来，我们当然就不会有好果子吃了。十分遗憾的只是我因此将每月损失一百五十卢布。

卡佳，把有关谢列茨基和编辑部制度的情况告诉我。科斯捷林对德罗贝什如何？明天我要为科斯捷〔林〕去张罗借钱的事。

达维多夫一直在恭候未婚妻，苦恼不堪，情绪低沉，出活不多，他对我感到奇怪。上一周我拿到三十卢布，给自己买了一点东西。这一周也要拿到三十一——三十五卢布。从敖德萨目前已拿到了七十卢布。给你寄了五十，给叶尼娅十五作路费。敖德萨还要寄三十来，我从这里的工资中再抽出二十于星期六一并寄去。

对你来说这里有多少感兴趣的东西啊！歌剧、幻景剧、以列什科夫斯卡娅和尤任为班头的莫斯科演员④，华丽的马戏，博览会和集市音乐厅中众多的音乐会。所有这些只需花销不多几个钱就可以看到。

博览会已经令我生厌，尽管在十五届全俄博览会中，一般认为这一届是最好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内幕，这就损坏了对整个大会的印象。现在我很少上那儿去。我感到不舒服。但是对于你，我的朋友，来这里还是好的，因为你不了解事物的反面，你就无法认清事物的实质。

你上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那儿去一趟，感谢这位可爱的妇人对我所表示的慈母般的态度，对季娜伊达·卡尔洛芙娜也要致谢。

随信附上一张我的歪肩斜眼的玉照。我拿了三张相片——一张给博览会总办，一张给警察局长，一张给你。

我的所有相片都照得不好——不知怎么搞的，总是给我安上了一副甜丝丝的脸相。啊——你说——你在搜集书籍？我已

30 经按捺不住，在此也买了几本书。明天我要给《外国作家集》编辑部汇去以后的订书费——你是否已经收到书了，请告。阿纳斯塔西娅·乌瓦罗芙娜在何处？在萨马拉大家对我有些什么议论？你们的报纸<sup>⑤</sup>看来每况愈下。这使我感到痛心。不久之前戈利采夫说，报纸没有材料，空空洞洞。我表示了反对的意见，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报纸马上就会有干练的工作人员。快了吧？谢[苗]·伊[万诺维奇]对帕诺夫和罗曼诺夫<sup>⑥</sup>有什么说法？

多多来信。别对我写信少而生气——我没有时间。

你在康复，欣甚。我明天一早就得上博览会去。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停过笔。星期天以前要用一篇杂文，而我现在连题目还没有。

匆此再会啦！

阿列克赛

问候妈妈、舒拉<sup>⑦</sup>和熟悉的人。叶夫[根尼娅]·谢苗诺芙[娜]——首先要问候她。毕竟是一个可爱的人。

## 26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6日<sup>⑧</sup>

我把你的好多来信搁置未复，但是，卡佳，别对我生气，我非常、非常忙，所以，当我结束一天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几乎没有气力提笔写字了。我没有生病，别担心，我向你保证，

我没有生病。妈妈说我没有把你放在我的心目之中，但是，我的上帝，没有你时时提供金玉良言，我将一无所知，一事无成。

马拉库耶夫来到以后<sup>②</sup>，我就把我和他商定的全部结果告诉你。

我将请求马拉(库耶夫)把我留在这里到七月底，在这段时间内我力争挣到一千卢布。

今天有两位朋友送了我一只戒指，上面嵌两粒宝石——紫晶和子母绿——这恰如你戴在手指上的我的子母绿和叶尼娅<sup>③</sup>的紫晶。赠送者，一是叶卡捷琳堡人霍夫林，我的老相识。而另一个人是帕维尔·沃罗比约夫，他正在给我描画你的保护者——伟大的殉教圣女叶卡捷琳娜的圣像。你的礼物——芬兰刀——已送出去装金了。请提醒我，你的命名日是哪一天，我已忘了——请原谅！我连日历也没有。我知道一个叶卡捷琳娜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但是这一天你的命名日已经过了。

我的杂文在《敖德[萨]新[闻]》上的署名是阿·彼——夫，在《小报》上是未名氏。但是，老天爷！我已经给你写过这个了！头脑里面乱七八糟。星期日《小报》发表的杂文叫作《关于埃特利武德骑士》<sup>④</sup>。

阿舍绍夫建议我留在尼日尼——马拉库耶夫不在，我什么也决定不下来。可惜我没有生出两双手来——否则我就可以一直不停笔地写作了。

欠科斯捷林的债我要还的，但不是现在，可以吗？话又说回来——照你的意思办。不过我为什么要还他的债呢，如果由我赚到的钱已经两倍或三倍于这笔欠款了？何况这些钱是花在公共事业上，花在迎接新年上呢？阿舍绍夫欠一千卢布，他对我说，这笔债他是不会去还的，因为他认为这些钱老早已经赚到手了——老早了，而且绰绰有余。但是我一定偿还。不要对

81

科斯捷林谈阿舍绍夫的这件事，即他拒绝还债。星期天穆拉托娃就要来到达维多夫身边——这会使我很难受。但是我将在博览会上度过这一整天，并且就是晚间我也要上马尔基埃利剧院<sup>⑤</sup>去看戏，因为要写关于它的文章。这儿是玩乐和消遣的地狱，但是在你到来之前我任啥也不会瞥它一眼——我们要一块儿去看看，假如有时间的话。

你用划船消遣，我很高兴。

《忧郁》<sup>⑥</sup>发表在《新语》。在博览会上让步的作家<sup>⑦</sup>现在是没有的，将来也不会有。托尔斯泰文集马上就要出插图版，到时我给你买。我正在给《新语》写个短篇《奥尔洛夫夫妇》<sup>⑧</sup>。现在天天给敖德萨写东西，给《小报》也差不多是每天写。我想，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妨碍我的话，我在《小报》要挣到二百——二百四十卢布。从敖德萨挣到多少——尚不得而知，我想在三百以内。你看呢？

我在这儿生活每月要用一百卢布——真是化钱如流水。

再会。

阿列克赛

向大家好。

上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处去了？纳斯〔塔西娅〕·乌瓦罗〔芙娜〕在哪里？把钱给斯米尔诺夫并从他那里取回我的书籍。你没有把条据遗失吧？

## 27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8日<sup>④</sup>

现在已经弄清楚了，正在开始把政治上不可靠分子从城里赶出去。这是卑劣的。我有一篇文章<sup>②</sup>，检查官没有通过，而且把它呈报给内务大臣了。省长同我关系不坏，但是在出现万一的情况时也帮不了我的忙。

我还是没有在家里碰上普罗托波波夫<sup>③</sup>。柯罗连科在这儿，今天我见到他了——他，显然，并非特别相信德罗贝什，尽管那一位使出对阿舍绍夫的解数，给他不断地写报告。今天我要陪送柯罗连科去莫斯科。伊万诺维奇还在这儿。他要我把他介绍给马拉库耶夫并且把他弄到敖德萨去<sup>①</sup>。这个伊万诺维奇是非常好的老头。

给我来信，亲爱的，要勤些，多些。接不到你的来信，生活就过得不美妙。今天没有信，可是我已经习惯于每天都能接到信了。

你的

原拟汇去五十，但是汇了四十，因为由于马库林娜<sup>⑤</sup>的来到，我应当给自己买张床并再添置一些东西。钱由你支配——下个星期天我还要给你汇钱。科斯塔林的暂时放一放——首先应该还掉玛〔丽姬〕·谢〔尔壹耶芙娜〕的一百和所有零帐，然后还博洛京夫妇三十五。

我的整个身子坐在阳光和花丛之中，面对着你的画像。

今天是星期六，而明天我从清早到深夜要全泡在博览会上。你得怜惜我！现在我就去找普罗托波波夫——怎么也不能在家里见到他。

勿此再会。

阿列克赛

## 28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9日<sup>①</sup>

穆拉托娃刚才来到。

我的亲人——我高兴，债务正在还清，但是有一些人从我这里拿去的，多过于我应当归还他们的，比方说，马拉克西安诺夫就是一例。现在，卡佳，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那里我已经还掉一百了吗？还欠她七十，欠博洛京夫妇三十五——是吧？

我们还掉这两笔欠帐——就还清全部债务了。关于卡赞采娃家的情况我暂时还无可奉告，最近几天待我打听清楚后再把全部情形详细写信告诉给你。卡佳，应该让舒拉也来。——就请你把这事安排一下，在开销上不要过紧——钱是够用的——不要担心，上帝保佑。还有列神列圣的保佑，你别过于刻苦了。

转达我对叶〔夫根尼娅〕·谢〔苗诺芙娜〕的问候和想见到她

的愿望——难道她不能来吗？

阿列克赛

P.S. 恭喜科斯捷林又交上一个笨蛋。这个亚历山大<sup>②</sup>是我从前的同事。他是一个何等的笨蛋，我过去和现在都了如指掌。他在流放西伯利亚之前是个很好的青年，但是西伯利亚把他彻底毁坏了。

可怜的《萨马拉日报》！说实在的，替它惋惜。再会，卡佳！

如果你不带妈妈来的话——那末可以就和我们大家住在一起。我们租了一座很好的带花园的房子，有五个房间，都配备家具，是把你、舒拉和叶〔夫根尼娅〕·谢〔苗诺芙娜〕都考虑在内的。那简直是住进万绿丛中了。

阿列克赛

## 29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耶夫

1896年6月13日●

马拉库耶夫——不来了。今天我将给他发函，要他告诉我，他想要邀我前去的那些条件。有人还招呼我去喀山，去《卡姆斯克-伏尔〔加〕边区报》<sup>②</sup>，可是阿舍〔绍夫〕也并不反对我留在尼日尼。总而言之，我的工作是有保障的，——但是现在我对一切都感到格格不入。

达维多夫从编辑部来了。他带来你的一封信，——我是多

23 么感谢你，你每天都给我写信！达维多夫老是和他的东尼娅亲热不已。这是非常感动人的，但是不断的窃窃私语和接吻的声音妨碍我工作。

我们住得很挤。我和达维多夫睡在一间房里，她在另一间，一块帆布代替门把我们隔开。他们没有举行婚礼并且目前不想举行。应该换一下房子才好，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找。达维多夫——是个懒人，加之这儿的房子贵——贵得难以置信。你要我寄一张债务明细表去，但是，卡佳，我记不起欠人家多少了。施瓦茨，大约欠他二十卢布，——而且应该从他那里取回我的表坠、黄玉和一具颅骨。你自己只管处理还债的事情，什么也不用问我。明天或者星期天我再寄点钱去，下个星期六——照寄。总而言之我将一笔一笔把欠债还清，尽量不动用敖德萨来的钱，只用尼日戈罗德的钱还债。生活费用昂贵，卡佳。要是一个人就会便宜一些，但是我不能只顾自己一个，——达维多夫毕竟是自己人，同时我跟他在一起心情也轻松一些。

马上要去编辑部<sup>③</sup>送一篇杂文，回来就该坐下来给敖德萨写稿。你没有搜集刊载我的文章的《敖德萨新闻》？我也是的。这样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可能检查他们算的账目了。

今天给《作品集》<sup>④</sup>编辑部汇去钱——你就等着书到吧。

博览会上展出了多么精美的东西，使你感到不买不快。我们是要买的——在将来。

等着你来，同你上博览会，在那儿走一走，然后去富丽堂皇的马尔基埃利剧院该多么适意，那里上演的只有一部《桑·任》歌剧，但是那种令人目醉心迷的布景，你是想象不出的。然后去听格拉瓦奇、斯拉维扬斯基的音乐会，去马戏院，去尤任和列什科夫斯卡娅正在登台演出的大剧院<sup>⑤</sup>，去歌剧院……直至夜阑人静在如梦如幻的灯光水影中渡河回到城里，卡佳，卡佳，这儿有多少诗情，但是因为缺少你，所有的一切都死气



沉沉而令人讨厌。

在马尔基埃利剧院开幕演出式上我勉强能够捱到终场，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豪华和美丽。博览会同我是格格不入的，每周我只是很不得已地上那里去个一、二次。次数不多——但是，说实话，不能够再多了。

再会，我的亲爱的！请你不要忘记每天写信来。

你的阿列克赛

## 30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10日<sup>①</sup>

顺便说说，你要读《并非神话》<sup>②</sup>，这是一个多么古怪的念头。你读一读莫泊桑的《我们的心》，或者福楼拜的《布瓦尔和彼杜塞》，或者巴尔扎克的《穷亲戚》吧。斯米尔诺夫那里的《被抛弃的人》<sup>③</sup>和所有其它的书籍你取回了吗？……

不日之内我们，即我和达维多夫将调换住房，恭迎你和舒拉<sup>④</sup>的到来以及安东宁娜·帕夫洛夫娜姐妹的到来。 34

不日之内奇里科夫也要来到这儿——这将减少我在《小报》所挣的钱而逼着我为《伏尔[加]-卡姆[斯克]边区》<sup>⑤</sup>写杂文了。好得很，就这么办。甚而至于——明天我就动手。总而言之我不希望损失时间。我的债务正在渐渐地减少，是吧？我很快就要把它们全部消灭掉。在这儿——我已还清欠债，这段时间还了八十五卢布。剩下欠科斯捷林的债——让他稍等无妨，而且我想以著文来抵他的帐。

好卡佳！马拉库耶夫说，在敖德萨可以安排得非常好<sup>⑧</sup>，那里的家庭日用品全都不贵，住房也同样便宜。他甚至建议我们在启程前给他写信，俾使他能早早地为我们找好房子。他还提出要为工作人员办一个所谓“傅利叶公社”——把他们全部放在一座大房子里。这个当然是扯淡，我就反对搞那玩艺儿。我们要在自己的角落里安下身来，要在自己的世界里过日子。我们要读多少好书，写出多少好作品——是不是这样呢，卡佳？再会。等着你。

阿列克赛

## 31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17日<sup>⑨</sup>

今天你又没有给我写信。为什么？你身体不舒服？你到别墅去住了？不过——反正都是一样——没有信就是没有信罢了。

给你寄去这部好书<sup>⑩</sup>，把它读一读吧。当一个女人来写女人的时候——这就加倍地动人了。一般说来我们对你们的理解是不够的，我们本来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却懒于理解，你们对我们也还报不爽，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往往存在着丈夫和妻子相处有如外人，到死格格不入，不亲不爱地在一起过了许多年的原因。

这位马尔戈利姆是很聪明、很诚挚的女人。她反对妇女解放运动，但是你看不出这点来，她还是维护妇女，争取她们的：

生存权利的。而妇女解放运动——这个词儿的意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得十分准确的——应该培养一种精神，而不是去争取法律上的权利。诚然，权利有它们的价值，但是它们不能比生命更宝贵，并且它们——反正不能使人的灵魂得到安宁，不能使男人女人相亲相近，而是使他们更加分离。

只有爱情能够使这对立的双方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即便是我们用眼睛说话，我和你也能相互理解，如果说，你的每一个动作、你的面部的每一丝表情——都能引起我的注意，引起我内心的反响，并且你也对我如此相报的话，那末这个时候——妇女问题就可以认为解决了。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女人就把男人当作自己的一个朋友了——而这对于她要求自由解放来说是完全足够的了。

给你汇去二十卢布。下次汇去还博洛京的钱。我们花三十卢布租了一套五间的房子。你、舒拉<sup>③</sup>和叶夫根尼娅·谢苗诺芙娜一到，你们就有两间很精致的小房间，配备家具的房间完全合乎标准，甚至还有一所花园，沿着冲沟而建的。

盼每天来信。可以吗？偏劳了！

勿此再会。

你的阿列克赛

科斯捷林有没有说什么？盼告。

对了！你收到《外国作家集》了吗？噢——卡佳！我的蛇和鹰的那篇杂文怎么样了<sup>④</sup>？我确实需要它。七月中旬要用它，恰好是在你到来之时。

把它剪下来，劳驾！（随它去——我说，让科斯捷林每一期拿五卢布十戈比得啦！）

阿列克赛

## 32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18日

刚才从博览会回来，听了格拉瓦奇的音乐会，会上顺便演奏了格列特里的《忧思》。我哭了。演奏梅尔伯的《幸福》我又哭了。我烦躁不安到了极点，我的内心痛苦到了极点。

明天我和马拉库耶夫会晤，至于什么结果，我明天再写信给你。

好，勿此再会！

你的阿列克赛

## 33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19日

想要工作——而不可能。夜已经很深，暗森森的花园隔着窗户和我奇妙地对视着。……林木屹立，沉默无声。周围万籁俱静……但是反正一样——我内心并不宁静——我一切的梦想——就是你，你，我最可爱的、温柔的朋友……但是黑暗笼罩，万物噤声，又没有你，你在遥远的地方！我的心里——充满凄

34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20日<sup>①</sup>

亲爱的卡佳！我请求你——你同谢〔苗〕·伊〔万诺维奇〕说一下报纸的事。告诉他：

萨马拉的书报检查官比这里的，比喀山和萨拉托夫的好一些。这一点我和斯克沃尔佐夫都知道，他从博览会给喀山和萨拉托夫写稿，可是他的文章在你们那里通过了，在他们那里却通不过。

这就是说——在好的检查官的手下——报纸的声誉在急速锐降——这是共同的想法，它也许证实了一点：《公报》<sup>②</sup>要比《日报》<sup>③</sup>更为人们所常引用。

手里一拿到《日报》，心里简直难受到极点——我在它上面花费了一年半的心血，而现在它给弄成了什么样子！可耻！马秋申斯基应该赶走，要么干脆把“三言两语”<sup>④</sup>枪毙掉拉倒。随笔毫无用处，社论云云完全味同嚼蜡。这里大家都很可惜这份报纸——普罗托波波夫和阿舍绍夫、叶辛、米哈伊洛夫斯基、柯罗连科等等。关于同普罗托波〔波夫〕借钱的问题，由于他对报纸的意见我就没有谈。

这位老太爷<sup>⑤</sup>——愚顽如石——他竟然看不清此时此刻大众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

要叫科斯捷林深信不疑：我个人对他为才力不具的人开设的收容所绝无任何打算，我是惋惜报纸成了这一副样子。它给人毁坏了。达维〔多夫〕不把老头儿骂得狗血喷头，是决不把它拿在手里的。他为什么不想邀请帕诺夫？罗曼诺夫是被捕了，但是，老天保佑，工作人员是可以找到的。谢〔苗〕·伊〔万诺维奇〕可以在彼得堡的谢·谢·古谢夫那里打听一下。

告诉他，他要把报纸彻底毁灭的。但是——随他的便——他可不要以为我在硬求他。我，谢天谢地，——除了萨马拉以外我是永远能够给自己找到工作的。

马尔琴科——《伏尔〔加〕-卡姆〔斯克〕边区》报<sup>⑥</sup>——建议我去他那边写作。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小报》，而且，最后我还有一个敖德萨<sup>⑦</sup>。我请你告诉他，亲爱的卡佳。

这儿有将近五十名甚至于更多的文学家，而他们全都可惜这份报纸。叫谢〔苗〕·伊〔万诺维奇〕现在就邀请阿舍绍夫——他，大概不日之内就要被赶出尼日尼的了，并且他——暂时地——在萨马拉找到位置以后，就可以替谢〔苗〕·伊〔万诺维奇〕组织新的编辑部。德罗贝什可能到这儿的《小报》来或者前往喀山。

关于他没有什么令人不安的，他还有去托木斯克一条路<sup>⑧</sup>。刚才收到你的来信，亲爱的。

我没有写过犯法的文章——我是凭良心写了：人民创造的博览会不是人民的，并且根本不让人民参加这个会。如此而已。

我在此地备受尊敬。大家发现，我开始写得比以前更好了——这是很愚蠢的，因为我写得更差了。

大家希望同我认识——但是我认真地加以拒绝，因为我没有时间并且任哪里也不愿意去。

我将当心自己的身体，如果你愿意的话——将象当心一只

细瓷碗那样。但是我不能不大量地写作——这是你知道的。

勿此再会。为了使你不需为我担心，我将天天给你写信。

阿列克赛

## 35

57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23日，星期六<sup>①</sup>

一周挣了整整五十三卢布，但是只寄给你二十。事情是这样的，亲爱的卡佳，在等待皇上来临<sup>②</sup>期间，城里正在清洗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因此嘛，照老规矩，我是属于这类人物之列的，那末很有可能，我就要从这里被赶走。

不过呢，也许命运在这一次会对我微笑，如同已往她微笑过一样，让我能够同你相会。

你无论如何不用为我担忧，因为顶多不过把我驱逐出城，别的就不能威胁我什么了。我甚至可以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我很快就要看到你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说，我对离开这里也感到遗憾，因为在下一周我可望挣到七十卢布。

我刚刚结束明天要用的一篇杂文，——就给你写信，写完信还得坐着写星期一的杂文，然后写发给敖德萨的通讯。

明天呢——一早就要上博览会去。因为马戏院开幕，而我则还得出席所有这一类的庆祝仪式，——这就是说，回家来要到夜里十二点左右了。

但是，尽管有这种紧张的作息表——日子仍然过得很慢——因为没有你。

阿列克赛

为了让你不要瞎担心，卡佳，我将每天给你写信。

## 33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26日<sup>①</sup>

亲爱的卡佳！

那末，你要上路了——闻此幸甚。我同你在这里要玩个痛快，并且要好好地商量一下今后的事。我的处境会十分困难——既要工作，还要找房子，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挤了。我在等敖德萨的汇款，好把它寄给你和去还博〔洛京〕夫妇。你别食言，放心好了，我会操心这事的。

我的亲爱的，我已经倦于这种没有条理的、乱七八糟的、野营式的生活了。并且也倦于工作了。我极欲休息。因而，我——就等着你的到来，并且满有信心地说——再会。

阿列克赛

奇里科夫到《小报》来了——关于这事我写信告诉你了？我不曾祝贺报社来了位格里戈里耶夫，今天，读了他的首次发表的大作，确信我这样做是正确的。他大概可以算个好小伙子，不过并不聪明，同时作为一个办报工作人员来说知识面也不广。还有——他有点儿鄙俗。他跟德罗贝舍夫斯基是不会相处好的。一定如此。格里戈里耶夫携带妻子一起来的？那就捎带一句，愿上帝保佑他们。

奥莉娅·穆尔尼娜<sup>②</sup>参观了博览会后如同着了魔，甚至由



于跑着走路竟把脚都弄脱骺了。现在躺在床上 哼哼唧唧。舒拉<sup>③</sup> 怎么样，也来吧？大概，她也会着魔的。要是你们能抓紧时间 在月初动身，那就太好了，我尽量于明天把钱汇出。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后天。我给你汇去四十卢布作旅途上用，而还给博〔洛京〕夫妇的钱我将通过斯米尔诺夫汇到阿〔纳斯塔西娅〕·乌瓦〔罗芙娜〕那里，就不直接寄给你了。这样好吗？

再会了。

阿列克赛

### 37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6月27日<sup>④</sup>

借住卡赞采夫家房子的事已经弄好了。他们给一个有水火壶和女仆的房间，这房间跟他们完全隔绝——它在楼上，并有单独的通道上下。窗外树木葱茏，宅旁——就是绿荫浓密，颇可逞目快意的花园。可以准备午餐，不过无此必要，因为你们大概从早到晚都得泡在博览会里，中午肯定要在那里就餐的。

你们是正值最有意思的时候来到这里——集市和博览会大概都会叫你们惊叹不已的。

尼娜·卡赞采娃非常殷勤好客。她，也许——能讨得你的欢心的——虽然她已经变成一个令人感到难受的又笨又胖的女人了。不管怎样她定会叫你们过得下去的，因为她生性善良、可爱。

那么，卡佳，你就启程了？我没有收到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的来信，并且对于你关于季〔娜伊达〕·卡尔洛芙娜

病情的消息感到十分忧伤。另附一信给妈妈<sup>②</sup>。就此——再会。

阿列克赛

P . S . 给妈妈的信写好了，觉得有点儿干巴巴的。为此我十分苦恼。我知道，卡佳，这不好。但是我能够消除她对我的成见并改变对我的态度——这个日子一定会来到。我对此深信不疑。就这样了，再会。

你的阿列克赛

明天我就不给你写信了——我要到索尔莫沃去参观一个工厂。

卡佳，请注意我的习作《发现》<sup>③</sup>，它发表在《尼日戈〔罗德〕小报》上，请阅后将你的意见告诉我。文中所述之事老是使我心中惶惑不安到了极点。我认为她是对的——但是我不知道她在什么时候撒了谎——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我只知道一件事——她并不爱他；要是他们真心相爱的话，那就不会施展那种阴谋诡计了。对吧？难道这是不可能的？

杂文的结尾尚未发表，虽然那里并未注明待续。

再会！

现在你已安然入睡，因为天放亮了。睡吧！愿你睡得又香又甜。

## 38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7月20日<sup>④</sup>

你就这样走了。夜是黑沉沉的，我搬到大房间去住了，窗

户全部打开，花园里树木在令人纳闷地作响——没有你我是寂寞痛苦无比，因此我只能在工作中寻求安慰。

工作已经开始，并且紧张地干起来了。

明天《小报》将发表杂文《独唱》<sup>②</sup>和一篇有关在总馆<sup>③</sup>举行的招待晚会的记叙文<sup>④</sup>。给敖德萨用的关于机械馆及皇上驻骅该市的文章马上就要写好<sup>⑤</sup>。

明天是星期天，我整天要用来写作，晚上将去划一整夜的船，我想在河上为《俄国财富》构思一篇描写渔民生活的东西<sup>⑥</sup>。

敖德萨的钱尚未收到。

切尔诺夫家“又添了个鬼东西”，这是沃洛佳告诉我的，并且请我去给“鬼东西”举行洗礼。当然，那里我是不会去的，然而我可以通知他说我已答应他的请求——就是说，同意作教父。

今天夜里是多么的黑暗！

握舒拉的手，问候妈妈及各位熟人。

阿列克赛

看上帝的面，请把杂文《鹰和蛇》<sup>⑦</sup>找出来！

## 39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7月24日<sup>①</sup>

今天收到了你的来信——上帝啊，你为什么走了？可怕的思念使我万分难熬。今天还接到一封切尔诺夫拍来的奇怪的电报<sup>②</sup>：“可否给列娜房间，速告。”我回电说可以，但是我一点儿也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要知道她最近刚刚生了孩子！她为什

么要到这里来？我一点儿也闹不清楚。我只知道，她一来就要同我谈论我的才能，苦干的必要性，我的未来，而我得很枯燥无味地去恭听所有这些宏论。但是又没有别的任何办法，只好让她来。

我刚从格列别什克<sup>⑤</sup>回来，肥皂厂在市场外的熊熊大火中燃烧着，于是我坐在山头观火景。在乌黑的天幕之下，黑森森的大地之上，一片火海在狂怒地翻腾，而我真想纵身一跃跳进这火海，立刻烧尽，解脱我因等待而受折磨的痛苦。

我的生活是可怕的古怪。我总是等待着什么。一直在等待着。我最终能等待到什么？这个问题，只有你才能够回答了。

卡佳，原谅我这忧郁的情绪——我，必定是病了。我的胸部不知怎么搞的一直在作痛，而且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咳嗽。神经也很紊乱。

今天还是星期三，而我从星期天起就已经挣到50卢布了。也许，还能再挣一点钱。马拉库耶夫总不来，钱到现在他也不寄来。说实在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但是觉得我和他似乎搞不到一块儿去。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家报纸。

咳，我不再写下去了，否则我觉得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忧郁而阴暗的东西都要给倒出来了。

阿列克赛

## 40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7月25日<sup>①</sup>

星期四了——可是你那儿总还是没有信来<sup>②</sup>。

夜——黑沉沉，阴森森的。天空中映着火光，又有什么地方发生火灾，一大帮子人喧嚣着刚刚沿波克罗夫卡跑过。每天夜里总有地方失火。寂寞啊，卡佳，——周围是这么静，这么阴森。

我是一个古怪的人，卡佳，——我要什么？我的灵魂是一个流浪者，他永远在大地之外到处飘来荡去搜寻着什么，又永远固执地期待着和企求着什么。

我和大家不一样，我在人们之中是完全孤独的一个——你将来能和我亲近吗？

今天我读了几份报纸关于《忧郁》的评论<sup>③</sup>。一片喝彩之声，但完全不是我所需要的。我能够写出那种震惊和折磨读者灵魂的东西。但是目前我不能严肃地工作——没有时间搞这个。我只能为金钱工作，而不是为艺术。这是痛苦的，卡佳，痛苦，十二分的痛苦。

但是不再谈这些事情了。

罗森布吕姆<sup>④</sup>带着妹妹到这里来了……

这维多夫建议我再搬到他那边去。我不愿意。差不多每一天我都要看见那些老同事、老熟人，我已有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他们全都同我格格不入。

你知道吗，卡佳，我觉得在婚前有必要一个人到敖德萨去一趟<sup>⑤</sup>，或者推迟婚期。我不能冒险地把你带到那边去而后呆在那边没有工作，这是极其可能的。报纸变得一天比一天糟，总耍干蠢事，居心不良的争论，其性质很可以使人怀疑，——显然，里面缺少好人，诚实而正直的人。如果我去萨马拉以后，到敖德萨呆上一、两个月，试探一番，看一看——我是否能够在那里扎下根去，也许，这样将是比较稳妥的？

我的上帝啊，生活是多么艰难，为了生活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和智慧。

瞧，没有你我有多么疲惫难为。

“没有太阳——心儿就枯萎”。

阿列克赛

## 41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7月26日<sup>①</sup>

(……)亲爱的，我们来谈一点一般的家常事儿。由于要到萨马拉去，这趟旅行将打乱我的一些计划，我已经给敖德萨发信，不再给他们继续写通讯报道了。现在充个旅行、旅“停”记者，当你要进行归纳和做出概括结论的时候，——就无能为力了。这要求化十天左右的时间做认真、过细的工作。我大约同波诺玛廖娃一道走。切尔诺夫处已去电，告我正拟离城。今天在集市上给你买了一条质料很好的防寒被子——不知道图案是否使你喜欢。我很欣赏一块天鹅绒台布——想买下来。给你挑选了几粒作胸饰和腰带上用的紫晶——即扣在家用长衫上的。很贵，但是好！

我到敖德萨去还是不去<sup>②</sup>——这还是一个问题的，鉴于事情的这种状况我不得不好好考虑一下生活费用的问题。给杂志我眼下什么也没有写，——总是没有时间。阿舍绍夫建议留在《小报》工作，但是这个希望很小，这是由于，其一，《小报》也许要给关闭，而其二，依我看来，阿舍绍夫本人在那里的地位也并不怎么牢靠，我和你总不能在结婚的第二天就没有面包啊。而且要顺便一提的是，这是你的终身大事。看一看我有一

张什么样的帐单吧；到七月二十号马拉库耶夫应当付给我一百五十卢布，大概我在最近几天就可以收到这笔款子，要用五十置办必备的东西，一百给你寄去还博洛〔京〕夫妇的帐和供你使用。到八月五号马拉库耶夫还要汇来一百，而我还想干到二十号，以便挣到二百卢布。这个二百卢布加上《忧郁》的稿酬③——用来举办婚事。可是以后呢？

卡佳，我很疲劳，要知道我从五月就干起这牛马活儿了！而且何处是尽头——我看不到。疲倦正在我的精神状态中反映出来。

我应当写关于石油工业的文章了④。

阿列克赛

## 42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7月27日①

可是她，好象故意刁难，总是不到来②！宁愿她快来快走。今天早晨，当我，“衣冠”极其“不整”，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写着东西的时候，代替她在房间里出现了——两位凶悍的萨马拉女人③——一红一黄。她们一到——上帝保佑她们！——就转交了你的信。从信中我首先知道，你连我的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虽然我从你去后的星期天开始直到今日，给你的两个地址④整整写了八封信，而这是第九封信。而且，看来，你给我拍过一个电报，我没有接到。我在怀疑——你收到我的电报否？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亲爱的卡佳？

波诺玛廖娃一伙人暂时安顿在泽维卡水上旅馆，可是明天我把他们搬到这里来。这件事我本当今天就办好的，但是我看漏了你在信中提的这个建议，待看出这一点来时已经是在他们走过以后了。

再说一次——我为你一切正常感到高兴。

人们在议论我，卡佳，说我太贪恋女人。首先——是谁在说这个话，是女人。你想想这个问题，卡佳。也许，她们说这番话是不无原因的。

她们在和我相遇的时候，在我身上发现我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流浪汉，对一切人和一切事总是感到不满，永远在忧郁地寻觅着什么并且总是歌唱妇女，对她们灵魂的温柔，她们身体的美丽和她们头脑的娇弱总是充满了极其恭敬的感情。她们骄傲又贪图虚荣，正同所有的人一样。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为忧郁得苦恼不堪的流浪汉做点什么事情，出于自己的慷慨而给他一点儿感情，使他的严峻而苦难深重的生活变得轻松一点儿，在他的心里唤起对自己的爱和感激之情。他对所有的女子是一样的相信和平静，就是他对她们的叹赏也是完全抽象的。可是当他发现，她们要给他一种怜悯时，——他走开了——也是平静地，一点儿也没有给这种慈善的心意所凌辱，因为他早就知道，人——是很愚蠢、很粗野的。仁慈的女士们惊奇了。怎么？他走开了，冷冷淡淡地走开了？她们怎么也不能够给自己解释这种古怪的行为。开始这个人是亲近而亲密的，而一旦她们让他明白可以变得更加亲密的时候——他竟走开了。

于是，由于无法给自己以任何别的解释，她们说开了：“喂，他是多么贪恋女人！”人们说着说着，也就相信正是这么一回事。可是他心里藏着自己的梦想而沉默着。阿叶连〔娜〕·米哈伊洛芙娜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你要知道，她以为我需要爱情，就象所有的人一样，并且以为我对待爱情的态度，也象所



有的人一样。但是——我爱写小说，可是把小说变成事实——并非我的专业。

总而言之我比看起来要更严肃。

再会。别多想我迷恋女人的事，说老实话，这是无稽之谈，人们给我编造了这些东西，同他们编造很多别的东西如出一辙。

马拉库耶夫还未到，钱也未寄来。代向大家问好。

永远是你的阿列克赛

## 43

43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7月30日①

夜间，我在回想你在这里时我和你的全部谈话，我记起了你对谢列茨基的攻击，并且感到奇怪。谢列茨基并不为我所宝贵，我所宝贵的却是和你在观点、兴趣上的一致。

别对我见怪，有件事我还得对你说。关于蛇的那篇杂文②是我的智慧的结晶之一，是我的心房的一角，它对我说来是好的，值得珍惜的，我失掉它同时也就丧失了对它的所有权。我如此之久地请求你从科斯捷林那里把这个东西弄来——却毫无影儿。由于你理解科斯捷林的兴趣，就不愿意理解我的兴趣，不过这反正一样——是你的兴趣。这是多么让人烦恼，卡住。匆此再会，我的朋友。

阿列克赛

## 44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8月1日<sup>①</sup>

刚写完有关石油工业的文章<sup>②</sup>——还想来写一写有关我的可笑的生活（……）

思考生活是痛苦的。夜——黑沉沉的，有如锅底，下着雨，什么地方还有人在悄悄地谈话。也许，这是两个毋须隔着八百俄里相爱的人儿。天在滴泪，虽然它没有感情。可是我——由于你的来信而引起感情和思想上的纷乱使我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激动起来（……），不能写了。

你的（……）阿列克赛

## 45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8月4日<sup>①</sup>

说实在的，呆在萨马拉那个地方，你耗费太大！昨天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我们最起码需要多少钱，五百卢布，卡佳。

哦，我的上帝！生活的逻辑竟如此严峻，金钱竟如此有力！马拉库耶夫那边总是没有答复<sup>②</sup>，因而我发怒了，如同一头

饿狼。看样子，卡扎奇科夫是想建议我留在这里即在《小报》<sup>③</sup>。今天工商业代表大会开幕——会期两周左右。

其实马拉库耶夫要让他的读者对博览会有个完整概念的话，应当把我留在这里到九月为宜。那时我就有四百五十卢布啦，因为是给两家报纸工作——这个期间我将能给自己做一身外套，给你买好做大衣的皮筒子，还有水火壶，床等等。到了冬天，我就能够不愁温饱而呼吸一点儿摆脱这个苦海的自由空气了。你对这一点有何指示？

汇出六十卢布。可是我早已不到博览会去了，因为作为代表大会的一个成员<sup>④</sup>应当出席它的预备会议。

再会！

你的阿列克赛

## 46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8月6日<sup>①</sup>

亲爱的卡佳！

一切仍旧。早上去出席代表大会<sup>②</sup>——晚上参加教师会议。

十一号我们出版界的代表，要举行一个宴会，会上将讨论很多重要的问题，我已给马拉库耶夫发电报，请他届时务必到会。卡佳，乞便顺告科斯捷林。

我十分疲倦又老是一个劲儿地想你，以致写出了：“冶炼石油这类金属，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加工石油所需的大部分技术设备，萨马拉是不生产的。”

敖德萨还来电询问：“为何关于代表大会的文章说萨马拉是企业家们争相往之的最重要的地点？”

应是西伯利亚，完全不是什么萨马拉……你瞧——我竟至在自己的写作中开始胡言乱语了。

谢谢你把杂文寄来！③

我给自己买了三十五阿尔申的麻布，这一周我挣钱很少，为此我很难受，因为我要用很多钱。

阿金绍夫、叶辛、卡扎奇科夫留我在尼日尼，但是没有你我什么也不能决定，虽说留在尼日尼对我比较方便一些。

代向亲爱的妈妈问好，我非常、非常感激她对我们的事情所采取的态度。

再会。

阿列克赛

## 47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萨马拉

1896年8月16日④

今天接到马拉库耶夫的电报：“极希尽快结束博览会的事务在敖德萨暗面。”

亲爱的卡佳，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向何处去：敖德萨乎，抑或尼日尼乎，或者也许该去喀山？马尔琴科竭力地叫我去喀山。《小报》担保工资可达二百，在敖德萨我可以收入更多，在喀山——不会超过一百五十。在《小报》我将保有自由作家的声名，在喀山亦然，在敖德萨我将失去它。大家——奇里

科夫、叶辛、阿舍绍夫——对我说，在敖德萨我必定呜呼哀哉。城市是国际性的，当地的报刊下流、庸俗，而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把它整顿好的。喀山我不想去，在尼日尼我的熟人过多，并不使我特别喜欢。尼日尼的生活比敖德萨低廉，相形之下，也不乏其美，是生气勃勃的，蛮不坏的生活。可以同阿舍绍夫和叶辛共事而无后顾之忧。特别是叶辛，一个严肃，对自己有信心的编辑，他不会让我染上恶习——对此，如你所知，我是有些倾心的。综上所述该往哪里去？在没有和你商谈之前，我决定不了。我和你在25号会面——这已决定下来了。

22号我从这里动身，恰好是叶辛结婚回来，这一天我还将拿到敖德萨汇来的款子。

我们俩极需抓紧时间办事。26号的婚礼，乞请如期举行，而且最好提到25号之前。29号我们在这儿，甚至在集市上，就可以买到各种家庭用品。在这个时候买东西很方便，一切都价廉物美。

我可是已经作好今天就结婚的准备了。一套黑西装已经有了，价钱竟然是二十九个卢布，以前我是从来不允许自己如此阔气的。

亲爱的——再会。

你的阿列克赛

48

自马努伊洛夫卡寄卡福诺耶

1897年10月1日<sup>①</sup>

呸！

## 戏剧对白

说两种语言的剧中人：

娜斯佳，一个小俄罗斯女人。

我，一个作家，曾经受到《俄罗斯思想》的两次夸奖。<sup>①</sup>

舞台上是一个四方形的洞穴，它是那种四处漂泊，浪迹天涯的人的栖身之所。

我，——坐在桌后，埋首写小说。

娜斯佳两手拿着花露水瓶走进。

娜斯佳，温柔而央求、挑战而悄声地，

“先生！吉（这）个饼渣（瓶子）郎德（难道）您不要了？”

我，身子也没有转过去地：“饼子？不要……”

娜斯佳，胸有成竹地：“偶（我）该把它盘（放）到海子（何处）去呢？”

我：“孩子？他们要什么？”

娜斯佳，伤心地叹了一口气：“没有西末（什么）。”  
一阵沉默。

娜斯佳充满渴望地：“它是吉末好的小玩艺。”

46 我，操着小俄罗斯语：“什么这小玩艺？”

娜斯佳，苦恼地：“就是那饼渣罗……”

我转过身去，立刻就明白了，原来她是指挂着的瓶子。  
“我不要它的！不要……”

娜斯佳，满意的样子：“那末我就把它拿回噶（家）去  
喇……”

她走下，轻松地喘着气。又走上：

“先生！瞧吉个饼渣。它内边（里面）不知怎么装满了油，  
并且还有一把小刷子哪。”

我，厌烦地：“这是清漆。是用它来擦半高腰皮鞋的。”

娜斯佳，高兴地：“嘻嘻！我正也奇怪着呐——大该（概），  
落（那）是用来油漆瞎（啥）东西的。”她走下。

一股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恶臭伴随着娜斯佳出现，她两手捧  
着作家的半高腰皮鞋。娜斯佳显得有点得意：

“掐（擦）过油漆啦！……”

我，苦楚地：“快给拿出去！这双鞋难道能这样擦的吗？”

娜斯佳：“偶知道个西末呀！又横（黄）又丑（臭）的东  
西，偶就……”

我，绝望地：“快给弄出去！”

娜斯佳走下。

一滴愤怒的黑色泪珠从笔端落到小说上。停顿。静场，只  
有风在烟囱里呜咽。一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小昆虫从天花板落  
到小说上面，它陶醉于自己的美丽——欢喜得在抖动着腿儿。  
我自豪地欣赏着这欢快的场面，并且打死了这只兴高采烈的小  
昆虫。

娜斯佳双手端灯走上。

“先生！吉是您的灯，您还要不？太太在牢（遥）远的城  
里买的吉件东西。”

我：“我们的！”

娜斯佳，十分客气而好意地：“那末偶就把它捎回噶里去了  
……大该，会有用场的……”

她走下，鼻孔里发出大声吸气的愉快的声音。

我，在阴郁的沉思中，望着叔本华的肖像。静场。两个小俄罗斯女人张大嘴巴望着窗户，并且很为优美地打着喷嚏。我——在写着字。门外传来娜斯佳的声音：

“那末要不要把水火壶给您摆上，先生？”

我，大声地：“用——不——着！”

娜斯佳走上，手中捧着几只糖盒。

“吉些盒子可以带回去给偶的孩子，乍（怎）么样？给拖（他）们元元（玩玩）……”

我：“带回去——去吧……”

娜斯佳：“水火壶您还不麻香（马上）用？”

我：“不马上用。”

娜斯佳：“那末偶到学堂里区区（去去）就赖（来），我还要闹（装）几块波内（玻璃）。落个奥尔加·内科拉伊芙娜衣尽（已经）担心天气会更加烂（冷）起来。您要生火，还要不要？……”

我：“吉个不要……”

47 娜斯佳：“滴溜（倘若）你需要，就叫偶，我马上就生起来。木材已经齐备。乍么样？吉个您是不是到门口去拿？”

我，严厉地：“吉个不拿！”

娜斯佳走下。强烈的苦闷如同寒风从四壁的所有缝隙里一齐钻出来。天空布满乌云，它们正在被闪电的火光四射的手指撕成碎块。雪正下得紧，两个戴头巾的小俄罗斯女人在行走。

路上有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的一条狗和另外一条狗。县警察局长先生正坐在车上赶路。娜斯佳出现，说话又友善又怜悯人：

“奥尔加·尼科拉伊芙娜给您捎来了烟卷用的面滑（棉花）……可是厨房里有耶（一）只小缸哪……”

我，模仿着小俄罗斯人的语言：“哪……”



娜斯佳，忧愁地：“它内边有——耶道裂缝了……”

我：“裂缝，把它拿回家去，只是要把小缸留下来……”

娜斯佳高兴得笑起来，但是出于所有小俄罗斯人都固有的谦逊，她说：

“您在说笑话……”

我，话中带着眼泪：“不……”

娜斯佳：“可是偶乍能把落道裂缝取走呢，裂缝就在吉只缸上呐？”

我：“连缸一起拿吧！”

娜斯佳，谦逊地：“碎碎（谢谢）……不过是落个女老西（师），她的缸。卢德米拉老西……”<sup>③</sup>

我：“拿走！求你——拿走！小缸、女老西、裂缝都拿走，一切统统拿走——连你也让魔鬼拿走！”

娜斯佳，安静地：“您不要生池（气）……因为偶……”

我：“那末——我！你走吧……一切全拿走！”

娜斯佳，忧郁地：“碎碎！只是落内边任瞎东西都没有。因为偶全拿了……”

我，烦躁得要死。娜斯佳盯着作家，表情是怜悯而又有所期待，显然是准备把作家也要取走。

待到明白了她的意图，作家蹙紧两腿，浑身瑟缩起来。

娜斯佳问道：

“大该，衣尽到了给您摆上水火壶的时候了吧？”

我，喜出望外：“生火！快快！去吧！”

娜斯佳，一个小俄罗斯女人，走下。我赶紧跑到门口，用桌、椅、五斗橱把它堵严，而后倒在床上，同时哭叫着：

“作家兄弟们！你们注定<sup>④</sup>是苦命的。”

雷声，雪花，小俄罗斯女人娜斯佳灌水的哗哗声，水火壶的烟囱掉在地上。雷仁科太太的肠衣被风吹到空中，于是太太

本人，为了捉回肠衣，正跟在肠衣后面追赶。小说被搁在桌上，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大地震动，幕落。

48

49

自马努依洛夫卡寄卡缅诺耶

1897年10月12日<sup>①</sup>

(……)

我们再来谈一点事：我接到了科尔恰金坚决建议出书的一封信。已经复函回绝，但是答应到了莫斯科以后，顺便去拜访他。也许，应当出版？但是今年冬季我将有一点好东西。《小说》我眼下还喜欢<sup>②</sup>。一把它写完，我就动笔写又一部颇有特色的东西<sup>③</sup>。等得及吗？

其次：从你的信中，我看出来，你在卡缅诺耶<sup>④</sup>过得并不好。你把这事考虑一下并告诉我：你在那里过冬一般是否方便？关于我，你不用挂念——我正全身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工作中，现在一切对我都无所谓——就是关在火炉的烟囱管子里我还是照样可以写作。但是——你和济娜<sup>⑤</sup>闹了什么小疙瘩，难道不能把它消除掉？我对济娜了解得不多，不过我总感到她是个聪明的人。

向《新语》请款的信昨天才发出去<sup>⑥</sup>。奥尔〔洛夫斯卡娅〕故意跟我作难，很少派人去加列希纳<sup>⑦</sup>。昨天我狠狠地干了她一仗。

这儿下雨了。我得赶快结束——他们要走了。(……)

## 50

自马努依洛夫卡寄卡緬諾耶

1897年10月18日①

卡佳！

20号我用萨莫伊连科的钱——一百五十卢布上路。

其中要抽出八十给奥尔洛夫斯卡娅。

所有的东西我都要买到。白天我将在莫斯科停留，也许还得过一夜，因为要到科尔恰金那里去。

再会。

你的阿列克赛

## 51

自莫斯科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8年5月8日②

平安抵达莫斯科③ 今天还得继续赶路。我身体健康而且心绪宁静，恳请你——切勿挂怀。照管好马克西姆、自己、书籍。尽快移居别墅，告诉编辑部和书局老板④，寄钱要通过邮局，可不要通过银行。

再会。

阿·彼什科夫

自海捷赫监狱（梯弗里斯）

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8年5月14日或15日<sup>①</sup>

(……)

相对而言——一切算是不坏。我到梯弗里斯已经第三天——可是今天是几号，我并不知道。夜间到达，时值两点上下，我立刻就给投进迈捷赫或曰梅麦特赫，——监狱设在库拉河岸，在高峻的峭壁上。我给关进一个单间囚室，可是我却差不多睡了整整一个昼夜，因为在格鲁吉亚军用大道上通过的时候是无法入睡的，虽然人已是疲累不堪了——这条道路上的风光令人惊叹不已；但是——关于美丽的风景——以后再谈，现在我们来谈案件。关于我被拘禁的案由——我无权谈论，但就是那么回事。

我可以交保获释并给送到尼日尼——在你身边受着监管——这就是说，假如找到了一个保人的话。何谓作保及保人要承担何种责任，——你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兰宁打听一下，而且同时问他，他本人可否作保？你请他相信，我不逃跑，因为事实上，卡特琳娜，“在劫难逃”，我是相信的。与此同时我还给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写信——也许，兰宁由于自己遭到的不幸<sup>②</sup>，并不肯把这宗案子揽到自己手上。取保这种形式，是一个专司审讯案件的人好意提供的，——我在此附加说明。请你就此奔走一下。

嗯，马克西姆近来如何？是不是会说一些新的词语了？身体好吗？保姆怎样？老的走了吧，有没有顶替的，有没有一个女厨子，等等——所有的家里的事情都要详尽无遗地给我描写一番，信址就写——梯弗里斯，梯弗里斯省宪兵司令部，转我。

我的生活已经不怎么坏了——今天已经允许有书籍、纸张、墨水，这样一来从明天起我就可以坐下来工作了。饮食——不错，健康——不坏，情绪——平和而且宁静，虽然审讯时稍稍有些激动。咳——我是一个人，而且你知道我又是怎样的一人。

……我的单间号子很大，十步长七步阔，有迎着库拉河开的两扇窗户，可以观赏该市亚洲区域的优美风景，这区域零零落落散布在陡峭的山上，很有其独特风貌。我望着窗外，观察我对岸的制革工人怎样干活，一个小姑娘怎样度过自己的一天，人们怎样用抄网捕鱼等等，有时我真想把马克西姆捧起来，将他抛到天花板上，不过我的感伤主义不会持续很久。

其实——你知道吗？监狱也有其优点，这就是它的制度。不好再多写了。

奔走一下找保的事，祝健康、平安，照管好小儿子，又——要是你不等我回来就移居梅扎<sup>③</sup>的别墅，或者到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那里去，你就把事情办对了。我认为，找保的事儿会拖延下去，因此为了有利于孩子你无需住在城里。就到萨马拉去吧，卡佳。你最好不要把我所出的事告诉你的妈妈——就说我的健康情况突然变坏因而我到高加索去了。当然，她会知道真相，但那已经是在问题缓解以后了。

就这样吧——再会，卡佳！来信要写得详细一些。对了，给书局老板写封信吧<sup>④</sup>，让他把我的书寄到梯弗里斯，给 50 《高加索》报予以评论——该报曾经对我青眼相加过<sup>⑤</sup>。吻小儿

子和你。

阿列克赛

鸟儿们近况如何？如果你过去不释放它们，那么现在就放掉吧。我现在明白了，关在笼子里不舒服到了什么程度，于是——我要当一个人道主义者了。愿你平安，必须习惯于对待灾难——你今后还会有不少灾难的。只是要记住，什么东西都不会永世长存，一切都会过去。要坚定沉着一点。

## 53

自梅捷赫监狱(梯弗里斯)

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8年5月17日<sup>①</sup>

今天一下子收到你四封来信。谢谢，但是，卡捷琳卡，为什么要每天写呢？如同世上所有的事情一样，频繁写信也有其可笑的一面。对此你别见怪，可是最好不要写得这样勤，这样多。

请不要为我担忧——我过得不坏，请你相信。外在的条件，健康状况，自我感觉——所有这一切完全令人满意——并且，说实在话，我在不可思议的恶劣条件下曾经生活过……

有人替我作保，我大概才会被释放<sup>②</sup>……

我们来谈正经事——卡佳，同我一起生活是否已经感到厌倦和不安了？回忆一下所有过来的生活，考虑一下，并且请你相信，你的任何一个决定，哪怕对我说来是那么意外的痛苦，

——我将接受，决无丝毫反对之意。我需要向你声明这一点，因为在你面前我感到问心有愧，我感到自己的罪过是没有让你过上安稳<sup>①</sup>、轻松和快乐的生活。意识到这一罪过——这就是在我的处境中最坏、最沉痛的事情了。不过——让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吧。

我来说说我的生活情况。我起床，一定很早，不过也许是，本地白昼的时间有我们北方的两倍长。出去漱洗，然后喝茶，读书，写作，望着窗外——一直到午饭。午饭在中午时分有人送来。给两道饭菜，——第一道——是一种大杂烩，在这道十样锦里集中了色色俱全的饭食和菜肴，其中有肉，有辣椒，有时有盐，而且从来没有蟑螂，没有任何一种其它的昆虫——恰恰这最后的、不同寻常的情况，乃是膳食的主要优点。然后给饼子——惩罚老饕者的绝妙的饼子！我吃饼子，因为我明白了，凡人就是为了这个才给关进监狱，以便让他们来体验某种烦恼。我还买蛋，小白面包，干酪和——已经说了——我大体上吃得<sup>51</sup>蛮好。自我感觉——也是令人满意的，它甚至于比最近我在尼日尼的一段时间还要好。吉本我马上就要读完了<sup>②</sup>。很遗憾，没有把普卢塔克带在身边<sup>③</sup>，——顺便请求你注意——不要把我的书送给任何人，请把它们保管好。你去别墅前要把它们收拾得好好的，锁上，盖上油布或者一种不透水的东西，并且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我因装帧书籍而欠格茨三卢布。兰宁那儿的书也要收回。鸟儿的行为使我高兴<sup>④</sup>——可爱的东西！回去以后找不到它们我可要难过了，我特别心疼那些灰雀和斑雀。

继续来描写我的一天。午饭以后——我重复早上的节目。大约到六点钟——喝茶。又是读书，写作，望着窗外，睡觉照例很晚。室内通宵亮着灯，直到早晨——这个，我认为，是为看守而设的，让他能透过开在门上的小窗口，看我是否在锯窗栅或者是否准备上吊。我既不想逃，又不想死，何况窗栅每根

粗得惊人，窗下有哨兵走动，而上吊——没有什么东西好挂。

牢房建在峭壁上，下临库拉河，从墙脚到悬岩的边缘不超过二阿尔申的距离。库拉河——肮脏有如厨娘，狂吼怒号赛似疯汉。它的水流是如此之急速，以致我感到惊奇，它怎么没有把它所冲刷的房基毁掉，也没有把作为牢房根基的峭壁冲垮。它不怎么宽——我从自己的窗户可以分辨出对岸的风物。正对着我的窗户的是制革工厂，石砌的房屋，正立方形，水泥浇灌的平屋顶。制革工人整天从早到晚在屋顶上干活。这里有一处象是旅店，天天有本地人赶着绵羊、驴和驮着东西的骡子进进出出。河里有时有人用抄网打鱼。对着我窗口的最前面的房子一条龙似地拔出于水面之上，而且，顺着山势逐渐上升，一座座房子爬上了牢房屋顶的高度。它们很是奇特、肮脏，有些涂上蓝颜色，——这里有自己的美学，它们全都有凉台。在凉台上东方人悠闲自在，有时候出现罩着宽大白外衣的妇女身影。我还看到了小孩子们，但是，除了库拉河的恶狠狠的喧嚣，以及偶或有之的喷呐的悲凉的乐声，——什么也听不到。可是在这些粗劣的房舍中间，在依山蜿蜒的狭窄的街道中间，应该有很多的喧闹和运动，很多的与众不同的生活。城市的这一整个区域仿佛是一堆从大口袋里倒出来的废物，抛撒在从山顶直到水滨的山坡上。教堂可能会使之活跃和得到补救，这里教堂倒有两座，但是本地教堂的建筑是拙劣的。这儿的教堂中——我指的仅是建筑——没有什么宏伟、隆重、使人精神振奋的东西，何况它们又给抹上一层粘土的颜色，而不是和我们相同的白色。钟——很小，钟声——毫无生气，几乎被河水的涛声和街道上的市声吞没了。梯弗里斯要塞的遗址乃是这部分市区中的佼佼者。这是一座很伟大的建筑，有点象赫尔松涅斯——记得吗<sup>⑥</sup>？——但是较之更其雄厚又更其坚固。在当时这个堡垒，就其本身和建造的地点而言，应该说是不可攻破的。这就



是我从窗户里所看到的一切。我正在观察工人们的干活和一个小女孩的生活，她成天就在这些阴暗的房舍之一的阳台上玩耍不休。

如果我要交保释放，并且如果我不是按照来到这里的这种方式离开这里的话，——我一定搞一张摄自这部分市区和监狱的照片。而且还要到本地博物馆去一趟，那里头装满了极其引人入胜的文物。

谢谢你寄来《信使报》关于那些小书的简讯<sup>⑦</sup>，不过你没有把铅印的评论文章寄来，因而请你请求《小报》的编辑——并且请用你的名义，——让他们把涉及到我的所有东西都放在一边，或者转交给你。

赞同你移居别墅的决定，替你和马克西姆感到很高兴。请你留意仔细观察他在饮食方面的要求。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可以以我的名义向保姆表示感谢；她在紧要的关头没有走开；无论如何，要以我的名义向她致意问好。要竭力向《北方导报》索取款子，请求波谢帮你这个忙；他，我认为，会通过彼得堡的某个人物来迫使《导报》付清款子的。现在失去那么一大笔钱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让他们按七十五卢布标准付钱也行——那就叫他们受诅咒吧！今后我再也不让自己和如此直言不讳的毫无礼貌的人发生联系，尽管直言不讳也是一种好品质。

再会，卡佳！当心儿子，当心他。

吻你。

阿列克赛

向《生活》、《杂志》要钱，你从书局老板那里拿到钱以后——给我寄30—25卢布。

再会。祝健康、心宽，要努力正视困难。

花的近况如何？注意要让棕榈树下的泥土一直保持湿润，

给花儿浇水要从上往下浇，而且花盆托盘也要少许浇一点。  
今天是星期日。何时你才能收到这封信？

53

54

自梅捷赫监狱(梯弗里斯)

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8年5月17—19日<sup>①</sup>

穆罕默德的信徒们在过节，我从我的窗户望出去，眼界立即为之一新。一群波斯人和鞑靼人，衣着华丽而情绪激昂，一边在山上行进，一边如疯似狂地叫喊：阿赛因·胡赛因！这个阿里或叫阿赛因·胡赛因的，好象是先知的女婿，为了自己的教义，同一个反对穆罕默德的部落作斗争，以身殉教。因而今天大家来纪念他。

成群的教徒排成了队列，每人手持一把刀或短剑，并且所有这些人，一边踏着自己叫喊的节拍行进，一边用刀剑敲击自己剃得光光的脑袋，肩膀和胸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穿着白色的外衣，这一下全都染上了鲜血。喧嚣和嗥叫——实在是恶形恶状，我都听得见，甚至库拉河也无法搅扰。

他们从山上往下走，当他们在我的窗户对面的那一个大院子里聚集起来的时候，我竟能把他们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砍伤的额头，劈伤的肩膀，很多的血，我看见他们怎样在河里洗自己的血糊糊的脸和衣裳。他们洗罢，重新聚成一堆，竟然——哀嚎起来，哀嚎得极象他们所有人的双亲一下子全都死去却连一文钱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似的。他们举着一种黑色的旗

帜走路，显然是，他们坚信，这样如此不成体统是神所希望的，是先知——所高兴的，而对人——也并非无益的。你瞧，这儿耐人寻味的东西是何其多啊。

我开始喂熟了一些鸽子，虽然这种事是令人感伤的并且有点象你所熟悉的那幅亚罗申科的画②，——画得并不怎么好，然而倒是感人的一幅画。但是——总该要有一点消遣的！不过喂臭虫我却讨厌之至。

吉本读完了③，把法语拾起来了。可怜的语言，而学习它——确乎是一种专门化的监狱课程。现在我只是明白了一点——对于端正的俄国人的小口说来法国人的舌头是一个不般配的伙伴，因而它们未必能和谐地相处。

这时候的所有白天都是凉爽而寂寞的，不过今天热起来了，然而——仍旧寂寞。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想自己把它弄明白——目前迄无成果。在我之前这间屋里关过某一位对数目字特别着魔的人——所有的墙壁上划满了密密麻麻的成堆的乘法演算题。有一些题目以其愚蠢的复杂性而令人惊讶——例如有一题竟是，那人将14值乘上14值。而我蹲在尼日尼警察局的时候④，在那里的墙上读到过这样的几句诗，

我俩是维亚齐马的撬门盗，  
结伴在世界上到处飘泊，  
有机会玩到它几文钞票，  
马上买来一块小白面包  
嚼得真有味道。

倒是颇为可爱的创作。

“我的书”我了解——总之是书。送人吧，如果你愿意，送 54  
给医生⑤、特里福诺娃，别人就不要再送了——特别请你注意

这一点。而且尤其请你注意不要送给编辑部的任何人和莫尔加切娃女士，总而言之我不能容忍的老爷们都不要赠送。

再会！祝健康，心宽，不要沮丧，而且要到别墅去住，关心儿子。

阿列克赛

也许，我在这里能写出一点东西，虽然我懒于动笔。

波格丹诺维奇他们去喝马奶酒了吧？

到特里福诺娃处取四月份的《北〔方〕导〔报〕》<sup>①</sup>，交给兰宁。

## 55

自梅捷赫监狱(梯弗里斯)

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3年5月19日<sup>①</sup>

我收到了你的两起来信，第一起是四封信，第二起一封。谢谢你，卡佳！你很能沉得住气，因而，请相信，我高度评价你有足够的力量和骨气比较镇静而坚强地忍受这不愉快的事情。我说——忍受，是因为从电报中你已经看得出来，我的事情是十分好的，而且一切将以不足道哉的事由了结。你还要保持镇静，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如果你决定守在尼日尼等待我回来——请给宪兵司令部发电报告诉我。我将从海路去巴库，而且如果我获准能到萨马拉探望妈妈一天的话——从轮船调换轮船，毋须换票——那末我也将把这消息电告你。离开巴库时我将设法乘坐马济斯的桅船，以便在阿斯特拉罕赶上泽韦克的轮

船②。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能否搞到从阿斯特拉程罕起的二等舱免费票？这法儿倒是不坏的——并且对于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来说也不难办到。其次——你给波谢写一封信吧，让他想方设法弄清楚，《导报》③是否会给我付酬？但是，请注意，有关我的案件的进展情况不可告诉他一个字，并且总的说来不要多谈这事。大概，这样已经把我当成英雄和殉难者了。

你别当真，我极其厌恶地在想，〔……〕人们来问这问那将使我感到够讨厌的。最好是躲进梅扎或者甚至一处深山老林中去。

谢尔巴科夫夫妇怎么样了——到别墅去了？其实，问这个是毫无意思的，因为你已经不必复这封信了。此信将于21—22日从这里发出，你在26—27日收到它，而且极其可能的是，我在月底就要离开梅捷赫了。务必等我。知道释放的日子后——我即电告。

我在这里日子过得全然不坏，只是对你和马克西姆的思念 55 使我无法完全宁静。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的小单间不算坏，——干燥，宽敞，这儿的看守——都是善良的小伙子，并且一般说来——一切都值得称赞，而且已经有了某种十分好的苗头。一到家里——我就告诉你这一切。我曾试图把它写下来，但是没有成功。

已经第三天了我还在观察这一种极其令人惊奇的胡闹——纪念先知的女婿阿里·胡赛因的什叶派教徒的节日。这是何等的丑恶，何等的龌龊啊！我将在一个大场景里描绘这个节日并且要把它发表④。

麻烦你——到特里福诺娃处去一趟，取四月号的《北方通报》，并且交给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如果在我返回以前你不离开尼日尼——鸟儿就别放了，它们的行动使我很有感慨。

说实在的，我主张你在尼日尼等我，不过当然得合你的心愿。我说这话只是因为，不知道我是否有出城的权利。也许，你最好乘坐一条泽韦克的船去萨马拉？在那里会面以后，我们就一起返回。你就办一张到萨马拉的双床位舱票，不过这样一来我们要把保姆安排在统舱了。你喜欢这样吗？可是——把家丢给谁呢？这可是个问题？！好了，总而言之，由你决定，你准会找到好办法的。问候保姆，亲吻马克西姆。

我不再写下去了，因为头脑里面乱哄哄的，而且今天我的情绪总是很古怪、很冷漠，明天它就会消失，因为明天我一天都要大忙而特忙——写什叶教徒的节日。

再会，亲爱的卡秋莎！亲你和马克西姆。

阿列克赛

不过也许是，你最好别去萨马拉？不然就得把事变的真相全告诉你的妈妈了，而这却是我所不愿意的哩。

## 56

自梅捷赫监狱(梯弗里斯)

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8年5月19日至27日之间<sup>①</sup>

据说，最近几天我将被释放出狱<sup>②</sup>。随后我还得在警察的监护下在梯弗里斯住上几天，递上我希望在尼日尼居住的申请书——只有在这一切办妥之后——才能离开这里。

寂寞。你大概正在忐忑不安，为什么我给你的信写得这么

少？但是——有什么好写呢？

收到了马克西姆的照片，谢谢，但是照片确实不能令人满意。他面有惧色，而且这叉开的手，象是他给钉在十字架上似的。我已经知道你寄钱来了。我想象不出，你现在在哪里——在城里还是在别墅。我担心，我的那些自相矛盾的信会使你留在城里，嗨，要是这样的话，无论是对马克西姆还是对你，我就感到太可惜了。应该马上从书局老板那儿拿钱上别墅去，否则照现在这个样子，坐牢的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了。

嗯，这就是我所能写给你的一切了，因为我的头脑和心里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除了苦苦折磨人的寂寞的感觉以外。

再会！

阿·彼什科夫

刚才接到兰宁的电报——我好糊涂啊！完全把帕诺夫给忘了③！

## 57

自塞瓦斯托波尔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3月17日

3月17日

我正在塞瓦斯托波尔。适逢下雪——大得了不得。已经下了整整一夜，现在还不停，而且还得下下去。海——在狂吼怒

叫，摔打着浪头，如同发疯一般。

明天我们必去雅尔塔。米罗〔柳博夫〕留在哈尔科〔夫〕。我和萨马拉的一位教员奥索斯科夫一道走，并且坐在一起。小伙子是很有趣的人。

在莫斯科见到了尼古拉，丽莎，恰鲁什尼科夫。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处未及赶去，因为，10点半到达，12点半就离开了。

当从这里给她去信。

带好儿子。再会。

阿列克赛

很疲惫。道路很坏，旅客成堆。还没有睡过一觉。

## 58

自雅尔塔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3月19日

3月19日

已抵雅尔塔，在“中央”落脚<sup>①</sup>——开头就不妙。在罗扎诺夫处吃的中饭。也不好。向契尔年科租了一间房子，就是我和你住过的那一间<sup>②</sup>，也得花二十卢布。已经去洗过澡，回来了，正在喝茶，写信。

雨在淅淅沥沥下着，云雾迷茫，满地泥泞，物价腾贵，心情惆怅。我身体健康，但是情绪很坏。米罗〔柳博夫〕——鬼



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见到了叶尔帕季〔耶夫斯基〕——会面十分款洽。已匆匆见了契诃夫一面，马上要去他那儿。

此地警察——最坏不过，墨水——亦然。总而言之——生活是相当受罪的。

给我详细叙述一下你和济娜<sup>③</sup>是怎样告别的。多多地写些小马克西姆的情况。有没有信？请寄来。

57

地址——假如你没有记住的话：雅尔塔，葡萄街，维特默别墅，契尔年科寓所。但是现在我叫做——如果没有忘记的话——阿列克赛·马克西莫夫。

叶尔帕季<sup>④</sup>在造一所多好的大房子啊！造价是二万八千卢布，位置比罗扎诺夫的还要好。

奥索斯科夫，如果你了解他的话，——是一头蠢驴，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一路上的议论可叫我笑得肚子疼。这儿好象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暂时我也没有东西可写。亲吻马克西姆。代向该问候的人问候。我身体健康。

吻你。

阿列克赛

现在发现，一位象狗般嗥叫的女人同我毗邻而居。

## 59

自雅尔塔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3月22日<sup>①</sup>

我活着。契诃夫<sup>②</sup>——是罕有的人物。善良，温和，好沉思。

公众极其喜爱他，使他感到厌烦。他在这里的熟人——没有个底。同他谈话真令人感到惬意，我已经许久没有象同他谈话这样快活地同别人谈话了。

冒出了米罗柳博夫。他在沿岸街上不停地走着，向我狂吠，说我没有按照他的口味租房子。看来，我明天得搬到画家亚尔采夫处去。他的宅邸兀立在达尔桑山丘上，这封信上的图画就是画的它。

我在干活了。八点起身，九点到十二点——写作，十二点到二点——散步，二点吃中饭，饭后至六点——散步，读书，谈话，六点——喝茶，再干活。

刚刚接到你的来信——十分可爱的信。可惜信中谈小马克西姆的事不多。不谈他我就感到寂寞并且害怕他生病。请你写写，例如他吃些什么，没有济娜<sup>③</sup>他是否感到苦闷。昨天，散步的时候，我发现一只小球，以后一定要带给他。契诃夫说，他还没有见到过生着这种眼睛的孩子。

警察紧紧钉着我。我甚至连利瓦季亚也不能去，虽然这于我是有必要的。他们规定我必得常到街道段里去坐坐。

卡捷琳娜<sup>④</sup>过得怎样？

不要理睬瓦西里耶娃<sup>⑤</sup>。答复《信使》——阿舍绍夫<sup>⑥</sup>——说我丝毫不反对将短篇小说收进集子里去<sup>⑦</sup>。

今天在亚尔采夫家吃的中饭，明天和米罗柳博夫一起——到契诃夫处吃饭。契诃夫在骂《生活》少给了我稿费，他说，少于二百五十我就不应该拿。《星期》给他的稿费是五百，而马尔克斯按每张印刷页计算又另付二百。连托尔斯泰也没有拿过这样的稿费。不过契诃夫就是值得多拿一些的。昨天我读了《我的生活》。妙不可言！

再会！

阿列克赛

自雅尔塔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3月23日至27日之间①

尤利娅曾来过。她早已不住在阿卢普加。穆斯塔法总是在他们那儿写作，就把他们赶出门了。他们的事儿不妙，但是孩子，谢廖日卡很好。昨天尤利娅带他看医生，割舌筋，他对此竟全然不在乎。他的一双眼睛象母亲，并且象她一样快乐。胖乎乎的，逗人发笑，活象住在博利沙科夫处②时的小马克西姆。

多可爱哟这个尤利娅！她遇见我高兴得象个孩子，而且当她知道你不来时，竟难过得泪水盈盈。她张口骂将起来，要写信给你，叫你到这儿来。她的丈夫还是老样子，每月挣七十卢布，愚蠢而无个性。尤利娅同他一起生活真够苦的。而且从物质方面看他们又是贫寒的，但是她快乐，笑个不住，干很多活儿，帮助丈夫进行按摩，抄抄写写。婆婆——是个老妖婆，尤利娅现在同她骂仗了。她变得面目极其吓人。

你记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西莫夫吗？最近他自杀了。而普德奇③成了托克马科夫的管家，现在穿戴已经非常考究啦！短衫已经不上身了。还记得瓦里娅，一个女清洁工吗？普德奇把她从尤利娅手中抢走，和她同居了一些时候，而后赏了几个钱，就不知打发到什么地方去了。④当他知道尤利娅和洛谢夫双双去结婚以后，怨恨得几乎要把奥莉加④掐死。

昨天和今天——连日可怕的大风和暴雨，是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的。水冲过街道直扑商店，家家紧闭门窗并且用铁片挡护起来。

这是惊心动魄的壮丽情景：浪涛撞击着堤岸，巨大的，白花的浪头，吼叫着，跌落到马路上，又急速退回海里，而迎着它的——是又一个更大的浪头。我换了房间，住在第三层，从那儿的窗口望出去就是海。

整整一夜，直到早上六点钟，我一直坐在契诃夫那里。他是多么有趣，心地又多好啊！但是他的健康处于很危险的境地，他患了出血症，出血缓慢，然而始终止不住。他不知道这一点，想要在复活节前去莫斯科，但是，看来，他是不会获准离开这儿的。

列夫·托尔斯泰想要我到 he 那里去一趟<sup>⑤</sup>，当然，我路过莫斯科的时候，或许我会这样做的，如果他在那里的话。

我已经健壮起来了。不过还是一心想回家。没有马克西姆，  
59 心里老不惬意。当然，说老实话，没有你，心里也是不惬意大概，复活节前我可以回来了。反正在这儿干不了多少活，因为，原来我竟有了数目相当惊人的男女崇拜者。这些人——够无聊的，他们啾着我的嘴不放，大概是，他们要数清楚牙齿的数目。

关于《生活》杂志要付的钱我给波谢写过信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收到，——我不大相信，——就给他发电报并且把他痛骂一顿。不过我想，钱已经寄到了，因为时间够长了。

来信写写小马克西姆的情况。告诉亚历山大<sup>⑥</sup>，大概两天以后我就寄钱给他买票。他可以有一个位置，很可能是在药房里，工资十四卢布。活儿很轻。你得催他走。

你和安纽塔们一般处得如何<sup>⑦</sup>，天气怎样，马尔克斯的胃口又怎样？有谁来了？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常来否？等等——来信尽量写详细些。

再会。

阿列克赛

## 61

自雅尔塔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3月30日①

即将举行为饥民募捐晚会：契诃夫、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和我都参加朗诵。索博列夫斯基很快要到达这里，西比里亚克也可能来。我结识了亚尔采夫，並在他家吃午饭——一个美满的家庭。

从今以后我决不再来雅尔塔。一个愚蠢的城市，还有无聊的人们。这个城市之所以没有从大地上消失，只是因为它有象亚尔采夫这样的人。

汇去20卢布，给亚历山大②。你对卡佳③说，叫她管紧点儿——别让他把钱都喝光了。到他上车站的时候，把我的那件旧上衣送给他，再给他3个卢布（从20卢布内扣除）买内衣等零碎东西。

需要买一张到达塞瓦斯托波尔的车票，抵达塞瓦斯托波尔之后让他乘坐轮船到雅尔塔。到了雅尔塔他再打听葡萄街维特默别墅。你把这一切都得给他交代清楚。

今天收到瓦西里耶娃和达维多夫的来信，还有你的一封短笺。关于马克西姆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心中很不安。你没有时间把他的情况稍微写一点儿吗？

阿列克赛

从《尼日〔戈罗德〕〔小〕报》看到，尼日尼正在蔓延猩红热和

天花等传染病。请详细告知马克西姆的情况，否则我就要搁下一切，赶回来了。

对亚历山大说，以塞瓦斯托波尔到雅尔塔他可乘轮船，三等舱的票价是80戈比，五个小时的路程。叫他不要步行来，因为需要他尽快赶到。

卡列耶夫、谢梅夫斯基和叶尔莫洛娃已经来到。明天我将见到他们。同契诃夫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随便，同酸溜溜的米罗柳博〔夫〕的关系，我怎么也不能这样说。他总是发牢骚、发牢骚——实在无聊。认识了斯列金医生——一个大好人，遗憾的是，他已活不长了。

祝一切顺利。等着儿子的消息。

波谢把钱汇来了没有？

我被照料得无微不至，这反而影响了我的工作。

看来，一如我所预料的——在这里我将什么也干不成。不过，为米罗柳〔博夫〕写了一个短篇④，手头正赶着《福马》⑤。

我收到了“天才崇拜者赠”的礼物，这是使我高兴的事。这是一个很好的风俗，但是我无法奉陪下去，因为代价太高。

再会！

阿·彼什科夫

## 62

自雅尔塔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4月8日前①

卡捷琳卡，谢谢你的来信〔……〕。

不要为我担心——我在各个方面都挺好。我的健康，完全按医生们所预言的那样，正在很快地顺利地恢复之中。两年前肺上的穿孔，——已经愈合，阿列克辛为此而感到十分惊奇。他说在我离开阿卢普加的时候，他确信再也不会见到我了——肺烂得相当厉害，而现在——再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假如照现在这样下去的话，二年之后，我就会完全恢复。

关于钱的事，你尽可亲自写信给波谢，只要你认为需要这样做的话。我在复活节前回来，大概在礼拜六。我将和契诃夫同行。他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对我怀有极大的好感，他对我说的好多事情，我相信，是不会对别人说的。他对我的信任，令我感动不已。总的说来，我十分高兴，十二分满意的是，他这样一位才气横溢、独树一帜的划分文学史上的时代和影响社会情绪的作家，在我身上发现了某种应该受到重视的东西。这不仅仅使我感到荣幸，而且使我感到极为有益，它将鞭策我更加严格地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已。他的笑特别令人惊叹不已——完全是儿童式的。

书刊检查机关将我的《福马》（定于四月号刊登）糟践得实在可怕<sup>②</sup>。我拿到了校样，马上火冒三丈。让他们见鬼去吧！石头被敲得愈重，冒出的火星愈多。我可不是软骨头，用几根微不足道的小刺休想把我撂倒。

今天我到里希特那里去，他问起了你。他病得厉害，人已<sup>61</sup>大变。我被领到他的跟前。总而言之，我的工作受到非常大的干扰。单从这方面看，我在这里的生活是无益的虚掷光阴。不过，我感到特别满意的是除了契诃夫之外，我还结识了亚尔采夫和斯列金——两个多么美满的家庭！他们俩又有何等样的妻子！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同她们两人配搭成了妙不可言的三夫人行！

但是，没有你和马克斯在跟前，我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寂

真无聊。

寂寞也是由于谢尔巴科夫不在而产生的——总之，没有尼日尼的一切……

有很多人建议我在这里永久呆下去，盖房子，等等。他们说，这种事即使没有钱也能办成。可是，我觉得在这里住下去，尽管还有那些好人在一起，——也是无法忍受的苦差事，虽然，可能这是仅仅因为你和马克西姆不在身边的缘故。

这件事，我到家以后就跟你细谈。

当然，你要是想住在这里的话，那么对于我，说到底，无论住在什么地方，总是一样的。关于把铁路铺设到这里的问题已经决定。这将会提高房价，同时降低食品及一般商品的价格。

看来，我要到卡诺萨去，即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去<sup>⑥</sup>。契诃夫竭力促我成行，他说我会发现一位意料不到的文坛泰斗。

我得告诉你，季姆科夫斯基写了一部何等样的剧本<sup>⑦</sup>！多么深刻的东西！

由于这个原因，我给他写了一封信<sup>⑧</sup>，他大概就要到这儿来了。

我赞成帮助沃洛季卡<sup>⑨</sup>。关于卡捷琳娜<sup>⑩</sup>——我是爱莫能助。其实，这种事态，对我说来，已经屡见不鲜。但愿在我回来之前，即在复活节前，她能回到自己的丈夫身边去。

海底<sup>⑪</sup>？在相距这么遥远的情况下上课是有困难的。难道巴甫洛夫书中<sup>⑫</sup>的那张插图还不够清楚吗？你们找些布头及铁丝，照着插图扎成骨架。找张马粪纸和一本附有插图的书类学小册子，用马粪纸剪几条书上面的鱼。你们可剪螃蟹、章鱼、魔鬼——说实话，这十分容易！

在这里我由各位太太殷勤照料——我尝试着去利用她们的空闲时间。不过，尽管她们在殷勤照料我——你尽可放心，因



为她们之中最能说得过去的一位已经四十岁开外，最年轻的一位，是个丑八怪，其笨如牛。

天哪！世上有多少废物，完全没有人需要，他们终日无所事事，他们迟钝、笨拙，他们由于空虚而深感寂寞无聊，他们对一切新东西又那么贪婪，愚蠢的贪婪。

就此打住——再会！

好歹你得给我记叙一下马克西姆的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写来——就以明天为例——从早记到晚。我要写一个短篇：《我的儿子》。<sup>62</sup>

吻你和儿子。祝好。关于母亲<sup>63</sup>的情况一句话也没有——怎么回事？

阿列克赛

## 63

自雅尔塔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4月9日前<sup>64</sup>

闲谈过多——有失无得，我的朋友。我每天都没有时间写作，尽管我什么事也没有干。我必须尽快离开这儿，因为在这里我是白白浪费时光，就是说——我无法写福马<sup>65</sup>。我顶多只能考察接触到的，值得考察的人。看来你过得不坏；我早就想过，让你去做同规矩女子相宜的事情，而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好象你已经开始做起来了。于此谨表祝贺。我14号离开这里，这已经决定了。

请告诉我——是给你在莫斯科买连衣裙，还是你自己买？

感谢你抚育马克西姆。我极其想念他。大家竭力劝我把家搬到这里来，可是这里的生活太平淡乏味！虽然此地也有一些高尚的人……

亚历山大<sup>②</sup>——是个不幸的人！——已经十分可怜。然而我相信，现在他的情况也决不妙。

关于契诃夫我就不写了，见面时详谈。写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亚尔采夫家和斯列金家是两个美满的家庭，他们两家对我们，对谢尔巴科夫夫妇及我们这班兄弟的态度太好了。我要请斯列金给我们大伙照个集体照——他是一位高明的摄影师！

波谢至今没有写一句话来，我昨天给他寄去一信，骂他不该把那封致苏沃林的信件压着迟迟不发<sup>④</sup>。这些猪猡！他们尽拣软弱的逞强！

今天我同契诃夫度过了一整天。星期天同他到外甥梅伊兹他的田庄去<sup>⑤</sup>。我们整日整日地交谈、争论，尽管这十分荒唐，不过——又有什么不是呢？该休息一下，冬天我付出的代价太高了。现在我差不多不咳嗽，并且烟也很少抽。我将在如火如荼的星期六来到，同你一起去作晨祷，随后互吻三次，以示祝贺。

我想，既然亚历山大已经住进医院——他暂时就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了。待他病愈，再让他前来。即使我不在此地，尤利娅也会给他安排妥当。

匆此再会！

代吻马克西姆。告诉他——爸爸将给他带一个大特普伦卡玩具和一只会唱歌曲的匣子来。

你的阿列克赛

自雅尔塔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4月12日前<sup>①</sup>

“燕子居”<sup>②</sup>——正以4000卢布的价格在出售。

大家都在一个劲儿地劝说我把家搬到此地来。昨天跟着契诃夫到库丘克-科伊，他的位于福罗斯和畅梅伊兹之间的田庄去了。那里可以很便宜地买到土地和建造房屋，不过，这就离开一切太远了。

我马上去看埃尔兰格尔的房子，在顿杜科夫公园，城内最高的一座房子。

待我返回后，我们再细细地谈一下，如果拿定了主意——我们就搬到此地来。

舅舅<sup>③</sup>情况怎样？确实，他真可怜，不过“人到时候总要死”，“天下白鹅光着脚杆走”。这是土耳其谚语，西纳尼——记得吧，那家河滨大街上的书店？——赠送给我的。这位卡拉伊姆人是条正直的汉子。

我必须赶快离开此地，否则就完全没有办法写作了。这就是说——至迟在14日我动身离开这里。很可能去访问列夫·托尔斯泰，先在莫斯科的基姆科夫斯基那里落脚。

契诃夫是一个十分孤寂的人，人们对他的理解太糟糕。他的身边总围着一大批男男女女的崇拜者，而报纸上却写道：“荒漠中的孤家寡人”，这并不是舞文弄墨。他出生得早了一点儿，形形色色“耍笔杆子的兄弟”极卑劣、小器地嫉妒他，他们

极不喜欢他。

为了致苏沃林信，我把《生活》臭骂了一通<sup>④</sup>，这批《生活》的家伙，他们毫无头脑。

顺告：由于苏沃林事，我收到了公众寄来的好些感谢信。

吻一吻儿子，带好他。

说实在的，我真想能给你多写一些，可是没有时间，忙得不亦乐乎。回去以后再细细说。匆此再会！

你写信给波谢谈谈钱的问题。他们欠我们的账太多了，我们应该积点钱，说不定，我们真的会在这里购买住宅。

关于我打算在莫斯科停留一事，请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一句<sup>⑤</sup>。否则可能要闹出麻烦来。

吻马克西姆和你。

阿列克赛

还没把亚历山大<sup>⑥</sup>打发走吧？好！

## 65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瓦西尔苏尔斯克

1899年6月18日至23日之间<sup>①</sup>

你的要求我无法理解。我已经给你写过。

住在这儿的正门台阶上头<sup>②</sup>——实在没有给我带来什么特殊的乐趣。

64 随信附上卓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信。

来了一位明察秋毫的公爵<sup>③</sup>，亚当<sup>④</sup>从此就要走运。公爵

对他前任及现任行长期间的井然有序的工作表示感谢。尔后公爵又指示他的秘书穆辛-普希金伯爵把波〔格丹诺维〕奇作为行长的第一名候补人记录在案。这意味着五年之后，亚当将出任行长之职。把这些情况都告诉妈妈，让她也高兴一番。还要告诉她，亚〔当〕和舒拉<sup>⑥</sup>关系极佳，他们两人的情绪都好。他们欢天喜地，游山戏水。舒拉正和玛〔丽娅〕·叶〔戈罗芙娜〕一起给孩子准备礼物。总而言之，他们很好。再会。

福马<sup>⑦</sup>被他们在六月份肢解了一个月，已经不可能修复。

瓦西卡在审查时没有通过<sup>⑧</sup>。我何时能前来——心里还没有数。彼得堡没有答复<sup>⑨</sup>。每天我都去警察局——毫无结果。带好马克西姆。

阿·彼什科夫

## 66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9月30日或10月1日<sup>⑩</sup>

全部三卷<sup>⑪</sup>——书刊检查机关都不许可出版。今天我到书刊检查委员会去了，与一个狗东西谈了又谈，他才有所松动。

已经去过卡尔梅科娃那里。

波波娃那里也已去过。这位太太还可以。

在此地，朋友，这两位女士和达维多娃起的作用可大了。真有点儿奇怪。

现在要去吃午饭了。

波谢的女孩子真可爱，特别是大的。别利亚耶夫表现极

好。

不知你是否料到，波谢将要在这里起指导社会舆论的巨大作用。所有的人，从卡〔尔梅科娃〕到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现在已经开始同他调情了。

倘若你不反对到雅尔塔去——望尽快告我。不过，你得知道，我只能去那里两天，决不能再多，还须返回彼得堡。你就得呆在那里。

我认为，若无必要，你不必跑这一趟。望来信，吻马克西姆和你。明天可能到罗季奥诺娃姨妈家去。

阿列克赛

弗拉基米尔<sup>③</sup>同我将在一个星期以后，即下星期三出发<sup>④</sup>。请你考虑一下，你能否在我未到之前住在雅尔塔斯列金家里。因为我必须出席16日的股东会<sup>⑤</sup>。恰〔鲁什尼科夫〕和多罗〔瓦托夫斯基〕——表现不好<sup>⑥</sup>，看来，他们要退出《生活》。

暂时不要对任何人言及此事，切切。

杂〔志〕将由科尔平斯基——这是一个正直朴实的人，——波谢和契诃夫（我们就是到他那里去的）主办。再会！

请勿挂念我！马克西姆怎么样？

## 67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0月3日<sup>①</sup>

我终于闹到这个地步：我的牙大疼起来。疼得我在波〔谢〕

的房间里，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这个彼得堡是非常糟糕的城市！在这里大家都扑向一个新人，活象一群饿狗在抢一根骨头。亲爱的，关于我在这里的成功，请你不要到处张扬。这充其量只是你、我的事情。有个鬼家伙想给我塑个半身像。我拒绝了。我已经累了。但离开这里——是不可能的，尽管我诚心诚意地想走。离开——将会得罪许多人，包括列宾<sup>②</sup>，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一些将军。看看我怎样度过我的一天：明天早上——去看牙医，十一点钟——去米哈伊洛夫斯基那里，十二点半——在卡尔梅科娃家与塔恩、韦列萨耶夫和涅韦多姆斯基参加便宴，三点——柯罗连科，六点——编辑部会议<sup>③</sup>。我的书暂时出不来，为格罗斯传作的序通不过<sup>④</sup>。

人家赠给我的书真多——有几普特重。

再会，亲爱的！

写信来。

你的阿列克赛

## 68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0月9日<sup>①</sup>

你这么久未给我写信来，是大大的失礼。我在此地，尽管起早贪黑地忙个不停，还是抽空给你写第三次信了。请你来信，我对马克西姆实在放心不下。

不去雅尔塔了。而且，看来什么地方也不想去，马上——大约四五天以后，将返回尼日〔尼〕。

今天是星期六，星期一《生活》要举办一个盛大的晚会<sup>②</sup>，列宾、别克托夫、米哈伊洛夫斯基、柯罗连科、伊克斯库莉等约有五十人出席。

假如你拍电报来告知儿子是否健康，我倒是举双手赞成。

再会！我穿上了浆得硬梆梆的衬衫，要去拜访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了。

阿列克赛

## 69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0月10日<sup>①</sup>

昨天收到你的第一封来信，可是没能作复，因为这里那里拜访了整整一天。感谢你来信，现在我比较放心了，否则心里老是不踏实，马克西姆和你总是揪着我的心。你去看过医生了吗？我请求你——快去看。

66 各种各样的印象使我激动不已。杂乱繁多的印象，多么有趣，多么深邃。昨天见到别克托夫老头。他已七十八岁，可是精神矍铄！去看了列宾——也是一条挺好的汉子。还看望了米哈伊洛夫斯基、柯罗连科、米柳科夫——这几位要稍逊一筹了。我在观察形形色色的人。

他们来看我，当我是一条鳄鱼或者一个双头人。这里人人尔虞我诈，相互嫉妒、憎恨，可又那么顾影自怜，即使他们作了好事也不能使他们变得好起来。一批坏透了的丑类。

为了不致触犯到谁，需要变成一位外交家，一个城府深



沉、审慎的人。我是一个蹩脚的外交家，已经受到了不止一次的挫折，因为我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不过，这是好事，因为没有拆自己人的台。

波谢在这里招人厌恶至极！可是——大家又对他怕之又怕。你瞧！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一方面对他几乎无法忍耐，同时又不得不亲自登门求他不要退出协会。弗拉基米尔<sup>③</sup>在这里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我看来，他表现非凡。坚定刚强。当着图甘之流坏东西的面，他摆弄事实，是那样工于心计，胆量过人，同时又那样从容不迫，聪明灵巧。凭着波谢的才智与策略，欲想进入《生活》编辑部必定要有一份绝好的举荐书，而且进去的也只有寥寥数位。你看好，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到。

明天，为了我的到来，《生活》将要举行一个六十人的晚宴<sup>④</sup>。有下列诸人——别克托夫、博尔格曼、列宾、科尼、米[哈伊洛夫斯]基、柯罗连科、米柳科夫、司徒卢威、法尔博尔克、普罗托波波夫<sup>⑤</sup>等等，等等。

这批人真不少。伊克斯库莉不在这里，这倒使我高兴。到她那里去，照例要穿得毕恭毕敬，嘿，昨天我被拘束不过，活活受了一天的罪。

我去了爱尔米达日，“法尔斯”<sup>⑥</sup>，奇尼泽利马戏院，这些都是整个贵族社会星期六活动的地方。都见到了。我回来后，再细说。星期二，我将被陪去看歌剧。总的说来，我在这里受到的欢迎，也许已经超乎寻常了。

波谢、格、科尔平斯基和皮亚特尼茨基（《知识》社）来了。不能再写了。今天在科尔平斯基那里与文学家们共进午餐。

常来信。

你的阿列克赛

我的书不给出版了。罗季奥诺夫家尚未去过，——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我收到的赠书——有几普特。

## 70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0月9日至12日之间<sup>①</sup>

还要向你通报我在此地的生活情况。昨天我在柯罗连科那里与安年斯基、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共进午餐，到米哈伊洛夫斯基那里感谢他的殷勤好客，同时又被他邀请去协会（那里我还没有去过）参加晚会。应邀出席《俄国财富》编辑会议。星期三韦列萨耶夫在我们编辑部当着柯罗连科的面朗读他的中篇新作。今天我要在安年斯基处吃中饭，晚上在列宾处，等等，等等。

这实在令人腻烦透顶。日班科夫在这里。11月6日我将在斯摩棱斯克朗诵<sup>②</sup>，但要在此地一直住到那个日子是不可能的，因此——17号以后我将去萨马拉<sup>③</sup>，从那里去斯摩棱斯克。这就是说11月10日我将到达尼日尼，不过这一切还有可能发生变化。我想回家。你来信不够详细，无论如何这一点你得听从我。

在这里买钢琴——没有意思，因为运价过于昂贵。又没有肯削价卖的。

好，我的心肝，再会。

弗拉基米尔<sup>④</sup>和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向你问好。她十分可爱，朴实无华，身体有病，患一种运动恐怖症。

他的几个孩子——实在可爱，但是面色苍白。马克西姆怎么样？没有他，心中实在虚得慌，我已经不能够朝波谢看上一眼，当他抱着他小儿子的时候。紧紧地握你的手。

我还得去拜访巴秋什科夫，一位牧师<sup>⑤</sup>，现在——我则从波谢这里去探望你的娘家人了。

吻你。

阿列克赛

## 71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0月11日和12日<sup>①</sup>

咳，你是金笔难书，尽管你以前指摘我笔头懒。瞧，我给你又在写一封信了，我的手在发抖，你看得出来，手抖是因为我刚刚在帕尔金那里<sup>②</sup>同列宾吃午饭时喝了香槟酒。尽管我在这里受到款待，心里总感到七上八下地不够踏实。

星期三我去列宾处，他将为我画像。不过此刻我们已经摆开宴席<sup>③</sup>，正在恭候客人。客人大约有80位。

罗季奥诺夫家还未及去。

另有奇里科夫来到。明天格将陪我到爱尔米达日去，晚上歌剧院看《汤豪塞》。我在这里大受尊敬。

阿列克赛

我们的宴会到早晨4点半方告结束。见到了米哈伊洛夫斯基。他不错。见到了博罗维科夫斯基，还有其他很多名人。斯

徒卢威对我说了话。噢——你想不到！——我回答他的话时竟然悄悄地把所有的人通通骂了④。我可糟了！顺带一句——随他们去吧。实质上，这些东西都是一群混蛋，而不是什么文化人。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0月12日④

不知道，怎么会接连两天你没有收到我的信。我给你写信没有拉过一天。彼得堡已经不是使我厌烦，而是使我厌恶了。这里的一切同我格格不入——人也罢，房屋也罢，天气也罢，舆论也罢。我离开这里越早越好，但是一时还不可能，因为17号有朗诵②，19号编辑部有会③，21号还有朗诵④。一座坏透了的都市。我已经精疲力尽。今天口中拔掉一颗牙，书刊检查机关则从我的心中撕掉了几十页文稿，这样下去，我准会很快掉光所有的牙齿。

罗季奥诺夫家还未去。待拜访完所有的客人之后，就到他家去。我得拜访司徒卢威和图甘，拜访书刊检查官沃尔舍夫⑤和牧师⑥。

我在此地变得愚钝至极，到了不能给契诃夫写信的程度。

请对波克罗夫斯基说，索科洛夫我不曾遇见，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这里没有人认识他。务必转告到。

你的眼睛使我极为不安，到莫斯科治它不是更好吗？大概，你是会去的吧？

总的说来——我心情恶劣，尽管身体没病。你还有钱吗？没有的话——你请编辑部汇去。这里人们对我十分器重，但是我在这座城市是找不到一位朋友的，假若要在住下去的话。

同波谢关系如旧。有一位股东<sup>①</sup>，叫科尔平斯基，特别使我喜欢。这里三位著名的太太——卡尔梅科娃、达维多娃和波波娃——只有最后一位才真正讨人喜欢。最近我问她在帕尔金那里用过早餐，游过列岛，到过她家里。她为人非常好，质朴，聪明，可是她受到可怕的迫害和折磨。

好了，再会！

吻你。代吻马克西姆。

你的阿列克赛

## 73

自彼得堡寄厄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0月13日<sup>①</sup>

没有你在身边，我实在寂寞，早就这样了。

我一直非常后悔来到这里。最好不要让我看到这些下流东西，所有这些沽名钓誉，不务文学之实的渺小的可怜虫们。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名声，而不是文学。他们可怜复可悲——到了讨厌的程度，可惜，你没有看到他们当着大学生们的面如何跷起他们的后蹄子那副丑态！现在是举办晚会的季节<sup>②</sup>，所有本地的名流都在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大学生们的邀请，全都害怕自己会无人问津。可是他们又故作姿态，似乎所有这些晚会和朗

69

诵对他们说来是一种沉重负担，他们十分不愿意应邀参加这些活动。我对所有这些家伙恨之入骨，因此我拒绝参加一切晚会。另有一件事促使我不想参加晚会，待我回来之后讲给你听。

对卡捷琳娜<sup>③</sup>你这样办：去问叶辛<sup>④</sup>这一切应如何进行，他会告诉你的。这台戏你能够自己唱，不必等我，要珍惜钱。对卡捷琳娜不要特别慷慨。要知道，说真的，这个无底洞你是永远填不满的。

务请去找大夫看病。

昨天我参加图甘处的晚会，今天在我们编辑部韦列萨耶夫要朗读他的中篇新作。柯罗连科当评判员。多罗瓦托夫斯基是头猪，而恰鲁什尼科夫则是个大笨蛋，因为多罗瓦〔托夫斯基〕对他说什么，他就干什么，自己不用一点儿脑子。我准备在16号的会议上声明，假如他们还要呆在编辑部里，我就退出。唉，妈妈的！这里的人是何等的下贱呀！说实在的，我们家乡的人要好得多！待我回来向你讲说这里的种种事件之后，你就明白了。

可怜的沃洛季卡<sup>⑤</sup>！他是最怜悯的人。

你的阿列克赛

## 74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0月14日<sup>①</sup>

我在收到你的建议之前已经决定，现在不到萨马拉去了。

23号我从这里去尼日尼。卡佳，请你在楼上准备一个房间——糊上墙纸，再刷得白白的，——因为沃洛佳·波谢可能要来，还得住很长一段时间。

刚从罗季奥诺夫家回来，星期一同他们一起去皇村。关于卡捷琳娜<sup>②</sup>的事情昨天已经给你写过了。

请原谅——我得赶紧去科尼那儿吃午饭。

阿列克赛

## 75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0月15日<sup>①</sup>

我十分忧郁，因为你生病了，而且眼疾也不轻。亲爱的，买罐头！这多少能减轻你的疼痛。

23号我前往你处。这已经定了。17号的朗诵会，我、波谢、图甘和司徒卢威——都拒绝参加<sup>②</sup>。噢，朋友，就是这么一回事！奇怪得很！在此地要起作用是多么轻而易举！简直不要花费多大气力。

亲爱的，请告诉谢尔盖<sup>③</sup>，《人[人]杂[志]》正在等他的随<sup>70</sup>笔，这是戈利亚霍夫斯基对我说的。我在信中给你提到的楼上那间房——留给我们自己用吧。

昨天见到了古列维奇——一个能干的女将。科尼——我极喜欢。星期二同迈科夫共进午餐，明天同巴里亚京斯基公爵——一位可爱至于希奇的公爵——一起喝茶。我现在给他的《北方信使报》撰稿<sup>④</sup>。

总的说来，这里非常卑鄙虚伪、不讲信义，简直到了惊人的地步！人人相互憎恨，人人相互嫉妒，因而——人人都孤独，可怕的孤独！不言而喻，这全是大人物，大人物就会有伟大的感情——即对自己的伟大的爱怜。

在这里一个人非常容易堕落，即只要莫名其妙地自命不凡！此地人人都多少患有这个毛病。

他们对大学生大肆巴结奉承！哎哟哟！我明白了个中奥妙，同大学生们吵翻了，因此21号那天大概我要被喝倒彩<sup>⑥</sup>。这并不要紧。17号的晚会却要闹它个底朝天，这是给在此地操纵社会舆论和培植名声的狗崽仔们的一点教训。

我们编辑部<sup>⑦</sup>也送了三百卢布作为晚会的基金，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图甘、司徒卢威、我和沃洛佳<sup>⑧</sup>拒绝参加朗诵的消息传开之后，一大批听众也不参加晚会了。我们在看柯罗连科和米哈伊洛夫斯基如何行动，这是很有意思的。

可能性虽然很小——我今天就想到你处去，但是这场争吵既然开了头，我在道义上只能奉陪到底，而没有开小差的权利。我在这里看了很多丑恶的东西，为的是可以自告慰籍。在这里有时候我伤心落泪。你不会知道，今天卡尔梅科娃向我诉说孤独的苦楚——她哭了。而昨天，科尼已经说过了同样令人忧伤的话题，他深沉、亲切地回忆了外省生活，——说实在的，我打内心深处可怜他。

我十分疲累，肝火十分旺盛，但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因而我心情又是十分高兴。

你在今天的来信中只字未提马克西姆。这是喜耶，忧耶？  
你的阿列克赛

请告戈里诺夫或佐洛特尼茨基，关于互济会<sup>⑨</sup>，我倾全力而为之。问他们，对巴秋什科夫他们有什么意见。他要读点文



学史才好。他们是否要我找科尼谈一谈？他要读过有关哈兹的材料就好了。

达成协议——我无法担保，但是出面商量——可以一试。  
我可以同司徒卢威、图甘以及其他商量。

你的阿列克赛

别利亚耶夫现在我完全见不到。在你的亲戚处<sup>①</sup>感到抑 17  
郁。他们生活贫困，住在后院里，见不到阳光。很糟！

对卡捷琳娜<sup>②</sup>不要太客气。克拉夫季娅的短篇小说要出单  
行本<sup>③</sup>，我将到沙霍夫斯基处去为之打交道。

## 76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0月中<sup>④</sup>

亲爱的卡佳，请你在我的柜子里，把底下一层那本包在粗  
麻布中的尼古拉译的扎拉图斯特拉手稿<sup>②</sup>翻出来，立即寄到这  
里，寄《生活》。你根据尼古拉的亲笔签名就可以找到译稿。

我的几本小书仍然没有出来。克拉[夫季娅]的短篇小说<sup>③</sup>  
审查未能通过。今天结束我的拜访活动，明天或者星期二，大  
概可以去看望罗季奥诺夫一家。我由于不够注意，已经得罪很  
多人，其中包括达维多娃，她为了对我进行报复，把已经赠送  
我的部分绘画<sup>④</sup>寄到基辅去了。但是绘画我现在还有，将来会  
更多。

人家送给我的书很多。我把它们给你寄去，你接到我发出

的货单后，派一个人去车站提书。不要自己去，切切。

卡〔捷琳娜〕·泰特尔在这里，她说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波泽〔恩〕顶坏、顶坏不过。等《生活》的股东会议（已推迟到22日）开过以后，我一定到她那里去。

这次会上将有一场战斗。

多罗瓦托〔夫斯基〕那里我尚未去，恐怕未必能够去成。昨天列宾知道了我出售刊物的条件，怒不可遏。人人都气鼓鼓的，这对我多少也产生了一点影响。

米罗柳博夫呆在意大利。牧师<sup>③</sup>那里还没有去。别利亚耶夫暂时在《人〔人〕杂〔志〕》打杂，但是一旦可能，他就会被拔走。在这里他很讨大家的欢喜。

来信谈谈你自己、马克西姆。十分思念你，可是要离开这里——现在还不可能。非常糟糕，我同这些白白浪费时日的麻烦事体纠缠在一起了。

好，再会！你看戏吗？鸟儿怎么样了？祝一切都好！

阿列克赛

## 77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0月18日<sup>①</sup>

昨天见到兰宁，收到你的、使我大为欣喜的来信。

到了你舅舅家<sup>②</sup>，看到了叶尼娅舅妈，我非常喜欢她，越来越喜欢。

6点钟前参加自〔由〕经〔济〕协会的会议，7点出席大学生

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晚会<sup>③</sup>，10点赴达维多娃的晚宴。我就如是生活。

此刻我要去波波娃处，在她那里会见卡里克和巴秋什科夫<sup>72</sup>，晚上——在古列维奇处。明天午餐在巴秋什科夫处，与奥尔登堡和迈科夫同席。

所有这些白白浪费时间的麻烦事情搞得我神经十分紧张。人们以各自的光辉越来越鲜明地勾画出各自的形象。讨厌至极的一群！我在这里经历了多少次战斗，多少次考验！大家都在考我，大家都要我解释我对知识界深恶痛绝的缘由。这使我讨厌，使我的憎恨更加有增无减。是的，你说得对。毫无疑问，彼得堡改变了我。现在我对好多问题的看法已经确定无疑，有好多东西已被我永远摒弃。但是你——没有由此而失去任何东西〔……〕。这不是一句虚话。其实，你看得出来。

刚才把21号的三张票<sup>④</sup>给你的舅舅寄去。据说，我得准备应付喝倒彩的场面。这使我兴高采烈。有敌人比有朋友要快活得多，任何时候敌人决不是多余的。昨天晚上我把大学生狠狠地骂了一顿，在达维多娃那里吃晚饭的时候也未忘慷慨陈词。大家的脸红了，头低了下来。〔……〕。当着众人的面，特别是当着恰好是本地的一群废物的面直陈真理，心里尤其痛快。昨天我看见吉皮乌斯怎样同达维多娃相互亲吻。这真叫人恶心！她们俩其实已经是冰炭不能相容，你一言，我一语，秽亵的话语实在叹为观止。这里有多少虚伪，有多少鬼蜮伎俩！

但是到此刹住——25号见！

23号离开此地，在莫[斯科]不停留。

亲吻马克西姆。

你的阿列克赛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0月21日<sup>①</sup>

昨天没有给你写信——我实在太忙，忙得没有一分钟的空闲。今天要看吉皮乌斯的一个长篇<sup>②</sup>，是她寄来发表的。

晚上在杜马朗诵<sup>③</sup>。亚沃尔斯卡娅叫我到她那里去，我不去。

关于密探，毋用担心，这大概是代理人同辛格尔之间的事<sup>④</sup>。我准定于23日动身，因为一切（无一例外）都令我厌恶透顶。波波娃很可能要到我们那里去<sup>⑤</sup>，——她倒是个讨喜的老太太！

今天我已经装了一箱书，明天再装一箱。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波谢给马克西姆买了一些礼物。

克拉夫季娅的短篇小说<sup>⑥</sup>将在巴里亚京斯基的《北〔方〕信〔使报〕》上发表。这位公爵还说得过去。

明天——要同恰〔鲁什尼科夫〕和多〔罗瓦托夫斯基〕最后决战。这两头猪，都不给我书<sup>⑦</sup>，弄得我不得不花二十二卢布五十戈比去买书。而且——这不过是杯水济车薪！我在这里赠书要达二十册！倒楣！

我恳请你不要对我们的朋友说我何时到家。我实在太累了，要和你在一起过两天，不见客人。

就说我27号方能到家，不是25号，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在萨马拉一切太平无事。收到了斯米尔诺夫发来的电报。

他24号到达莫斯科，我将在那里见到他。

再会，亲爱的。

阿列克赛

## 79

自莫斯科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899年12月3日<sup>①</sup>

马上离开此地，大概星期二到家，星期三——前往彼得堡，我在那里等你。带烟卷来。吻孩子们<sup>②</sup>。我现在忙着动身。

谨祝健康！谢谢你，我的朋友。——请将便条转给马利诺夫斯基<sup>③</sup>。

紧握你的手。给你写信不多，切勿见怪——确实没有时间。很可能要到斯摩棱斯克<sup>④</sup>才能给你去信了。

祝一切均好！

阿·

## 80

自塞瓦斯托波尔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0年3月15日<sup>①</sup>

3月15日

现在我同波谢住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基斯特旅馆，明天我们

去雅尔塔②。

昨天旁听当地审理盗窃国家资产一案③，认识了穆罗姆采夫和卡拉布切夫斯基。天气温和，但是阴沉沉的，一切令人感到十分郁闷。波谢对城市非常喜欢，他说仿佛到了国外。可是真到了国外就要摇头不送。

假如你能在菲利蒂斯家拿到信——那就好了。你非要去莫斯科和克列明楚格一事，波谢也同样感到十分惊诧。

我恳请你不要去克列明楚格。济娜的妈妈④在那里生病，我看马克西姆卡不会给她增添多少欢乐的。车上糟透了，人群拥挤不堪，一个个都凶神恶煞，骂不绝口。米罗柳博夫可以混水摸鱼。总之路上极不平安、极不痛快。

再会。

向菲利蒂斯致意。告诉他，别生我的气。

阿列克赛

## 81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莫斯科

1901年1月12或13日⑤

从第二封来信得知，你情绪欠佳，这是糟糕的事。契诃夫归契诃夫⑥，可你自己得保重身体，望你去看医生，而且找一位名医。

74 我出版集子⑦不过是出版而已，并不是为了互〔济会〕。互济会已声名狼藉，尽管新近有娜·尼·谢尔巴科娃等人加入。

这里气候宜人。马克西姆今天玩了很长时间。他已经会写

и м和а等字母了。泽连〔科〕已教会他念刻在圈椅上的字④。  
下面是他自己写的：

и и и  
м м м мама  
а а а

瞧瞧，我会写字啦。我想画小白兔。

熊，房子，小鸟，河，胡子，小鞭子，套鞋，小花\*。

瞧，你的儿子是个好画家。现在他到花园中画舒尔卡⑤和狼去了。再会，卡佳。

阿列克赛

请打听一下莫斯科的大学生们们的情况如何。他们将有何行动？有没有小报⑥？

父子俩吻你，亲爱的卡捷琳卡。

82①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1年2月19日

19日

刚刚从涅瓦大街回来。

---

\* 以上加黑点的字系阿·马·高尔基在信纸背面为马克西姆的画所作注。

大学生和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sup>②</sup>，起先集合的人数约有三千。后来则形成了澎湃的怒潮。街上游行结束，群众来到喀山大教堂，他们唱歌，发表演说，等等。警察出动，而忿怒的群众也开始平静下来。

从头到尾说一遍是枯燥无味的。我以后一定当面讲给你听。我们没有被允许去参加自由党人的午宴<sup>③</sup>。今天我要去互济会<sup>④</sup>。

亲爱的卡佳，请别挂念，你若感到寂寞，就到这里来。这可是一桩好事，我会打心眼儿里高兴。拥抱马克西姆。

阿列克赛

## 83<sup>①</sup>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1年2月22日<sup>②</sup>

今天要去剧院，同演员们见面<sup>③</sup>，还要参观流动展览<sup>④</sup>。星期天——去乌杰利纳亚<sup>⑤</sup>。总的说来，这里令人感到郁闷，难受。到处捕人，谣言纷纷，在恶意地找碴儿。

75 因此，你该知道，老实说，没有什么可写的，除了那些不便写的东西以外。

请你来信。我的事情进展顺利。《知识》社定于星期一、三、六举行会议，研究出版大众丛书的问题<sup>⑥</sup>。

向马克西姆问好。

阿列·



## 84<sup>①</sup>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1年2月23日<sup>②</sup>

昨晚去剧院，大家都给你问好，都为你没有来到此地而感到遗憾。只是去打了个转，连歌剧——《寂寞的人们》<sup>③</sup>——也没有看。

这里的报界对剧团的态度令人感到卑鄙、愤慨<sup>④</sup>。亚沃尔斯卡娅，托姆斯卡娅等女演员对于评论家们来说是已有定评的了，而报上却出现了粗暴的、片面的报道。不过每天晚上观众总是对演员报以热烈的欢呼，高声叫道：“谢谢你们！”如此等等。

昨晚季娜·迪·洛伦佐在剧院演出<sup>⑤</sup>——她没有什么观众——她到后台，热情洋溢地把大家大事恭维了一番。

《生活》将在后一个星期的礼拜天举行午宴<sup>⑥</sup>，出席的将有托马佐·萨尔维尼<sup>⑦</sup>，季娜，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萨温娜和其他各色人等。

你来吧！带上马克西姆。要这样——我们就可一起还乡。盼来信告知你的健康情况。

阿列·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1年2月24日①

出版大众丛书②——麻烦透顶，大约一直要把我拖到5号都不能动身。尚缺插图。星期一得去找列宾求援。他画了一幅《耶稣在荒漠受试探》的巨画——画得并不好。撒旦——着火红色服装，大腹便便，耶稣也够糟糕的，完全是格氏的格调。

艺术剧院昨天演出《施托克曼》③，引起轰动。第四幕幕落以后——真是盛况空前！《生活》献了一只特大花环，缀着红色缎带，全场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落。场面是惊人的壮观！

阿舍绍夫这个大笨蛋来找我给他的短篇小说写个序，我把他撵走了。他十分难受。

我情绪很坏——我变得凶狠了，同每个人干仗。巴不得早日离开此地。

听说19号哈尔科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街头游行，军队开了枪，打死两个人。敖得萨也是这样。这里平静无事，寂寞无聊，虽然天气还是那样美好。

76 我整天忙个不停，除了编辑部，什么地方也不去，戏也只看过两次。还得去看一场《亨什利》④和《三姐妹》⑤。明天——则要去伯努瓦⑥那儿。

告诉亚罗维茨基，我自己会把全部东西运到。

请来信谈谈你的身体及其它一切情况。

向马克西姆问好。

阿列·

第二版已拆①，第三版正在印刷之中。

## 86①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1年2月26日●

别惦念，我很快就回来。

昨天去了乌杰利纳亚②，此刻正去找列宾，要插画③。这里每天总要发生点事儿。

28号，即《新时报》创刊纪念日④，将会爆出一件特大新闻⑤。

去过一回戏院⑥，是看《亨什科》⑦，没有意思。星期三要去看《三姐妹》⑧。设宴招待剧团的不是《生活》，而是作家互济会了。

这对《新时报》说来也是一件触楣头的新闻⑨。

天气变得极端恶劣。我在外头兜了整整一个白天，现在疲惫不堪。所有这些事儿就要结束了，10号前我就到家了。

再会，吻你。

阿·彼什科夫

## 87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1年2月27日①

卓娅姨妈②现在在这里，——她使我受不了。她在城外买

了一块地，打算造一幢房子。她问候你。我还没有到他们那里去过。哪里我都没有去，没有时间。

昨天讨论了大众丛书的出版事宜<sup>③</sup>。第一套出12本，价格从三戈比到二十戈比不等，彩画封面，每篇后头附有插花，正文当中有插画。12本书中共有62幅插画，约值五千卢布。马上就去找列宾，他自我举荐作插画编辑。插画要在国外印刷，书一定要好到使任何一位出版商见了都要气炸肚子。

彼得罗夫<sup>④</sup>住在皮亚特尼茨基那里，我很少见到他。

星期六他在互济会大发雷霆<sup>⑤</sup>，整个彼得堡文学界都在谈论这事。

明天就要向苏沃林的住宅掷墨水瓶了。报界，特别是苏沃林，剧院老板“本人”正在对艺术剧院大肆污蔑，而作家互济会和观众星期天将在康坦的饭店设宴招待剧团<sup>⑥</sup>。

77 《施托克曼》<sup>⑦</sup>——是一个非凡的成功。波谢说第二次演出从头至尾一直掌声不断。

我们想在这里创办一家每份售价二——三卢布的报纸<sup>⑧</sup>。逮捕——每天如此。《北方信使报》原编者阿拉巴任已经被捕。

只要出版之事一完<sup>⑨</sup>，我就返家，但是——在哪一天？大概，在星期一。

阿列克赛

## 88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1年2月28日<sup>⑩</sup>

刚从声讨苏沃林的会上回来。集合的群众有一千五百人之

多，骑兵和步警也有同样多的数目。他们把群众赶出埃尔捷列夫胡同<sup>②</sup>，可是人群越聚越多。喧闹声、唢呐声、争吵声、叫喊声、哄笑声混成一片。警察把一百人作为一批赶进姆·伊塔利扬斯卡娅大院锁起来。随后再赶一批——锁进院子。埃尔捷列夫胡同车马拥塞，当客人们离去的时候，集合着的人群对他们嘘声大作。大学生来得极少。有几个人被捕——一位医生，一位步兵军官，他挨了警察，还有一位胖太太，她大骂苏沃林是老混蛋。

晚上小剧院里也会有事情。

下面是为博戈列波夫口占的四句诗，有些稍早了一点<sup>③</sup>：

死亡结束了血腥的阴谋。

科学救不了性命，也不会创奇迹。

人们过去能从那里把他赶走，

大概现在也能从这里把他消灭。

舆论要求审讯卡尔波维奇时要有陪审团出庭。博戈列波夫正在死亡，为此案件被搁置起来。

好了，匆此再会！

阿列克(赛)

## 89<sup>①</sup>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1年2月底3月初<sup>②</sup>

昨天到卡拉什尼科夫码头<sup>③</sup>布格罗夫那里，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人。晚上是编辑会议<sup>④</sup>——枯燥乏味之至。

卡尔波维奇——那个向博戈列波夫开枪的人，将要根据“预谋致人重伤罪”条款受到审判。起诉书已准备就绪，3月10日开庭，最高量刑是15年的苦役。

这里寂寞难耐。但天气好得出奇。

我个人的事进展顺利，因此回家的日子会比预料的早。

73 除了我还没有买的染料以外，你还需要什么？遇到人们向我介绍有更适于你用的染料，我就买下。

好，匆此再会！

阿列克[赛]\*

## 90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1年3月2日<sup>①</sup>

是哪一个白痴异想天开以“尼日戈罗德人”的名义给苏沃林发来了一份贺词？真丢尽了所有故乡人的颜面！庆祝会上<sup>②</sup>逮捕群众八十三人，当客人们从苏沃林家里出来的时候，大家对他们发出嘘声。作家和正派的人都没有到苏沃林那里去。可是突然——冒出来个“尼日戈罗德人”。卑鄙！而且还要上演什么《走私者》<sup>③</sup>。

你告诉《小报》的编辑部，让他们好好地骂一顿那帮鄙俗的家伙。这儿上面怕得要命，全市已宣布处于军事状态。有两团

---

\* 在这个署名的底下，高尔基画了一张小脸，并写了马克西姆卡的字样。

士兵夜里睡觉，都不脱下衣服。人人口中都在谈着莫斯科事件④，大家都在期待着发生什么事变。群情激愤。4号这里大概要发生与莫斯科相同的事件。

再会！别担心。

阿·

## 91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1年3月4日⑤

此刻涅瓦大街喀山大教堂门前，群众正在示威⑥。昨天有两个工厂罢工了，约有五千人。人们斗志昂扬。亲爱的，你不用为我担心，我完全置身于这些事件之外。不过——这是令人感兴趣的——非常有兴趣。

我要去同股东们吃午饭⑦。明天要同列宾在《知识》社讨论插画问题⑧。

感谢你的来信。

你的阿·

## 92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1年3月4日

〔第二封信〕

现在——傍晚5点——刚从喀山大教堂前示威队伍中回

来。示威行动从中午12点开始，一直继续到这个时候。人如潮涌，约在一万二千——一万五千人左右。示威者有二三千人，其余的都是同情者。要我叙说是不可能的，我太激动了。

7● 在教堂里、门廊里到处是马鞭挥舞。据说两人被打死。受伤的一双方都很多。

我们快见面了，亲爱的卡佳。

别为我担心，切切。

你的阿列克〔赛〕

## 93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1年3月5日<sup>①</sup>

昨天在喀山大教堂安年斯基和佩舍霍诺夫挨打了一——不太厉害，司徒卢威和图甘被捕。抓到段上去的人超过一千。打死的，据说有13人。有一个竟是在大教堂里面给打死的。

社会上群情激忿。对于4日事件，四十三位作家写了一封极好的公开信<sup>②</sup>，现寄上一份抄件。

不要为我担心。

你的阿列·



寄自尼日戈罗德监狱  
1901年4月18日或19日④

亲爱的卡佳！

请将下列物件给我送来，

一张圆桌和一把椅子，

一双暖靴，

一些烟卷，

几刀纸，笔，笔尖和墨水。

一把梳子。

吉本文集（第2、3卷）。

斯罗萨文集（1—3卷）③。

我已给自己每天搞到牛奶，可是你得想办法从哪里给我送  
饭来。

祝健康，代吻儿子，请别担心，要保重。问候妈妈。

阿列克赛

象一头熊给锁在铁笼，

阿列克赛·马克西莫夫·彼什科夫

这个国家的囚徒

酣睡在3号塔楼。

他睡着，睁大眼睛看着：

三百零七只臭虫麇集在一起

居然一心一意地盘算  
怎样才能啃掉彼什科夫的骨头

80

95<sup>①</sup>

寄自尼日戈罗德监狱

1901年4月20日至28日之间<sup>②</sup>

我在空白的信笺上开始写了起来，谁知超出了能够允许的范围，我就涂掉了。虽然——鬼知道，什么是能写的？什么是不能写的？

有这样一桩事情：比奥克林的画册寄来以后<sup>③</sup>，务必烦你把它转到这里。我想，这是会被允许的？请打听清楚。

你瞧，我健康无恙，还想照这个样儿再呆在这里更长一些时间，你尽管放心好了。我甚至还想要在这里锻炼一下身体，——因为这里有一套我不得不，然而能够服从的制度。我利用放风散步的机会，细细察看那些刑事犯。这些人——丑恶不堪。他们在牢里无所事事，最终必定对劳动要生疏起来。对这些人实在无法同情。年轻人太多了！

再会！紧握你的手。

问马克西姆好。

阿列克赛

寄自尼日戈罗德监狱

1901年4月29日<sup>①</sup>

今天是礼拜日，这从监狱的教堂里整天都在给什么人予以表彰这件事看得出来。今天洗澡了。

监狱长通知我，你想请求他们允许马克西姆到这里来看我。你可知道，我对你这一想法并不欣赏，我也恳请你不要这样做了，总而言之——什么也不要再去求他们。

我只要知道马克西姆，还有你身体健康就足够了。

假如你能够每隔一天写一封信来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对你发誓说实话，我身体健康，基本不咳，甚至有所好转。你大概为了与我见面正在到处奔走？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快别这样做了，因为所有的迹象表明，在这个时刻进行这样的奔走是毫无用处的，而一旦按照法律准许探监了，他们就会放行，不用特别奔走了。我是多么不愿想到你为我担忧，而且你的自尊心或许竟因此受到伤害。

请你追思当年，我是如何被押赴梯弗里斯的<sup>②</sup>，——那时的境况比现在差得多了，——对不对呀？那时候你身体很好，而现在——正好相反，——我倒可以，你却不行，就是说比较危险一些了。我万分恳求你，卡佳，别焦虑，别到处奔走，别将这件事想象到悲剧的高度，而且要无时无刻牢牢记住，你的每一次的激忿——都必然会影响到孩子，影响到你的生产。请你对这一切多加注意，并尽量保持平静！

马克西姆——让妈妈③带着——还是要经常放他出去自由活动，让他整天玩好了。萨什卡④的日子如何？他的病好了没有？

81 我想在这里头干点活儿，但是尚未动手。遗憾的是我的剧本给抄走了⑤，我现在只得重新写起来了。

你不知道，这里关着一个刑事犯，一个高个儿，鬃头发的小伙子，竟是一个顶尖儿的男低音！声音柔和、嘹亮、缠绵。差不多每个夜晚他都要歌唱，唱得我不禁忽发奇想，彼得罗夫⑥听到以后一定会羞得把自己的胡子通统拔个精光。

你给我送来的饭实在太多，有不少东西是用不着送来的。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一定的特点，卡佳，比如说在牢房里吃果酱并不适宜，这就象是在瓦斯涅佐夫的图画上面添上一位玫瑰花朵般的小天使那样破坏了和谐。你得知道，果酱会影响我的整个印象，打乱我的整个思路。好了，再会！

信是就着顶棚上电灯的光线写的，灯光微弱，两眼累得不轻。我的眼镜放在哪里了？你问问妈妈，请给我捎来。

紧握你的手。

阿列克赛

我将隔天给你写一封信，尽量写得工整些。

## 97

寄自尼日戈罗德监狱

1901年5月3日⑦

我不写信只是因为我没有信封。十二万分地请求你，卡佳。

——别发慌，别烦恼，多保重，切记：你的焦虑不安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我力劝你为未来的儿子着想，——这孩子我们给他起名叫帕维尔<sup>②</sup>，——而不是为我。我的生活确实不错。我每天都能喝到牛奶，都是在小铺子里给我买的，既准时，又殷勤，——而且质量很好！可以喝两次茶，每天有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在院子里散步。我蹲的号子干燥，宽敞。监狱的负责人——从上到下——办事一丝不苟，可又绝对有分寸。多谢你送来的饭食，不过你可不要再给我送来诸如果酱之类的零食了。

请给我送来两双暖袜，一件厚绒衣，并到监狱办公室存入二十——二十五卢布的款子。

吉本文集收到了，而斯罗萨文集呢？这两部书我是同时需要的。

我再一次地——请求和劝你——卡佳，切勿忧愁！我给你发誓——我在这里并不坏。空气极坏，——我的窗户整天都敞开着。你是知道的——我同忧郁无缘，我宁愿怒吼呐喊，也不愿颓唐丧气。不过——亲爱的，你是否知道——我忧虑万分的是你有可能早产，我担心，这回的麻烦事可能引起早产，因此如果现在你写信请索菲娅·费奥多罗芙娜前来，那就最好也不过了。你付给她从雅尔塔到这里以及回程的路费，再每月给她五十——一百卢布——直到你生产，——让她赶快来吧。无论如何，我求你，哪怕是伊万诺娃<sup>③</sup>，每天都得邀请来家照看你。

关于《生活》建议出版安德烈耶夫的短篇小说一事——偏劳你写信给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叶尔莫拉耶夫<sup>④</sup>（圣彼得堡，兹纳緬街，20号），说我个人并不反对，让他们同安德烈耶夫联系好了。购买马利诺夫斯基别墅一事——放一放。不过我倒十分希望你在黑海边或者福法诺山上租一幢别墅，带马克斯和助产士到那里去，让妈妈留在城里。请转达我对妈妈的谢意，感谢她忙忙碌碌为我准备饭食。同时也代表彼得罗夫向

82

她表示感谢<sup>⑤</sup>。彼得罗夫——没有什么事儿，他正在放声唱他的歌，在音的力度上跟那位刑事犯（妙不可言的男低音）较量。

好了，亲爱的，再会！祝一切如意，一切都好！千万不要慌张，别自己吓坏了自己，切切，我身体健康，情绪正常，一如既往。

阿列克赛

## 98

寄自尼日戈罗德监狱

1901年5月初<sup>①</sup>

你知道吗——在牢房里写信——确实是一桩需要足够智慧的艺术！倒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写的，而是你无论如何想象不出，能够写些什么。假如我能够被允许与那些刑事犯谈话，那倒是件有趣的事！不过——咳！——要想取得与刑事犯接触的权利，你自己就得成为一个起码是撬门的蠢贼，可是我在这里连这一点也做不到。环境是封闭的。

不过，那些刑事犯中也有一些叫人挺感兴趣的面孔。仔细观察他们，我不禁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正确的，错误的是那个梅利申<sup>②</sup> 1。

---

1.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梅利申-雅库博维奇关于“刑事犯”的内心世界的观点有严重分歧：前者把“犯人”主要描写成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后者（经过五十年的观察）则认为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是毫无知识或者很少有知识的“败类”，是精神上退化的人（本注至第6条注是阿·马·高尔基所作。见《共产党人》杂志，1929年№1，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当然——还要进行验证，不过——怎么验证呢？

我现在来说那件大肇。它稍微宽了点，不过，也没有什么！兰宁寄来的书已经收到<sup>②</sup>，甚至已试着读了几篇！获益匪浅，不过非常枯燥。我国的法律竟如此之多，几乎要超过犯人的总和了！

《刑法典》读得腻烦，我就索性躺下睡觉，梦中又见到那些可怕的条款。这些条款——长长的，干巴巴的——活象是些老处女，——全都拖着一条小尾巴，其中有的竟然拖出了两条。它们——都有眼睛。犹如雕像，直挺挺地坐在我的眼前，咧着黑色的牙齿，对我张牙舞爪。它们放声大笑，可不是欢乐的笑声，不是的，——而是那幸灾乐祸的狂笑。

好了，要点名<sup>③</sup>了，要把信上交了。希望：你身体健康？儿子？母亲？还有所有的亲戚？

紧握你的手。

给我烤一个烘饼来。大大的！

索菲娅·费奥多罗芙娜<sup>④</sup>来了？

再会。

阿列克赛

把短外衣，或蓝衬衫，即你刚做好的那件送来。

想看一首双行体的诗吗？

兹奉上：

星星自天空透过牢狱的铁窗闪烁着阴郁的寒光……

---

2. 亚·伊·兰宁寄来的书是民法和刑法的教科书及《刑法典》等等。兰宁想要我成为“自己的律师”。

3. 点名是监狱中的常规。

4. 索菲娅·费奥多罗芙娜·维秋特涅娃是著名民意党人维秋特涅夫的妻子，助产士。

唉，在俄国星星给人们照亮也得透过牢狱的铁窗！<sup>③</sup>

点过名了。送来了你那封生气的、肝火旺盛的信件。咳！亲爱的——别激动，别气忿，别吵闹。

你请来的医生即使有一打<sup>④</sup>，我也会乖乖地、心甘情愿地让他们作全面的检查，用显微镜观察也好，望远镜观察也好，——总之，包你满意！只求你不要发火，只求你不要生气！同时也不要再去骂波克罗夫斯基<sup>⑤</sup>，尽管他是一位二流大夫，可大家都说他是第一个一流的戏迷。我的心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你得记住这一点。你需要变得随和一点<sup>⑥</sup>。学习这种温顺随和的性格，不必客气，可以拜我作老师！我，一只笼中之鸟，再没有什么东西好拿出来供人学习的了。索菲娅·费奥多罗芙娜，我亲吻她，感谢她，我还要送她一只刻上自己名字的金表。她是个好人！

## 99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2年11月23日<sup>⑦</sup>

今天是星期六，我星期一离开此地，而在1号必须到达莫斯科。那天我要在艺术剧院休息厅朗诵《在底层》<sup>⑧</sup>。这次活动是为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的学生们募款<sup>⑨</sup>。听众将达40人，

---

5.波克罗夫斯基是警医。

6.叶·帕雷要学习“随和一点”，因为她在临产前夕，激动对她是有害的。



票价是每张二十五卢布。

因此，请你考虑一下，你何时动身去莫斯科。如果你愿意，并且有可能，就在1号到达。

84

书检官恢复了部分被删去的内容，尽管这是一块很大的部分，但是我仍然不满意。我累得象一条丧家狗，我极想回家了。

给你道喜，因为——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提起——明天是你的命名日。你很快地老起来啦。

## 100

自莫斯科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3年8月10日至14日之间①

对斯基尔蒙特的判决已经下来了②——在奥洛涅茨省流放五年。苏列尔大概也要押解到③ 遥远的地方长期流放。

音乐会要举行④，我看，艺术家们⑤的文艺晚会也能够办起来。萨瓦给了一大堆布景⑥，需要一节火车皮，我要去找热利亚布日斯基帮忙，要他免费运输⑦。

费奥多尔正在购买雅罗斯拉夫省画家科罗温的一座庄园，叫我去看看，我推辞了。他将在艾兴瓦尔德因唱六场戏，住在我们家。我这里因张罗晚会和布景诸事，要耽搁几天。马上就得上得去把布景发走。大概15号我们可以到达。我现在住在格拉纳特⑧。

阿·

告诉亚宁娜——她的事情并不坏。正在给她安排，要她既

能听课，又能在医院上班。莫发愁，亚宁卡！  
你身体如何？尼丰特给你开过刀了吗①？

## 101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3年9月21日②

19号来这里，就是说已经三天了。昨天见到亚宁娜。今天，得到父亲的允许，——她改入“美国自由新教教会”，就是说去接受洗礼。她没有别的出路，在眼前对犹太人大肆迫害的时候，即使在彼得堡她也只能呆在她父亲的房子里。她嚎啕大哭。但是接受了洗礼。一个好人，——她给自己规定了目标，不达目标，决不罢休。

昨天举行了一个纪念柯罗连科的文艺晚会③。我一时糊涂，随奇里科夫、布宁和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一起去参加了。观众发现以后，开始骚动起来。我躲进了演员休息室，那里魏因贝格，米哈伊洛夫斯基，安年斯基，沙皮尔等等对我冷若冰霜。他们即刻行动，采取紧急措施，让我尽早离开晚会。他们是害怕观众破门而入，闹出什么乱子，抑或是害怕我会抢去他们的掌声——我就不清楚了。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85 我同观众们吵起来了，对他们的代表说，他们太野蛮粗鲁。我不需要听到他们的赞扬。

我真想给他们的代表几下耳光。

假如今天来不及离开这里的话，明天准定走。下雪了。实在潮湿不过。钱，我给母亲寄了1000。你可能已经收到。

在尼日尼谈的那桩事<sup>③</sup>，实在无法可想——你就这样说吧。全〔俄戏剧〕协会拒绝了。这里又没有人说得上话。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身体健壮，拼命干活，象一头猛犸。他向阿列克辛和你致以衷心的问候。

我也衷心问候你们。告诉阿列克辛，让他把你和卡秋什卡<sup>④</sup>的健康情况详细地写信给我。切切。

我将直接去尼日尼。祝一切安好。

阿列克赛

## 102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雅尔塔

1903年9月27日<sup>①</sup>

我非常高兴，住宅很好，孩子们也健壮。你务必要多关心自己。我是多么愿意看到你身体健康，心平气顺啊，虽然同我这样的怪人打交道是很难心平气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就勉力为之吧。务请多加注意你自己的身体，完全用不着管我。假如你在哪个方面有点儿差池——那就糟了，我的亲爱的。这里——第一多的是雪，第二多的是层出不穷的丑闻。

鲍里斯，一位切尔内绍夫、书籍陈列馆<sup>②</sup>的一个职员，还有四五个人都被内奸出卖了。内奸被人打死了。又有二十来人被捕。但都是些名字不熟悉的人。然而我们当中也出现了这么一些人，他们喜欢不时地让人家把他们关到监狱里头去。总的说来，一切都很好。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身体不错，其他熟悉的好人也都健康无恙。昨天在索尔〔莫沃〕一个俱乐部

的舞会上有人向维索茨基警官打了一枪。没有击中。警官惊恐万状，其他人则哈哈大笑。残酷的风尚。

人〔民之〕家<sup>③</sup>。我们不想把它交给巴斯马诺夫，而想成立一个董事会，办一个剧团——演戏。我们——就是我、奇里科夫、马利诺夫斯基夫妇<sup>④</sup>、米海利松、奈加尔特，——还想邀约沙利亚平、莫洛佐〔夫〕、阿列克谢耶夫、帕宁娜加入董事会。至于演员，我想，季霍米罗夫和安德烈耶娃是会找得到的。为了这桩事情我可能不得不到莫斯科去一趟。不是同叶连娜，就是同她的帕维尔一道去。

86 列·安德烈耶夫寄来一封长信，写得很好。应该帮他一点儿忙，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心中高兴。他——才气横溢，简直具有魔鬼的才能。但是——他应该向阿列〔克辛〕和马利〔诺夫斯基〕道歉<sup>⑤</sup>。

我还收到了一些写得挺不错的诗，它们骂我偏袒犹太人，既厉害又形象。“一副下贱的尊容”，如此等等。

报纸给你订好了。

嘿——我是在干活吗？否。没有时间。白天人来人往，还不到晚上，我就疲劳不堪了。看来，冬天我得躲到什么地方去——伊马特拉，或是阿尔扎马斯——一个没有人又可以干活的地方。

再会！吻你。

告诉医生<sup>⑥</sup>，我喜欢他，十分喜欢，但是没有时间写信给他。

你收到了从彼得堡发的信？亚宁娜现在应该在莫斯科了。母亲<sup>⑦</sup>——会写信的。多保重。

阿列克赛

## 103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雅尔塔

1903年10月2日<sup>①</sup>

这是发自尼日尼的第二封信。注意，一旦遗失——有可能要出笑话的。

雅尔塔——我决不去。这对我毫无必要，因为——第一，没有时间，第二在雅尔塔我无事好做。已经为选集<sup>②</sup>准备好了安德烈耶夫、布宁、韦列萨耶夫、古谢夫、奇里科夫、尤什克维奇的短篇小说，而我的——则还没有动笔。

这里有点事情：找一下安〔东〕·巴甫洛〔维奇〕。他答应过给一篇短篇小说的<sup>③</sup>，——你问他一下，现在行不行了？行的话，——什么时候拿出来？一印张我们付一千卢布。我还要单独给他一信，但是，你还得辛苦一趟，要一个肯定的答复，——有还是没有？

你不必急着回家来，这里没有一点新变化。人们还是老样子，忙忙碌碌，外面连着下了两天雪。雪橇来往不断。我们家里，十分干净、空旷、悄无声响。

我现在同一切的人、一切事都完全格格不入，整天肝火旺得很，所幸的是——你不在身边，否则的话，大概一切都会发泄到你的身上。这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过错，而只是因为你对我比谁都亲。

你就别叫我到雅尔塔去了。这个鬼地方给我留下的是最坏不过的回忆。

今天我得到莫斯科去一趟，回来得在两天之后。遗憾的是昨天没有走，不然就赶上《尤利乌斯·凯撒》的首演<sup>④</sup>了。咳，也许还会赶上。

我恳请你把病治好再治好。游泳，活动，吃葡萄，千万别累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对卡秋什卡的瘰疬病是怎么个说法？对其根除有何建议？——当然根除的是瘰疬病，而不是女儿，——请告我。

87      好了，再会！  
          吻你和孩子们。  
          马克西姆怎么不写信？

阿列克赛

## 104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奇雅尔塔

1903年10月8日<sup>①</sup>

记不清楚——有一个新想法不知是否给你写过了——就是组织一个股份公司，把人〔民之〕家作为普通剧院来经营<sup>②</sup>。这事正在进行之中。我到莫斯科去了一趟，筹集的钱大约有五千，而且——你想象不到！——季霍米罗夫·阿萨夫要来我们这里当导演，随他同来的还有几位艺术剧院的男女学生。

星期六季霍米罗夫就到达这里。准备由经验丰富的演员组成剧团的核心，以后，再考虑业余演员。每股——100卢布。我认购5股。你也是5股。马利诺夫斯卡娅·叶连娜——也是5股。费奥多尔也是。莫罗佐夫——20股。季霍米罗夫——5

股。安德烈·阿列克谢耶维奇·热利亚布日斯基——3股。列利科夫——2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5股。玛·费·安德烈耶娃、奇里科夫、安德烈耶夫·列昂尼德、维什尼亚科夫、切戈达耶娃、米海利松——都是认购一股。我们正在等待加涅茨卡娅、赫卢多娃、帕宁娜的到来。你瞧有多少事。

列·安德烈耶夫那里我去过了——差点儿吓了一跳。他大大地减肥了，好看起来了，老老实实地在治疗，任何时候也不喝酒。他的短篇小说——真是杰作<sup>③</sup>。是有分量的、深刻的东西。我们——即我和马利诺夫斯基夫妇——在莫斯科呆了三天。看到了《凯撒》<sup>④</sup>。我建议你返回时在莫斯科停留，去看一下。演出令人惊叹不已，卡恰洛夫把凯撒演绝了，一般角色也好。维什涅夫斯基演安东（尼）就不错。不过，总的说来——嫌长，也沉闷。我还看了两幕《底层》<sup>⑤</sup>。演得比较马虎。看来，他们对剧本不喜欢。

亚宁娜在学推拿疗法（……）。

科学院把普希金奖金授予布宁，表彰他翻译了《哈雅瓦特》<sup>⑥</sup>。15号雅库博夫要到这里。好了——新闻好象就是这一些了。

你怎么忽然冒出了我身体不好这个念头？我身体非常好，而且总的说来——情绪也不坏。从明天起我要开始干活了。但愿你身体也非常好。

《尼日戈罗德小报》，看样子，要寿终正寝。今天开了股东会——格里涅维茨基宣布了赤字——7700，而根据预算原来估计是1700。戈里诺夫已经不肯掏腰包了。而且，似乎各位股东都不肯掏腰包。

告诉马克西姆，在他到家之前我准给他买好黄雀、金翅雀和灰雀的。

你收到我写的信吗？这是第三封了。

祝一切安好！

阿列克赛

向医生<sup>⑦</sup>致意。我真想拥抱他一下，只是他太胖了。

88

105

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寄雅尔塔

1903年10月12日<sup>①</sup>

季霍米罗夫刚刚到达这里，就和帕维尔·马利诺夫斯基一起去人[民之]家<sup>②</sup>同地方上的业余演员见面了。

我们的股金有8600卢布，其中就有你的500。事情进展相当迅速，看来，预后良好。

今天《尼日戈罗德小报》上<sup>③</sup>发了一条关于我们那桩事情的简讯，《伏尔加人》报<sup>④</sup>上——有一篇同情我们的文章。

给尤利娅寄去一信了<sup>⑤</sup>。

我正在做活儿，写一部意义重大的东西<sup>⑥</sup>，——能不能写成——尚难预卜。这桩活儿要求我思想高度集中，运用优美的语言。我可能完全失败，遭到各方人士的咒骂。我十分需要绝对的安静之类的条件。我身体健康。

谢谢你告诉卡秋莎<sup>⑦</sup>的情况，我等待好久了。请你自己多加注意。愿你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只要你一回到这里，——繁忙的杂事马上就会把你搅得晕头转向，你得了解这一点。

《犹太人》<sup>⑧</sup>日内即可寄出。今天奇里科夫在梅索夫斯卡娅家<sup>⑨</sup>要当众朗诵它。



以后他还要为“极光”<sup>②</sup>作募捐朗诵。

好，再会！祝你健康，要会休息，不要忙得疲劳不堪。

阿列克赛

真是活见鬼。刚刚收到了萨瓦·莫罗佐夫的来电，要我即刻到莫斯科去。我真不想去，没有时间，但是——还得去个天把时间，换句话说去了就回来。

## 106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3年12月3日或4日<sup>①</sup>

现转去给你的一封信，但是寄到我的名下了。

后天我们结束有关选集的全部<sup>②</sup>工作，因此我可以到金茨堡那里去<sup>③</sup>。

安德烈耶夫夫妇<sup>④</sup>，还在这里。他们今天动身。斯基尔蒙特已来，在这里要住到6号<sup>⑤</sup>。

萨瓦到达以后，请即电告他同省长会谈的结果<sup>⑥</sup>。布宁的诗作<sup>⑦</sup>及斯基塔列茨的短篇小说<sup>⑧</sup>今天才收到。这一切使我极不愉快，把我在这里耽搁了好多天。

紧握手。

阿列克赛

自莫斯科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1月11日<sup>①</sup>

此刻——5时40分——我要走了<sup>②</sup>。大概要耽搁到17号前。沙利亚平16号演唱<sup>③</sup>。你想象一下看。

法尔博尔克在彼得堡被捕了，他就是把基什尼奥夫的恶棍们赶出大厅那天<sup>④</sup>的主席。

不要闷闷不乐。再会，我的朋友。

阿列克赛

信写得少，因为没有时间。这里来了一位尼日戈罗德人<sup>⑤</sup>，因此我有两天没有走出房门了。街上满是烂泥，风，雨。

自平扎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1月14日<sup>①</sup>

请到巴雷金处，催促他赶紧把为沙利亚平准备的书装订完毕。然后，在你去莫斯科观看费奥多尔的义唱演出<sup>②</sup>的时候，把这些书都随身带走，当然是托运。到莫斯科以后——书就留下来，而把托运单给费奥多尔送去，附一张条子，要他马上派他的童子到车站取货。

今天是14号，而我还没有上过一回街，一直坐在案边写作、读书，同时也接待一些来访者，所以不太感到寂寞。

我准于26号赶到莫斯科<sup>③</sup>，希望见到你已经在那里。你在斯基尔蒙特那里落脚，这样比较好一些。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也要到来，不过我们走的路线不一样。

匆此，没时间写了。再会。

阿列克赛

皮亚特尼茨基向大家问好。夹鼻眼镜买了，乐器<sup>④</sup>也买了。所有熟识的人身体都好吗<sup>⑤</sup>？

## 109

自莫斯科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1月21日<sup>①</sup>

我的朋友，有这样一桩事：

我们决定从第一本选集<sup>②</sup>的收入中截留百分之二十的利润<sup>③</sup>。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将它全数交给约尔丹尼斯基去建公寓<sup>④</sup>——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们也要出自己的选集<sup>⑤</sup>。

我们将拨给教师互济会百分之十以修建公寓，而余下的百分之十，用来在尼日尼建一所儿童保育院。

现在：你尽快向约尔丹尼斯基了解教师互济会的全称，——最好能从他那里拿到一张公文用笺，给皮亚特尼茨基送去。与<sup>98</sup>格拉齐阿诺夫和波德索索娃商谈一下有关儿童保育院的事宜，以后就是：在选集上是否直接印上如下的话了：

“百分之二十的纯利润用于资助建造尼日戈罗德省教师互济会公寓及尼日戈〔罗德〕卫生教育组——保健协会”，或者指出该资金的特殊用途，即首先用于：

“修建儿童公寓”，

其次用于：

“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市修建小学生之家”。

请把这一切尽快了解清楚并写信告诉皮亚特尼茨基。主要的事情是需要弄清楚互济会的准确的名称。

皮亚特尼茨基到昨晚 12 点才离开此地。韦列萨耶夫<sup>⑥</sup>和《真理》<sup>⑦</sup>的事，我有点儿闹不清了——明天我得把这事了结。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还没有准儿。

好，匆此再会。

你同样尽快给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写一信，我这厢有清了。

切记——你要提出在尼日尼建造儿童之家这件事——毋把我的名字牵进去。你得独立办这一切事情。

我会稳定、可靠地保证供给资金。假如我被公开拖进这一场戏里，那么象人民之家那样的麻烦事儿，又会再度发生。

写信来。

阿·

## 110

自莫斯科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1月21或22日<sup>⑧</sup>

整整一天——从早到晚——我忙个不停，竟不能给马克西

姆拍发贺电<sup>②</sup>，——不过，这也无关紧要了。只要当局不过早地来把我赶走<sup>③</sup>，我大概30号从这里出发。十分恳请你明天就把大衣、书籍及卷烟寄到——如果阿帕克没有给我寄的话——彼得堡：《知识》社。皮亚特尼茨基会把手稿寄给维格多〔尔奇克〕<sup>④</sup>。

3月16日我将在莫斯科。我要为女子医学院举行朗诵会。法尔博尔克被流放伊尔库茨克<sup>⑤</sup>五年。恰尔诺卢斯基也是五年。务请赶快把书和大衣寄出，可能30号之前我就离开这里了。勿此奉闻。

阿·

关于动身的日期，我当电告。

今后的地址——彼得堡，谢斯特罗列茨克疗养地。

## 111

81

自莫斯科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1月23日<sup>①</sup>

一千块钱——给斯捷潘诺夫，用来筹建以费奥多尔命名的学校<sup>②</sup>，——这事我已对你说过。可以通过帕·马利诺夫斯基将钱转交给斯捷〔潘诺夫〕。

为我担心——可没有必要。我的健康情况不坏，我将与一切需要与之斗争的疾病作斗争，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考虑我的“幸福”——为时尚早。我并不寻求任何幸福，这点我也说过了，关于不幸的问题——你不用花心思去考虑，也不值得。

我将很快了结在这里的全部事情，并且——大概在星期天

——即去谢斯特罗列茨克，因为一大批文化人都前往特罗伊采了③，——而季姆科夫斯基——则在巴巴耶夫修道院。我想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这就完全满足了。

好，再会。我既不去参加“白菜晚会”④，也不会去开什么会。我开始写剧本了⑤。进展甚慢。

告诉阿帕克，让人把烟卷寄来，而且请“邮递到户”。我没有时间上邮局去领。

阿列克赛

## 112

自莫斯科寄尼日尼 诺夫戈罗德

1904年1月24—26日①

对叶连娜说，感谢她的来信。画像上的题字②，似乎得罪她了？那就冤枉了。照通常的规矩，我写这个东西与她本人绝无关系。我压根儿就没有考虑到她现在是“寄人篱下”。

《二十世纪的前夜》这本书③是奥泽罗夫教授写的，他就是在莫斯科协助筹建祖巴托夫组织④的那一位。这书在写作动机上是不好的，但就对当前的时代而言，还是有意思的。这是一个被生活吓怕了的，企图在左、右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寻求过上无忧无虑小日子的人发出的呻吟和哀号。

在我看来，这种对内心和外部世界安宁的追求——是一种极不体面的追求。当你读过发表在《真理》杂志上的卢那察尔斯基那篇《作为心理学典型的唯心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文章⑤后，你就会对这本书的心理学观点有更深刻的了解了。《真理》明天我就寄出。

请给我准备好这些书<sup>⑥</sup>：塔西佗、韦弗尔、蒙森及卡里耶尔的第一卷等，以后再请你把这些书包在春大衣里邮寄到谢斯特罗列茨克。

这里气温较高，天空雪花飞舞，落地即融化。我正在写作<sup>⑦</sup>，稿子积了一大堆，可又觉得寂寞。不过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我大概能控制住自己。

如果你愿意，就把书寄给波季<sup>⑧</sup>，尽管要书的是毋庸置疑的一无赖。

烟卷会有吗？

苏列尔总是象以往那样可爱。

再会。

92

阿·

阿列克赛朝气蓬勃、精神饱满，身体健康——总之，绝对正常，这就是我急于要告诉你的。以上是在他的房间里写的。

他拟星期二去谢斯特罗列茨克\*。

我也正好就此签名。

阿·彼什科夫

## 113

自莫斯科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1月24—26日<sup>⑨</sup>

告诉扎哈尔<sup>⑩</sup>，要他放心——一切如常，有结果会及时通

\* 小号铅字所排字句是列·安·苏列尔日茨基写的。

知他。今天萨〔瓦〕正在为他③能够获准在莫斯科居住而到处奔走〔……〕

我明天离开这里④，在皮亚特尼茨基那里呆两天左右，然后去谢斯特罗列茨克。

季娜伊达·莫罗佐娃要拿出五千块钱资助儿童保育院⑤，你可以认为这笔钱是稳稳到手的了。以后她还打算在熟人那里再筹集一些。

你尽快地行动起来。你的五千加上季娜伊达的五千——就是一万，另外《选集》⑥还可以拿出三千左右，而且季娜伊达大概还能筹集一些。现时我很难筹集到一笔比较可观的数目——因为一切尚未开始，甚至分会⑦会议的决定也不明朗，——也就是说我尚不清楚——分会是否愿意资助修建保育院。

保卫儿童协会⑧是个什么组织？你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保育院是这个协〔会〕筹建的吗？那么——分会还要它干什么？选集上还干吗要印上这个分会的名称呢？

你给《知识》社写一封详细的信去，因为我不知道信址——是写市还是写谢斯特罗列茨克疗养地？

假如大衣及书籍你还未寄——不，你已寄来，我忘了。

今天我去了索科洛娃处⑨，是因为她跑到我这里来了一趟，邀请我去作客。她什么正经事也没有说，光问我上演什么剧目。

她谈到了马克西姆。

好，再会！

阿·

烟卷呢？

只要从萨瓦那里了解到有关扎哈尔的重要消息——我即电告。或者明天写信。



《俄罗斯导报》一月号上有篇斯捷奇金《马·高尔基》的文章<sup>93</sup>章<sup>①</sup>。读一下。这种尖刁的告密勾当，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选集》的命运。

请告“俄罗斯”<sup>②</sup>，我一到就去结帐。我不清楚是谁收这笔钱的<sup>③</sup>，钱又在什么地方以及其它等等的事情。

## 114

自莫斯科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1月28日<sup>④</sup>

我给你写信说过，大衣和书需要寄往《知识》——地址是什么你问了没有？

我的那本《犹太人》<sup>⑤</sup>在瓦·阿·杰斯尼茨基那里，去取回。

请在大柜的抽屉里取出《对隐士的诱惑》<sup>⑥</sup>一书，用保价邮包寄给《顿河语言》出版社。

务请尽早把书寄出！我明天就动身了<sup>⑦</sup>。

这里的爱国主义之花只在报章上盛开，街头和社会上则只有一片嘲笑声。战争——并不受人欢迎<sup>⑧</sup>。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地方自治代表会议上<sup>⑨</sup>提议向国王发一个效忠电，为此他被众人异口同声地“嘘”了一顿。在特维尔事件以后<sup>⑩</sup>竟然还提出这种效忠御座的建议——实在太不知分寸了。

我积极地建议你注意各种报纸，特别是在二月中旬以后。虽然它们谎话连篇，但是毕竟不能把真相完全掩盖起来。

交易所里是一片混乱。人们都发疯了。老百姓成百上千地涌向储蓄所，取出自己的存款。

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  
握手！

阿·

## 115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1月30日<sup>①</sup>

米哈伊洛夫斯基安葬了——冷静而顺利。也许在我们——我，皮亚特尼茨基——离开沃尔科沃以后<sup>②</sup>，年轻人闹起来了。发表的讲话并不多——而且平淡无奇，悼诗有两首，也一样。在去墓地的路上大家几乎一直唱着“起来，起来！”但是警察没有干涉，此歌一停，于是就唱那《永恒的怀念》。

在芬兰——情况并不妙<sup>③</sup>，把部队也开到那里去了，听人说，那里发生了一场厮杀。现在日本人劈头盖脸打将过来了，他们击沉了一艘有五百名士兵的“瓦里亚洛号”巡洋舰，炸掉了“高丽人号”<sup>④</sup>，俘获了一艘装有二千个大兵的运兵船。我看到了许多电报，都是不准公开发表的，——我们的情况大不妙！

明天我去谢斯特罗列茨克<sup>⑤</sup>。

请把伏尔泰的小雕像寄来，否则书桌上显得没有一点儿生<sup>94</sup>气。你寄的时候——请仔细包装，防止给打烂了。我在莫斯科没有收到烟卷——我是请你寄到这里的。

莫罗佐娃的钱拿到后<sup>⑥</sup>——即存入银行，让它生点利息——在这种事上每一个子儿都不能小看。

匆此再会。祝好。

阿列克赛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1月31日<sup>①</sup>

关于列位股东<sup>②</sup>的情况——是这样的：

布宁和奈焦诺夫在国外，给他们往国外写信——我不会干。〔……〕

既然需要莫罗佐夫出席讨论人民之家的事情——你告诉他，请他一定到会。

应当考虑明年的计划，一定得考虑。关于扩大上演剧目一事，你在委员会上要坚持<sup>③</sup>。你们要影响卡先科<sup>④</sup>。

列〔昂季〕·列〔昂季耶维奇〕，我在莫斯科见到了。他也是应当在30号赶到那里。他去不去尼〔日尼〕——我不知道<sup>⑤</sup>。不过，只要他去尼日尼，——准会去看你。

扩大演员剧团——很有必要——这很好。在选集出版之前去朗诵《人》<sup>⑥</sup>——我劝你大可不必。你将在选集问世之前<sup>⑦</sup>收到它。

这里正在振奋爱国主义的精神：为什么要这样搞——弄不清楚。是因为挨人家打了的缘故吗？

小孩子们一群一群地在大街上游行，还叫喊着——万岁！后来队伍里添进了成年人——大部分都是形迹可疑的人——也在里头哇哇乱叫。突然——又出现了演奏军乐的乐队。这是从哪里来的？乐队怎么能在全市畅行无阻？这一切都叫人摸不着头脑，神秘得很。

昨天很多人还在那里大叫，说骑警上街了，并且在涅瓦大街上驱散群众。确实是他们把群众赶跑了。看来——就连爱国之情的表达也得讲个分寸。

你要记住这点并教育好孩子。

祝健康。布礼。

告诉骂人的人<sup>⑧</sup>——他和她——他们的行为很不高明。他们终有一天会感到羞愧的。

握手。

阿·

## 117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2月3日<sup>⑨</sup>

我已到了谢斯特罗列茨克<sup>⑩</sup>。

写什么呢？——确切一些说——从哪里写起呢？这里很好。

看到沉寂下来的，大雪覆盖着的大海——一望无垠、平坦坦的荒原，远方笼罩着雾霭，感到新奇。

昨天我离开海岸走了六俄里，躺在雪地上。海岸同样隐没<sup>95</sup>在雾霭之中——四周没有声息、没有生命的活动，使人感到你处在无边无际的空间——这对人来说是最好的休息。

我住了两大间房子，每月得付一百卢布，同时早茶、早餐、午饭及晚茶每天也得花二卢布。伙食不错。此地几乎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位缺腿的太太，被人用车子把她推来推去，还有两

家人，各家都有年龄大小不等的很多孩子。

我还没有被认出来，暂时谁也不会来打扰，因而我感到似乎生活在无人居住的荒岛，或者关在单人的牢房里。

活儿——我做了不少，正忙着赶完一个剧本<sup>③</sup>，它已使我厌烦透了，看来也不会写好。不过——随它去吧——只要我能摆脱这个剧本就好。我马上就得动手写一个中篇<sup>④</sup>。

我在莫斯科没有收到烟卷，要他们转寄到这里。就连书也没有收到，尽管今天已经是3号了。这真叫人恼火。我正急需卡里耶尔的书<sup>⑤</sup>。

从彼得堡每隔二个小时开来一班火车，这样我就有报好看了，而且能够一旦需要什么，就可以告诉皮亚特尼茨基，他在当天就能满足我的要求。

这里也有它的邮电所，来信应写谢斯特罗〔列茨克〕，疗养地。

我身体健康。别为我耽心。握手。

匆此布礼。

阿·

## 113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2月4日<sup>①</sup>

请回信告诉我：

《尼禄之死》<sup>②</sup> 那幅画你收到了吗？附在一起的又是一幅什么画像<sup>③</sup>？关于这幅画像你有什么看法？

今天在这里，即谢斯特罗列茨克，收到了你的两封——不，三封——来信。要知道，今天我也是给你寄第二封信了。

请将信转交梅拉尼娅·帕夫洛夫娜。她的方案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sup>④</sup>。太天真了。诚恳地请求你——在这件事情，即儿童保育院这件事情上，你要挺身而出，一切都要以你的名义去活动，别把我带出来。我要为这桩事情给你汇去款子，请存入银行，你同戈里诺夫合计一下，这事怎样办才更为合适，也就是说怎么样做才能够多得利息。你千万别用此款购买什么国[库]券或者什么股票之类的东西。为此目的——我还想了解一下保育院的设计方案，确切一些说——就是它的估计的造价。

96 《诸如此类》不必寄我<sup>⑤</sup>，随它去吧。你可以深信不疑地说“俄国枪炮的新成就”——将会引起对反对党各派的猛烈攻击，他们各派没有任何差别。“俄国有一万——一万五千名造反的人，他们骚乱俄国社会的治安。假如把他们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去——国家就会太平，这一点本人可以担保”。你瞧，这些掌管国内政治的大臣们说得多么轻巧<sup>⑥</sup>。其实他们正在打算修建类似“集中营”的设施，你知道的，同英国佬给布尔人创建的那种东西一模一样<sup>⑦</sup>。

我的处境在恶化，很有可能我会到北方的什么地方去<sup>⑧</sup>。但是——你别担心，这还是八字没见一撇儿的事。不过，你得清楚，现在时局——极端危险，对外的战争必将激起国内的战争。

巴雷金问我要二百卢布。我无法满足。

针对着我正在发动三方面的进攻<sup>⑨</sup>：《新路》——即菲洛索福夫和吉皮乌斯发誓要消灭高尔基，《新时报》的当务之急是，论证我的存在，犹如 $2 \times 2 = 4$ 那样确凿，对社会是一种祸害，《俄罗斯导报》对此最终也将表示它特别的关心。你翻一下这杂志的第一本，在那里面告密简直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sup>⑩</sup>。

好了，就此搁笔，再会！

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我将离开这里去华沙四天左右，让你知道这个情况，假如我没有回信，你别着急。

阿·

参加在冬宫前面示威游行的大学生<sup>①</sup>，都是“俄罗斯协会”和受到奥尔登堡斯基亲王庇护而建立起来的《朝霞》[协]会的成员。该[协]会以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为它的宗旨。

哈尔科夫的大学生是追随“俄罗斯协会”的一批人。这是确实的消息。在这里各种示威游行是有利可图的行业，有关人士愿意掏腰包赔补它。

## 119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2月6日<sup>①</sup>

第5封，6日

《在底层》的手稿放在桌子上。

请你查一下，第一幕有几页，第二幕又是几页，凡幕都查一下——然后告诉我。要快。

奇怪的是你还一直把信寄到《知识》：难道我从谢斯特罗列茨克发出的信没有到达你手中？我1号到达这里，今天是6号了。从这里已发出四封信了。把信查一下。

是的，采哈伊洛夫斯基死得不是时候，而且谁都不能替代

他，尽管近来他的声音减弱了。但是——事变会激起热情 而且他还能够作精采讲演。

他死了——是那样伟大，真正作为一个人而死了。直至深夜两点，他还在同大伙争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赢得了胜利，他回到家里，大概相当满意地上床睡觉了——而再也没有苏醒过来。这很好。好极了。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以后都能象这样死去，而我自己——还要更好一些。

我正在享受单身汉的生活并且加倍地工作。身体十分健康，咳嗽已经完全停止。左腿不知怎么搞的有点儿酸疼，不过这并不碍什么事。我正在接受推拿治疗。我是坐在一节千疮百孔的车厢里去平扎<sup>②</sup>的，腿大概受凉了。

你的身体如何？来信要谈谈你的身体情况才好。

是的，一般说来，写信应该是心中想什么就写什么，倘若有时候信件落入长官的手中——这又有什么呢？对那些长官说来，有时候也可以让他们满足一下，近些日子以来，他们感到满意的事实在太少了。

你得给自己订一份首都的报纸。《新时报》上专门谈论英国人的文章<sup>③</sup>十分有趣。从这一方面看，显然，战争也在威胁着国事。

高加索——热闹得很。芬兰——也一样。一家英国报纸刊登了一则电讯，说“莫斯科的市民袭击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和很多教堂已成瓦砾。”

妙哉！握手。

阿·

刚刚得知：尼·费·安年斯基被捕，弗·柯罗连科被暗探局传讯。借口是战争。还要捕人。



## 120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2月7日<sup>①</sup>

请勿将包裹寄到我的名下，否则我得亲自进城领取。你径寄《知识》社就行了。

请即告：你是否给《顿河语言》寄去了<sup>②</sup>《对隐士的诱惑》？  
如果收到稿件即寄《知识》。

学院的那些半身像<sup>③</sup>收到否？

我的小雕像，金茨堡寄到了没有？昨天我已告诉过你，尼·费·安年斯基被捕，柯罗连科也被传讯到局。这就是《俄国财富》！显然，当局想施行“广泛的改革”。

匆此，祝一切平安。

阿·

昨天康斯坦丁来过。普罗托波波夫<sup>④</sup>将同人出版物<sup>⑤</sup>——98  
用同人社的钱印刷的——卖给了萨巴什尼科夫兄弟公司<sup>⑥</sup>。要进行仲裁审判<sup>⑦</sup>。

可能，由于对我的诽谤——他们到处竭力散布——也将对他们追究法律责任。

## 121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2月9日<sup>①</sup>

第7封，9日

起初我收到你寄往谢斯特罗列茨克疗养地的信，而今天收到寄往《知识》的一封信。在信中你还说不知道地址。我再重复一遍：彼得堡省，谢斯特罗列茨克疗养地。

寄上阿列克辛的来信。我认为那笔捐<sup>②</sup>款写上你的名字为好。我绝对不能再出头露面，因此——我再次请求你！——你再也不要把我的名字与儿童保育院<sup>③</sup>联系在一起，假如你想把这件事办成功的话。

尽快告诉我《在底层》每幕的页数。华沙我不去了<sup>④</sup>。

斯基尔蒙特和列昂季向你问好。关于他害病<sup>⑤</sup>的消息纯属无稽之谈。

匆此再会，我的朋友。

阿·彼什科夫

## 122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2月14日<sup>①</sup>

刚刚回到谢斯特罗列茨克，发现这里有一大堆你和别人的

——你转来的——信件。

求你做件好事——别把那些向我化缘的信转来，除非是泽林斯基和萨拉托夫的太太<sup>②</sup>那样的人出面。如果你有精神，就请你以我的名义给他们写信回绝。“我受丈夫的委托，谨告：他无法满足您的请求”。钱确实没有，今天我致电萨瓦，要他掏出一万块钱来，否则我们那本集子<sup>③</sup>就要僵着了。在普罗托波波夫那里购买穆捷尔的小开本书<sup>④</sup>，大概得付五千块上下。现在总算把他暂时应付过去。

告诉你一个可恶的消息：《人》的手抄本<sup>⑤</sup>正在彼得堡竞相传阅，这对集子十分不利，而且——这已经无法挽回。来源只可能是尼日尼，而在尼日尼只可能是叶连娜。

劳驾你以我的名义告诉她，这是猪狗行为。根据你的来信判断，她和她的丈夫<sup>⑥</sup>正在开始从另一方面来露一手了？假如果真如此，我为你十分惋惜了。你同她最亲密了。我奉劝你：你要避免对人失望吗？你就尽可能地树立更多的敌人，同时又尽可能地不要结交一个朋友。总之——在你对一个人没有进行实际考察之前，就不要接近他。

关于修建儿童保育院一事<sup>⑦</sup>，我要说一句：在手中没有抓到全部的必需款子之前，你们不要动工。季娜伊达·莫罗佐娃昨天来信说：她所募集的款子只能到开春以后方能给你汇去。从我们那本集子可以拿出一千卢布，不能再多了。以后我们还想再出一本，那本可以多给一些，不过，这——还没有准儿。

今天见到奇里科夫了，可是你的来信我是在与他见面之后才看到的。星期三还要见到他。他将和皮亚特尼茨基同来我处。我跟他谈一下。他写了一部好作品<sup>⑧</sup>，很可能会在艺术剧院上演。

还有一事：要是你还没有把画献给人民之家——那就不要献了，把这些画布置在儿童保育院，将会更加适宜。对人民之

家我已讨厌至极，让它见鬼去吧。这是个不成功的产儿。

金茨堡那里的小雕像<sup>⑧</sup>尚未寄来，原因是我无法向他付款。小雕像已供展览，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如同他的那座托尔斯泰大雕像一样，托尔斯泰的大雕像——怎么也想不到！——现在还遭人骂。

“五天没有见到你的来信了！”你这样写道，还添了一句：“嘿，阿列克赛！”这——就不必了。我要是能够给你写信的话——我早就写过了。可是前几天——做不到。这个情况会明白。

我要干活儿了。我的剧本<sup>⑨</sup>会很空洞，但是，可能是美的。

匆此——紧握你的手，我的朋友。

再会。

阿·

## 123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2月中旬<sup>⑩</sup>

关于米哈伊洛夫的纪念活动——请别忧虑，对这种活动，人们处处都表现了枯燥、冷寞的态度。原因就是那个——战争，它吸引了社〔会〕的注意力，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不应当象米哈〔伊洛夫斯基〕那样感到忧郁、悲怆。

告诉约尔丹斯基<sup>⑪</sup>，要叫文化人先生们赶快实现他们的诺言，我个人实在无能为力，让他自己再给他们去信提醒一下

吧。我的那几篇短篇小说，就是现在也可以拿出去，——共计五篇<sup>③</sup>，篇幅不长——不过要在春天出集子，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你告诉他。书籍的销路现在非常不好，甚至我们的那些书也不例外。还有——假如他固执己见，仍然坚持在春季出集子，——则《知识》就不干了。我们已经出了两本集子，可是——谁能知道，这两本的命运如何呢？——第三本是决不会让我们出的，并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这同杂志是一个样的。你劝他把这桩事放到秋天再说。

别洛孔斯基的原稿可以退回<sup>④</sup>，要他答应寄另一部稿子来。 100

关于尼日尼剧院——我不能说什么——此刻我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不管怎样，我看，这事已经泡汤了——“当大伙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时候”<sup>⑤</sup>。〔……〕

听好——请给我订一份《尼日戈罗德小报》。

我的剧本<sup>⑥</sup>写得并不顺当。做活儿没有劲头，因为心情沉重，焦虑不安。匆此再会，我的朋友。

阿·

## 124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2月中旬<sup>①</sup>

对约尔丹斯基就这样说：

用他至今汇集的材料来出版选集<sup>②</sup>，——简直毫无意思！须知吉泽韦〔捷尔〕、日班科夫、布纳科夫等人的文章——不能保证打响——这一点怎么不明白！叶列翁〔斯基〕、谢普金娜、

马赛短篇小说——也是清水汤，没有味道。此外，我们的两本集子将要出版——印数是13万册。战争爆发了，——没有多少人爱看书了。要让他把这一切都考虑到，——请提醒上几封信中指出的重要一点：《知识》不可能在春季印刷第三本选集，在其它地方印刷，价钱就要贵得多。

说到底，我请求将此事搁到秋天。而目前——让他们向奇里科夫、斯基塔列茨、布宁、契诃夫等人拉些短篇小说的稿子。我明天就给安德烈耶夫去信，回信他将寄到你那里。〔……〕

奇里科夫和皮亚特尼茨基今天走了。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会告诉你，我一切都很好。我将在这里一直住到五月，五月——去彼尔姆和托木斯克，六月和皮亚特尼茨基一起去斯瓦涅季亚<sup>②</sup>。

这就是我的夏季时间表。

好啦，我的朋友，可别忧愁，——需要成长，人人都需要成长，要高高地屹立着，偏偏要同死亡、痛苦和不幸作对。

再会。握手。

阿列〔克赛〕

## 125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2月23日<sup>①</sup>

你还在抱怨，我没有写信——写什么呢？写情感吗？我已经没有情感，有的只是思想，而且是越来越坏的思想。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它。写事情吗？这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

又很少去彼得堡，即使去了，也不过几个小时。

那里正在对格尔舒尼一伙人进行审判<sup>②</sup>，不过这一切叶夫根[尼]会告诉你。

我绝对没有说过你可以把《人》给别人<sup>③</sup>，而且压根儿没有这样想过。但是已经调查清楚，《人》的第一份手抄本出自于民[用]工程师研究所的大院，不言而喻，我只能认为瓦西卡·马利[诺夫斯]基<sup>④</sup>是个可疑人物。

你对剧院<sup>⑤</sup>的态度，在我看来，完全正确。不过——那几张画，稍等一段时间再送去。真舍不得。《上战场》这幅临摹画很好<sup>⑥</sup>。你很快就能收到。

季娜伊达·莫罗佐娃给我寄来了一幅丝绣冬日风景画<sup>⑦</sup>  
.....

在莫斯科，一些高等女校的学生，男大学生，还有一些各色各样的人物，走上街头，大喊“日本万岁！”以及一些“俗谚口碑”<sup>⑧</sup>。为此他们被赶进驯马场，在那里被用拳头、鞭子稍微教训了一顿。

就是在彼得堡也不那么平稳，也在那里宣扬日本，高呼俗谚口碑。

好了，就这些。

以上所写，完全是为了你[不]致因为我没有写信而伤起心来，要不然，说真的，实在没有什么可写。

如此再会。

阿·

## 126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2月25或26日<sup>①</sup>

〔……〕

烦请你自书桌里取出那本写诗的本子，把写有  
我怀着默默的羞愧之情  
一页又一页地翻阅您的相册<sup>②</sup>……

诗句的那几页撕下来，并与所有的修改稿一起给我用挂号寄来。

请你从速寄出——我那个剧本正需要这些诗<sup>③</sup>。剧本已经完成，不过——我又开始全部从头写起，从第一句开始，直到最后一句。现在里面已有不少诗歌了。

有很多庞大的计划：还想写《人》这一类的东西，——《女人》、《真理》、《谎言》。

与写作剧本同时进行的还有一篇《强者》<sup>④</sup>的短篇小说——等等……

春天来到了——当心孩子们的冷暖。

我们定会找到新的股东<sup>⑤</sup>，别担心。

告诉阿帕克，让他给我寄一千——二千支烟卷来。直接寄到这里，此地有邮电所。

我再提醒你——诗歌不用抄录，只要把原稿寄来就行。

格尔舒尼、梅利尼科夫、格里戈里耶夫被判处<sup>⑥</sup>死刑，魏斯<sup>⑦</sup>是四年苦役，列米扬尼科娃是四个月监禁。



安年斯基流放列韦利五年，恰尔诺卢斯基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五年。打仗了嘛！

我身体健康。有点儿神经质，不过算不了什么。跳下车厢时拉伤了左腿的筋腱，腿在酸疼，好象刮风时屋顶上的风向标在抖动，不过，这也是区区小事。

主要的问题是工作太多，而且思想——尽管里头有各种污秽的邪念——却仍在熠熠放光。

好了，再会！我紧握你的手，并且衷心地请你要坚强，别放心不下我。

[……]再一次地握你的手。

即把诗寄来。还有烟卷。

阿·

## 127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2月27日①

此刻我在彼得堡。正在这里过夜。[……]

寄去一张有趣的纸②。

加林——已被编入库罗帕特金军部，要去修筑战时铁路。

再会，朋友！

阿·

## 128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3月3日<sup>①</sup>

读过你寄到谢斯特罗列茨克的部分信件之后——心里感到阵阵难受。对于维尼阿明<sup>②</sup>，我是无限怜悯，特别是现在，据说要把所有的灰党分子<sup>③</sup>交付军事法庭和同业法庭进行审判的时候。

有位名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弗罗洛夫的一个人到我这里来过，他认识维尼阿明——这是一个来自伯朝拉河的高个子青年。给人的印象——特别恶劣，希望你对他留心些。此外，安娜·丹尼洛芙娜·弗廖泽，就是那位亚历山德拉·帕夫洛芙娜·艾希戈莉姆大概很快就要到尼日尼。她自称别斯图热夫女子学院的学生。火红色的头发，上嘴唇有颧疣子，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十分活泼，从不正眼看人。她一到——立刻把她赶走。她可能会冒充我的名义行动，——你警告她，早点滚蛋为妙。

关于审讯的详细情况，我不知道。赦免格里戈里耶夫<sup>④</sup>——这是事实，还有消息说，其他人的死刑也可能改成用服苦役替代了。这里的青年很不稳，——学校都关闭了。

见到了雅库博夫。〔……〕见到了萨瓦，——他把剧院的事情说得很糟，看来，我们的人一般还不善于协调一致、相互尊重。这个剧院非垮台不可<sup>⑤</sup>，这是我的预感。〔……〕

信内的一张便条，转交叶连娜。告诉瓦西里·阿列克谢耶

维奇，说有位扎洛莫夫请我<sup>⑥</sup>转告他，他——扎洛莫夫——已经平安地到达国外。

剧本我要全部改写<sup>⑦</sup>。赶得很紧，因为到复活节就得交给剧院，这样艺术家们来到以后<sup>⑧</sup>，我就可以在此地朗诵了。给你寄去一份，我自己未必能回尼〔日尼〕了——我看这也没有必要，而且你也会感到这是一趟艰苦的旅行。

我竟在彼得堡已经呆上五天了，明天可回谢斯特罗列茨克去。事情有一大堆。我们很快就要出版《浮士德》<sup>⑨</sup>，加林的两本书——《高丽童话》和《满洲游记》，考茨基文集，还有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奈焦诺夫的书。选集<sup>⑩</sup>——已送审。希望——很小，因为在战争情况下。审查制度特别严格。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亲切地问候你，我紧握你的手。一到谢斯特罗列茨克，即给你写信。握手。

阿列克赛

## 129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3月9日<sup>⑪</sup>

刚刚收到你的又一封来信，我的朋友。

不用说，我们——你、我和妈妈要赔上亏损<sup>⑫</sup>。我们是几股？12股！就是说得赔上360卢布——问题不大。

可是来年的事情得先弄明白，确定下来：只有在通俗剧允许演出的情况下，我才能参加它的工作。我觉得，全体股东应该向协〔会〕委员会<sup>⑬</sup>一致声明只有在以上——即允许演出普

剧目的条件下，他们才能继续参加工作。

在我看来，你应该认购的股数不得少于现在的数目，即5股。这样当然更会增加威望。

我没有收到《真理》，但是你可给他们去信，要他们给我寄来，我是他们的撰稿人。显然，他们把尼日尼的地址忘了，还在把东西不断地寄到公爵大院。虽然——你没有收到第二本书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象谣传所说的那样被没收的缘故。已经实行了非常严厉的制度。

关于作家们的事——不必担忧<sup>④</sup>。只是得请你详告，他们是些什么人？书要保护好。我在这里收集起来的一些书，很快就给你寄去，其中一些是很有意思的。

好，再会，我的朋友。你要使自己成熟起来，要坚强。握手。

阿列·

104 莫罗佐娃，就是季娜伊达·格里戈里耶芙娜。她象一只秋天的大苍蝇，令我厌恶透顶。

告诉戈里诺夫<sup>⑤</sup>，款子我将及时寄出。你收到后再转给他。

我刚刚才从彼得堡来到这里。选集今天才拿到审查机关，你将收到的一本是未经审查的。你在它出售之前，不要送给任何人。

这里说的是第一本集子，第二本集子有契诃夫和尤什克维奇<sup>⑥</sup>的作品——尚未送审查机关。

劳驾，——请将我的眼镜寄来，我的眼睛感到有些累了。

你说，你身体不适？是怎么回事？赶快租幢别墅，离开尼日尼去克里米亚。

你要给莫罗佐娃写信——就对她说，凭着我的介绍可以让

她参加我们所搞的活动<sup>⑦</sup>，你希望她今后要一直帮助实现这一事业。

为什么她信上说给4千，而过去对我说是给5千？我不知道原因。不过，可能是因为没有答复她的那些愚蠢来信的缘故。

再会！多保重。

阿·

你说我给卡秋什卡寄什么好呢？给马克西姆我买了一本《鸟》<sup>⑧</sup>——杰夫里耶诺夫版，与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所赠的《动物》<sup>⑨</sup>配套了。

## 130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3月10日<sup>⑩</sup>

日内你将收到三千卢布——请你费点事，把这笔钱转交给戈里诺夫<sup>⑪</sup>。汇款通知单也转交给他。如果他有什么原因，不愿自己前去取款的话，——你就得到信贷社走一趟，把钱取出来清帐。但是要向人请教一下，这种事情应该如何办，因为这类事中的每一道琐细手续都很起作用。

另外，请告诉我，我们欠马利诺夫斯基夫妇多少钱？确切一点。也该还给他们钱了。复活节，集子一出（集子昨天已送审查机关<sup>⑫</sup>），我就可以还掉这笔债。

还有一事，在你的书柜里看一下，那里一本格斯-瓦尔捷

格的书是一本什么书——是《中国》还是《日本》？如果是《中国》——我将寄一本《日本》给你——一部很美的作品。同时，你可以发现，这个日本也是一个很美的国家。我真想上那里去安家！

匆此，祝一切都好！愿你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阿·

105

131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3月14日<sup>①</sup>

我的朋友，你用叶夫谢伊卡<sup>②</sup>的话提醒我注意的那件事，使我不很高兴。对我说来，这是多余的，说真的，这方面我并不过多地注意<sup>③</sup>。还是少费些精神为好，特别是现在。

多谢你告诉了孩子们的情况。我一直在想，到夏天该给马克西姆找一位列斯加夫特的教师小姐<sup>④</sup>或者类似的一个人来照管了——他已经到了开始学习的时候了。

假如我要回来的话，那也不会早于四月的下半月，而且——停留的日子也不会很久。把剧本从头至尾改写一遍的麻烦事实在太多<sup>⑤</sup>。随后我要写《女人》<sup>⑥</sup>——一部与《人》类似的东西，——这对你们女同胞说来是会很愉快的。

请告诉我，你对那些寄给我的信如何处理，如果这些信件还在涌来的话？还有——你的健康情况怎么样？有时候谈谈身体情况并无妨碍。莫罗佐娃的情况怎样<sup>⑦</sup>？——你给她写信了吗？还给戈里诺夫的三千卢布收到没有<sup>⑧</sup>？

奥洛涅茨省长对斯基尔蒙特<sup>④</sup>提出了完全非法的要求，要他停止书籍出版的活动。他要向最高法院提出控诉<sup>⑤</sup>。

这里天气极好，出乎我意料的是彼得堡能有如此明媚、如此充满阳光、令人愉快的晴天。我跑遍了整个郊外——这里的景致也好——到处是松林、沙滩、沙丘和——一块块巨大的花岗石。肃穆、严峻——又十分美。

游逛时我随身带了一支勃朗宁手枪——这是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赠送给我的。这东西象中号的平射炮。

匆此，我的朋友，再会。祝健康。保重自己和孩子。生活要当心，别计较小事，愿一切都好！请问候妈妈，亲吻孩子。

阿列克赛

## 132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3月15日<sup>⑥</sup>

假如要每天给你写信——当心！——我要向你讨稿费！

给莉帕弄些钱——我无能为力。你无法想象，现在钱是多么金贵，而且需要的数目又如此之大。是的。我办不到。让别的哪一位去承担吧。至于米沙——到星期三再谈。

那篇日本故事<sup>⑦</sup>——编得一塌糊涂！这就不好了——谁还会去买这种书呀？文理不通，甚至把“照顾家里的人”写成“照顾家里地人”。这是不行的。

这是你在《小报》上声明，要出租十间一套的房子？该把它租出去了。

今天——15号——本期的《俄罗斯报》上刊有一篇日本人谈俄国文学的访问记<sup>③</sup>。原来，我的《小市民》一剧正好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什么，塔林娜演得真象阿沙写的<sup>④</sup>那么好吗？

匆此，我没有时间了，再会，我的朋友。

阿·

节日前给卡季卡寄点什么礼物呢？我还没有想出来。  
请寄眼镜！眼镜！

## 133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3月16日至21日<sup>①</sup>之间

根据《小报》的广告，我就已经感觉到，《日本》<sup>②</sup>——就是穆科谢耶夫一手包办的事。办得有头脑，也漂亮，当然，我这不是指内容，而是指出版这件事本身。

从《真理》的第二集中删掉了七篇文章——这就是它到三月份才能够出版的原因。

《中华帝国》<sup>③</sup>——一本老书，现在它的价值已经不大。事实是动人的，而结论令人怀疑。日·西蒙本身是一个“中”字号人物，不过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少。

我们对于日本佬没有一点好印象，——这些爱国主义的出版商——笨拙的骗子手——正在把对日本明显怀有恶意的东西抛向市场，可是客观的东西——连一张纸都没有。



久莫拉尔的那本书④有点内容，不过写得枯燥乏味，而且——滑到了愚蠢的方面。这些欧洲人太自命不凡了……

今天和昨天我这里客人不断——大部分是军人。关于战争的问题——他们较之我们老百姓看得更明智些，更严重些，尽管他们属于自由派。是一批好人，严肃的人。

有两个坦波夫省的乡下人来到这里，要我“教会他们为农民写文章，而且文章里只能写真理”。你瞧，要求多么高的人啊！我自己读到写真理的文章，深感是一种其乐无穷享受。

开春了，按照原来计划，我要到平扎、坦波夫、萨马拉、阿斯特拉罕、巴库、敖德萨去——几乎要周游世界了。还要到尼日尼去。

感谢你来电祝贺⑤！

不过——你怎么向两个地方发了电报？

要爱惜钱——俄国没有钱了，很快全国只会剩下十五六个戈比，所有的钱都得弄到满洲去。

107

匆此再会！

索科洛娃——不要满足她的要求。三百卢布我是不能给她的。

涅米罗维奇来过了⑥，我给他朗诵了剧本的片段，他赞不绝口，但是我对他不相信。朗诵又长又枯燥。

紧紧地握手。

阿·

这些欧洲人尽是骗子。他们活活地剥下黄种人的皮，只是因为他的皮肤是黄色的。剥皮的时候，在黄种人缄默不语的当儿，他们还对他大加赞扬，瞧，多么文明！当黄种人开始还手的时候——他们就大骂开了：畜牲，亚洲人。流氓！

报界的态度可恶至极，很明显，谩骂已经成了他们的癖

好。

阿姆非捷阿特罗夫已经写得很好了。外乌拉尔之行<sup>①</sup>，对他的才智与身心，必定是极为有益的。

星期三我要离开此地<sup>②</sup>二、三天——不给你写信了——你别着急。

## 134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3月21日<sup>③</sup>

包裹尚未收到，但是请你感谢马克西姆——对他说，我将永远保存他的第一件劳作<sup>④</sup>。

我的包裹你收到了吗？喜欢不？我——对自己——并不满意。对托尔斯泰则非常满意<sup>⑤</sup>。给卡佳的玩具——还没有买，你自己买吧，我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的第二本集子<sup>⑥</sup>——咳！——完了。大概，要全烧掉。请告诉我，第一本你是否满意。

到这里来的人特别多，其中也包括刚从日本回国的谢罗舍夫斯基。我正在誊清第四幕<sup>⑦</sup>，我的时间全部花在写作和应酬客人之上，忙得我无法抽空去做一条节日待客的裤子，而裤子是万不可缺的。

我——十分热烈又十分热烈地——向你祝贺节日<sup>⑧</sup>，愿你生活轻松、充实，愿你身体健康，我的朋友。请代向所有的人问好。

情况大体上——令人愉快，尽管屡遭挫折，例如集子的出

版和那些亲近的人突然患病<sup>⑦</sup>，患病的人之中有一位，你大概还能记得起来，就是那位戴眼镜的，一头淡黄色头发的男人<sup>⑧</sup>，他曾不止一次到过我们家里。这是叫人有些发愁的。不过——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能挺得过去。

我的朋友，亚罗维茨基的短篇小说需要关心一下<sup>⑨</sup>，我希望在我来到之前此事有个眉目，因为——我们秋天出版的东西太多了。三百卢布我将尽快寄出，就在复活节期间。

我的腿？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这不是风湿，是一种别的什么毛病。坐的时间太多——这大概就是最大的原因。我看，是静脉淤血。 108.

你要我十分感谢你吗？那就请你快去卡尔斯巴德，我请求你！去那儿，认认真真地治你的肝病，我的朋友！

好，吻你的手，紧紧地。向大家祝贺节日，皮亚特尼茨基为妈妈在寻找一种做家务的机器，可是没有发现，以后再说吧。

他——劳累过度，这个可怜虫。你最好给他写点什么，他对你实在太好了。

衷心祝愿你身体健康——但是——请你到卡尔斯巴德去。找一位女伴，带上马克西姆，在那里住一段日子。要听我的。大伙也这么劝你。

你要我原谅纸的事，我则要你原谅笔和墨水的事，——不过，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就是要用这样的笔、墨水写东西。

再会！

握手。

阿·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奇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3月22日后④

我闹不清欠马利诺夫斯基夫妇的债③ 怎么会如此之大。一千卢布，他们没有搞错吧？

古谢夫会给你一张帐单③，他会从这张单子上划去照以前的帐单向我多要的一千卢布。

说到作者——去他们的吧。所有的手稿。——我原来的那些，——我都存放在书桌左边最上方的抽屉里。

我离家以后寄到的稿件，都寄给《知识》。西比尔斯基的《胜利者》和拉赫曼诺夫的《在乡间》也同样处理。

我已经请求过你，把那些寄书来的著作家的姓名告诉我。

千真万确，我过了命名日，到我处——亦即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这里——来作客的有——加林和涅米罗维奇。十分寂寞，十二分的寂寞。

我的一条腿在酸痛，有时候——两条腿都痛。要不是风湿，那就是痛风了……

匆此——再会！

我刚从彼得堡来，在那里见到了绍尔茨和不久前才从远东回来的谢罗舍夫斯基。他说的日本和中国的事情十分有趣。我们可能要出他的书。

紧紧地握手。

阿·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3月25日或26日<sup>①</sup>

咳，一本集子通过了<sup>②</sup>，第二本的命运明天决定。

喀山的来信<sup>③</sup>——不要回答。没有、没有、没有钱，你就这样对所有的人说。

为了出版集子，我借了一万<sup>④</sup>，要靠出版《福马》才能还清了。

两次请你来信告我——在复活节给卡秋什卡买什么礼物——你仍然没有来信。

明天我要去彼得堡，要呆到星期一，若有急事——请写信或打电报到那边。

握手。

阿·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3月28日<sup>①</sup>

衬衫收到了——谢谢。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送了我

一只精美的旅行台钟，我给他的回赠之品是托尔斯泰和我自己②。

我昨天给他把剧本念了三幕③——他十分喜欢。其实这是一部——古怪的东西！——我笔下的女子——应是男子的不共戴天的仇人，而男子——又该是下流的种子！我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第四幕我能在复活节期间写完，假如没有一些事情打扰的话。

今天晚上我同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在街上漫步，到了喀山大教堂，伊萨基大教堂。一座令人讨厌的城市！就连这么一个美好的节日，这个万物生灵复活的节日，它也是以一种冷漠、死气沉沉、官气十足的态度来迎接的。所有的人——居民、宪兵，还有教堂的教士都各司其职。

握手，祝好——因为有客人来到了。

阿·

## 138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4月初，2日后①

昨天收到你寄来的稿件，可是信好久没有收到了。现在我在彼得堡，并且没有一点时间。尤什克维奇已到。《犹太人》②没有通过，奇里科夫的《担保》③——也是如此。第二辑④已被扣留，星期一决定它的命运；烧掉或抽掉《犹太人》以后再出版。

加林仍然还在这里，暂时还没上战场，不过还是要上那儿

去筑路——这是决定了的。尤什克维奇写了一部中篇新作《我们的姐妹》<sup>⑤</sup>，我们马上就要看了。

怎么，你收到小雕像<sup>⑥</sup>了吗？

问好，握手。

阿·

139

110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4月11日前<sup>①</sup>

斯托罗任科《浮浪子弟》一稿——请你退给作者，稿子在我的书架上或书桌左边上面那只抽屉里。

告诉叶连娜，我收到她的挂号信了，复信——没有时间，我连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的叔叔——死了，这使他，不言而喻，即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十分伤心。

萨瓦至今未给我寄来一字，可是今天早上发来一个电报：“请于12日至莫斯科。”这是我办不到的，要是来得及的话，也得在13日方能离开此地，我将在莫斯科呆到16号。

假如你收到美术学院的托运单——要立即上车站，把那些货箱直接发往人民之家，货箱内是普希金、果戈里、涅克拉索夫、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半身雕像<sup>②</sup>。以你的名义向委员会<sup>③</sup>呈递一张文件，——即声明，——就说我请你们接受什么云云。

我的那只小雕像是金茨堡分四次雕成的。

183

假如在12号与15号之间——这点极为重要——谢尔盖·伊里奇·拉法洛维奇先生要问起我的话，——你就告诉他，让他到莫斯科去，我的地址是：公爵大院，斯帕斯家。

假如他在15号——16号来到，就让他到尼日尼稍候。要好好地接待他。

祝一切都好。

阿列克〔赛〕

## 140

自谢斯特罗列茨克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4月12日前②

现在我在谢斯特罗列茨克。

欠马利诺夫斯基夫妇的钱——我暂时还不能偿还，因为选集的麻烦事③实在令人伤心，而且一切财务计划也由此而遭到破坏。

你了解一下，——他们俩能否缓一段时间——最短的期限到何时。

我是从彼得堡尤什克维奇那里溜到这里来的，——他写了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④，可是他本身——叫人讨厌，而且——我看，他还有点傻头傻脑的。

列昂尼德写的《皇帝》⑤也不错，——这样，如果《犹太人》和奇里科夫的作品非要我们抽掉的话⑥，我们也已经有了可以弥补这一损失的东西了。

15号我就要朗诵剧本⑦，我仍旧觉得该剧枯燥乏味，不能令人满意。



《知识》社出版了一套小丛书，叫《生活的心理》<sup>⑦</sup>，是以我的名义出的。

我身体健康。我买了一顶帽子，有一次过桥，竟被风吹到涅瓦河里去了。我又买了一顶，可是今天新村车站的一位警察把那顶帽子给我送来了，我问他你怎么知道这顶帽子是我的，——他回答说：

“大家都知道，高尔基先生！”

111

这就叫出名了吧。

好了，照老规矩，握手，再会！

我们同日本人之间的战事搞得如此糟糕，以致彼得堡的军人也开始谈论起改变体制和宪法的必要性了。

北方饭店发生了一次奇怪的爆炸事件<sup>⑧</sup>，炸掉了三间房子，发生了火灾，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不知什么原因，是不可以写的，报纸若登条爆炸事件的简讯，——要遭查封的。

如你所知，艺术家们都在这里<sup>⑨</sup>。《樱桃园》取得了比在莫斯科更大的成功，可是《凯撒》<sup>⑩</sup>——不怎么受欢迎。

形形色色的文化人对我恭维之至。实在讨厌。

祝好。

写信寄《知识》，因为现在我将经常到彼得堡去。

阿·

## 141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4月中旬<sup>⑪</sup>

的确，小雕像<sup>⑫</sup>不能令人满意。

这里关于北方饭店爆炸事件<sup>③</sup>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一个年轻人进了一间房间，留下一包东西就走了。他出去以后有两个好奇的人走进他的房间并秘密地检查他的东西。一声爆炸——就把他两个人炸死了。而那个年轻人也消失不见踪影。

莫斯科逮捕格鲁吉亚同乡会的人已经三天了，捕去43人。这里有33人被驱逐出矿院<sup>④</sup>。还有一些人要遭到相同的命运。大学生们自己<sup>⑤</sup>开出了不可靠同学的名单，说他们影响自己学习。

谢斯特罗列茨克的天气格外好。雪融化了，只有大海还冰封着。森林里更是美不胜收。

告诉季霍米罗夫<sup>⑥</sup>，关于剧本一事<sup>⑦</sup>我在到尼日尼以后和他商谈，我只想同他个人打交道。

现在该是——我问你好——握手。

半身像应该献给协会<sup>⑧</sup>，——你写一纸文件或者对兰宁说。关于绘画问题——请稍安毋躁。好了，祝一切都好。

奥尔洛夫提出要我在一年之内保障他全家的开销，在这个期间他就移居尼日尼，干活儿。这点我恐怕不能办到。他的画在莫斯科展出，引起很大轰动<sup>⑨</sup>。

你想叫我高兴一下吗？那就请一位摄影师，给马克西姆照张相，要他站在木工车床的旁边，干着活儿，拿着锯子，刨子，等等，还有——要挽上袖子。

祝一切顺利！

腿疼——已经过去。但愿你的神经痛和肝病也赶快一去不复返。

阿·

112 刚刚来到彼得堡。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为集子事去审查机关讨价还价了<sup>⑩</sup>。我们上了他们的当。

## 142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4月中旬①

关于博洛托娃的消息②我是从《新时报》③的电[讯]中得知的。实在可怜。我有一篇东西在她那里——现在是丢了。我和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对杂技角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杂技场我们每晚必到——完全入迷啦。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甚至还结识了一位角力士——波杜布内，认为他力大无穷，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昨天已从谢斯特罗列茨克搬回彼得堡。

18号要给剧院朗诵剧本④，20号和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同听索洛维约夫的作品⑤，随后——听彼得里谢夫的《教师札记》⑥，再以后我就准备付印马达奇的《人类的悲剧》⑦，而整个五月就空闲了。

莉帕还没有见到——今晚六时可以见到。

彼·雅（雅库博维奇-梅利申）的《俄罗斯诗神》⑧出版了。《海燕之歌》⑨——砍掉了，还通知说再也不准出版——永远不准。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使奇里科夫的哪一部作品通过审查了呢⑩？非同寻常的一位先生。——祝早日聚晤。

何时，去何地避暑？

阿·

请速将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寄《知识》⑪。警察局

查禁了谢尔盖·阿波洛诺维奇的图书出版社。他的所有来往信件均由县警察局长亲自审阅，这事已当面向斯基尔蒙特正式宣布。

## 143

自彼得堡寄厄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4月16日<sup>①</sup>

设计图已经收到<sup>②</sup>，不过对它暂时还说不出什么意见。不要再给我寄什么东西来了——马克西姆的照片也别寄来，——我月底到家，确切的日子——还不能定，不过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sup>③</sup>，坐轮船，这是肯定的。布格罗夫那里——我亲自前往<sup>④</sup>，务请你在这件事上不要费神了。关于在阿列克谢耶夫街上的位置——我认为对这个设计并不太适宜——那儿太不健康了。在我看来，最好是在郊外。

至于弗兰[克]的请求<sup>⑤</sup>——我去想想办法，虽然，说真的，我不知道谁还会需要这样的老古董。

113 书还未寄往赤塔<sup>⑥</sup>，这几天我们就寄出。

给马克西姆的自行车这几天我即去购买，并作为行李托运回家。随身携带就荒唐了。寄出几幅临摹画，它们是列宾的托尔斯泰，谢米拉茨基的基督和萨马拉女人以及列维坦的两幅画<sup>⑦</sup>。

祝好，握手。

阿·

今天这里欢迎了仁川的“英雄”<sup>⑧</sup>。气氛不热烈。看来爱国主义已经快要寿终正寝了，代之而起的却是困惑、疑虑。

在雅库茨克——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类似1890年的事件<sup>⑨</sup>——有59位流放的犯人因反抗当局而将被提交法庭审判。

## 144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4月23日至26日之间<sup>⑩</sup>

事实是，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的那本小书<sup>⑪</sup>是她自己作的修改。现在我和皮亚特尼茨基已经同她断绝关系。她把我们臭骂一顿<sup>⑫</sup>，反而使我们大为快活。

“马克西姆卡”收到了<sup>⑬</sup>——我看，照得不怎么样。

我得了轻度的疟疾，正在服用奎宁，此刻坐在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的房里，不敢上街。本打算27号离开这里，而现在，大概29号才能成行。看来，还得到雅尔塔去一个星期，同时，也许还得去叶先图卡<sup>⑭</sup>，当然还未最后决定。我们见面之后再谈这些事。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了，不过胃感到极不舒服。

再会，好人。

阿·

我不喜欢你把孩子们关在这么三个房间里头，不许他们出门，而且恰恰是在现在，这个疾病到处蔓延的春季。

## 145

自库奥卡拉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5月23日(?)<sup>①</sup>

即使你不愿意直接来我这里，而在库奥卡拉<sup>②</sup>相见——对你恐怕也不方便，要知道在这么一个极端闭塞的鬼地方，连一滴水，一块面包，一个可以散步的空间都没有了，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将军、三等文官，以及一些其他的废物。不过——随你的便。

皮亚特尼茨基住在谢斯特罗列茨克，他的住房空着，大概，那里只有舒拉<sup>③</sup>一个人。

等你的电报。

加林——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又太娇生惯养。这样——并不好，不过，很多人都谅解他。

阿·

说真的，最好还是你直接来我这里！

## 146

114

自彼得堡寄柏林

1904年5月底6月初<sup>①</sup>

这个突然情况——确实令人忧虑和大伤脑筋的<sup>②</sup>，但是，

你可别张皇失措，也不要舍不得花钱。要知道，这病本身并不危险，重要的是不要让它恶化。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对我说柏林有一些极好的儿童医院，医院里就有整套住房（每套包括几个房间）出租——在旅馆不让你居住时，你可以考虑这条路子。

不过，假如你向他们说明，你将自费对住所进行消毒的话，他们大概也未必会不让你住。

绍尔茨在柏林吗？

请你给我详详细细写信来，你自己身体方面情况如何？语言还行吗？总之，你自我感觉怎么样？

恳请你——别去寻找亚宁娜了！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甚至绝对没有必要的。

我认为，马克西姆的病很快就会过去，一旦好转，你就可以这么办：发电报预订一节去韦韦<sup>⑤</sup>的车厢——车厢将直开柏林。你可以不用换车就直达韦韦。大概要用一千马克，我认为，这是应该花的。

你上街吗？还是整天呆在马克西姆身边？

我非常担心你的身体！你以我的名义叫绍尔茨好好安排一下，让你能够走出家门。大概雇一位俄国女人还是可以做到的，给优厚的报酬，一天只跟马克西姆呆上一、二个小时，她是会答应的。

他表现怎样？我那亲爱的儿子！他已经到了外国！不过——主要的是，你的胆子要大一点！别胡思乱想会有什么灾难临头，看好他们两个——别舍不得花钱，你要尽一切力量为自己和儿子创造最舒适的条件。

卡秋什卡怎么样？她还没有传染上吧？但愿是这样！否则你的这次旅行——就全完了！咳，你运气不好，当然，说真的，这使我非常难受。好，匆此再会，我会常给你去信，你变

更地址——请电告。紧紧地握手。

昨天收到叶连娜的电报，10号有个全体会议<sup>④</sup>让我出席。我没有时间，不去了。

衷心祝愿你振奋精神！

代我向马克西姆问好，对他说，我等着他从国外给我捎来什么东西，让他给我买件礼物。代我吻他。

阿列〔克赛〕

自库奥卡拉寄柏林

1904年6月初<sup>④</sup>

说实在的，我简直不知道给你写什么——多么令人遗憾，孩子们病得不是时候。可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好在一切都很正常，同时马克西姆的忍耐精神使我极为高兴。真是个好小子！卡秋什卡，我想，一定调皮捣蛋，看来，你对付他们两个要感到很吃力了？上过街了没有？你对绍尔茨的帮助，不要不好意思，他受惠于我们的地方很多，这位埃韦林医生倒是要好好酬谢，要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抱怨我们有什么“不文明”行为。

对我们那些小市民，你也不要太气忿——他们已经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你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我们还是不谈这些。你写信很少。直到现在我只收到你的两封来信，我是给你写第三封了。

正在写一部中篇<sup>②</sup>，看来，这个中篇不会小。

现在我住在芬兰铁路线上的库奥卡拉车站，埃斯特列姆别



墅。我的房间在顶楼，有一个大窗户，隔壁是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的房间，他常来这里……这儿景色单调乏味，海里肮脏不堪，好在我暂时一切都不需要。我这里经常是高朋满座。例如，扎哈〔尔〕<sup>③</sup>以及这类的其他客人。很快地你那里也将有佳宾临门<sup>④</sup>。

我感到身体很好——衷心祝愿你与我同好——只是鼻咽腔炎实在叫人讨厌。很想知道，你是如何把空闲的时间——如果你有的话——用在熟悉柏林上面的。在马克西姆可以外出的时候——你要带他上动物园去——这是欧洲最好的动物园。对奥莉加·亚历山德罗芙娜<sup>⑤</sup>，你满意不？

关于亚宁娜——我要说的是，她对自己的“过失”的认识——说得缓和一点——并没有提高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好，请代我吻马克西姆和卡佳，让马克西姆给我写点什么来。

你身体如何？法尔克在哪里？你自己的病将如何治疗？有何打算？想不想与柏林的医生商量一下？是否按原来的打算去蒙特勒<sup>⑥</sup>？或者这个计划有所改变？

祝万事如意，紧紧地握手。等你的来信。

阿·

148

116

自库奥卡拉寄柏林

1904年6月7日<sup>①</sup>

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你没有虚度时光，而在了解德国人

193

的生活，否则你在信中抨击德国资本家就很片面了。你要看到一切问题的两面——以后你会发现，这有多么重要。

我高兴的还有，孩子们的身体都已恢复健康，你得尽快赶赴目的地，疗养好了，——再回去，到处看看。

我感到没有什么好写的。我坐着，正在下雨；从我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喀琅施塔得，——而炮台上整天地开炮，在试验新造的大炮。

第十军团和第十七军团已经开赴战场，还有两个军团也将从彼得堡开拔。一个军团要有近五万人。在瓦房沟车站附近，我们又给狠狠地打了一下<sup>②</sup>，根据确实的、但未经公布的消息，我们丧师达六千人之众，还有大量的军官。

总而言之，损兵折将之多已达惊人的地步。

不过，你大概也看到了俄国的报纸吧？

好了，再会！紧紧地握手。

阿·

## 149

自库奥卡拉寄柏林

1904年6月中旬<sup>①</sup>

《避暑客》——暂时要搁到一边，我现在没有兴趣把它改写一遍。不过，你别对绍尔茨说起这桩事情——八月前我把它改完仍然是有可能的。

中篇小说<sup>②</sup>将以日记或者笔记的形式来写，我想在小说中刻画一位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他天性民主，渐渐被市侩气所

吞嚥。

季维利科夫斯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快要死了<sup>③</sup>——我觉得他真可惜！他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

说真的，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写——没有对外部世界的印象，生活单调得很，吃饭、散步、打短棒、读书、写作。有趣的事倒是有一件——不过信中不便叙说。

代吻孩子们，祝你健康。紧紧地握手。

阿·

## 150

自库奥卡拉寄柏林

1904年6月17日<sup>①</sup>

久未给你写信，不过，你别生气，——说真的，实在没有东西可写！这里的夏天——和秋天一样——昏暗、潮湿、阴凉、天空总是布满阴云，心里也是那样灰暗、没精打采，有很多令人烦恼的小事，——主要是《知识》社的事情，特别是《选集》的事情。一切过去我曾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为之效劳的人，——现在都同我算起帐来了。当然，我并不抱怨，不过，你得知道，当读到丘尔科夫，这位不久前还在尼日尼我们家里对我百般讨好，而如今——竟毫无道理地在写骂娘的人的文章<sup>②</sup>，心里总感到恶心和难受。

还有古谢夫(斯洛沃·格拉戈利)，彼得里谢夫，雅库博夫以及——甚至《真理》的评论家<sup>③</sup>也都如出一辙。他们似乎认为我已没有力量了，因此——踢起他们的蹄子来了。见他们的

鬼吧！当然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还得化些气力，对各色人物好好地想一想。

亚宁娜写来一封荒唐信，不无卖弄地问我对她抱什么态度。

〔……〕。前几天我的瑞典文翻译普罗科佩来过这里，七月中旬我将与他同作芬兰之游，了解国土民情。

奥博连斯基，就是那位在哈尔科夫鞭笞农民、遭到卡丘拉行刺的那个家伙，被委任接替打死的博布里科夫的职位<sup>④</sup>。而我们在远东的事情——相当糟糕，而且还在越来越糟，不过，你大概比我了解得更清楚。

奇里科夫有一个兄弟——打死了，另一个又上战场，他去送行了。安德烈耶夫夫妇仍旧在雅尔塔，斯基塔列茨——也在那里。韦列萨耶夫——正准备奔赴战场<sup>⑤</sup>。

我从你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得知，你没有把一切都写信告我。当然——这是你个人的事，不过假如这是为了不使我伤心难过——那就大可不必。例如，你没有告诉我卡秋什卡三天三夜不省人事——多么叫人心疼，因为我是能够去柏〔林〕的呀。这事我已经用心想过，我要领取护照也很容易，不过——在此时此刻出国——对我说来就意味着——惹来无休无止的无聊的麻烦，这是我所绝对不愿意的，想到此，还有你那些令人放心的来信，我抛弃了出国的念头。咳，还有什么好说的？

收到你的来信我是多么高兴，这些书信我是盼望已久的。来信请寄《知识》——这里的邮局十分不可靠，而索〔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收到信后会马上转寄给我的。

他经常来我这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很喜欢你，并且他确实替你难过，——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紧握你的手，我的朋友，愿你身体健康，精神振奋，目力大好，更多地看一些东西。

代我亲吻两个孩子。“外国”对马克西姆有何影响？使他不听话了吗？他还感到寂寞吗？盼告。

我等他给我写信来。关于尼日戈罗德的事情⑥，大概叶连娜写信告诉你了。

那里人的行动下流无耻⑦，不过话得说回来——到处都一样。

勿此再会！

阿·

我这是信手写来，地址是照你电告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的那个写的，因此这封信是否能到达你的手中，我也不抱什么希望。

## 151

自彼得堡寄埃姆斯

1904年7月7日⑧

契诃夫的逝世使我万分沮丧和痛苦。也许，我对死亡的体验从未象这次深切、惋惜、悲伤和沉痛。我早就感到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一个不久于这个世界的人了，可是他的逝世会引起如此沉痛的悲哀之情，这是我所没有料到的。我们的文坛也太可惜了，它失去了一位头等的艺术家，一位还能多次冲击人们心扉的思想深邃的作家。所幸的是，万幸的是，《樱桃园》事件毕竟没有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和《知识》的关系罩上一层阴影⑨——为此我要衷心感谢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

我要感激他的聪明才智和处事的得体，他制止住了我要向马尔克斯猛烈开火的、势必也要伤及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轻举妄动。契诃夫在他最后一封致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表示相信，这个事件将不会破坏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已准备同马尔克斯打官司了。

明天要去莫斯科参加葬礼。报纸上满是关于契诃夫的简讯——其中大部分——是愚钝、冷淡和鄙俗的。死亡对作家本人是件坏事——所有文坛的蛀虫和腐儒都已迫不及待地给死者勾画脸谱了。

嘿，你在埃姆斯生活得怎么样？我的那封挂号信收到没有？我只收到你一封简短的、一到埃姆斯就写的那封信。你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说花钱多，感到苦恼。这是说到哪里去了呀，我的朋友！第一，要是你能想到你们一共有四个人，那么花钱完全不多；第二，——钱是有的，没有什么必要感到不好意思。临行之前你说一声，让他们给你汇上一千多卢布，难道还不行？这样你可给妈妈买件象样的礼品，总之，你可买一件所喜欢的艺术品和家用物品。

马克西姆怎么样？这个狗东西怎么啦，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国外的生活对他一般有何影响？

盼来信。我在莫斯科只待4—5天，此后要去赫尔辛基。

等你的来信，紧紧地握手。衷心祝愿你，我的朋友，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再会！

阿·

自彼得堡寄埃姆斯

1904年7月11日或12日<sup>①</sup>

我们总算安葬了安东·契诃夫，我亲爱的朋友。葬礼使我的情绪是如此沮丧，以至我恐怕无法把安葬的过程有条不紊地写给你，——我走着、谈着、甚至还笑着，可是心情——恶劣，我似乎觉得周身涂满了一层粘糊糊的散发着恶臭的污泥，这厚厚的泥层还紧裹着脑袋，紧裹着心脏。

这个杰出的人物，这个优秀的艺术家，他对于一切鄙俗和粗野深恶痛绝，他到处寻觅庸俗之风，又到处以其月光般柔和的、责备的光亮驱散着它那霉烂的斑点，他为此斗争了整整一生。他，安东·巴甫洛维奇，是被放在“运送新鲜牡蛎”的货车箱中拖来的，并落葬于一个哥萨克的寡妇奥莉加·库卡列特金娜的坟墓之旁。这些是小事，是的，朋友，但是当我一想起那货车和库卡列特金娜，——我的心就揪了起来，我气忿，恨不得要号叫、大哭、打人了。对他说来——哪怕是把他的躯体装在盛破烂的筐子里，也是无所谓的事了，可是对我们，对俄国社会说来，那就要另当别论，我不能忍受那“装牡蛎”的货车。这货车里头装的——恰恰就是那使死者抱恨终天的俄国生活的鄙俗和野蛮。彼得堡——没有按照他应当享有的尊荣那样对待他的遗骸，——这并没有刺痛我的心。在安东·契诃夫这样的作家的葬仪上，我只要能够看到十来个真心诚意地热爱着他的人就安心了——可是我看到了一群“民众”，大概有三——五千，

在我看来，这些民众，密密麻麻地凝集成了庞大的，正在庆贺鄙俗气获得胜利的一堆肉。

从尼古拉耶夫车站到艺术剧院，一路上我在人群中走着，听到了他们对我的评头品足的议论，说我瘦了，和画像上的不一样，说我的大衣滑稽可笑，帽子上溅满了泥浆，说我用不着穿一双靴子，说又脏又闷气；说沙利亚平象一个牧师，一剃头就变丑了；他们什么都说——要上馆子，要去找熟人——可就是没有一句关于契诃夫的话。一句话也没有，这我可向你担保。压倒一切的冷漠之情，顽固的铁石一般的鄙俗气，更有甚者——还有人在笑。祭祷时我肃立在剧院附近，背后有一个人想起了《演说家》<sup>②</sup> 那篇短篇小说——你还记得起来不？——有一个人，对着棺材，正在发表有关死者的演说，却原来是，这个死去的人还活着，正站立在他的身旁。这就是他们想到的唯一的東西。

墓地上人们等待着有人出来发表演说。几乎没有什么人讲话。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高尔基说几句话。我和沙利亚平两个每出现在一个地方，马上就成为人们注视和摸触的对象。还是无声无息，仍然没有人来谈契诃夫。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不知道。他们爬到树上，——取笑着，折断十字架，为了一块站立的地方叫爹骂娘，他们高声嚷嚷，问道：“哪一个是他的妻子？哪一个是他的姐妹？你们瞧——还在哭呢！”——“你可知道——他身后分文无留，都流进了马尔克斯的口袋。”<sup>③</sup>——“可怜的克尼佩尔！”——“得啦，有什么可怜，她到剧院里可以拿到一万”——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钻进了我的耳房，是那样地粗暴、毫无心肝、厚颜无耻。怎么也不想听到这样的话，我想听到美好的、真诚的、悲伤的话，可是什么人也没有说出来。我烦闷之极，不堪忍受。沙利亚平痛哭流涕，张口大骂：“他就是为着这帮恶



棍才活在人世，为着他们而工作，而教诲，而抨击。”我把他拖出了墓地。当我们骑到马上，人群包围了我们，他们嘻嘻笑着，望着我俩。有一个人——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喝一声：“先生们，请走开！这太不成体统了！”——他们，当然没有走开。

请原谅我——写得很不连贯，从信上恐怕你无法理解我的极端忧愁、恨恨不已的心情。我要写一篇《恶魔》<sup>④</sup>来叙说这一次的葬礼——这篇文章将向你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考虑出版一本纪念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sup>⑤</sup>，暂时这还是秘密。为这本书撰稿的只有我、库普林、布宁和安德烈耶夫。

噢——沙利亚平、阿列克辛，还有伊丽莎白·伊万诺芙娜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

费奥多尔，这个蠢货，毕竟还是把地产买了下来。我很为阿列克辛高兴——看样子，他跟伊丽莎白·伊万诺芙娜在一起还不错。不过——关于他们的种种情况我以后再写信告诉你，现在不可能。只说一句，就是费奥多尔，还有萨什卡<sup>⑥</sup>，对你的态度令我十分感动。这些青年人真不错，确实不错。他们准备给你写信。费奥多尔要去基斯洛沃茨克演唱，阿列克辛则取道伏尔加河——也到那里。我要到老鲁萨去，大约三个星期，接受矿泉浴的治疗。

来信照下列地址：老鲁萨 叶尔佐夫街 诺维科夫家。

阿列克辛说，希望你在雅尔塔过冬，十月份我就可以到达那里，不过这事以后再谈。

吻马克西姆。握手。

阿·

自老鲁萨寄柏林

1904年7月15日或16日

象我已经写信告诉你的那样——我在莫斯科见到了阿列克辛、沙利亚平、多尔戈波洛夫。阿列克辛十分讨我喜欢——他对伊〔丽莎白〕·伊万诺〔芙娜〕非常好，她对他也是同样好。他虽有些变老，但是看起来更加健康，而且酒也少喝了。

他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他劝我相信，你必须在雅尔塔过冬。我同意他的看法——你需要消除一切的病象。他给我作了检查，同样认为十月份我必须去雅尔塔。我是要去的。沙利亚平——发胖了，并且经常谈论自己。外表——不修边幅，这应该成为其他人的榜样。他那美好的心灵一如往常，尽管他获得的成功正在毁坏他自己。

121 当来到这里，鲁萨的时候——遇到了皇上。他从鲁萨回去，面容惨白，眼睛哭过了。十分可怜。

他到这里来检阅开赴战场的部队，——听说，他见状便失声痛哭。派出的部队实在太多了。

这里满街是良家妇女，她们在乞求施舍，都说“丈夫上了战场，留下我一个女人带一大堆孩子，我们快要饿死了”。这种情况对一个伟大的强国说来，未免太出格了，你说是不？

总之——征召预备役士兵已经造成这样的印象，好象全国都是大难临头了；到处是哭叫，怨声载道，车站里女人们一个个昏倒在地上。

可是《新时报》上却大书“战士们，奋勇杀敌”的口号。这时候他们的面色，一个个都象是在被活埋。

明天要开始盐水浴治疗了，10次，就是说，在此地我必定要住到26号。这座讨厌的小城实在糟糕，不过这也有好处，不会遭到什么东西的诱惑，可以整天呆在家里。

收到了你寄往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那里的两封信，还有马克西姆的一封信。

谢谢马克西姆付出了劳动。

尼日戈罗德市的新闻，我不写，会有人告诉你的，因此现在就不再赘述了。恳请你多多保重，积极治疗，愿你早日康复，代我亲吻孩子们。

兹把地址重复一下：27号前——老鲁萨 叶尔佐夫街 诺维科夫家。

紧紧地握手。

阿·

## 154

自老鲁萨寄埃姆斯

1904年7月19日或20日

我的两条腿不痛了，而且什么地方也不痛了，不过既然到了能治风湿痛的鲁萨，——那我为什么不治疗一番，何况我有患这种病的趋势呢？

你已经知道我们的新闻——普列韦死亡了吧？今天来自远东的消息——凯莱尔将军，就是那个在当叶卡捷里诺斯拉夫省

省长时枪杀工人的，给打死了。据说，他过去是一个十分能干的武夫。

所有的熟人——都平安无事，没有什么新闻，特别是重要新闻，社会的兴趣都集中到战争上去了，人们读书少了，不过看报多了，根据《新时报》的报道判断——维特将出任总理大臣。

鲁萨——这是一座稀稀拉拉散落在一片地上的糟糕的城市，有波利瑟亚、波鲁萨两条河流穿城而过，它有一个盐湖，还有不少能治病的带盐矿泉。

全城肮脏不堪，尘土飞扬，索然无味。26日我将在此地为那些走上战场的士兵的孤儿寡妇们作募捐朗诵。

122 征召预备役官兵上战场——已经搞得草木皆兵！这在诺夫戈罗德省反映特别突出：在同一个时间别的省只有几个县动员，而在诺夫戈罗德是全省总动员了。

怒吼声、哀吟声、号哭声——每天不绝于耳。

人们在发疯、在上吊、在投河——鬼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在战场上人们的心理也在遭受严重的摧残——从那里不时运来发疯的人，这被说成是由满洲的气候和大炮的轰鸣造成的。

你怎么一字不提你的健康情况？盼即来信赐知！请相信，我对这是十分关心的。

我在写作。写得不好，应该补上这一句。

紧紧地握手。代我亲吻孩子。

阿·

自老鲁萨寄伯尔尼

1904年7月25日<sup>①</sup>

普列韦死的详情我不清楚，不过知道除了他以外，打死的只有一个马车夫，其余的人都只是受伤，而且重伤的只有一个军人，其余约五人都是轻伤。这一切，你大概已从报纸上读到。

马克西姆的信已经寄来，他写得不无幽默，但是就他这样的年龄而言，实在是不好的。岂不成小老头儿啦！今天，25号，方才收到你的来信，这就是说——书迟到了。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会把它们寄出。我在这里要住到10号，还有五次矿泉浴，我在离开此地之前要办点小事<sup>②</sup>，否则我早就不洗那个矿泉浴了。

难道你真要到日内瓦去住吗？我看那里太嘈杂。什么时候返回俄国？请来信，好让我能够准备一下，怎么欢迎你，要是你一点儿也不反对的话。

同剧本<sup>③</sup>有关的各方都在竭力拉我，可是我实在没有时间再来搞它了。

斯基塔列茨写了很好的诗来悼念契诃夫的逝世<sup>④</sup>，古谢夫<sup>⑤</sup>的也好，他俩在雅尔塔的晚会上<sup>⑥</sup>作了朗诵，听说，警察去找了麻烦。

《新时报》——假如你翻阅一下，就会发现，——正在杜撰宪法，当然是很坏的宪法，不过，他们的劲头挺大。

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同往常一样，总是处在“改革的前夜”。这一次，毋庸置疑，改革是一定要进行的了，同时，也毋庸置疑，——是自由派的改革，因而——又同样毋庸置疑——那将是分文不值的改革。《公民》报的梅谢尔斯基致信苏沃林<sup>①</sup>说他——即梅谢尔斯基——“致力于反对暴政和争取自由的斗争，凡三十二年，从未间断”——你体会一下这段文字的意思吧！竟是这样的败类！这样胆小怕事的下贱货！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普列韦之死所引起的普遍恐惧的结果；民众在说“七十年代正在复活”<sup>②</sup>——当然，那是感到害怕的民众在说这样的话。

123 这是一个有趣的年代。然而战争——总是对我们不利，那些关于损兵折将、关于部队在满洲的泥泞中作战的极端困难、关于节节败退的可悲的详尽的消息每天都源源不断而来。

加林的报道非常有趣、非常详细<sup>③</sup>，涅米罗维奇<sup>④</sup>——总是为了爱国主义而撒谎，不过有时候也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让你一看就明白——我们的一切已经到了糟得不能再糟的地步。又是看护伤兵，又是辎重，又是指挥部。一些瑞士间谍因为“嘴巴不紧”而被赶出了部队<sup>⑤</sup>——这类东西也毫无顾忌地写出来了。

现在都害怕与英国开仗，英国则已经悄悄地钻到了拉萨<sup>⑥</sup>，已经吊在了达赖喇嘛的脖子上。这要使我们将来付出很高的代价，很高的代价！因为现在所有蒙古民族，其中包括我们的布里亚特人的精神领袖——已经操在英国人手里……

匆此再会。

握手。

阿列·

自老鲁萨寄日内瓦  
1904年8月12日前<sup>①</sup>

是的，你的运气不好，我的朋友，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卡秋什卡想必是患了瘰疬腺病了？

我给你和马克西姆的信是由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寄出的，寄到哪里——日内瓦还是伯尔尼？——我不清楚！那一段时间，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不知道你的确切地址。

13号我将离开这里，15号我一定要去洛德伊地<sup>②</sup>，在那里呆三、四天。此后必须到彼得堡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那里住上个把星期。这样，你——就不要赶得那么急了。九月上半月，我完全空闲，而且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到尼日尼去。

但是还有一件事：你是否去尼日尼？是否直接去雅尔塔？我认为你必须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这是阿列克辛和尼丰特一再关照的。望考虑并作出决定。

没有什么新闻可以告诉你，部分原因是信内不便告知，部分原因是我觉得你会比我还知道得早。

我们在等待颁布皇恩浩荡的圣旨<sup>③</sup>。

好，勿此再会，我的朋友。我非常希望马克西姆能收到我的信。书是由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寄给他的。

叶尼娅姨妈<sup>④</sup>在这里——鲁萨。我已两次和她相见并谈了

话。她也在洗矿泉浴，仍旧还是那样可爱。  
吻孩子们。  
握手。

阿·

114

157

自彼得堡寄日内瓦  
1904年8月中旬

我寄到日内瓦两封信，其中一封内还夹了一张给马克西姆的条子。

会不会发生霍乱——这对你没有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到克里米亚去过冬。我恳求你这样做，因为我认为这对于你的健康是完全必要的，就是对于孩子也没有什么害处。寂寞吗？那么，怎么办呢？你就随便干点什么吧。

我的打算已经详细告诉你了——有一点需要改变——可能，我得提前去雅尔塔——九月初，取道敖德萨。

我也需要在尼日尼呆上三四天。我们是否能在莫斯科会面——现在我还不清楚，因为我并不知道你到达那里的准确的日子。不过我是一定要去莫斯科的——只不过是在到尼日尼去的时候，或者是从尼日尼返回的时候，——我还说不准。因而，你不必急于回国，在你启程的时候，请电告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确切的日期，好让我考虑一下，如何安置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他患疟疾相当严重，比我厉害。



好，就说这一些。匆此再会。

我实在没有时间，因为——心中充满了创作的激情等东西。

阿·

## 158

自彼得堡寄日内瓦

1904年8月底<sup>①</sup>

女儿真可怜<sup>②</sup>，更可怜的还是你——白白地消磨掉一个夏天。沙利亚平在这里，说他女儿<sup>③</sup>的事——还是那个故事，他女儿已经开了四次刀了。九月份他将新添一个孩子，——我是非常讨厌这一点的，因为很明显，大女儿在害痲病，体温一直很高，胃——又不好。伊戈尔<sup>④</sup>死于虚症——这样的境况，冯还再要孩子。

他的歌喉依然如旧，象天神的声音，他的表演一如最伟大的演员。你大概会在雅尔塔遇见他，他要把孩子送到那里。我仍然建议你不要急于离开瑞士，——孩子感到寂寞，这并不是理由，他们还是好办的，而在国外住一段时间对你就更为有益，——在俄国这个不幸的国家里生活——是最糟糕不过的。我们象白痴那样在挨打，不言而喻，这就产生不了什么好情绪。早上你拿起报纸，内心的感觉就极端的恶劣。大家都爱动气，不肯为一点蠢事相让，大家都很凶狠，在争吵，在谩骂，如此等等。圣旨大大地扩充了反对派的队伍<sup>⑤</sup>，大量被流放的人员转回家门，冬天看来将会热闹非凡了。在这一个方面，即

与政府作斗争的方面，——夏天略显平静。流言四起，仿佛刺杀普列韦的萨佐诺夫，被穿着宪兵服的人劫出了十字监狱<sup>⑥</sup>。这件事又使四个人被捕，其中就有西科尔斯基。他也有一颗炸弹，不过，当萨佐诺夫把炸弹掷出之后，西科尔斯基抓了一个船夫，从涅瓦河跑了，并把他的那枚炸弹丢到河里。船夫发现了这一切，把他送到段里。炸弹给人找出来了。

博布里科夫的位置由哈尔科夫的奥博连斯基接任<sup>⑦</sup>。不久之前他在赫尔辛基发表了和解的讲话<sup>⑧</sup>。芬兰人——一片欢腾。在离开彼得堡的时候，奥博连斯基邀请熟人去参加舞会，照他的话说，芬兰反对派的代表也会到场。总之一股新潮流的乌云正在天空中翻滚。内务大臣之职都认为将由莫斯科的布里根荣任，——此人是总督助理，残暴的反犹分子，蠢货；或者由枢密院的成员普拉托诺夫担任，——一个老官僚，不要脸的家伙，一切都唯命是从的人。

不过最有可能的是，内务部将会分成三个独立的衙门。大家还在谈论维特，把他作为总理大臣在议论。

我的剧本将到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手里<sup>⑨</sup>，今天我要给导演朗诵。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剧院是新成立的，阵营坚强，而且看来会很好地演出一些剧目。导演共四人：波波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朋友，和他同创艺术剧院，季霍米罗夫<sup>⑩</sup>，布拉维奇和科尔什那里的彼得罗夫斯基〔……〕

星期四我要到赫尔辛基去<sup>⑪</sup>三四天，从那里回来——再在彼得堡住上一二天——就去莫斯科、尼日尼、雅尔塔。我和你将在什么地方相见呢？最好是在尼日尼。不过——我再说一次——你不必着急往回赶。我不相信你已完全康复，——哪有这么回事！我要同皮亚特尼茨基一起把《生活》原先用过的那套房子租下来。

阿廖什卡——太可惜了<sup>⑫</sup>。不过，我并不希望马克西姆成

为外国人〔……〕。归根到底，我们——比欧洲人要优秀，因为我们比他们年轻，而且也能干出一番事业，只要我们的愚妄的政府不再把跟蒙古人的长年不断的战争强加到我们的头上，——战争，它把我们降低到了象保加利亚这类国家的水平。我十分恼火，但是你不必介意——我感到恼火的是我们的“文明社会”——仍然把俄国看成是罗曼诺夫家族的一块世袭的领地。

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辽阳撤退的时候，连自己的伤兵都来不及从那里运走，这样他们在那里都给人家烤熟了——这是昨天军人们说的。总之——战场上正在出现种种可怕的景象。我这里来了不少从前线回来的伤兵，他们讲的那些事，听起来就象用大锤砸脑袋。

好了，匆此再会！

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

126

阿·

费奥多尔向你问好！

皮亚特尼茨基——也向你问好。代我吻孩子。

## 159

自雅尔塔寄日内瓦

1904年9月8日前后<sup>①</sup>

我在写信，但是并不指望我的信能够到达你的手里，因为显而易见，以前的信你没有接到。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因为第一，你行止不定，第二——寄到德国彼什科娃收的信，我

想，也很难送到收件人手里，而更为详细的地址你又没有提供。不过，好在我们很快就要见面。可是现在——请你来电或来信告我——你将到何处？——是直接到雅尔塔还是到尼日尼？

如果能直接到雅尔塔，这是比较好的，因为俄罗斯的秋季——那是最坏不过的季节，又冷，又脏，还下雨，我担心你会使女孩<sup>②</sup>受凉，而且对你本人也未必有利，可是这里的天气非常好，奇妙的夜晚，明朗的白天，又暖和，又不热。阿列克辛、伊丽〔莎白〕·伊万诺芙娜——说真的，都是十分和蔼可亲的人。我住在他们处，在楼上<sup>③</sup>。

你来信写明——要不要替你在这里找一套住房？要几间？住在雅尔塔市内，还是不会那么寂寞的，能够学点音乐之类的东西。

假如你要去尼日尼——那么，请你把蒂耶里<sup>④</sup>的那本《征服英国》给我捎来——也许，我请母亲<sup>⑤</sup>来办这件事更好一些。

我和皮亚特尼茨基租了一套住房，在兹纳缅街，20号，原来《生活》的地方。住宅很大，有九间，很好，很方便，也不会相互影响，否则，毫无疑问，我只得把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挤到尼古拉耶夫街去住了。现今呢——你来也好，或是有哪位作家要来也好，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就不会因此而作难了。按照彼得堡的标准，房租不算太贵——〔一年〕一千五百卢布。

新闻——不少，不过都不便细说。大多数——是好的消息。总之我们现在都在热切地等待着福音、改革这一类的东西，而忘掉了这种自上而下搞起的改革——从来就是一阵风，这在我们的历史上并不是头一回，而且后果非常严酷。

然而——人们学会聪明的速度实在太慢，并且有一个极端

可恶的生活习惯，就是不靠他们自己，而把希望寄托在他们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上，在个人愿望以外的某种外力之上，——这个愚蠢而又有害的习惯在他们身上还始终存在，为此我真想把他们叫做白痴和蠢货。

我们的战争，如你所知，打得依然不妙，看来，我们对此 127 已经开始有所认识了。

嘿，再同你说什么呢？说我自己？几近无聊，而且我们快要见面了。

我现在工作十分卖力，但是成效不大。

我很想你尽快来到这里，因为十月初我必须到彼得堡去参加剧本的排演<sup>①</sup>，那是有很多事要忙的。

握你的手，我的朋友，代我吻孩子。大概，马克西姆变得滑稽了吧？

祝一切顺利！

阿·

## 160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4年10月12日<sup>①</sup>

现在给你汇上八百五十卢布，我的朋友，其中的二百卢布请你付给利亚普诺夫——他的地址你可询问法妮·塔塔里诺娃，或者——你干脆把钱交给她，让她转给利亚普诺夫。另外一百卢布请给伊丽莎白·伊万〔诺芙娜〕，再给干亲家<sup>②</sup>六十卢布以付书款。

看来，我是将你买给舒拉<sup>③</sup>的那条披肩和那件缎子衣服留在阿列克辛那里了？或者是我把它们弄丢了？反正不在我身边。

还有，我的《俄国历史的起源》<sup>④</sup>一书留在伊〔丽莎白〕·伊万〔诺芙娜〕那里了——这本书我有急用，请按印刷品邮件寄我。

我到了维尔诺——一座雄伟壮丽的城市！景色无比奇特。又在里加住了两天，这也是一个美丽异常的城市，我给你寄去一些照片，让你瞧瞧有多美。

奈焦诺夫刚刚给我和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念完了他的新作《阿夫多京的一生》<sup>⑤</sup>——我非常高兴。这部比《瓦纽申》写得好<sup>⑥</sup>，虽然题材还并不那么鲜明突出。

剧本将在我们那本集子上发表。

明天我去莫斯科，从那里去里加——再回到这里。我们的住房比较豪华。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不喜欢瞧不上眼的东西，而且还买了让人赞赏不已的各色灯具。

马克西姆和他的疱疹怎么样了？

来信告知马尔沙克的情况<sup>⑦</sup>，他是否讨你的喜欢？也谈谈卡佳和你安顿下来的一般情况。

本来我想从敖德萨直接去莫斯科，再去维尔诺的，——可是我遇见了那个打电报向你索取我地址的人<sup>⑧</sup>，这对他说来是件幸事，对我说来也是件乐事。

你对于亲家说一声，她寄到莫斯科去的七十五卢布——会退到阿列克辛处，她就不必为这笔钱操心了。可是要你到医生<sup>⑨</sup>那里把这笔钱取过来。伊丽莎白格勒没有来信，我是清楚的，不过，那里如有包裹寄到医生那里，——劳驾你，对他说一声，让他赶快寄到《知识》。

——搅得我脑袋发晕，恰似身陷一团烈火之中，不过，除了我的脑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烧掉。

勿此再会！

衷心祝愿你一切顺利，首先是生活光辉灿烂。

尼日尼寄来的书籍已经收到，桌子还没有，暂时我还用不着它，个把礼拜以后——我还要走。

紧紧地握手。

你把信写到贵族宫<sup>⑥</sup>去了吗？

好啦。

阿·彼·

## 161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4年10月中旬<sup>①</sup>

尼·约尔丹斯基通知我，说卫生组<sup>②</sup>图书馆筹建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我寄给他们二百五十卢布，即十股。你再寄上一百二十五卢布，以后我把这些钱寄给你——好吗？

关于萨穆伊尔的钱，请你写信给沙利亚平<sup>③</sup>，我在莫斯科，大概不一定能见到他，何况同一件事要叨唠十次，老实说，我是讨厌至极的。

库普林写的纪念契诃夫的文章十分动人，——看来，集子将会非常令人瞩目<sup>④</sup>。

我们漂亮的住房装上了华美的灯具——可是没有一件家具，房间里头空荡荡的，好象自由派的脑袋。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视察了书刊审查委员会以后，对兹韦列夫说：“你们是大地上上当受骗了，但是，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存在？”

兹韦列夫感到莫名其妙：怎么理解呢？是书刊审查机关软弱无力？还是它完全没有必要存在？

我也是不理解。

所有被普列希亲自流放的作家，——都将平反。大概对作家协会要开禁<sup>⑤</sup>。《法制》——最近连着三期——你看格森、特鲁别茨科伊和彼得伦克维奇的文章<sup>⑥</sup>，要比《解放》来得尖锐。《主人》上有篇梅尔特瓦戈的好文章<sup>⑦</sup>，是论述我们报界的奴颜媚骨的，好极了！

假如你不容易找到这几期杂志的话——就请谢布里亚科〔夫〕帮忙。顺便告诉他，我收到钱了。

总之，这里——混乱极了。对未来大家都充满着美好的玫瑰色的憧憬<sup>⑧</sup>。乐观的论调——是完全幼稚的。所有的人都全部向左转了。甚至曾经任副大臣的季诺维夫也在说：“我们的专制政体确实已经腐朽了。”当然——这是落水狗的吠声。

我敢预言：假如奉天一仗我们得胜——那么大家马上又会向右转。我可以打赌。

而对波罗的海分舰队所建立的功勋你感到高兴吗<sup>⑨</sup>？我觉得这或者是由于我们的海军被日本人吓得变成了疯子，或者是由于他们喝得烂醉如泥所引起的结果。

英国人火冒三丈，正在进行战争恫吓。现在，当波罗的海里只剩下一些芬兰人的小轮船的时候，这会非常奏效的。

再会，望来信。握手。

阿·彼什科夫

已收到三封信。请把米克拉舍夫斯基发给叶尔帕季耶夫斯



基的电报寄来。

## 162

自莫斯科寄雅尔塔

1904年10月20日<sup>①</sup>

刚从“星期二”回来<sup>②</sup>，我在那里朗诵了奈焦诺夫的剧作<sup>③</sup>——象一切珍品一样，它不为所有人所喜欢，可是一旦被人喜欢上了——那就无法形容啦。

我想把它寄给你一读，但没有多余的本子，一定是被我送去校对了。

斯基塔列茨写的短篇小说很好<sup>④</sup>，我为他感到十分高兴！

《信使》报那边的事，一切尚未定夺<sup>⑤</sup>，我们将看一看明天会出现什么情况。对《真理》那边——也是这个态度<sup>⑥</sup>。关于出版新杂志的问题，我们正在奔走<sup>⑦</sup>。

《我们的生活报》是解放派<sup>⑧</sup>。他们正在叫我过去<sup>⑨</sup>，但是现在我还不能够作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

伊万·帕夫洛维〔奇〕·拉德日〔尼科夫〕<sup>⑩</sup>——花了五千块才出狱，获得了在任何地方居住的权利；他还可以，不错，情绪饱满，就是身体不太行。那还用说！关了二十一个月。我要把他送到里加，这是一个多么美丽迷人的城市。我多么希望你也能看到这座城市啊！如有可能——我愿意在那里住一个冬天。我把照片给你寄上。

明天我给叶连娜汇300<sup>⑪</sup>，你向她说清楚，这是萨〔瓦〕的钱，是你要我提醒他过去答应的话的。

关于款子一事我不会向季娜伊达·莫罗〔佐娃〕吐出半个字，我也见不着她。我要对老爹说<sup>⑩</sup>，他也得提醒她实现自己的诺言。

纪念契诃夫文集<sup>⑪</sup>的所有收入，我尽量争取全部交给儿童保育院<sup>⑫</sup>，同时还想同沙利亚平、安德烈耶夫等人一起举办一个盛大的晚会，为保育院募集资金。

27日我要在彼得堡朗诵，为十字会募捐<sup>⑬</sup>。明天我们同贵族开会，讨论各种联合会的问题<sup>⑭</sup>。然后我去特维尔。

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我实在太忙，要是急急忙忙地写，那  
130 就怎么也写不好，也不恭敬。

虽然我还不大了解详情，但是我可以对你这样说：你是好样的！我对你的美好的、坚贞不渝的尊敬之情与日俱增，“朋友”这个词儿，当我用它来称呼你的时候，当真不是一个空洞的词儿。再会。

从彼得堡给你寄过两次信——收到了？

现在你写信写兹纳缅街，20号。

再给你寄去某位科索罗托夫的剧本<sup>⑮</sup>，你把它和奈焦诺夫的剧本一起朗诵，不会白费功夫<sup>⑯</sup>。

从医生<sup>⑰</sup>那里你收到75卢布没有？请向这位大好人问好，告诉他，我要给他寄去里姆斯基的一部新歌剧<sup>⑱</sup>，而且还有《海燕之歌》<sup>⑲</sup>——都在说这部好作品不知是哪个鬼东西写的。

你还是买架钢琴，继续尝试进行音乐的研究。

还有一些事情：我那张书桌现在怎么样了？母亲离开尼日尼以后，有人能把它寄给我吗？我不想再买一张了——何况又没有钱。而且——桌子里还有我急需的那份阿法纳西的手稿<sup>⑳</sup>——《教师》，以及《在底层》的手稿——我已把它卖给美国了<sup>㉑</sup>。这种种事情怎么处理？请考虑一下！

尼日戈罗德教师的选集<sup>㉒</sup>，大概会十分有趣，但是要把德

罗贝舍夫斯基、巴拉巴诺娃、卡普捷列夫的文章剔除出去。我正在准备付印。

来信谈谈萨穆伊尔的情况，务望多加小心——一切切。

接下来呢——现在紧紧地握手。代我吻孩子。

马克西姆我要给他寄点书，可卡季卡<sup>②</sup>呢？她需要什么？  
勿此再会！

我的去向，以及何时能到达彼得堡——现在还不知道。

后天，大概可以再给你写一信，明天从早上开始就要忙得不可开交。

斯基尔蒙特在这里，这里还有——可怕的自由主义。

公众变得“厚颜无耻”了——真象俏皮的人说的那样了。

甚至《俄罗斯新闻》这家老报也用健康人的健康的语言说出了这番话来。

人需要感到自己是英雄，可是这样的人实在少得可怜！

（五个大子儿买一把，不贵，——就这样的英雄。）

好，完了，已经夜里三点了。

再会，我可爱的朋友。

阿·

163<sup>①</sup>

自莫斯科寄雅尔塔

1904年10月22日<sup>②</sup>

见到胖子薇拉<sup>③</sup>了，日内她就要去尼日尼。她变得聪明、也更好看一些了，——且不要说变得更庄重，而且总的说来是更讨

人喜欢了。尤利娅这两天就要回来④。加林来了⑤，大谈特谈打仗的事，~~也~~也很有趣。总的结论——军队的士气已完全丧失，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虽然是吹牛大王，不过他的这个见解，却是很宝贵，因为，看得出来，这不是他个人的见解，而是经过他对上层的观察，以及与上层的代表人物在远东进行的谈话以后所总结出来的。这里——总的说来，大家的情绪很好，生气勃勃，有干劲。

苏列尔——一如以往那样亲切可爱——要去满洲⑥，当一名卫生兵。我劝他不要做这个事。他向你问好。费奥多尔也向你问好，他大变样了，咳！加林接受了大量订货，或者说是承包供应干草⑦，已经在挥霍金钱了，我没有见到他，他在彼得堡，——今夜12点我正要前往那里，——可是他和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⑧正好在今天离开彼得堡。以后他俩要一起出国——还到满洲去。建议你利用与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的亲密关系，提议她贡献出一些钱⑨，现在加林有的是钱——成把成把的票子。

此地，即莫斯科将出版一份《生活之声》的周报⑩，小说版的编者是我，报纸是社会民主党的。从撰稿人说来，大概会相当吸引人。

收到包裹。请勿惊奇⑪。

代吻孩子们，他俩真可爱。你让马克西姆给我写信来。

祝一切顺利！我从彼得堡得到一个令人极为不安的消息⑫，现在——我还不大相信，不过，如果这消息是真的——那就不愉快了。

自莫斯科寄雅尔塔  
1904年10月23日①

寄去《莫斯科新〔闻〕》的一张剪报②，这是当今评论意见的赤裸裸表现的一个好典型，亦是保守派的智囊处于慌乱状态的鲜明证据。

在此种情况下——保守派是由于恐惧而惊惶失措，而左翼则是因为高兴而冷静不下来。

薇拉·萨多夫斯卡娅刚刚来过这里，她说母亲③去雅尔塔后你就到莫斯科来。能见面就好，看来我在这里要呆到11月9日。不过这是可能性——我还不能确定。

《莫斯科新闻》顺便还把悬挂和朝拜圣像称为是一种迷信，而梅谢尔斯基却说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④。我们往哪里去呢？他们为此要把我们引向何方呢？——完全不能理解。

因为——我坚信——他们最终是要来赶走我们的。

回到你来此地一事，我认为你最好是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再来，这段时间我能够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况且——12月6日（这是神人尼古拉的日子）——要公布宪法（这是在10月21日大家都期待的了）——即尼古拉二世登基十周年纪念日。

今天我要去彼得堡，没有时间再写下去了。

握手。

阿·

自莫斯科寄雅尔塔

1904年10月底<sup>①</sup>

我的朋友，我们奔波在不同的城市，日夜谈论不息的话题只有一个“它”<sup>②</sup>，——为了“它”，戈利采夫老头子竟用肥皂盒权作酒杯，拿花露水干杯。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这还是问题。

上了年岁的饱学之士竭力论证，它应该以“某种形式”、“哪怕它不够全面也罢”出现在我们面前，只要问世就行！因此他们谈论的不是要提什么要求，而是要作怎样的让步。

非饱学之士——其中也有上了年岁的人——则说应该通过全民投票召开立宪会议。

为了使你更加明了事情的关键，我说得详细些：

十一月六日在彼得堡将召开由政府批准的代表会议<sup>③</sup>，参加这一代表会议的有省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75人：34名省级的，其余的都是县级的。政府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怎么办？

你是了解阿·阿·萨韦利耶夫的，你当然能够知道，他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还了解基列韦伊恩。

为了在这些“俄国人民意愿的代表”的背后造成一种明确的社会舆论，不使这些代表在政府面前表现出蛮横无礼、卑躬屈节，以及其它隐藏在俄国庸人心灵深处的秉性，为了迫使他们向政府提出一系列明确的、严肃的对社会和国家制度进行根本

改革的要求——为了造成这样一种社会舆论，这些日子以来“正直的、真诚地希望自己国家繁荣的人”组成了各种小组，到处都在集会，都在议论。

大家议论的题目：“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议论的最终结果，大家对下述一点原则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即这75个有权代表“民族意志”的人，他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充作这样的代表。他们不应该接受这一荣誉，他们应该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受到全民委托来与政府讨价还价、来提出要求，使自己具有人民全权代表的资格，也就是通过全民投票来召开立宪会议。

这一点在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激进派和自由派又发生了分歧：激进派说，假如政府不同意75人的建议，那么75人就应该宣布自动解散，因为——他们在道义上没有权利代表对他们不了解和没有选举他们担任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职务的国民同政府达成任何协议。此后开始发生一系列街头事件，133 目的在于向政府表明他们并不同政府开什么玩笑，此其一，其二——要求政府在自由权利的问题上作出全面的让步。

自由派——则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政府不会同意全民投票，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需要向政府提出“最低要求”。这个最低要求包括出版、信仰自由，根据1864年章程恢复地方自治机构，建立不分阶层的乡政权。这就是全部目标。

激进派开始大骂起来。“混蛋！”——他们对自由派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为了三个戈比在出卖国家吗？”

于是他们作了补充：人身自由=废止一切强行的决定和胡作非为，扩大地方自治机构中的代表职责=列入学历，在最为广泛的代表的原则上改组市杜马机构，请愿自由，即一项请愿书有了一千个署名者，就有权立案作应有的调查并有权要求审核有关它的报告；大赦政治犯。

这就是争论的实质。激进派——要取胜。总的情绪十分高昂，只有那些顽固不化的自由派老家伙们，才对激进派用来提高自尊的感情和公民的大无畏精神所作的努力，偏要表示不服气。

明天我就要出发到涅瓦河两岸去，就这一问题找人商谈，随后就去德维纳和维斯纳河两岸，而且有可能还得去涅曼河两岸。

生活——在沸腾！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你，我的朋友——是一个已有孩子的母亲，确实太遗憾了。

我尽量给你寄些材料，建议你把我的信向熟人们读一读。总而言之——尽你的所能——要为“它”宣传再宣传——要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严密、广泛而吸引人的方式。

勿此再会！

握你的双手，请求你不要生气，假如我不能经常给你写信的话，——现在没有时间，不只是写信没有时间！

祝一切顺利，一切都好，精力充沛！

阿·

伊万·帕夫洛维奇在这里——我写信告诉过你了？斯基尔蒙特也在这里——看来，让他留在这里④，还是办得到的。

166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4年11月2日或3日⑤

关于米尔斯基辞职的传说⑥，完全是一派胡言，它是官僚



政党和自由派右翼旨在压抑社会及左翼情绪而，  
些传说在这里正好起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说——

《祖国之子报》将是自由派右翼——他们才是“老”  
机关报，而左翼——“儿子”——的机关报则将是《我们  
报》。关于特韦尔地方自治得到恢复一事，我已写信告诉  
了。一月将要召开第一次会议，这已经是事实了。《记录》你  
定已经收到。它的开头部分分析了右翼的观点，中间部分——是  
右翼的，结束部分——则是左翼的最低要求。

今天我才从各个地方转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件——是“严  
重的”<sup>③</sup>。在德文斯克部队同预备兵打了一仗，部队取得胜利，一位喝醉酒的教堂执事站在屋顶上把他们大声咒骂了一  
顿。在莫斯科梁赞车站，预备兵遭到了猛烈的射击，有被打死  
的，受伤的很多。在里加，人们从法庭里把被宣告无罪的弗里  
德曼用手抬上大街游行，顺便一提，警察段也给砸了。发生了  
手枪射击，以及其它的事态，不过没有因此而产生什么损失，只  
有玻璃遭了殃。预备兵的行动使大家都惊愕——这是怎么一回  
事？不过警察在十分卖力地劝说他们“揍犹太人”去，鼓吹这才  
是当今最和平的举动。

犹太人——在挨打，大家特别高兴去打有钱的犹太人，但是  
——俄罗斯人也遭到了大难，而最倒楣的——要数警察和宪兵。

我将在这里呆很长时间，因为——6号有一个会，10号也有  
一个<sup>④</sup>，21号我要公开朗诵，等等。亚罗维茨基——我马上寄  
出<sup>⑤</sup>。卡明斯卡娅那里我已汇去一百卢布——此事你不要管，并  
告诉阿列克辛，叫他也别管这个闲事。她再噜苏，我就不能再奉  
陪了。七十五卢布你向阿列克辛取了吗？告诉干亲家<sup>⑥</sup>，谢尔  
盖·伊万诺维奇在巴黎，昨天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消息。〔……〕  
亚宁娜在柏林被捕了，罪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就意味着，她  
将被引渡回俄国。她的亲属感到丢尽了脸，不过，不是因为被

捕这事本身，而是因为她的被捕是在未婚夫的家里，又是在清晨的时候。《柏林日报》说是“一大清早”。

你来信怎么不谈萨穆伊尔的事？他怎么样？你们的生活如何？他有没有吟诗写作什么的？季霍米罗夫从人〔民之〕家附近的尼日戈罗〔德〕官〔方〕的大楼出来了<sup>⑦</sup>，要我给他和韦尼阿冥找一个保护人。伊〔万〕·帕夫〔洛维奇〕——出狱以后反而变傻了，这是很可笑的。他感到怅然若失，对什么都不相信，不过，这马上就会过去的。斯基尔蒙特已经解除监护<sup>⑧</sup>，将在彼得堡定居，正在寻找住房。

黑人家庭照<sup>⑨</sup>已经取回，寄一张给你，另一张我留下。没有时间了！普罗托波波夫<sup>⑩</sup>来了，还有尼日戈罗德老乡们。

祝一切顺利！

阿·彼什科夫

## 167

135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4年11月3日或4日<sup>⑪</sup>

刚刚开完一个会回来<sup>⑫</sup>，——有新闻可以奉告。

前天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召见亚·斯塔霍维奇，说道：“我以忧虑的心情通知您，皇上准于六日召开的地方自治局代表会议，现在被皇上取消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这是皇上的圣裁！”于是希波夫、利沃夫、彼得伦克维奇等贵族找到米尔〔斯基〕，宣称会议还是“要开的。”——“在什么地方召开？”——“就在这里，彼得堡。”——“先生们！但是

鉴于圣上的旨意……这样做恐怕有所不便。请各位稍待片刻，我即去请旨，也许皇上会另有圣裁。”昨天米尔〔斯基〕又遁知说，皇上没有另下圣旨，他没有让步，因为“他为了保存专制政权情绪上变得神秘了”。

（你瞧——由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笔下生花，神秘主义已经时髦了。）——“代表会议我们反正是要开的！”——贵族们声称。“在什么地方？”——“在这里。”——“不合适！”——“那么——莫斯科。”——“那就更不合适了，因为这很象是莫斯科在闹某种独立性了。”——“那么——还在这里。”——“好吧，那么请你们到……尼日尼去好啦！”——“不，太远了！我们认为还是在这里举行比较好……”

决定就这样作出了——代表会议六号在彼得堡举行。这个谈话我传达得一字不漏，如同从当事人那凡听来一般。报界已经接到了指示——对代表会议不作任何报道，而且即使取消了也不见报。建议你——注意《法制》，看第44期上特鲁别茨科伊、伯恩斯坦、沃洛季卡的文章<sup>③</sup>。《我们的生活报》将在5号问世<sup>④</sup>——你会收到的。事实上——事情远比预料的要好得多；因为本来就不清楚，当初皇上同意开会时地方自治局的头头们到底讲了什么，而现在挨了响亮的耳光之后，他们又会说什么呢？——这可以从右翼迅猛地向左转这一态势中看得出来。而且，虽然干了那些一个又一个见不得人的勾当，——米尔斯基还是牢牢地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他坐得牢牢的原因，正是他每天都在高喊——“我要引退！”——同时谁又能相信，他会引退。把他赶下台——他们没有这种打算——干吗还要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候重蹈奈开尔的覆辙呢<sup>⑤</sup>？

哈尔科〔夫省〕有三个县昨天爆发了农民的“骚动”。这里民情——激昂，很多人喜笑颜开，而俄罗斯人一旦笑了，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在文艺界——《真理》上发表了安德烈耶夫的短篇新作③，还有涅米罗维奇又一次的鬼把戏。他向奈焦诺夫要了《阿夫多京的一生》，又说服他不要在《知识》发表，尔后又建议奈焦诺夫重写第四幕。现在奈焦诺夫转来了涅米罗〔维奇〕给他的信，以及他给我的信。他在骂娘了。“艺〔术〕剧院受到了文学家们的尊敬，不过它在文坛的声望已经到了可以怀疑的时候了。它衰败了，已经变成一个彻底的工业性企业了。”如此等等。我感到欣慰。因为我有自己的计划。

好，再会。向所有的人问好。

136 生活正在变得十分滑稽可笑。令人赏心悦目的是那些胖墩墩的白发老人，一个个活脱脱都象小伙子那样也在那里大喊大叫，东奔西跑，而全然不顾那公爵、伯爵什么的称号，再把自己装得那么稳重，那么温文尔雅了。

握手。

向孩子们问好。亲吻。

阿·

168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4年11月7日④

急匆匆地给你写封信。

《我们的生活报》6日早晨被兹韦列夫查封。可是三点钟米尔斯基又取消了这一禁令。大约卖掉了四万份，又出了一版。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昨天开幕⑤，还没有结束。今天在继续开

会。

89个省中只有一位施滕博克-费莫尔表示：违背圣旨行事，对我们是否合适？回答是全场的缄默。后来有人说：“谁认为参加这一代表大会不太合适，那么大门是为他敞开着的！”伯爵并没有走。

代表大会的详细决议明天给你寄去。现在我逐字逐句地把一致通过的几点告诉你。

第一、不管作出什么决定，我们在道义上有义务将每项讨论的意见记录下来，在记录上签名，选出代表并要求米尔斯基将会议记录呈交沙皇。

第四、国家必须实行：结社、集会自由，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一致通过。

第五、希望而且必须赐予俄罗斯帝国全体臣民以同样的个人公民权和政治权。一致通过。

有几票表示必须特别强调农民群众的无权地位。

气氛——活跃。情绪——坚定。代表们收到一大堆支持的电报，萨拉托夫的电报上签名者超过二千。

今天皇宫广场上有可能要举行示威。

再会。

以后给你详细写。

阿·

第二、第三两点——纯粹是形式上的——讲的是代表大会的议程之类问题。

## 169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4年11月8日—10日<sup>①</sup>

我来到这里，已收到你的三封来信，两包印刷品<sup>②</sup>。

对法妮——要劝导。很快我就会给她寄一宗大笔的订单去<sup>③</sup>，我们大家——《知识》的小说家——都要把自己的作品加<sup>137</sup>以装帧并配上书架，赠给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书架要做得有艺术性，硬装帧向法妮订货。你把此事告诉她，并请她尽快尽好地完成（在我把书寄去之后）。

再会。我要去参加讨论了<sup>④</sup>。我们的莫斯科谈话纪要<sup>⑤</sup>有人会给你寄去的。

握手。

阿·

## 170<sup>①</sup>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4年11月10日<sup>②</sup>

你仔细看过我随信附寄给你的加斯帕里的书后<sup>③</sup>，可以在书中找到我以前告诉过你的全部问题的肯定的答案。现在——

地方自治派认为<sup>④</sup> 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可是大家都在向他们表明，他们所起的作用才刚刚开始，他们还应该在地方自治局会议上继续发挥下去，等等。

明天——安葬布纳科夫<sup>⑤</sup>，大概要有认真的人举行认真的示威。

我的《避暑客》首场演[出]<sup>⑥</sup>——正在进行，这些人真该死！演得——实在糟糕，没有人能理解剧本。我马上要跑到剧院去。

昨天在米哈[伊洛夫]剧院，满身珠光宝气的巴列塔走上舞台的时候，有个坐在第一排的人向观众说：“先生们！瞧，我们的舰队来到啦！这位妇人的每一根手指上——就有一艘装甲舰！”全场哗然，警察想把这位爱国志士拉出剧场，——可是观众们向他鼓掌致意，进行了干预——“爱国志士”才留了下来，不过阿列克谢亲王——打道回府了。

就是这位亲王上次在海洋街挨人嘘过，当时他正从巴列塔家里出来。

握手。没时间了。

阿·

171

自彼得堡发往雅尔塔的电报<sup>①</sup>

1904年11月12日

电告信、报收到否。《避暑客》演得十分热闹<sup>②</sup>。另见信。阿列克赛。

231

自彼得堡哥雅尔塔

1904年11月12日或13日<sup>①</sup>

想给你寄去几篇关于《避暑客》的文章，可是我实在没有空搜集它们。望读一下《世界报》<sup>②</sup>、《彼得[堡]公报》<sup>③</sup>、《新闻报》<sup>④</sup>、《俄罗斯报》<sup>⑤</sup>和12日的《彼得[堡]报》<sup>⑥</sup>，后者上头有一篇访问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妙文。

138 愿意了解我对这场热闹的态度吗？

首场演出，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好的一天，瞧我跟你说到哪里去了，我的朋友！关于自己在生活中的意义和力量，我过去从来没有，而且今后也未必能再有机会体验得如此深刻，如此强烈了，当时是在第三幕以后，我走上舞台，站在脚灯旁边，浑身上下充满欢乐的豪情，在“观众”面前昂着头颅，准备不顾一切地干它一场，假若有什么人竟然向我喝倒彩的话。

大家都明白了，——没有人喝倒彩。只有不断的掌声和“艺术世界”的退场<sup>⑦</sup>。我是彻里彻外舒服极了。脚灯旁边观众们狂呼乱叫，他们两颊烧得通红，眼睛放射出光芒，有人号陶大哭，骂骂咧咧，还有人挥舞头巾，而我望着他们，搜索着敌人，可是看到的只有五体投地的人群，以及几位朋友。“同志！”——“谢谢你！”——“乌拉！打倒市侩！”所有这一切好得出乎意料之外。我觉得自己是个马戏班的驯兽师，同时一副嘴脸必定颇为淘气。后来有人说，这是那场演出最精采的时刻。

确有丑事——就是有嘘声，——没有口哨声，它也不可能



有，因为池座里的观众是不吹口哨的，吹口哨是民主派“头面人物”的勾当。来看戏的绝大部分倒是“贵族”，——我说的这件丑事，是“艺术世界”的包厢，特别是那帮家伙当中最露骨、最暴跳如雷、最目空一切的那个梅列日科夫斯基领头干的。这是达林-利尼奥夫亲眼所见，他就坐在包厢边上。随后，便是菲洛索福夫、佳吉列夫、达曼斯卡娅、文格罗娃、谢尔盖耶夫-岑斯基、克兰季耶夫斯卡娅、尤里·别利亚耶夫等等跟上。据“好心人”说，跟着他们一起起哄的，还有密探，这帮家伙真多。据说，大概有四个包厢叽叽咕咕乱嘀咕，当我向舞台脚灯走去的时候（恕我重复），——那些叽叽咕咕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波塔片科使我十分惊讶，他当着“世界”的那些神秘主义者<sup>④</sup>的面就说道：“这种卑鄙行为只有在俄国才能存在，先生们……只有在俄国才有可能（对人嘘叫？）。对每一句话说的都是真理，都是真理的人，竟吹口哨！你们不害臊吗！”他这是在休息厅里大声说的。

一群军人冲着佳吉列夫和菲洛索福夫喊叫：“不要脸的家伙！滚出剧院去！”

一个熟人说，有位先生朝着一个噤噤不已的包厢叫骂：“什么×××（接下来的是一个不能形诸笔墨的词儿）吓破了你们的胆？”——据讲，他给人拖了出去。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对达曼斯卡娅说了一句“恭维话”，这是他的说法，可是我看，他准是把她臭骂了一顿。

总之，“这是一次波尔塔瓦城下事件”。

有些先生太太们跑到后台来找我，这些人又说又哭，又拉我的手，以及诸如此类的表示。第四幕演得很不容易——总是在鼓掌，演员们的表演也就同时被扰乱了。这一幕结束以后是集体谢幕。好不容易才走出了剧场。据季霍米罗夫<sup>⑤</sup>说第二场演出还要好一些，第三幕以后，有人就掩面而泣了。大家要求

139

剧本作者上台亮相。算了，这些以后再写吧！

尼日尼的安东<sup>⑨</sup>在这里，想得起来吗？还有一堆熟人。15号或20号将要公布应征人员的名单——有三万五千人应征。可能开一个大会。法学学会今天确定格森作题为《言论自由》的报告，可是报告没有作成，因为听众太多。不但容纳千人左右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以致男子汉都昏倒了，而且甚至大街上也集合了四千之众……虽然大家都对我十分友好，我还是连台阶也没有踏上，只得又走回来。格森和安年斯基一直要等到找到较为宽敞的场地后才能做报告。

布纳科夫安葬的情况<sup>⑩</sup>我写过没有？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葬礼！

老百姓——正在以新的姿态出现，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请读《俄罗斯报》上关于自由派的诗歌<sup>⑪</sup>——这是普通老百姓，而不是激进派的呼声。老百姓对《我们的生活报》的态度真是感人肺腑！事务所休想能够挤得进去，楼梯上、过道里都被一群又一群渴望生活的人堵得严严的。零售被禁止那天，预订数一下子上升到1263，第二天又上到3489，外地还在打电报来预订。霍茨基毫不在乎，他相信自己准定充军西伯利亚。报纸大概会遭封禁，不过调整后的《祖国之子报》，还有《言论报》马上就要出版。斯维亚托波尔克大概很快就会荣膺一个一等“万人唾骂”公爵的名号；根据他对《我〔们的〕生活报》的态度，可以断言，这老东西看来是吓破了胆，正在屈服于上头的压力。据说，在他向尼古拉条陈立宪要求的时候，尼古拉惊呼：“难道朕不是世界上最能约束自己权力的皇帝么？”

塞瓦斯托波尔事件<sup>⑫</sup>这里已经尽人皆知，人心大快。这类事件多得很，大概你是知道的吧。

我全身上下，累得筋疲力竭，现在连洗头的时间也没有，头发已经脏得粘成了块。可以写的事情很多，但是——实在没

有时间。你最讨厌的里加来的那个人，躺在医院里已经第五天了，这使我非常难受。恕我说到这事，不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以上只是向你说说我的情况，我的“忙劲”。

代吻马克西姆、卡佳！向医生<sup>⑧</sup>问好！紧握你的手，我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来信。你说得对，生活无限美好！而且你同生活接触越多、越深，就会觉得它越美好！

再一次地握你的手。

阿·

忘记告诉你，除了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和布拉维奇，都演<sup>140</sup>得不佳，而且玛〔丽娅〕·利沃芙娜<sup>⑨</sup>身体太胖，可笑又俗气。

## 173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4年11月14日<sup>⑩</sup>

“沙皇接见了希波夫、利沃夫、彼得伦克维奇和罗江科<sup>⑪</sup>，感谢他们对他的忠诚”——这是今天彼得堡流传的新闻。蹊跷就在这里：代表大会未被批准召开，可是——竟然召开了<sup>⑫</sup>，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限制专制政体的决议，可是——又因为对专制君主的忠诚而得到了他的感谢。

代表大会未得到“执法者”的承认，可是现在，当代表团受到了他的接见之后，代表大会就被承认了？波塔片科在《俄罗斯报》上<sup>⑬</sup>称目前的时局为一种“唇舌大混战”，这是非常正确的。顺便提一事，你看一下星期天，即今天的《俄罗斯报》——

关于《避暑客》<sup>④</sup>的那篇文章有意思。“艺术家们”<sup>⑤</sup>差点儿被波塔片科——点名。

各城市的首脑会议<sup>⑥</sup>，当然是全俄代表大会，正在拟议之中。这里和莫斯科——宴会不断，可能要组织政治俱乐部。今天在涅瓦大街上有些人还高叫起俗谚口碑<sup>⑦</sup>。总之一——情绪是欢乐的。官僚们假如在短期内不能积聚力量，他们的事儿就无可挽回了。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集结力量，但是同时又允许《我们的生活报》开展自己的零售业务。总之一——现在事情都难以理解，只有一点是明摆着的——所有的人都被搞得晕头转向，很少有人能够认清自己的立场和职责。被审查的人从牢房里放了出来，塔甘监狱里在绝食<sup>⑧</sup>，要求自由。这是对他们允诺过的，可是同时昨天在林院<sup>⑨</sup>又抓了一批。如此混乱的时局，甚至把最顽固不化者的思想也搞乱了。只有那些懂得群众以及群众的利益、觉悟和力量是最最重要的人才最清醒。

你收到《夏洛塔》了<sup>⑩</sup>？一本有趣的书。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他向你问好——日内即可把奈焦诺夫的校样<sup>⑪</sup>寄出。今天收到了安德烈耶夫描写战争的短篇新作——《红笑》<sup>⑫</sup>。尚未来得及看过，不过看来是出色的。库普林写了一个极好的中篇<sup>⑬</sup>。总之一——一切都不能再动人，再生动，再亲切了。向阿列克辛这个老鬼问好，他是条懒虫，不肯多思考，因而只能是个怀疑派。然而——他干活很多，同时整天在修复被损坏了的机体——保守的活儿！我的机体一旦开始损坏，——就去找他阿列克辛，喝杯红葡萄酒。可现在——我们还要快快活活地过些日子！

紧紧地握你的手，我的朋友。

341 我总想给马克西姆寄些书去，可总是找不到时间。告诉马尔沙克，格尔佐夫斯基来过了，要把他安在这里是办不到的。斯塔索夫——病了。为了使你能对这位八十一岁的儿童，对这

位唯美主义者中的唯美主义者（一切存在对他说来都是美好的）有一个较为明晰的概念，——我把他的一封来信给你寄去<sup>⑤</sup>。阅完之后即寄回，我十分珍惜这件令人好笑的文献。

沙利亚平在这里。一直在唱歌。大家对他大鼓而特鼓其掌，他胖起来了，口头老是挂着一个钱字——这个不祥之物。

假如《夏洛塔》受欢迎——我可寄去100本。我这里有4000。

好，勿此再会！祝健康，保重自己并保重所有值得保重的人。祝一切顺利，一切！

阿·

关于沙皇接见地方自治派的谣传，当然是不确切的。他只接见了利沃夫一个，而且同他谈的是有关远东的事。

有关代表大会一事斯维亚托波尔克尚未报告。明天《言论报》——一家道地自由主义的和极其可疑的报纸——将要问世。

18号——《祖国之子报》问世，也是自由〔主义的〕，而且毫无疑问，是循规蹈矩的。

## 174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4年11月19日<sup>⑥</sup>

四个月以后将要公布宪法，这你可以打赌——不会输掉。

《祖国之子报》昨天问世——创刊号的内容要比《我们的生活报》充实些、好些。我会替你订一份。

宪法并不重要，但是它要问世，这是事实。现在需要竭尽

全力使它成为最民主的宪法。明天要举行一个有 600 人参加的法律家的宴会<sup>③</sup>，昨天我们开了一个会——萨瓦、我、斯基尔蒙特、伊万·帕夫洛维奇、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伯努瓦以及米克拉舍〔夫斯基〕——我们也不想办报<sup>④</sup>。有关此事——毋外传。

明天列昂尼德去赴宴。

我给马克西姆寄书去。再详细些写——现在不可能了。奈焦诺夫的校样<sup>⑤</sup>我大概在明天就可寄出。斯基塔列茨写了一个很好的短篇小说<sup>⑥</sup>。《避暑客》轰动起来了<sup>⑦</sup>，不过毕竟没有演好。〔……〕

你自己给季娜伊达<sup>⑧</sup>订报吧，我不知怎么地不想给她办，同时也没有时间，我忙得不可开交，你想象不到的忙！我瘦了，象一根面条似的，但是身体健壮，又象一根钢条。

卡捷琳娜，生活是可以过下去的，而且要是较少考虑自己的话——那还可以过得更加轻松愉快一些。

再会。握手。

阿·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4年11月21日<sup>⑨</sup>

刚刚从帕夫洛娃礼堂宴毕回来<sup>⑩</sup>。出席宴会的人超过 600——作家、律师、地方自治派官员，总之——是知识界——弗·加·柯罗连科主持了宴会。会上发表了直截了当的演说，大家

齐声高呼“打倒专〔制政〕体”——“立宪会议万岁”、“宪法”，等等。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呼这最后两个字而毫无畏惧之色，这还是第一次。一致通过了决议：通过全民投票召开立宪会议。人们的情绪非常热烈，民主气氛十分高涨。密探也来了。但是主席宣布了，任何一个想得到有全体人员签名的决议③的人，都可以拿到一份。全部出席宴会的人都签了名。所有的提案，那怕是最为尖锐的，都一致通过。决议和签名都要送给大臣。

有位妇女出来作了演说——这是自有会议以来的第一次，她指出全民投票的作法甚至也给了密探以表决权，但是——妇女的地位在什么地方呢？她们总是和男人们一起，在所有的岗位上并肩工作着，——可是现在竟把她们忘了。这是十分恶劣的！她讲得——非常好。

莫霍夫街事件④完全不象目击者在《我们的生活报》上⑤描绘的那样可怕。

不用说。肇事者是警察，不过也实在把他们搞急了。

民众——不管是哪一位来组织他们——总归还是民众，象往常一样，既不听话，也不聪明。

总而言之——这里群情在日益高涨，不过根据消息，外省还要厉害。

新任副大臣⑥在被委任此职之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物，不是委任瓦西里奇科夫，而是他——这对自由派是有利的。据说，冬宫里头正在讨论如何制订宪法的问题——是英国式的还是德国式的⑦？看来，市长代表大会⑧也将是非常有趣的。

今天——我要在捷尼舍夫朗诵⑨。大概会非常热闹。

你看，我向你作报道是多么认真？尽管——我忙得够呛。

安德烈耶夫在这里，住在我们处，他向你问好，还有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也问你好，那些集子⑩的事情忙得他喘不过气来。

再会！  
握你的手。

阿·

## 176

自里加寄雅尔塔

1904年11月30日<sup>①</sup>

你从报上当已知道，彼得堡警察大打出手了，不过民众  
143 ——也让他们打，因而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心的了，甚至对  
那些挨了打的人说来，也是这样。只能劝告他们——不要让自己  
挨打了——仅此而已，岂有它哉。

在工艺学院的礼堂举行盛大的宴会，有各方面的近七千名  
人物出席，因此情绪十分高涨。这是在涅瓦大街事件之后<sup>②</sup>  
……。总之——群情日益激奋。根据梅谢尔斯基公正的判断，  
现在争论的只是一字之差的问题：早干还是晚干？

官僚派承认改革的必要，而其他所有的人则要求立即完成  
“改革”，即制订宪法。

看来，“晚干”派会取得胜利，不过他们要付出不少的代  
价。一般说来，他们的事并不妙：你看一下克拉多的审判过  
程<sup>③</sup>、基辅红十字会案件<sup>④</sup>和毡靴事件<sup>⑤</sup>吧！一切都很清楚  
了！查禁《祖国之子报》、迫害《法制》——这些都是往火上加油。  
掌权者们的行动愚蠢极了，而且总的来说，大家都变得沉  
不住气了，有的是因为痛苦，有的则是由于作乐

明天我得去戈麦尔一趟<sup>⑥</sup>，——可是我身体不大好，背和



头在隐隐作痛。说真的，柯罗连科倒应该去的，可是他拒绝了。

很有可能我也只得放弃此行，因为我实在太累。

已给赖科夫斯卡娅汇去100卢布——帮助巴加耶夫的⑦。

薇拉⑧一个劲地来信来电，伸手要钱，而我不能给她。

好了，不能再往下写了，因为背在作痛。

离开戈麦尔——即到彼得堡去，如果不去戈麦尔，我还是要到彼得堡去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给活儿累得精疲力尽了。

握手。马克西姆好吗？来信谈谈他的情况。

阿·

## 177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4年12月中旬⑨

寄上尤什克维奇的书，该书在书检机关尚未通过，因此当你剪开了以后，要当心。从41页开始——就有趣了⑩。

我们约好：节日期间我得从这儿溜走，因为我相信，节前我会把自己折腾得够呛的。

元月5日——我回到这里，因此如果你认为在这时来到这方便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从5号开始，我不知道要在这里呆几天，大约10天，反正不会再少了。你感到这样方便吗？不方便的话——即告，我可把原订计划稍作改变，虽然我必定要在5号——10号之间在这

里朗诵<sup>③</sup>。干么我要到处朗诵？没有钱。

144 你们大家住在外省都渴望着知道新闻，是不是？新闻得由你们自己制造出来，不然的话——一切还能老等待首都吗？彼得堡已是“要鼓劲——精力尽，出虚汗，腿打颤”<sup>④</sup>，尽管《现代报》还在唱高调。顺便说一句，不要麻痹大意。《我们的生活报》——在各个方面都是“长不了”，——霍茨基本人吓得垂头丧气，整个报纸也给他带累了。这里也象别的地方一样，管理的方式需要改变——简单一点地说，就是要把霍茨基狠狠地揍一顿。

我搜集了很多关于涅瓦大街示威游行<sup>⑤</sup>的有趣材料。这次游行不同一般，这是我要提请你注意的。密探、警察大打出手，特别卖力，而那些扫院子的打手们的行为却是无法理解、奇怪的，尽管他们被灌足了伏特加，——其实，他们象大多数俄罗斯人在危急关头的时候一样。他们当中有些人把挨打的人藏匿起来，另外一些人拳打脚踢只是“装装样子”，——他们一边舞手动脚，一边在低声劝道：

“你叫呀，小姐！叫呀，先生，要不然警察会发现我们是在装样的……”

有一些人问：

“先生们，你们是犹太人吗？”——

“不是”。——

“那怎么对我们说，你们是犹太人，还要去抢劫冬宫呢？”  
尽是如此等等的这一类话。

游行本来不怎么样突出，可是打得实在残酷，因此在居民的眼里这是大事件。总的印象——迄今所有的示威，对庸人脑袋从未产生过这样深刻的影响。看来没有被打死的，可是打得遍体鳞伤的——大有人在，得超过一百。

在莫斯科打死的有8个<sup>⑥</sup>，打伤致死的有4个，还有很

多，大约 200 个人遭到了毒打。这样一来民众就把责任归之于“社”和“革”<sup>⑦</sup> 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早就十分笨拙地散发传单进行警告：“我们要游行了，假如你们为此要对我们动手动脚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特列波夫和谢尔盖<sup>⑧</sup>——处以死刑。”这是粉红色的愚蠢之见。可是莫斯科的表现一般说来还值得称赞，而且商人们都动起来了。

《鹰》号装甲舰，据说触了礁，现在搁在那里。在奉天绞死了四个女看护，原因是她们给士兵们读邪书。这一方面的事情很多，不过——都是些小的事件。当然，这些小事写起来也够好的，不过总的说来——显得平凡、孤单，顺便说一句，这绝不会妨碍无法遏止的生活逻辑向前发展。社会学里有某种与化学共同的东西——不同的元素相混合就能产生某种新东西……

总而言之——生活是有意义的。在发生灾难的时候，人就变得最愚蠢、最接近自己的本性，——例如，火灾能够绝妙地把人的内心深处照得一清二楚。

但是——我们不谈这种哲学了，它是《新路》所钻研的。我个人的生活过得急急匆匆。我写得很多了，准备还要写得更多。<sup>145</sup> 我知道，也感觉到要给马克西姆和卡佳买些节日的礼品，——可是买什么呢？而且我的想象力也不够丰富。

这方面要请你帮忙。

匆此再会，我的朋友！

紧紧地握手，我认为人生的真谛在于尽量多做点事——这是理当如此的！

好，祝一切顺利！

阿·

速告你何时到达。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4年12月中旬<sup>①</sup>

兹转去寄到此地的给你的信件，我给你的两封信从雅尔塔退了回来——当然，就无须再把它们寄去了。

我身体不好，得了流感。因此没有到戈麦尔去<sup>②</sup>，然而写了一点东西。我来到这里，为的是筹办一家银色的报纸<sup>③</sup>，否则《我们的生活报》就实在太自由了。

春天正在消逝<sup>④</sup>，寒潮正在袭来，但是情绪——坚定。14号这里举行了一个宴会，有780人参加，通过了一项反对战争的决议。自由派向右、左的分化越来越急剧，这是不能不为之感到高兴的，虽然这为时尚早，有点盲目。灰色派<sup>⑤</sup>——在与他们结盟的问题上——陷入了难堪的境地，可是银色派<sup>⑥</sup>——在争吵不休<sup>⑦</sup>。然而生活却在前进、在发展，其余的一切——并不那么重要。

你为啥不把去尼日尼的消息通知我？好在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及时对我说了，否则客人上门扑空<sup>⑧</sup>，尔后准要骂我。你在尼日尼要住多少日子？哪天能到这里？——这后一条我可以根据给你的寄到这里的信件推断出来。我在这里大概要住到25号，尔后——去莫斯科——再回到这里。

马克西姆怎么样？他同你在一起吗？身体怎么样？盼来信。

阿·

舒拉<sup>⑥</sup>快要死了。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每天都往医院跑。她得的是胸膜炎，还有严重的风湿病。

刚刚从雅尔塔又退来一信，给你寄去。

## 179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5年1月初<sup>①</sup>

我是十分高兴到尼日尼的，不过明天律师就要从莫斯科来了<sup>②</sup>，我要委托他办理马尔赫列夫斯基在德国的事情，同他的谈话需要两、三天。

6号有一个《俄国报》的编辑会议，我必定得出席。

146

8号是另一个会<sup>③</sup>，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离开这里，还有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的身体不是很好这个原因，——我们的会计——又大喝了一次，舒拉<sup>④</sup>躺在医院——因此他就十分困难，而且三本《选集》——现在已经汗印。

13号我还必须到里加，15号要在那里朗诵，17号一定得回到这里，然后要住到月底。

22号、23号我得在这里朗诵。

瞧——我的日程就是这样安排的。此外，我为三本集子写了几篇短篇小说以后，还得为第四本写。

根据以上情况——改变是绝不可能的了——马克西姆病一好，你就到这里来。马克西姆老是害病，这个可怜虫，

我们原以为，你明天到达，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已

经为你准备好一切了。

与任何一次不同，书刊检查机关已经通过了第一辑——按次序就是第三辑，不过这暂时还没有公开。

《选集》共有4辑——也就是说6辑，假如把去年已经出版的两辑计算在内的话。所有各辑都是很有意思的。

最好是，你来到之后就能看到。

请即来信或来电告知马克西姆的情况。

我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件十分有趣的玩具，还有不少书本。

好，握手，我的朋友。

心里闷得慌。

阿列克赛

孩子病好之前，请勿匆匆赶来。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向你问好。

他在打摆子，他不能外出，可是他走了，现在深夜已经敲过一点，——他还没有回家。他还在为那个会计酒鬼张罗。

他累了，人瘦了，大变了。

他每天是在受罪。

他一如既往，牛一般地工作着，也还是那样仍然没有人器重他的劳动。

再会！

180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5年1月8日<sup>①</sup>

我恳请你，在马克西姆病好之前不要来此地！

这里——正在进行总罢工，所有的工厂、港口、印刷厂都  
罢工了，——除了《警察报》以外，今天没有出版一张报纸。明  
天二时工人们要去冬宫与沙皇对话，这会有什么结果，——如  
果不发生大屠杀的话，——很难说。 147

明天或者后天我要离开这里，17号回来。现在则参加作家  
和学者的代表团去见维特<sup>②</sup>，劝诫他明天切不要搞大屠杀。

真想见到你和马克西姆，可是同时你明白——看到正在发  
生的事吗？

我又没有时间了，忙得象一条正在狩猎中的猎犬。

握手。

阿·

## 181

自彼得堡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5年1月9日<sup>①</sup>

你将读到尽是骇人听闻的东西，但是，你得相信，这全是  
事实。

今天从早晨开始，大约有十五万彼得堡工人，同时从十一  
个地方出发，朝冬宫行进，向皇上提出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

仿照祖巴托夫的组织而建立的“俄国工人协会”的成员<sup>②</sup>，  
打着教会旗幡，举着皇上、皇后画像，在手持十字架的加邦神  
父带领下，从普梯洛夫工厂出发游行。

队伍行至纳尔瓦门前的卡子，士兵们以连开九阵乱枪来迎  
接他们，——医院里的伤员有九十三人，有多少人被杀了——

不得而知，有多少人逃匿于老百姓的家中——也不得而知，第一次扫射之后，有一些工人喊叫“别胆小，穷哥们！”——但是，大约十个人已经倒在地上。这样前面几排也都卧倒在地，后面的人，招架不住，只得四散奔逃。对着这些奔逃的人和卧倒的人（瞅准他们试图从地下爬起，准备后退的当儿），又是连着六阵乱枪射击。

加邦却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现在正躺在我这里睡觉<sup>③</sup>。此刻，他说再也没有沙皇了，再也没有上帝和教会了。诸如此类的话，他刚刚在一个公众的集会上也说了——并且也那样写了文章。这是一个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中拥有极大力量的人物，他手下的人要超过一万以上，他们迷信他，象迷信圣人一样。直到今天以前，他自己也是这样相信的，可是他的信仰在今天被枪杀了。他向我描绘了他的未来，那是极其动人、极其有意义的——其实他未来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因为到处都在搜索他，——他将把工人引上真正的道路。

彼得堡方面的工人由我们的老乡奥莉加和安东<sup>④</sup>率领。在特罗伊茨桥头，未有任何警告，他们就遭到乱枪射击，两次扫射，打倒了六十来人，我亲眼所见，就有十四人受伤（其中有五名妇女），三人被打死。

再接着往下写：部队封锁了冬宫及其前面的广场。士兵数量不足，甚至把海军部队也派到大街上了，还从普斯科夫调来一个步兵团。围着军队和冬宫的工人及其他群众，有六万之多。起先，一切都是和平地进行的，随后，骑兵拔出马刀，开始砍杀。他们竟然在涅瓦大街上也开枪。我亲眼看见，从马队旁边逃开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他栽倒了，——是一个骑兵从马上向他开的枪。在警察局大桥上进行了大砍大杀，——总之，战斗规模之大超过了昔日任何一次满洲战役，而且武功更为显赫。目前根据各个方面的统计，死伤已达600人——这还仅仅



是彼得堡城外，以及几处关卡附近的伤亡数。这恐怕不是一个夸大的数字，我是以这场大屠杀的目击者身份说这个话的。

工人们今天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可惜这暂时还只是一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他们面对枪口，敞开胸膛，高叫着：“冲啊！”“反正活不下去了！”他们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扫射。所有的行业都罢工了，除了马车、面包房和军队看守的工厂。但是整个彼得堡地面漆黑一团——电线被人剪断了。这里群情激奋，沙皇威望扫地——这就是这一天的意义。

当你了解了这些具体经过，你就会理解、相信这一事件。你要知道，我不能写得那么有条不紊，因为一天下来实在筋疲力竭了。在枪林弹雨之中没有什么可忧伤的，但是——受伤的妇女们情状凄惨，催人泪下。

这次大规模屠杀，完全是预谋的。应该告诉你，八日晚上我们——阿尔谢尼耶夫、谢梅夫斯基、安年斯基、我、杜马议员克德林、佩舍霍诺夫、米亚科京以及一名工人代表试图谒见斯维亚托波尔克<sup>⑤</sup>，要求他命令军队不得上街，并且让工人能毫无阻挠地到达冬宫广场。可是他手下的人对我们说他不在寓所，还打发我们去找他的助手雷泽夫斯基。雷泽夫斯基这个木偶和不学无术的家伙，纯粹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从他那里出来，我们又去找维特，跟他交涉了约有一个半小时，自然，毫无结果，我们请他对斯维亚托波尔克施加影响，他对我们说，他，维特，无能为力，无法玉成。后来，他挂了电话，要求斯维亚托波尔克接见我们，可是那家伙拒绝接见。但是我们认为，已经完成了赋予我们的任务：向大臣通报这次和平示威的性质，必须允许人们去晋见沙皇，撤走军队。这些情况，我们还将联名通告整个欧洲和俄国<sup>⑥</sup>。

我的朋友，俄国的革命就这样开始了，为此我热烈地、正式地向你祝贺。杀头——并不使人惶恐——只有鲜血才能将历

史染成崭新的颜色。明天，我们会有更加辉煌的业绩和更加大无畏的战士的气概，虽然，赤手空拳，不可能做成什么大事，这是不言而喻的。

以下是加邦致工人书的一字不易的抄件：

“亲爱的工人同志们！

沙皇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工友的无辜鲜血把他和人民分隔开来了。人民自由斗争的开端万岁！我祝福你们每一个人！我  
149 将和你们在一起。现在我没有时间说多余的话了。

神父 格奥尔吉”

我正在把此信给斯维亚托〔波尔克〕附去。

十分遗憾，我无法将此信给沙皇附去，——申明，工人和加邦是去请求他接见他们，——以及接受加邦要求的纲领（该纲领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人员参与下拟订的）<sup>⑦</sup>。无非是地方自治派的那些要求，但是更加富有民主主义的精神。

对我，你无须担心。20号左右我们就能见面。保重自己，还有马克西姆，请你务必当心！你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勇敢的、正直的人。

后天，即11号，我得到里加去——我的朋友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病势很重，她患腹膜炎。据医生和萨瓦来电称，该病有生命危险。不过，现在一切个人的不幸和挫折——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生活在俄罗斯觉醒的日子里。

带好马克西姆，保重自己，我再次请求你。

匆此，即颂健康。紧紧地握你的手，我的朋友。

把此信内容告诉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sup>⑧</sup>——对他说，一个未来的历史学家对于业已到来的革命，该用这样的一句話来记载：“俄国革命的第一天，是俄国知识分子精神崩溃的一天。”——这是俄国知识分子的行动和言论给我的感受。

白里加寄彼得堡

1905年2月15—17日<sup>9</sup>

我有好多话要告诉你，我的亲爱的、温柔的、亲密的朋友，但是——我的神经不大正常，并且担心自己无法整理好那狂乱的情感，那美好又清醒、近日来被你所唤起的情感。

那么，我怎么办呢？暂时我的计划如下：在这里，在离里加六十俄里的森林、海边过上一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我要努力——在你和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的帮助下——搞清楚开庭的日子<sup>③</sup>。要是不在三月里——我就在三月前到克里米亚去。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打算。

我马上要到比利杰尔林格斯戈夫去，要赶火车——得把信结束了。我选定这个里加，完全没有用，原来以为这里有一套住房，谁知道房子已经早就退掉了。现在旅馆门前尽是一堆又一堆的人——我考虑得变化一个名字，不过那个鬼警察局，看来，是不会随我心意的，而除了警察局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来到——旅馆里都说没有我这个人。

150

匆此再会！

明天再写。怎样给我来信——你问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而且不要直接寄到我的名下，我相信，那样做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即使是规定给我看的报纸，那些住在我隔壁房间里远非寻常的先生们都要仔细地查看。这是多么苦恼——因为出名了，——要处处留神！祝你一切顺利，我的朋友，一切满

意！马克西姆——请代我一吻。我从普斯科夫给他寄去一张明信片——让他也给我寄一张来。要把他带好——他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家伙！

吻你的手！

阿列克赛

## 183

自梅约伦高夫寄彼得堡

1905年2月20日<sup>①</sup>

亲爱的朋友，请你找一下最近几期《解放》杂志，并且——尽可能——详细地来信告诉我，彼得堡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通过加林的妻子<sup>②</sup>了解，莫斯科列昂尼〔德〕出了什么事情<sup>③</sup>和其它情况。在19日有什么情况<sup>④</sup>？萨瓦受伤了吗？等等、等等。一切均转告来人<sup>⑤</sup>。

此外，了解一下有关审判的事<sup>⑥</sup>——到底还审不审了？说实在的，我需要回到彼得堡，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当然会反对这样做，但你是否能够在记者的帮助之下，或者通过另外的途径，提出不准我回彼得堡的非法性问题来呢？

这些天我如同置身世外——心里感到害臊而沉重，尽管这里的生活也动起来了，但是规模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而且主要的是——没有非常确切的消息，——有的全是传言。

在里加肯定有一盒子给我的信件，我相信，其中还有你的信。现在按下列地址来信：梅约伦高夫，里高-图库姆斯科伊，爱丁堡，克维奇公寓。

不写了，邮差马上就要走了。紧紧地握手，亲吻马克西姆。  
多么想见到你和他。再会——祝一切都好，我的朋友。

阿·

## 184

自梅约伦高夫寄雅尔塔  
1805月2月27日或28日①

到里加去，我的朋友，我已经不可能，因为那里到今天还不平定，——须知在里加对民众的严厉态度並不亚于彼得堡②，到现在为止安葬了的已约有300人，据了解情况的人说，医院、住家以及牢房里躺着的被打伤的人要超过400，由于这缘故——城里人的情绪激昂起来，一部分人要去复仇，另一部分人在坐等惩罚，人人都有所准备。为了消灭危险人物的生命，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例[如]，这些天来有好多“不明不白的人”经常闯到我的熟人家里——其它请看本信所附的一张报纸简讯③。这种种的行径不由地使我不得不多加小心，因为去当那些坏蛋的射击目标是愚蠢的。这是第一位的。其次，同往常一样——没有时间去当射击的目标。一些西班牙人，法国人，拉脱维亚人以及其他什么民族的人都来了，夺去了我不少十分宝贵的时间。我还需要写一篇告欧洲感谢信④，会见急待会见的许多人，最后，还要给《太阳的孩子们》定稿⑤。得赶快做，因为审判在等着我⑥，坐牢也很有可能。虽然——鬼才知道，他们对我是否还打算审判。我还得用极大力量来关心这桩事⑦。

151

这里——美极了。森林，冰封的大海，宁静及女主人的殷

勤好客。工作越干越想干。这个倒是最重要的，德国有一位诗人布卢门菲尔或是布卢门菲尔塔尔——发表了一首题为《马克·高尔基的来信》的诗歌，他以我的名义向“世界”解释我按照特列波夫的意愿坐牢的时候，是相当心满意足的，因为这就可以使我暂时看不到街头虐杀和全俄暴君企图巩固腐败政权而干出的其它种种胡作非为，从而不会倍感痛苦了。

维特这个下流东西把我作为一个“叛乱”的主要人物介绍给了外国记者。“叛乱”——什么叛乱？他们总觉得这是什么叛乱，而不是俄国新历史的开端。惊人的愚蠢或曰厚颜无耻。可是库罗帕特金——打败仗，分舰队正在往回逃。苏沃林，这个卑鄙的老娼妇在哭泣，在号召大家奔赴东方，说那里才是真正决定俄国命运的地方。瞧这个混蛋，奴才的灵魂！他的危害较之梅谢尔斯基、格林格穆特这帮人要大得多，因为他比他们全加在一起还要聪明。大概，我很快就要向他的如簧巧舌开火。

昨天没有把信写完，恐怕你到莫斯科也不一定能收到。不过，信是会转寄给你的。我收到了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发来的电报，很为他的获释高兴<sup>⑧</sup>，否则我倒要为了他的健康而担心了。斯基塔列茨怎么样了<sup>⑨</sup>？

我不清楚，他大概又得再次遭到株连<sup>⑩</sup>——可笑的命运！

我十分希望你尽快把马克西姆送到雅尔塔，否则这种生活会把他的神经搞坏的。同时，这样生活下去对你也完全没有好处。我请你认真对待你的头痛病，显然这病十分厉害地折磨着你。你要懂得——现在俄国一切正直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强壮而健康的体魄，——这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

152 那么，我什么时候能到雅尔塔呢？现在还说不上，待我过几天见到列昂尼德以后，我就知道了。我很想到雅尔塔去，就是说，我准定会去那里。我将取道彼得堡。我还得等一下可爱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就写到这里了——紧握你的手

並祝一切順利！多保重！

马克西姆给我的信字写得很好，不过，要是能自己拟文，那就更加了不起了。请代吻儿子及卡佳，代向医生问好<sup>①</sup>，並对他说现在还当怀疑派就该害臊了。请转达我对妈妈及所有的人的问候。我的身体，不言而喻，是健康的。

谨祝一切都好，精力充沛，我的朋友。

阿·

请到法妮·塔塔里诺娃那里去一下，把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地址给她——莫斯科，格鲁吉亚区，中季申斯基大街，舒斯托夫家。你说，我将请人把书按这个地址寄去<sup>②</sup>，至于账单——工钱账——请寄到《知识》社我的名下。多谢她给我寄来了出版的书刊。那几本书请你再催她赶快些。我对你已经说过——这是我和你送给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的共同礼物。

好，再会。

阿·

在这可诅咒的忙乱之中我把你的来信给丢了，只得把此信寄到雅尔塔了。请你原谅我——天天都象在冲锋打仗，上帝保佑，脑袋没有丢掉已属万幸了。真的！

185

自里加寄雅尔塔

1905年3月12日或13日<sup>①</sup>

你从我的电报中已经知道，4月29日将对我进行审判<sup>②</sup>，格

鲁森贝格为我辩护，我们将向最高法院上诉，总而言之要从这一案件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也就是要竭力闹得它越大越好。

我本打算在12号就离开这儿，但是，唉，没有成功，而且现在还不得不将启程的日子推迟3到4天，尽管我是多么想在雅尔塔度过自己的命名日。

这里正在发生意义极其重大的事件——到处都是农民的骚乱。

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是非常有趣、非常聪明的人民，——需要看到他们在做什么，这样才能相信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何等的认真和坚忍不拔。

我耽搁下来，除了其它的一切原因以外，就是为了扎哈尔<sup>③</sup>，一个完全不能缺少的人——他受凉以后得了胸膜肺炎。我担心他会一病不起。体温持续在40度。这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很糟的。我真惋惜他——惋惜之极。他是个好青年，我在好多方面要靠他。

153 我一直在考虑，带上病人很快地动身。在莫斯科停留两天左右，从那里给你发电报。

皮亚特尼茨基昨天从这里走了，因此剩下我一人住在这里了，要是不算扎哈尔和莉帕的话。我们都仿照德国人的样儿——不说一句话，而用扳手指、做脸色，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来表达意思。以致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把叉子，却会给你递来牛奶，牛奶他们叫——米尔赫，真是活见鬼！

我写好了一封痛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信<sup>④</sup>，差点儿拿出去发表，但是，当看到所有的下流东西都在开始凌辱他的时候，——我就把这封信搁到一边去了。

〔……〕好了，现在再会！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代吻孩子们<sup>⑤</sup>。他们情况怎么样——还是那样听话吗？格沃兹杰维奇不



打他们吧？

祝好！

阿·

186

自彼得堡寄莫斯科

1905年5月16日至20日之间①

萨瓦的噩耗②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惋惜这个人——他是多么好，又是多么聪明，而且——总的说来——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他象一头熊，竟被一群凶狠、贪婪的狗咬住了。

在这个死亡里隐藏着某种秘密。五月初还有消息说萨瓦的自我感觉良好，而且莫斯科的最重要的事都要等到他回去以后处理，预计他五月底返回。出人意料之外，报上发布了噩耗。根据现在确切的消息，他早在13日就去世了，可是直到15日才让莫斯科得知这一死讯。不知什么道理，我总认为他是开枪自杀的。就各种情形看，这一事件总有见不得人的一面。〔……〕

安德烈耶夫来了，现在住在这里。明天去赖沃尔。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到过我这儿，——他对自己的旅行以及一应事务均感到很满意。昨天米哈伊尔和莉帕③在我这里，今天他就被审讯了④。大概初审无问题，会放他出来的。

我把剧本交给艺术剧院了⑤。对我说来这是偶然的，——卡恰洛夫、莫斯克温、穆拉托娃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来莫斯科找我，开始说我在毁坏剧院，说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预备双膝下跪了，等等。这使人心里难受，于是即使关于涅米罗

维奇不得对我有非分的要求这一点并没有任何保障，但我还是向他们让步了，提出了限制涅米罗维奇的权力的一些条件。据说你心脏病发作——是这样的吗？怎么引起的？我想这是疲劳过度所致。你好好将息，离开雅尔塔，我请求你！

154 否则的话，说实在的，这种环境要使你一命呜呼，或者忙得变成一个疯子。

我的心中有些异乎寻常的不安——总在等着什么灾祸临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亲近的人中接二连三有人死去，这使我心情大为不快。

我请求你安排一下，以便能在夏天好好休息！这对孩子们也是必要的。要是我的话还有点道理——那就请你听从我吧！

我曾经写过……⑥

重复一下我的请求……

向可爱的马克西姆问好，还有胖丫头卡捷琳卡。握你的手。祝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阿·

来信请告，你收到书否，谁寄的，是些什么书。

请到法妮那里去一下、告诉她，我请她把书寄到⑦《知识》，而不是寄给安德烈耶夫，因为他夏天不在莫斯科。

好了——祝一切顺利！

我要去莫斯科参加葬礼⑧。

阿·

自库奥卡拉寄雅尔塔

1905年5月22日至29日之间<sup>①</sup>

今天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带来你的信，我看到他很高兴，听到他的声音心里就快乐，但是——你的心脏使我十分担心。

你必须休息，你要理解！大地上的正派人实在太少了——我们这个年代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应该保重自己，我的朋友。

我诚恳地建议你——出国消暑！甚至是——我请求你了。

你考虑一下：自打独裁者委任特列波夫以来所有政治犯的名单<sup>②</sup>（类似你们在雅尔塔所拟定的，或者在彼得堡呈上去的），越来越具有严重的意义了。30，300，3000个人在俄国能值什么呢？成千上万的生命与那些把整个国家控制在自己手里的恬不知耻的家伙和白痴们欲望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大概，现代阿拉克切耶夫是不会羞羞答答的——我看流放、逮捕和对“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对谋反者的加倍的迫害马上就得起开始——而且将无所不用其极。千万不要闭上眼睛——特列波夫及其一伙的先生们是有依靠对象的。暂时——还有。不言而喻——他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这也是清清楚楚的事，——不言而喻——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只是为将来全国向他们提出的起诉书增添材料而已，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过——为了那个比我们这个时代更有决定意义的日子，你对自己得多加保重，——于是——我们暂且让政府用自己的双手抽紧

156

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吧，——政府干得是那样尽心，那样巧妙！我看到了——垂死挣扎并且相信死亡逼近了，因此不言而喻，我无所畏惧，我只是在考虑：48年——不错！不过89年<sup>③</sup>——更好。现在我们的“指挥阶级”错过了重演48年的时间，不得不号召迎接89年的生活。就我的理解，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

由此——我深信，一个病人——我指的是你——的工作不可能有很大意义。你别生气！应该治疗，应该远离俄国——这块无法休息的地方。请走吧！看样子，你将会被驱逐出雅尔塔，而且很有可能挨打。

另外，你要注意孩子们的情况——当着他们的面过分地谈论武斗、暴行，还有警察、抄家和凶杀——这恐怕无助于培养他们内心的和谐感情和人道的客观态度，从而使一个小写的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我为你，又为他们担心。这大大地妨碍我洞察、警惕即将发生的事件，並为此作好充分的准备。你把这一切好好想想，我的朋友，动身吧！

新闻：诺维科夫在巴甫洛夫斯克被打得遍体鳞伤<sup>④</sup>，有一位太太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吓死了，有三个人被军刀刺伤了。其实，这些你大概都知道了。是谁定于29日这一天在参议院广场举行示威游行——或者街头示威？有点儿神秘莫测。没有人署名的无名请柬主要在合作社成员、小商小贩以及看门人等类人中传递。这必定是特列波夫先生的杰作。其次，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最近到他的老熟人那里去作客。他说：“很快就会让我滚蛋了。要我弄钱把仗打下去，我说‘不可能’——‘那您就举债’，——‘外债，内债——都不可能’。——‘那您就增加赋税’。——‘更加不可能’。当我们在冬宫强调必须停止战争的时候，就是维特也不听我的话。我对国家的忍耐程度感到惊奇！”

不过，我老是在想，一、两个月之后，革命就要爆发。”

他当然是要迫不及待地走了。“主人们——去避暑”，而工人们现在还是——两手空空。不过这位在茶桌上预言革命来临而感到无能为力、大受屈辱，又仍然甘居愚蠢、遗憾之位的大臣——倒是有些特殊。

我看到了很多各种身分的人，都是好人，都是忙得气都喘不过来。同时又看到少数的一些人。米·伊·列别杰夫一案<sup>⑥</sup>要搁到九月。坐牢——在所难免。他读了不少书，变得聪明、166坚定、讨人喜欢。

我的朋友——你出国吧，请求你！治好你的肝病，你的心脏病很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疲劳过度而发展起来的。

代我向马克西姆、卡捷琳卡问好，代我亲亲他俩。我喜爱他们，非常喜爱。带好他们，我觉得，他俩一定会成长为有用之材。卡利亚耶夫给母亲的信读过了<sup>⑦</sup>？做一个英雄的母亲是多么好，多么壮丽，虽然又是多么痛苦！

握你的手。你很快就能收到书，在25册之内。《农民和工人》，《福马·明采尔》<sup>⑧</sup>。

祝一切都好！

保重自己！

阿·

188

自库奥卡拉寄雅尔塔

1905年6月11日<sup>①</sup>

蒙〔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刚刚把你的信捎来，马尔沙克

同格尔佐夫斯基到了。马尔沙克向我叙说了你在达尔桑深有感受的一些印象<sup>②</sup>。我感到高兴的是，你努力用各种方式尽可能多地去了解、观察，但是——不要太性急，要多多保重身体。生活是漫长的，而且随着每一月的来到，它会变得更有意思，你还那么年轻，能够成为一个很宝贵的人材，其宝贵的程度，你现在——也许——还想象不到呢。

一般说来，我赞成保存，即节约人的精力，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如此宝贵而我们又如此缺少的了。

《牢狱》我不能给其他人去出版——请原谅我，並请你为我致歉意。这样谢绝有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不便解释，第二个原因——我的短篇小说，共计21篇，都已呈交书审机关，用作《知识》的大众出版物，因此它们必须全部由《知识》出版了。

马克西姆的心脏怎么样？马尔沙克说——好一点了，不过我想从你那里听到有什么情况。你的身体也不要紧吧？而且情绪也不坏？——据你的来信判断。

我的朋友，生活是极其复杂的事——不过，“宏论治不了牙痛”，有人这么说。我们就不发宏论吧。

你收到我的信吗？有时候你也应当写几封回信来。

你知道——我很爱孩子，确实，他们使我梦牵魂绕，我为他们，为你担惊受怕。当然于事无补，但是——这样我就更加想得慌。

我正在写《野蛮人》<sup>③</sup>，深深陷在这件事情中了。

157 总之——我要写出一部好剧本，写不出来死不瞑目。前几天那些最好的孟什维克，跑到这里来了。

我这里有一个常来常往的索尔莫沃人<sup>④</sup>——这是一个极好的小伙子！伊万·帕夫洛夫也常来——也是一个好小伙子！总而言之——来的人老是很多，到了晚上我才有空。

握手，並祝——精力充沛，我的朋友！

阿·

茲寄去《自由之歌》<sup>⑤</sup>一书——藍鉛筆勾出的地方最有意  
思。

前几天萨多夫斯卡娅同加林到过我这里。薇拉·亚历山德  
罗芙娜说你很快要到莫斯科去——我要是早知道这个消息，我  
们就可以聚晤了，因为我很快要去叶卡捷琳堡。

孩子们怎样？盼来信。到现在你仅来过一封信。

马克西姆没有写信。

再会，勿此。

这里苦热。干起活来懒洋洋的。见到了很多人。

握手。

阿·

## 189

自库奥卡拉寄雅尔塔

1905年6月25日<sup>①</sup>

这份声明书请送给公证人<sup>②</sup>，如果他不肯签字作证，——  
就给他钱，让他发电报来询问，我也用电报答复他。

彼得堡——我是不能去了，实在没有时间，而这里又没有  
公证人。

彼得堡——局势动荡不安。你走的时候，多带些关于放德  
萨和波将金的消息<sup>③</sup>。

握手。

吻你们母子。

阿·彼·

## 190

自库奥卡拉寄雅尔塔

1905年7月9日前<sup>①</sup>

我必须到叶卡捷琳〔堡〕去，但是抽不出一段时间。

看来，夏天我是哪里也去不成了，因为这里又生出很棘手的麻烦事。加上我个人也有一大堆私事——马尔赫列夫斯基那里，绍尔茨那里都有事，还有——重新安排一个我在国外的代表机构<sup>②</sup>。

9号，即一月事件半周年纪念日，预料要发生风潮。

158

昨天得到消息，驻守在华沙的立陶宛团的军官向上头的首长递交了一份声明书，声称最近事态的发展使他们——军官们处于难堪的境地。

社会上憎恨他们，什么地方都不欢迎他们，规矩的人不跟他们握手，大家认为他们是保卫暴政的雇佣兵，而不是履行自己天职的正直的人。

他们认为很多社会要求具有合法根据，并且认为必须满足这些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街头混战和凶杀。

上头的首长把这一事件向彼得堡作了汇报并得到了彼得堡的命令：枪毙主谋分子。找出了十一个主谋分子。这个团的一个连被派去执行枪决的命令。可是当发令官发出“打”的口令之后——士兵们都垂下了枪。哥萨克都给叫了出来，要他们每个



人都宣誓开枪。可是在哥萨克等待口令的瞬间——立陶宛团的士兵们向他们开了火并把他们全部打死——共24人！

军官们暂时还活着。

同利巴瓦水兵的造反以及卢布林军人的骚乱<sup>②</sup>联系起来——这意义就重大了。

好了，以后再写，现在没有时间了〔……〕。我不能成行，原因就是没有时间，虽然我实在需要休息，太累了！

握手。

阿·

## 191

自库奥卡拉寄科列兹

1905年6月—7月

很高兴，你没有去成敖德萨，在那里你大概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致残。

等你。

没有时间写了。有一大堆人和各种各样的事情。

阿·

## 192<sup>①</sup>

自库奥卡拉寄科列兹

1905年7月11日前后<sup>②</sup>

……十分巨大而又并不那么有趣。巨大、有趣的事，历来不

适于作写信的材料。

我们的皇上已经亲赴赫尔辛基会晤威廉去了<sup>③</sup>，——谈的是用瓦兰人来整肃我们国内秩序的大事。但是瓦兰人——并不愚蠢，大概，为了这些麻烦事，他们要价不会低，而且两位皇上对这宗出卖人民自由的交易，恐怕也不能在价格上取得一致意见。

159 大家堕落、腐败到了这种程度，以至梅尼希科夫也发现了这一问题。

握手。

阿·彼·

《自由之歌》<sup>④</sup>我是按照老地址寄去的，好象有十本。

你有“大锤”和“海燕”的书<sup>⑤</sup>吗？望买来一谈——完全是很好的书。

阿·

## 193

自库奥卡拉寄科列兹

1905年7月14日<sup>⑥</sup>

海因策真可惜，——但是我的感慨主要是理智的，而不是感情的。

每天都在传来可怕的消息——对这一点你得习以为常，心肠变得硬一些。

现在普梯洛夫工厂的13000名工人就要没得饭吃了<sup>⑦</sup>，罢

工把他们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他们的孩子也确实因饥饿正在死亡。精神错乱、自杀已发生多起。同时他们都有这样的情绪，好象不日之内就有可能爆发较之尼日尼事件<sup>②</sup>更为可怕的事件。

你把尼古拉的详情告我<sup>④</sup>。叶连娜还好吗？瓦西里呢？格拉齐阿诺夫<sup>⑤</sup>呢？

想给你寄去被书刊审查机关查禁的科利佐夫和达恩的书，但是不便邮寄，前寄的《歌》你没有收到<sup>⑥</sup>，现在就特别不便了。

刚刚从赫尔辛基来了许多人——谋杀杰伊特里赫未遂<sup>⑦</sup>是一个阴谋。地方警备队的当权时期在八月届满，为了延长它的权力期限，就丢了一枚没有引起伤亡的炸弹。

同往常一样，没有时间写信。

我向马克西姆表示歉意，握他的手，以后再给他写信。对他说，大螃蟹我没有收到<sup>⑧</sup>。代吻卡佳。

阿·

## 194

自库奥卡拉寄科列兹

1905年7月22日<sup>①</sup>

关于尼日尼事件<sup>②</sup>，我收到了叶连娜<sup>③</sup>和希德克尔的来信。真有点骇人听闻……不过它还会老是这个样子下去吗？

这里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同印度的饥民一样，货真价实地在挨饿<sup>④</sup>。孩子们正在几十几十地死去。妇女们眼泪都哭干

了，但是——工人们不顾这一切，——都坚强地挺住。假如罢工再坚持个把星期——他们就赢得胜利了。30号我在捷里奥基  
160 举行一个音乐会⑤，我想，这能弄到二千五百卢布——沧海一粟。

工人群众的情绪日益高涨。神父⑥为筹建工农联盟的组织正在到处奔走，——根据传言，这是一个荒谬之极的东西，大概也象近来出现的所有工人协会一样，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⑦。阿尔汉格尔斯基的协会——垮台了，大家把组织者称作是内奸。解放派⑧——无所作为。受人尊敬的——是极端派，首先是——银色派。

我们等待30号能颁布有关代表资格和大赦的诏书⑨。

匆此再会。没有时间了，一如过去。

我问孩子们好。

阿·

## 195

自库奥卡拉寄科列兹

1905年7月底⑩

那些乐观主义者太可怜了，那些糊涂虫，他们下定决心，降低自己的身分，为这个杜马而奋斗⑪，所有的污泥浊水将被行政当局用各种手段注入这个杜马，俄罗斯大地上所有的残渣余孽将被扔进这个杜马。难道他们这些社会贤达没有看清，他们是不该跨进这个杜马门槛的吗？这是其一，其二，在那里有什么事可做呢？

大概，这种向杜马的进军会以投票箱前黑帮分子大打“知识分子”的耳光而告终。米柳科夫——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而所有的绝顶聪明的人——都是厚颜无耻之徒，这是人所共知的。我过去一直说，将来他要起极大的作用，这没有说错。可是他能为他的作用而受到国内优秀人物赞扬吗？得打个问号。我对他所作的预言是否定的。

连笃信宗教的《俄国财富》在杜马这个问题上也分裂了。柯罗连〔科〕和安年〔斯基〕——赞成杜马，而米亚科金、佩舍霍诺夫——主张抵制。

而在高加索鞑靼人宣布要进行“圣战”<sup>③</sup>。你瞧，大屠杀不在克里米亚开始才怪哩。

在他们还未来得及发表的致高加索人的一封信<sup>④</sup>中，我指出，地方行政当局利用鞑靼人痛打亚美尼亚人的种种花招，其结果必定是鞑靼人反抗俄罗斯的全面起义——这是不难预见的！

这也将是黑帮分子的命运——因为他们要拳打“谋反”分子的脑袋，还要痛打爱国志士。

所有这一切实在叫人厌恶。

日子——很难说过得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发现这一点。时间过得飞快。累了，我将高兴地到你们那里去。

不过眼下——我得去睡觉，因为已经凌晨4点了。

握手。

阿·

自库奥卡拉寄科列兹

1905年8月初<sup>①</sup>

恳请你尽可能快地打听一下，奥西普·伊万诺维奇·索莫夫医生，就是那位想在阿卢什塔盖一所疗养院的医生，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急需知道他的地址。假如你能在15号之前将地址告诉我——你就可以使我摆脱一次漫长而疲倦的旅行，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旅行去。

有关医生的情况，大概阿列克辛、索菲娅、罗扎诺夫或者其他老住户知道一些。

等你的来信。我知道有一位被判处永久流放的尼日戈罗德人，好象是萨梅林，已经被捕并被囚于卡明涅茨-波多尔斯基监狱。不过另外一位，姓氏开头是扎还是萨的，——安然无恙<sup>②</sup>。

祝一切顺利。我正忙着。吻孩子们。

阿·

自莫斯科寄雅尔塔

1905年8月9日<sup>①</sup>

昨天把剧本朗诵以后就交给艺〔术〕剧院了<sup>②</sup>。大概三天

之后我可能要去塔瓦斯古斯特。我写此信，只是为了让你知道——我平安无事。可要全面地、细细地写，那就实在没有时间了！

“宪法”——这是庸才们小小的欺世之作<sup>③</sup>——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彼得堡都没有产生任何的，多少确定的影响。群众，大多数——是什么都不理解，有些人说：“瞧，在把权力交给人民之后，老爷们多么懊丧！”但是他们这么说的时 候——却没有露出一丝一点欢喜的神情。总而言之——既不欢乐，也不失望。这有点奇怪，但就是这么一回事，这就完全确定了事件是毫无意义的。

6号晚上在奥蒙住处附近的水族馆里，一批流氓和妓女，装出有爱国主义激情的样子，高唱着“上帝啊，保佑沙皇！”嘿，专制政体！

农民代表大会开得十分成功<sup>④</sup>。从它的结果看来，有点突然，有点震聋发聩，印象——力量惊人，如梦初醒，一下子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是的，俄国在觉醒，——这就是事实，其意义现在是任何一位预言家也无法估计的。

写信寄《知识》，我很快就要到那里。我的案子<sup>⑤</sup>仍然悬在那里。格鲁森贝格在柏林〔……〕

皮亚特尼茨基操劳过度，害病了。

握手。吻孩子们。我给可爱的马克西姆寄去好些滑稽的明信片，让他给我写信，可是给卡佳寄什么呢？ 162

我回来的时间——现在还不知道，是九月底？十月初？

阿·

## 198

自库奥拉卡寄雅尔塔

1905年8月27日<sup>①</sup>

我的朋友!

我请瑟京从莫斯科给马克西姆寄的日本童话——收到没有?我这是在库奥卡拉给你写信。我在此地大约住三个星期,然后去莫斯科,不过到了十月初,就同皮亚特尼茨基一起,前往你们那儿。

斯米尔诺夫<sup>②</sup>在这里,他还是从前那个样子。

谢谢马克西姆来信,告诉他,我要给他寄各种各样的明信片,并请你买一本集锦画册装它。

握手。祝一切都好!

阿·

## 199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5年9月初<sup>①</sup>

关于“农民协会”<sup>②</sup>问题,除了参加会议者的口头叙述以外,报上没有任何消息,不过在我去克里米亚之前<sup>③</sup>大概会有



印好的材料。我会带去。

昨天在兹纳緬街，一个军官欺侮一个士兵——很快聚集了一群人，他们扯下这个军官的肩章，打了他耳光，跟他在一起的那位太太也凑巧挨了打，军官逃进一片商店，大门也给锁上了，于是人群就砸起商店来了。若不是出动了哥萨克和士兵，大概这个军官会被打死，因为最初来到的一队警察，根本对付不了。民众的行动是惊人的简单和坦白，——他们当着警察的面大喊大叫，毫无顾忌，而且总的说来，显示了很大的自觉力，甚而至于还有——策略。这些人与一月九日的人之间就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一月九日的意义！彼得堡正在准备搞一桩爱国主义的暴行——恐吓信寄给了所有要寄的人，信上威胁要杀死你，等等。这些信写得很通顺，印得也很好。可以认为这是出自男爵斯图尔特之手〔……〕，这个斯图尔特现在是“俄罗斯会④”的狂热的成员。你还想得起来他吗？是个大学生。但是我相信彼得堡是几乎不可能发生这种暴行的，这里人们的觉悟程度很高。莫斯科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一切暴行在那里是完全公开进行的，而且宣传向革命开战的工作也得到了毋庸置疑的成功。

沙拉波夫和霍米亚科夫每天都在国家育马场的楼房里举行 163  
几百人的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有扫院子的、小铺老板、赶大车的、流氓以及暗探局的密探，不一而足……

6月20日在彼得堡大街上有一个马丁被捕④，可是这有多么重要？我不知道。你若见到高个子敖德萨人⑤，请向他致意。芬兰画家艾德尔菲尔特去世了，我认识他，一位出色的画家，非常好的人。顺便说一说，我把他画的两张明信片寄去。我是寄给卡秋什卡的。你还能想象得出尼古拉二世同列宾或是谢罗夫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吗？我有一张佐伦、艾德尔菲尔特和瑞典国王奥斯卡尔同坐一桌的照片。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累坏了，消瘦了，头发变花白了。我要随身带着他，以前他不能走。在这里我要住到九月底。很有意思。

此祝一切都好。握手。

我向孩子们问好！

阿·

## 200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5年9月初

6号我去莫斯科，来信仍寄《知识》。

这次旅行大概要用个把月时间，如果我不写信的话——请别着急。

握手，吻孩子们。

阿·

## 201

自莫斯科寄雅尔塔

1905年9月6日或7日①

莫斯科

昨天才来到这里，——因为我到芬兰的内地去。这是一

个多么可爱、美丽、奇异的国家！我在这里大约要住三个星期——《太阳的孩子们》要排演②，还得给新剧本《野蛮人》③润色，该剧要在本季度结束时上演。此后我就可去雅尔塔你们那儿。新剧本我会带去的。请来信告诉我给孩子们带些什么为好。

我这里的地址暂时无法告诉你，因为我没有信址——来信寄到剧院，每天我都要到那里去的。二、三天以后就能够找到住房，我会写信告诉你。你问，是六月还是七月④？是六月。他们正用上绞架对他进行恫吓。现在绞刑真是多得出奇，也极端随便！一如以往，没有时间写了——我正在编辑《选集》第7、8辑⑤，我在等捷列绍夫、苏列尔——他，可能会随我一起前去。

吻孩子们，握手。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

阿·

202

164

自莫斯科寄雅尔塔  
1905年9月中旬①

谢罗夫在我这里②，准备给我画像。

你把多数派同少数派搞错了，孟什维克才赞成杜马③。他们的南方会议④已经走到了这一地步，就是在是否参加杜马这一问题上决定接受解放派的策略⑤。这在孟什维克中间又一次引起了分裂。多数派的实际工作——进行得非常不错〔……〕。

谢罗夫给沙利亚平画的全身像令人惊叹不已！

275

没有时间写作，身体又不好。

我患有轻微的胸膜炎，胸口贴了一张硬膏药。这将促使我尽快到克里米亚去。已经累得筋疲力竭！

再会！

我的地址——沃兹德维任卡，4，20，交我收。

祝好，亲吻！

阿·

## 203

自莫斯科寄雅尔塔

1905年9月26日<sup>①</sup>

马斯洛夫已来，他将主编《真理》杂志的经济专栏，我也将为《真理》撰稿。

济娜<sup>②</sup>来了，现在正坐在我这里！阿廖什卡<sup>③</sup>——滑稽得很。

看来，这里的总罢工越来越激烈。群情激奋。昨天特韦尔街上打了一仗<sup>④</sup>：菲利波夫的烤面包工人从三楼和四楼的窗子里往下打枪，而哥萨克和警察则骑在马上向窗户里射击。《莫斯科小报》的院子里大约有四十个警察受伤<sup>⑤</sup>，七个往印刷厂冲去的排字工被打死，“小报”的一位编辑受了伤。一个宪兵大尉、一个龙骑兵军官，几个哥萨克和士兵，——还有不少警察和宪兵都给打死了。工人的伤亡——不多，因为他们用的是火器和石块，而部队——则只用冷兵器。枪打得不多，也不是齐射，而是零星地朝着瞄准的人，主要是——朝发表演讲的人放

几下。大街上到处是集会。此时练马场附近就在举行一个群众大会，——从我的窗户里就能看到集合的人群⑥，而在练马场上是龙骑兵和哥萨克。救主寺附近——也有。部队被“损失”——即他们队伍中有人被打死激怒了。很可能发生类似彼得堡一月大屠杀⑦的事件。

这里的群众，态度不大一样——比彼得堡要积极——首先进攻的是他们。这又如何解释？是一月的教训吗？

昨天我去看了《太阳的孩子们》前三幕的彩排。演得很不象样。表演太恶俗。剧本完全被歪曲⑧，大概，要大出其丑了。克尼佩尔和穆拉托娃演得十分出色，利托夫采娃和安德烈耶娃也好⑨。

1号我去彼得堡⑩，5号或者7号——去雅尔塔⑪。

165

再会！

实在没有时间了。

阿·

## 204

自莫斯科寄雅尔塔

1905年10月8日至11日之间⑫

或者12号。或者17号以后，我要离开此地⑬，因为17号演出《孩子们》⑭。和我同行的，大概有谢列布里亚科夫⑮、沙利亚平和皮亚特尼茨基。可能还有谢罗夫。

事情有一大堆。天气极其恶劣。不能出门。流感。到处是脚下的土地在晃动，风潮，失魂落魄。现在生活具有怪诞性。

——是一种难听的噪音。它使人想起《小市民》中的一个比喻：“你置身在一个庞大的乐队里<sup>⑥</sup>，千万名音乐家奏起各自的乐器。震聋耳朵——十分容易，理解——极其困难，欣赏——完全不可能。”

再会。出发的日期我会电告。吻孩子们。

阿·

所有的铁路都罢工了<sup>⑦</sup>。喀山和温达夫线也开始了。到莫斯科去的火车——不准通过，从莫斯科开出了几列火车，但都被罢工的工人阻截在车站。

库尔斯克线也动起来了。一场恶斗就要来临。

## 205

自莫斯科寄雅尔塔

1905年10月24日<sup>⑧</sup>

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不准备细写了，看报吧。但是对报上令人惊恐万状的报道不可太当真，因为这些报道都是小市民写的，而这些人胆小怕事，稍有风吹草动就张皇失措，他们首先追求，而且不顾一切地追求的是——安宁。

现在大学生们在挨打，领头大打出手的是暗探局和警察，不过“黑帮”们不分青红皂白，胡打一气，因此也闹出了大量笑话——那些议员，那些衣冠楚楚的体面人物，最后还有那些密探自己都挨了揍。昨天——23日，哥萨克大兵已经开始揍起“黑帮”来了——在此之前，他们双方合作得很好，而且昨天在两个地

方还共同把“爱国人士”毒打了一顿。已经有人被打死。警卫队刚刚发下了一张住址录，这些住址的主人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还有各种——“革命者”的地址，警卫队打算进行挨家挨户的捕杀。总之——大家都被搞得神经高度紧张，也许，可能要成立民防队②，因为各种“有地位的人”对“黑帮”分子都怕得要命。

我本已下决心要到你们那里去，但是，很有可能在路上或在雅尔塔被打死，因而我只得将此行搁置起来。在这里被打死的可能性毕竟要小得多。日内我将去彼得堡一趟——出版我们报纸的创刊号③。我的胸膜炎已平安无恙地消去，现在我身体健康，但是，——感到累，累极了。

我们在这里安葬了鲍曼④——你已看到报纸了吧？我的朋友 166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不已的压倒一切的辉煌壮举。这在俄国是史无前例的。目睹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亚历山大三世和茨可夫斯基葬礼的人，对这次葬礼都感到惊讶，说无论是在场面的宏伟与壮丽上，还是在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我感到现在写信难——不知道写什么好，好长时间没有写了，也不知道你对事态了解到什么程度，而且——我总认为邮局并不可靠。

反社会，反人民的官僚制度的阴谋政治，导致了血流成河、尸骸堆山的灾难。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阴谋政治最终必将摧毁官僚制度本身。自由派和极端派17日以后⑤已经分道扬镳，可是为了搞阴谋诡计——他们现在又重新结盟。

摩根及其一伙美国人离开彼得堡了，没有给一个戈比⑥。他们说只有当国家安定了，他们才会打开钱袋。

上层——已是一片土崩瓦解之势。所有组织屠杀的省长，——正在提交法庭审判。步兵部队中——正在大搜捕。监狱里塞满了军官和士兵。此地几乎所有我们熟悉的50多个军人，都

被逮捕了。为鲍曼送葬的军人，也被捕了。看来，很快就要开始全面搜捕所有那些近日来公开表明自己观点的人。“黑帮”对鲍曼妻子和一位社会民主党鼓动家——阿列克辛斯基宣判了死刑<sup>⑦</sup>。

但是，所有这些事情与工人运动所迈出的步子相比，当然只是区区小事。运动迈出了一步——巨大的一步。这才是真正的胜利。胜利并不在于揭下一张无足轻重的告示。告示自有它的价值，但这种价值不能夸大。

光荣属于俄罗斯工人<sup>⑧</sup>！

为了祖国人民，

你向所有的人宣称：

自由是人类神圣的权利！

光荣属于俄罗斯工人！

瞧，暴君的末日就要来临，

啊，工人，你发出使他丧魂落魄的呐喊，

人民掀起了怒潮万丈，

狗昏君发出颤抖声音。

嘟啷、唠叨，末日就要来临。

春晖已经普照大地！

冬日致命的黑暗

还在不断地袭击我们。

但是红色曙光预告我们必胜，

压城的黑云不能久长：

我们志坚如钢，决不放下手中枪，

直到扫尽沙皇鼠疫这祸殃！

（重复第一节）



你猜，这诗的作者是谁？下面还有一首。

187

黑帮流氓④

门槛里蹿出来的看家狗，  
汪汪叫，连撕带咬  
背后袭人最疯狂。  
    不过——休狂！  
    勇敢的队伍掀起狂澜，  
    定把黑帮流氓一扫光。

御用密探  
逃进老巢，  
向他们射出我们的子弹，  
把沙皇定狗狠狠教训！  
黑帮流氓，滚蛋！  
滚得远远的，  
我们工人纠察队来了！

这已经成了街头流行歌曲。好了，握手。何时见面，眼下还说不准。我一直想见到你们，只要时局平稳一些，我就来。

代我吻吻马克西姆，卡佳。让马克西姆写信来。他已经写得相当不错了。

阿·

自莫斯科寄雅尔塔

1905年11月2日或3日<sup>①</sup>

信我给你寄了不少，但是看来由于某种原因你没有收到。吉洪诺夫来了。他说你们——生活过得还不错！

你还是暂时等一等来这里为好。第一——天气太坏，第二——革命闹个不停。

彼得堡已经开始了第二次总罢工<sup>②</sup>，大概明天这里也要开始了。要求是：取消对喀琅施塔得一案的审判和死刑<sup>③</sup>，取消对波兰及各地的戒严。假如罢工不停止——反动统治和大屠杀就要开始。这里成立了一些“黑色百人团”组织，很可能要挨家逐户地大肆破坏。我这里坐着一队高加索战斗队员<sup>④</sup>——八个人——小伙子个个都身强力壮！他们已经行动了三次，每次都打赢了——他们二十五人的中队在技术学校<sup>⑤</sup>附近驱散了大约五千人的乌合之众，并且他们打死了十四人，打伤了四十个左右……都是古里人。你看——我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而带着孩子们在这里居住——是很不好的。局势太动荡。我又反正要去雅尔塔住上二、三个礼拜<sup>⑥</sup>。不过——什么时候去？还没有考虑。邮差来到——只得搁笔了。

吻孩子。

阿·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5年12月2日<sup>①</sup>

我在这里收到了你由薇拉<sup>②</sup>带往莫斯科的信。

很高兴。昨天我给你发了一个电报。我当然也给你写信了，但是——在整个生活大翻个儿的时候，难道能够指望邮电工作的正常吗？我住在这里，是来参加社会民主党统一的代表大会的<sup>③</sup>……我们期待着12月6日近卫军一方和黑帮一方的激战——多么可爱的联合！十二月党人和米宁的子孙。

我的工作，好象是魔鬼的活儿，这是不言而喻的。今天发表了宣言<sup>④</sup>，我们等待着他们来逮捕，来查封我们的报馆。

我可将宣言的剪报寄上，假如你想要的话。所有的报纸都刊载宣言了。杜尔诺沃在制造一个反对革命的阴谋。我们可敬的政府愚蠢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现在我身体健康，其实患了胸膜炎，不概有五玻璃杯积水。以后再写信告诉你，现在没有时间。你最好不要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他们会给打死的。也会打死你，这是不言而喻的。请你相信，他们企图掀起反革命高潮，虽然这是绝望的冒险。今天各报刊登了杜尔诺沃的一则秘密通令，命令各省省长逮捕所有的革命人士。你瞧，这一招想得挺美。

总的说来，群众的情绪绝没有下降，而是在与日俱增。

好，勿此再会。我想见到你和孩子，但是到这儿来——我又不主张。假如你想生活得更接近生活——那就请你去芬兰，

去维堡，到那里租一幢房子住下去。这没有坏处。而且好得很。芬兰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们一定会见面。你考虑一下。不过在我看来——开春之前最好不要跑动。

祝一切顺利！握手！

阿·

## 208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5年12月中旬④

直接投身于生活的人对生活从不会感到可怕，只有那些袖手旁观、隔着窗户看生活的人才会感到可怕。这就是为什么报纸上的消息尽管那么骇人听闻，而大街上还是那么普通平常、那么欢天喜地的道理。不用说，现在有很多人是野兽，过去也有过很多兽性的人，但是，第一，这种野兽并没有多到可能有的那么多；第二，俄国的野兽也还有某种善良灵魂。我不是善良灵魂的崇拜者，但是，不能否认这是事实。在我国对人的评价很低，这就是为什么到处是鞭挞和杀戮，而人们又感到平淡无奇的原因。这当然不是什么长处，不过，这似乎可以用来缓和或者——确切一点说——简单地说明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在一个魑魅魍魉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期待人们产生什么天使般的行动。

169 革命在莫斯科取得了巨大的道义上的胜利——这是确定无疑的。实际上，是平民——莫斯科平民——是他们起来闹的革命⑤。这使我震惊，但这是事实。平民起来反对革命的情况，

是个别的，而且正是平民们筑起了街垒——这一点米恩上校知道得清清楚楚。杜巴索夫——什么也不知道，他躲在克里姆林宫里整整十天，什么也没有看到。

关于莫斯科的情况可以写得很多，但是我刚从芬兰站来<sup>③</sup>，咳嗽极厉害，头也在疼，写这儿行字是为了证实——我依然活着，仅此而已。

孩子们怎样？给他们买了些书和玩具，不过留在莫斯科了，那儿我已不大可能回去。是的，莫斯科的住宅<sup>④</sup>，大概已被当局捣毁，或者——即将被捣毁。

代吻马克西姆，非常想见到他和卡佳。让他给我写封信来呀！

我要在这里呆很久！

握手。祝诸事顺遂。

你的那些社会革命党人——可完完全全是些卑琐的小人，别再给他们说好话了。真是一些狂人！

## 209

自彼得堡寄雅尔塔

1905年12月20日<sup>①</sup>

你大概认为我已经被大炮打死了，可是我依然活着。到这里已经第三天——炮声、噼噼啪啪的枪声一直响个不停。我们的住处和事务所刚刚搜查过<sup>②</sup>。总之，这里到处是搜查和逮捕。莫斯科的情况我不想写了，同时也没有时间，你自己看报吧。但是——不要相信报纸。你一定要认识——杜巴索夫从一个方

面促成了革命，莫斯科平民则从另外一个方面完成了革命——这才是事实。这听起来有点儿古怪？是的，不过确实是这么一回事。革命者个人的损失——不足挂齿。这——也是事实。居民们惨遭杀戮。无数妇女、大量的儿童死于非命。人们凭着榴霰弹来寻找革命，可是炮弹闹不清谁是顺民，谁不是顺民。前者——众多，因此被打死的也很多。战斗残酷，这是确实的，不过，报纸毕竟夸大了死伤的人数。十天的战斗，死伤者不会超过五千。杜巴索夫是个笨伯。暂时无法跟你详谈，因为我正在忙着。我们的报纸全都被封禁了。有42家印刷厂被查封。总之反革命正在不顾一切地大干，但是枉费心机。社会在迅速走向革命，在纵容无政府主义的同时，政府把国家的经济弄到了崩溃的地步。人人都瞪圆了眼睛，大家都怒气冲冲，而且愤怒的情绪还在有增无减。

代吻马克西姆。对他说，他的父亲没有白白地活着。握你的手，亲爱的。

170 也许，我很快就会被抓去坐牢。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当然也不会例外，而且她可能会在我前头被抓去。务必请你相信，她不但是个好同志，而且是个聪明人——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决不会因为你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再会！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向你问好。在搜查的时候他表现得真棒，虽说这还是他第一次尝到这个乐趣。

阿·

自芬兰寄雅尔塔  
1906年1月6日④

伊马特拉，和平饭店。

在彼得堡，当局在等待9号③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看来，完全发了疯。到处捕人，简直不可想象，成百成百地往监牢里送人。搜查的事我就不谈了。有一部分人劳累过度，本想歇息了，因此他们高高兴兴地走进牢门——这可不是幽默。所有的人都累垮了，只有很少的人还想不到休息。有一部分人选定了去向，都已各奔东西，绝大多数到了平静的芬兰。昨天我也到了这里。住在塞马湖畔，离瀑布五俄里，在荒凉的森林之中。静谧，安宁——好极了！我肋部出现神经痛，痛得要命。这里的景色极美——宛若在童话世界里。

9号以后我将返回彼得堡，处理一份新报纸的出版事宜。昨天我们又有一份报纸——《青年俄罗斯》被没收了。这是第九份了！大概，我积极创办的那份《吓煞人》也将被没收。遗憾的是我不能将第三期给你寄去⑤，这一期，邮局也一定要没收的。不过，我还想试一下。黑帮的报刊正在对我进行全面的污蔑：迪隆，这个一年从维特那里拿了一万二千卢布的《每日电讯报》的记者，给驻欧各国的代办处发了电报，说我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言论报》向读者报道，说我发了疯，偷了萨〔瓦〕·莫罗佐夫三百万，并且把他杀死了。他们干预我的私生活，从各个方面到处摸情况，尽往痛处下手。

但是我毫不在乎。我对他们的诽谤置之不理，这使他们特别恼怒。他们甚至下了战书，说什么当着舆论界把你弄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您为什么竟不吭一声？我还是置之不理。

我从彼得堡已给你寄出二封或是三封信，你收到没有？你们几个人的情况，我想知道得更详细一些，来电说得过于简单。现在就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的侄子，叶尼卡<sup>④</sup>，那个可爱的调皮蛋，因患急性肺炎在彼得堡快要死了。

这一段时间里有那么多熟人惨遭横死——真够多的了！而我同另一些熟人又吵翻了。

171 整个元月我将在彼得堡度过，二月——或三月？——我将去克里米亚。毕竟还需要稍微休息一下。皮亚特尼茨基，这个可怜的人，也累得筋疲力竭，身体消瘦下来，头发变得花白了。他忙得真够呛。

3日在亚沃尔斯卡娅那里逮走了杰伊奇，你可以在《评论》上读到这一消息<sup>⑤</sup>。总之——鬼知道还有什么人最近没有被逮捕过。

唯恐彼得堡起来效法莫斯科<sup>⑥</sup>——这才是原因，杜尔诺沃答应，12号以后就放宽限制。为了应付这几天，甚至把劳尼茨也从坦波夫宣召到这里，即到彼得堡来了，据说这是因为杰久林拒绝实施杜尔诺沃提出的“治安措施”的缘故。世上有多少蠢事！有多少卑鄙的勾当！只有在这里，在现在，当一锅粥烧开了，人性的愚昧、懦弱、贪婪以及人类品质的其它泡沫翻滚到上头来的时候，一切才能原形毕露。

你们过得怎样？两个孩子可好？来信寄兹纳缅街的地址。

今天我给孩子们寄了些明信片。马克西姆在干什么？握手，祝一切都好！

阿·



自芬兰寄雅尔塔

1906年1月底<sup>9</sup>

当局要捉拿我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何况莫斯科的一位工厂主<sup>9</sup>又提供了口实，你大概已从报上得知这方面的情况。我不想去蹲牢，因而就出国了。目前我呆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日内就要西渡大海去瑞典。

这趟远行——时间要很久，在宪政确立之前我不会回国，因为我出国有特定的目的<sup>4</sup>，它不允许我在时局变好之前回到俄国。

你想给我写信——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以后我会无限苦苦思念祖国和孩子，以及所有的一切，——目前你写信可寄：柏林，路德维克大街1号，伊万·巴夫洛维奇·拉德日尼科夫收。以后我会把地址告诉你。我要去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我要办的事情是让外国人把钱都给我<sup>5</sup>，而不是给我们的吓傻了的政府。

假如春天你能出国——我们就可以相见了，假如办不到……嘿，那也只好不办了。总之，我们能否相见——我不知道。你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给了我，为此请接受我诚挚的谢忱。今后，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拉德日尼科夫那里了解到我的去向和有关的情况，——我想，我给你的信不一定能到达你的手里。不过，我还是要寻找把我的消息告诉你的办法。

我是迫于无奈才离国的。

172 在赫尔辛基我度过了完全神话般的一天。红色近卫军给我安排了一个我从来未曾见过，将来也未必再能见到的节日般的活动。起初，他们在我的窗外唱小夜曲，演奏乐曲，后来用手把我抬进大厅。当地的工人在大厅里为我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在音乐会上我也参加了演出<sup>⑥</sup>。我上台讲了话，当我用“埃利亚肯·苏奥门·秋亚韦斯塔”即“芬兰劳动人民万岁”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三千个人象一个人那样同时起立，唱起了《沃尔特·良德》即《我们的国土》这首芬兰国歌。场面是震撼人心的。好多人热泪盈眶。后来，大约有一万多人把我送到了当地的社会民主党总部，在那里大家让我坐在圈椅里，抬着我在大厅里走了三圈。一切象是在神话里，其实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古老的神话，——它坚强有力，美丽，令人惊叹不已的独特。

这里有一位建筑师萨里年，——我似乎对你说过他了？——这是一位天才。我见了他的海牙和平大厦的设计图，——这才是作品！直到现在地球上还没有造出这样的建筑。他的设计——是美的奇迹，而且格调独特——真是别具匠心。阿克塞尔·加连——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总而言之——这个小国——是一个伟人辈出的国家。

这里有多少森林、湖泊，多少悬崖峭壁！这一切使人感到忧思茫茫而又有力量！

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你对这一切将会有自己的感想，而且，也可能与我的感想完全不同。不管怎么说，这里是值得一来的，你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好，现在要紧握你的手了，我的朋友。

不要相信报上的话<sup>⑦</sup>——我没有出血，一般地说，我身体是健康的，只是咳得厉害。

在国外——我会康复的。

再一次祝你——一切顺利！

你每来一封信，我都将感激不尽。

愿你身体健康。保重自己和孩子。代我吻吻他们。我会从国外给他们寄些东西。向大家问好。关于我出国的事情暂时不要说出去。再会！

阿·

为了治愈马克西姆的神经过敏症，你还是来这里为好。在这里心绪会安宁，没有什么烦闷，很恬静。感到一切是那樣的专注、那樣的深沉。只是要住在维堡城郊，那里离赫尔辛基不远。这里说瑞典话，这种语言与德国话差不多。芬兰是一个相当民主的国家。这里的孩子具有惊人的独立精神，长得也健康可爱。皮亚特尼茨基可以帮你安排一切，或者你让他转告某位叫维克多的人——一个德国人。这里没有寒潮，气候温和宜人。这个和平的国家，假如不遭到俄国政府的践踏，她的前途是无限美好的。说实在的——你到这里来吧！你将会发现，这样做是多么的好。不过我考虑主要的还是孩子们再也不能在俄国生活下去，假如你不想让他们变成废人的话。在这儿的针叶林里，在这儿的星罗棋布的湖泊之间，就无须担心这一点了。如果芬兰人能坚持与反革命作斗争——他们将会出现奇迹。不过，彼得堡对他们早已垂涎三尺，不久的将来，这里同样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与在别的地方相比起来，搞这样的事件就更加卑劣了。

考虑好后——就到这儿来。在森林里，在湖畔上，随便找一块地方安顿下来，真是价廉景美。

要把孩子和自己妥作安排！

阿·

自芬兰寄雅尔塔

1906年2月初<sup>①</sup>

我的朋友，我请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给你多少寄些钱，以备不时之需。也许，你现在想去内地，或许你又很想到芬兰来。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昨天到我这里，把你的电报给我了。你要相信，我也是非常想见到你，没有同你握手就别离了，我心里难受之至，而且现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办到的了。几天以后我到斯德哥尔摩去<sup>②</sup>。在这里我简直不能外出，俄国人来到这样荒僻的地方也并不那么方便。这会使收留我的那些人受到影响，我进进出出也会招来奸细。这里的奸细——也跟干革命的人一样，多得不可胜数。不但是城镇，连乡村都塞满了俄国人，我担心，这种状况最终会导致对这个可爱的国家进行武力镇压。

好了，祝你健康！我奉劝你——住到这里来，摆脱一切拖累你的杂务，好好将息一番。你会发现，住在这里多么有益，多么愉快。你可住在塞马湖畔，并且向你特别推荐离伊马特拉五俄里的“劳哈”饭店。那里讲的是俄语。一般说来，这里对俄国人的态度在俄国爆发了一系列事件之后，急剧地变好了。

握手。事情实在太多——动身的日子我无法预料——我只得白天黑夜地坐着，写信，同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谈话，如此等等。代吻孩子们。

对你的来信，我在收到之后会立即作复。你仍照前把信寄

给伊万·帕夫洛维奇，他会转给我的。你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他，——否则你收不到我的信。再会——在何处？

阿·

213

自柏林寄雅尔塔  
1906年2月19日<sup>①</sup>

感谢寄来平安家书，答应把孩子带来，但是我想，不会很快见到他们，至少不会在夏天来到之前。大概，我要在德国住一段较长的时间——二、三个礼拜，以后就去法国——英国——美国。也许还得去维也纳——这是在去巴黎之前。因而只有在返程的时候，我的时间才属于我个人。那时我才能休息，写东西。我将在意大利或者瑞士意语区住下。现在我到柏林已经第四天了，可是一无所见，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连一个博物馆也没有去参观过——而且也走不出去，没有时间。我需要写几封关于俄国的长信<sup>②</sup>，而且——在这件事没有做完的时候——我足不出户，而一旦写成交稿，——就得立即上路继续我的旅程。这样，我在路上，即前往美国的途中，什么也别想看到、知道，只有在归程的途中，才能做自己的事。此外，我每天还学习各种语言，接待记者，等等。下星期六——今天是星期日——我将首次在这里的德国剧院当众演讲。

我将朗诵。霍普特曼参加。这里有一座艺〔术〕剧院。该剧院精神上具有巨大的成就，而在物质上——一无所获，于是他们破产了。报纸赞扬他们，可是观众不上门。我没有见过他

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大概，现在也不会见到了。俄国人在国外是令人憎恶的，就象一个乞丐闯进阔人的家，或者象一个阔酒鬼闯进了小酒馆。我见到了倍倍尔、考茨基等人，这是当然的。

第一位是雄鹰，一只雄壮的老山鹰，坚强有力、勇敢。第二位则极其讨人喜欢。这位很瘦小的老头儿，生着一双年轻人的眼睛。他的夫人非常好，是他的一切事业的亲密战友和秘书。这样的妻子在德国是罕见的，会过日子的人都这样说。

然而在柏林——这就是彼得堡，不过更加显得嘈杂、忙乱，更加干净和寂寞而已。我模糊地感到，在我周游欧美返回俄国的时候，恐怕会得出这个结论，就是世界上再没有比芬兰更好的国家了。芬兰的孩子是多么好，他们受到多么精心的培养！我在这个小国里结识了社会所有各个阶级的代表——所到之处这些人都得到了我深深的尊敬，尊敬和爱。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到他们的亲戚匈牙利人那里去，他们大概也会是很好的人——同一个血统。

伊万·帕夫洛维奇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这是他亲手写的地址。我住在一家包饭的旅馆里——两个大房间，里面有成千个制作低劣的德国小装饰，一天要付八马克。

皮亚特尼茨基给你寄钱了吗？这个可怜的人自我感觉很差——他有一段沉痛的恋爱史。在他这个年龄，又是他这种性格——可以想象得出，这有多么痛苦！而且——真象常见的情形那样，他爱慕的对象却及不上他的一只鞋后跟。我叫他到这里来，这对他实在是再好不过的。

我将给马克西姆和卡季卡寄一些明信片，你给他们弄一本明信片册，让他们收集起来——好吗？

代我狠狠地亲吻可爱的小调皮，把他保护好。要努力使他的神经恢复正常——除了宁静的生活，是无法使他安静下来

的。你离开雅尔塔吧。干脆离开俄国吧！我是认真地向你建议。即便是从为了不给我添麻烦这一点出发，也应该考虑到，你可能被关进监狱。这对你的身体也是大不利的。你得知道，我同官方的关系越来越明确了。我等着他们把我从这里撵走，虽然这是很难看的。但是俄国使馆和普鲁士的凯撒——关系十分融洽。说到底——下决心离开吧！拥抱孩子们，握你的手。再次感谢你！

代问候所有的人。

地址如旧。

阿·

## 214

自柏林寄彼得堡

1906年3月10日前后<sup>①</sup>

我来到柏林已经有三个星期，成效甚微，因此，日内我将离此去瑞士几天，小憩一下就直奔大洋彼岸。欧洲——只能当作点心小吃一下。普鲁士，就其自由派的观点、房舍和街道而言，是一个很坏的国家，虽然我的印象相当零碎。我只到过倍倍尔、考茨基、李卜克内西那里，作过两次公开演讲。以上三位使我越来越钦佩不已——真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明天我将见到霍普特曼。我接待了几十位新闻记者。写了许多有关俄国的通信<sup>②</sup>，这些通信发表在欧美所有的大报上。我正在学着说法语。忙得象个鬼。

有个情况：春季在南方要搞罢工，这样你就可能同内地失去

一切联系。更何况，雅尔塔的新任宪兵司令<sup>③</sup>为了表明自己忠于职守，要将你牵进某一政治事件。我十分担心，很不愿意你也被投入监狱。你要逃脱这一命运，虽然这种命运是为所有的好人准备的，不过，它毕竟枯燥乏味，而且对于认识生活来说也是多余的！离开吧！离开亲爱的祖国吧，这样对你定会有好处。

我将在美国呆两个月，也可能更长一些。假如我回去的时候能见到两个孩子和你，——这就是我的最大快乐了。然而，我请求你移居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免得你和孩子们的精神受到干扰。订些书报——就这样过日子。让马克西姆学习一门外语，为此要找一位女外语教师，你自己就不要教他了，以免有时候会动气伤身体。

很想给孩子们寄些明信片，可是这一点竟很难办到，虽然这大概是我对他们关心的唯一表现了。

176 我忙，忙得无法招架！有时候——我恼火，难道就这样一直忙到死？但是——这是在困难的时刻，总而言之，——这不算什么。

好，匆此再会！吻你们母子、母女和所有的亲人。

向杜马代表的候选人致敬！当然，我这是指亚尔采夫<sup>④</sup>。有趣的是，他们这些可爱的人物会怎样来欺骗俄国的老百姓？

大概会用粗暴的方式。他们没有经验。这里的议员也在欺骗老百姓——手段十分高超！象演员在做戏。

握手。此信寄到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那里，因为我不相信你会在雅尔塔住下去。

祝一切顺利，一切！

阿·



自格利翁（瑞士）寄雅尔塔

1906年3月中旬<sup>①</sup>

嘿，我已经在瑞士了，在格利翁。天气冷，雪纷纷下着。总的说来，这里好象也极端令人讨厌，和克里米亚一样。刚刚写完了一篇对全欧报界的呼吁书<sup>②</sup>，为的是使资本家们不要把钱给俄国政府，我期待这会对他们起点作用。

德国人对我很重视，看来我对他们说的话——已经有点作用了。在法国——是克雷孟梭。他同白里安并不是罗曼诺夫王朝的崇拜者。况且克雷孟梭对我的态度很好。

俄国报刊制造了可憎的印象。这些报刊始终认为有诉诸法律的可能，这对俄国来说所产生的印象简直可笑极了。在一个谁都无视法律的国家里——谈法律！不可思议的愚蠢。

而且一般说来，法律——当它不是自然的法律，而是人们“为了维持秩序”而臆造出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有害的东西。普鲁士堪称一个法律彻底胜利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法律就是偶像，宗教。正是这个原因普鲁士人才是这么讨厌和迟钝。我觉得只有革命才能拯救这个由于精神空虚而自我陶醉的民族。可是他们现在不想革命。

我觉得，从现在起俄国将要变成世界的试验田了。在这块试验田里将播下世界上一切思想的种子，它们会生出茁壮的幼芽。俄国人的灵魂是充满生气和富有成果的〔……〕。

我在这里要住三四天〔……〕。

好，再会！代吻孩子们。有时候，特别是当发现某些与马克西姆和卡捷琳卡相象的孩子的时候，就会感到有一种刺痛。我这种自白，想必会给你平添几分欢乐。

177 但是——好了！这就是说我得出去了。握手，我的朋友。祝一切顺利。你快离开俄国。教马克西姆学会一门外语——哪怕法语也罢。现在我相信，学会一门外语——这是每个人都不缺少的。再一次地祝——一切顺利！  
敬礼。

阿·

216

自美国寄雅尔塔

1906年4月1日至4日之间<sup>①</sup>

我的朋友！

竟有这一种事，驻纽约的俄国大使馆买通这里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这家报纸就在美国的黄色报刊上大作文章。有一些资产阶级报刊是反对我的。支持我的是发行最广的《新美国人报》、《纽约先驱报》、《论坛》、《时报》。

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被他们迫害得病倒了。这一切妨碍我实现我到这里来的目的。让步——办不到。或者是——他们将我强行驱逐出境，或者是我作为一个胜利者离开此地，虽然我还得在这里逗留一年。

问题不在于我的自尊心，而在于与市侩道德的斗争。但是——我不愿意进行这场斗争，虽然——这也是一场革命，一场脑袋里的革命。你想减轻我的压力吗？请你给《纽约先驱报》发

一个电报，说你对于干涉别人的私生活感到忿怒，说他以他的才干为之献身的事业必定要高于从一个美国人的心理看来还无法理解的种种关系，虽然美国人已经享有广泛的政治自由，仍然无法摆脱某种偏见的束缚，而这种偏见在俄国早已不复存在了。——这样你就为革命事业帮了大忙。

除了俄国使馆，反对我的还有崩得和社会革命党人。这里还有赶在我前面的柴可夫斯基。关于这种俄国政党和政府的联合一致——你暂时要保密。一位从俄国来的同志和我在一起<sup>②</sup>。我象一架美国打字机那样工作着。这个星期将要出席在纽约、波士顿和费城举行的三个群众大会。我在为《美国人报》撰稿<sup>③</sup>。确实困难！但是——没有什么！我会克服困难，无论如何要克服。不管怎么说，这里还是有趣的——非常有趣！什么样的生活！简直是梦幻般的生活！

我知道，我请你做的事太多了，不过你有权不做。但是假如你能做到——这就是用你的手给资产阶级一记妙不可言的耳光！再会！握手，我的挚友！

马克西姆收到印第安人的照片了吗<sup>④</sup>？请照下列地址给我写信：纽约，马·高尔基收。

吻两个孩子。祝你健康！

阿·

217

178

自美国寄柏林

1906年4月14日或15日

我从波士顿群众大会上回来，接到你的忧伤的来信。我感

299

到万分高兴的是，你信上说，马克西姆在学做游戏，还取得了成绩。这好极了，确实好！我如果能看到你们三个人——真是极大的享受。但是我们之间——横着一个大洋。

有一事奉告：假如你还没有按我的请求给《先驱报》发电报——那就不要发了。我请你发通电的时候，正在光火。让他们见鬼去吧！俄国使馆里存放着我生活中的取之不尽的“可靠事实”，即使不用这些事实，他们也要用别的事实来攻击我。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魁艮人是硬汉子，他不会低眉折腰，他有力量，他不是狗，安能压服？

我对你说，就干劲、生活的速度而言，美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你看这一个象变魔术的事实：十天之前旧金山成了一片废墟——今天我收到了来自那里的旧金山主要街区重建的照片。再过三天，地震的一切痕迹都将消失了。第一天纽约为灾民提供了一千六百万美元，也就是三千二百万我们的卢布。总共五天就募集了一亿三千九百万。干净利索？一幢三层、十一个房间的楼房前天还刚刚用车皮运到，而今天——它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并且已经往里住人了。二十六层的大楼六十三天就能竣工！你要相信这点——就得亲眼看一看他们这些鬼东西的干劲有多足！与纽约相比，欧洲的城市算得了什么。欧洲的城市大多有美丽的古风，这是事实。这些城市体现了不朽的美学原则，的确如此。可是，你一见到纽约，就会情不自禁地叹息道：欧洲只有一种衰颓、疲惫、神经质病态的建筑了。这里——没有多少美学，也许——一点儿也没有。这里只有一个年轻国家粗鲁的朝气，政治和社会青春年代的健康神经质。

所有这一切十分有趣。

可是有人老是同我作对，使我无法尽快从这里脱身，大概我要在这里呆到秋天。但是冬天我要去法国南方休息，我盼望着在那里见到你。你说不理解我出走的原因。那是很简单的。

要在俄国的话，我得坐牢。逮捕我的命令已经到了赫尔辛基警察局长萨尔茨的手里。所幸的是，他拒绝在那个地方把我逮捕入狱，因为我没有在非常热爱我的芬兰人中间挑起麻烦。另外一个原因是需要钱。这里弄钱要容易得多。这就是我这次远行的原委。

我亲爱的朋友！不知为什么最近以来我越来越多地想你和孩子们。是衰老的迹象？未必？而是——人实在太坏了。粗鲁、愚蠢、贪婪。是我累了吗？是的。不过这一切都会很快地过去。

夏天你考虑怎么度过？请来信。我急于想知道能在什么地方见到你们。 179

可是相会之前——还得再会！明天我去费城。一个星期里有三个群众集会。兄弟我要变成演说家了。正在学习英语。能够说上几句了。

匆此，握手。

阿·

地址：  
美国

M·Peshkoff\*  
Stapleton N.Y.  
《El Paradiso》

我经由柏林给你寄信，因为我担心用别的办法不一定能寄到。

---

\* 马·彼什科夫  
纽约 斯特普尔顿  
《极乐世界》

（译者注）

自费城寄雅尔塔

1906年5月15日

1906年5月28日

我竟住进了非常气派的大旅馆！不这样——不行。

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不受人尊敬。而住在中等的旅馆里——你就会坐立不安。你要使别人敬仰，就得花大钱住房子——这里一切都用金钱来衡量，有了钱一切都可以饶恕，有了钱一切都可以出卖。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我对你说！所有的人对黄金具有一种简直是病态的欲望，有时候在这种怪诞现象中，人显得那样可恶，然而通常是——那样可怜，那样可笑。我和秘书<sup>②</sup>，一位非常可爱的小伙子住在一起。今天我要在大剧院参加一个群众集会。会后去波士顿。那里——有两个集会。

以后我就去阿迪龙达克休息和工作到秋天。我将写一部长篇小说<sup>③</sup>。《我的访问记》一书已经完稿<sup>④</sup>。这是一部讽刺性的小书，与威廉二世，尼古拉二世，法国、美国的巨头等的谈话记录。还想写一本关于此地生活的特写的小书<sup>⑤</sup>。总之——我一直在工作。在这里既感到困难，又感到有趣，好象到了地狱。

我已经升起了我所有的风帆，准备在海上作长期的航行，这是十分明显的。你是否知道莫斯科的检查机关对我提起了什么控告<sup>⑥</sup>？

你要教马克西姆学法语，不懂得外语——那是最糟糕不过的事！

向你问好！吻孩子等人。

紧紧地握手。

地址： S. U. New-York, \*  
Staten Island, Grymes Hill, M-r J. Martin.

祝一切顺利，一切！

219<sup>①</sup>

自美国寄雅尔塔

180

1906年6月上半月<sup>②</sup>

你的信中有一种惋惜之情，即认为这突如其来的纽约事件会对我产生苦恼的影响。你错了，朋友，这是不对的。完全相反——我对于这场闹剧感到相当满意，而且我还乐于将它永远铭记心间。我没有作任何让步——仍然是一个胜利者。报上关于“高尔基的辩白纯属徒劳”的报道是胡说八道，——我没有辩白。这是捏造，就象说我在自由神象面前下跪一样。你能想象会有那样一种情景吗？

我唯一的错误就是要你通电《先驱报》——这件事是不应该做的。可是有时候我实在忙，难免不犯错误，不办蠢事。

不过总的结论是我在这里办了一件大事，而且给自己留下

---

\* 美国 纽约，  
斯泰坦岛，格赖姆斯山。 J·马丁先生（译者注）

了美好的回忆。现在我将长期地为这里的报刊撰稿，这已经肯定下来了。

我的信写得这样断断续续，请勿惊奇——现在已经是晚上六点，而我才抽出空来喝一杯咖啡。没有时间，这是事实！这里人的生活十分吓人，所有的人看来都是疯子，而且每天生活的总基调完全是稀奇古怪、阴沉而又疯狂的。

我们重逢之时再细细说给你听。而现在请你读一读我的《黄色魔鬼的城市》<sup>④</sup>这篇特写。

再会！向你问好，代我抚爱马克西姆。对他说，我将给他带去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

握手。

阿·

220<sup>①</sup>

自阿迪龙达克寄彼得堡

1906年8月中旬<sup>②</sup>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担心——在监狱里？没有收到你一封来信！

[……]刚刚结束了剧本《仇敌》。正在写中篇小说《母亲》。

我通过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给你寄信，并不指望信能转到你的手中。

十月离开此地。去何处？尚不知道。

我住在山里。一个十分寂寞的地方。总的说来，美国——是一个金钱、寂寞、愚昧的国家。

在这里好的是黑人，印第安人和狗。还有——各种蝴蝶！



马克西姆如果在此地——他会享受这一切的好处。

我经常想这个人和他的妹妹。有时候似乎觉得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 181

好了，握手。来信！

阿·

## 221

自美国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1906年8月20日前后<sup>①</sup>

今天收到你发来卡佳死去的电报<sup>②</sup>。这是令人痛心的。我可怜小女孩，但是更可怜你，我亲爱的朋友。我感觉到你现在十分伤心，悲痛欲绝，同时又似乎看到了你的面容，是那样怅然若失，惊惶不安。你别认为——我是在胡言乱语。对你们的思念一直萦绕心头，因此我能看到很多东西，那是不足为奇的。这些日子以来我总有一种会发生某种不幸事件的预感，现在——它果然发生了。

谈论这类事情总是无用的了。而且谁都不会说得那么恰到好处，而只会刺伤自己和旁人的心。我们也就不说了。

我担心马克西姆，他千万不要害病。你的情况又怎么样了？为什么你连一封信都没有寄到这里？是什么妨碍了你？我对此想得很多，而且——不能理解。你对我寄到雅尔塔去的信没有回复过——一次也没有。恐怕是你不想写信了，那么我也不写下去了。

我在十月初离开这里<sup>③</sup>。〔……〕。要设法返回俄国，不

过，大概，——会把我逮捕。极想见到你和马克西姆！也许，你能够在十一月份，譬如说，到意大利去的吧？

我在这里的工作很多。写了一部大型的中篇小说《母亲》，还有剧本《仇敌》。我的《访问记》你知道吗？已经用好多种文字出版了。在这里我正起着酵母的作用。我在《阿普尔顿》上的文章④招来了——1200多条反对意见！对于这样一个既令人厌恶，又十分有趣，既极端贫困，又出奇富裕的国家我有多少东西可以说！

我不能让自己按照心中的愿望写下去了，因为我不能理解你对我的态度。关于这点我已经给你写过了。请你来信。十月前我还能收到。信寄到这里要13天。来信写：

美国。SUS

Summerbrook\*

Hurricane

Essex Country

New-York

M. Gorky

182 还得请你办一件事：《知识》的事情非常棘手。现在人都不要看书了。我们出版了很多书，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你问理查德·施蒂默尔——他能否交还为希什金娜而存入银行的三千卢布？其中一千，假如你愿意和需要的话——就自己留下，而二千——则请你汇给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我将十分感

---

\* 萨默布鲁克

赫里凯恩

埃塞克斯县

纽约

马·高尔基

（译者注）

谢。而希什金娜需要这笔钱的时候——可以再拨出来，存入银行。现在我们急需用钱。我从这里返回的时候——可以把钱带走。我在这里做了很多活儿，但是稿费只能在一月份才能拿到。情况就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令人感到烦闷和荒谬。眼前出现了一张小小的、可爱的面庞。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好朋友——生活是极其复杂的，而我们多多少少都是个糊涂虫。吻你的手，愿你振作精神。

再会！问候所有的熟人，祝他们身体健康。来信！

阿·

## 222

自阿迪龙达克寄莫斯科  
1906年8月底或9月初<sup>①</sup>

给你寄去一信，收到你寄来的一封信，内附有孩子们的照片。正是时候！

马克西姆的眼睛讨人喜欢，并且应该说是漂亮的。告诉他——只要能找到，我要给他带去几支真的印第安人的箭和弓。还有美国的蝴蝶。这里的蝴蝶特别美丽。此外，这里就没有什么了，一切美的东西都来自欧洲。对于美国本身说来要理解美的含义还显得过于年轻。我几乎住在与加拿大的交界线上，也许我会去那个国家走一趟，看一看反对正教仪式派教徒和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和黑人是这里最有趣的。而美国人本身是好奇的，奇就奇在只有无知——令人惊异的无知！——以及对金钱

的贪得无厌的欲望——令人厌恶的欲望。

现在，当我收到你的来信以后，我感到身体大好，这是应该归功于你的。你驱散了我痛苦的，而且原来是多余的疑虑。假如不是卡佳没有了，我就快活起来啦。但是——我不说她了，这是多余的了。在死亡面前你是无话可说的。

我请求你——精心照顾好儿子。这不仅是一位父亲的，而且是——一个普通人的请求。我正在创作的中篇小说——《母亲》——中，女主人公是一位寡妇，工人革命家的母亲——我这里指扎洛莫夫的母亲，——她说道：

“儿女们心连心迈起了前进的脚步……向着初升的太阳，向着崭新的生活……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饱受苦难的我们的儿女们在共同地前进——不要把他們留在身边，不要漠不关心地把自己的血肉抛弃！”

最后，当她由于自己的革命活动而要受到审判的时候，她要发表演说，把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描写成儿女们走向真理的进程。儿女们，请你思考一下这个词的意义吧！世界悲剧的剧烈增长，其源盖出于此。我很难在信中给你解释这一伟大的思想，它太复杂了，它提出了另一个也是十分深刻的思想，即在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存在着同人们生死攸关的极其重要的区别，——这一区别尚未被我们所发现，因而——使我们失了正确的方向。

应当告诉你——我在此地明白了很多东西，同时也明白了，直到现在我还不是一个革命者。我只是在争取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些我们习惯认为是革命者的人，——只是改良主义者。革命概念本身——需要进一步深化。这是能够做到的！

看来你是在具有明确的世界观的人们中间周旋得太多了，大概对于现成的思想方式、人们对革命的现成的看法等等，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惯了。——因此，我想，我这些话你听来

一定觉得奇怪，而且认为是一种异端邪说。我们相见以后——你也许能理解，假如你还不能感觉到上述说法的正确性的话，那么我希望，你最终能够给自己弄明白的。

我可能要在这一美国总统的可能候选人打一场官司<sup>②</sup>，我想向法院控告他犯有诈骗罪。

你要是能知道，看到我在这里是怎样生活的就好了！那会叫你笑痛了肚子，惊奇得目瞪口呆的。我是国内最可怕的人物，“就是这个无知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生来就失去道德感情而又以自己对宗教、秩序最后对人都憎恨的感情使大家为之震惊的人，使这个国家蒙受了从未经历过的奇耻大辱”，——有一家报纸这样说。另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致参议院的呼吁书，建议把我驱逐出境。黄色报刊那就更加猖獗了。在我住所的大门上贴着疯狂反对我的玩艺儿。甚至把你也骂上了！

可是，尽管如此，——请注意！——报界仍在要求、请求我写文章。这——对他们有利，而“利”在这里——就是一切！

我的一篇有关纽约的文章<sup>③</sup>招来了超过1200条反对我的意见，这件事我给你写过没有？参议员也在反对。可以想象，我的访问记和其它一些有关美国的文章问世之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顺便一提：欧洲也并不那么勇敢。那篇采访威廉的文章《高举自己旗帜的国王》，不仅德国和奥地利，甚至若列土的《人道报》<sup>④</sup>都不敢——刊登！罗马的《La vita》（《生活》——译者注）在作了删削后才登了出来。你瞧，这就是出版自由！欧洲文明！然而就其内容而言，这是一篇非常微不足道的东西。《共和国的一位国王》——这篇亿万富翁采访记——肯定会给我招来狂风暴雨，这是我早就深信不疑的。

我现在住在森林里，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离最近的城市——伊丽莎白镇——18哩，但是常有美国人来看我。走进屋里

——他们有点害怕，同我结识会有损他们的名誉。他们在森林里徘徊，等着有偶然的会见机会。我们是五个人住在这里：我、济娜、一个作为秘书随我同来此地的俄罗斯人<sup>⑥</sup>、物理学教授以及布鲁克斯女士，一位亲切的老处女。没有女仆，自己做饭，自己料理一切。我——清洗餐具，济娜骑马去采购食品，教授——则烧茶、煮咖啡什么的。有时候我也掌厨——做肉饺子，熬菜汤等等。我们七时起床，八时我就已经开始工作——一直到12时，1时——午饭，4时——喝茶，8时——晚饭，再工作到12时。那个俄罗斯人是高等音乐学校钢琴班毕业的，弹得一手好钢琴。音乐会从6时开始，到8时半结束。我们正在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的音乐：格里哥、奥列·奥利森和希特等人的作品。

我所有的东西已经卖光，而且又向美国杂志预售作品，每字16美分，折合我们的一印张30000印刷符号就要二千卢布左右。在工作中时光过得飞快。

我同大家分开，单独住在一间大房间里，有铁炉子，可没有顶棚。房间玻璃墙壁的两边是活动的大玻璃窗。我睡觉的时候，总敞开着这些大窗子。背在作痛，原因是坐得太多，有时候呼吸困难，非常消瘦，脸晒得黝黑，剃了个光头。而总的说来，身体——还不错。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哲学学校，一年之中只在夏天的三个月安排教学。它是由杜威教授开办的。偶而有人在里面讲课，系统的课程是没有的。不久前詹姆斯在那里讲过学，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在这里象头等明星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我同他认识了——还可以，一位好老头儿。吉廷斯很好，他是社会学家，我们同他的交情不错〔……〕。

英国式的文化异常有趣。它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政治上的自由和精神上的彻头彻尾的奴隶制同时并存。人们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崇拜权威——一如野蛮人。

这里有一人叫约翰·马丁，后天大约有百把人要到他那里去，好象是一些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我得去看一看。他们要到我这里来喝茶。

这就是我的生活和思想的大致的轮廓。远不是所有的思想！在这里思想十分活跃。我始终处于十分激动的状态之中，我面前的工作——不会中断，至少可以干上16年！

我是到了认真做事的时候了——这就是我所感觉到的！我的所有那些匆匆写成的东西没有多大价值。

好，再会，我的好朋友。为了你做好的一切工作，再次感谢你！发自内心地。

这封信到你那里要15天。你的复信我也要过15天以后收到。

来信。但是——十月初我就离开此地——这已决定了。因此请你按下列地址来信：

Buhen Und Buchverlag\*

russischer Autoren

I. Ladyschnikow,

Berlin W. 15. Uhlandstr. 145.

伊万·帕夫洛维奇会把信转来的，他任何时候都知道我的去向。

好，再会！我将高高兴兴地见到你。代我好好地吻吻马克西姆。他收到那些有印第安人的明信片了吗？我是经常寄给他的。

祝一切、一切顺利！还有精神愉快。这才是最好，最宝贵

---

\* 书籍出版社

俄国作家

伊·拉德日尼科夫

西柏林.15.乌兰德街 145. (译者注)

的。

握手。

代向叶连娜，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以及所有的老熟人问好。

阿·

## 223

自美国寄莫斯科，

1906年9月16日至27日之间<sup>①</sup>

我认为女孩的死因是某种潜伏的结核病——从你的来信中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这一结论。要想让马克西姆健康地成长，我认为，就要对他更加小心，因为他身上也会有病灶存在，他出世的时候我正是百病缠身。

我特别记得女孩在戈尔巴托夫卡<sup>②</sup>的样子，那时她在树林子里走着，叫着：“我也吵（找）到马（蘑）菇了！”你是对的——我很沉痛。不过，这当然无济于事。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好在大洋之上，在去意大利的路上。你写信——请寄到那玻利，寄留局待领邮件。冬天我到什么地方——现在还不知道。大概，会到一个小城镇去。安下身来做事情。我该写个自传了，总之有好多东西需要写——例如，写美国。你为什么想住在莫斯科？对你和儿子有利吗？我要是你的话，就出国去了。比方说——也到意大利去。

不愿意离开俄国，是时代富有诗意吗？这个时代到处都富有诗意。世界革命已经开始——这是毋庸置疑的。对革命说来不



存在这个国家更富有诗意，而另外一个国家就不太富有诗意的情况，——革命在所有的地方都以同样的力量在增长。人大体上也是一样的，尽管这是多么令人失望，——但是应该时时、事事、处处战斗不息。要给马克西姆教点东西才好，使他不致枉过一生。他怎么样了？关于他的身体，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你从来没有写过。他不笨吧？

说实在的，我希望今年冬天看到你和他。

现在——不能再写了。象平常一样，我的事情一大堆。顺便告诉你，就是在这里我还得参与国会中政党参议员的竞选活动。撰写呼吁书什么的。

握手，祝一切，一切顺利！

阿·彼·

最好你能按如下地址给我寄信，因为伊〔万〕·帕〔夫洛维 186 奇〕通常都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Buhnen—und Buchverlag russischer Autoren\*

I. Ladyschnikow, Berlin w.

15, Uhlandstr. 145.

224<sup>①</sup>

自纽约寄莫斯科，

1906年9月28日<sup>②</sup>

刚刚收到了你寄来的一封信——谢谢！

---

\* 俄国作家书谱出版社

伊·拉德日尼科夫

西柏林 15，乌兰德街 145（译者注）

后天上午11时我乘船<sup>⑤</sup>去欧洲。请按封信上所给的柏林地址写信<sup>④</sup>。在那玻利我将见到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也许你有什么话要转告他吧？

吻马克西姆，紧紧、紧紧地握你的手。没有时间了！马秋申科坐在那里等我<sup>⑥</sup>，还有不少人也在等着。13天以后我就在欧洲了。再会！

阿·

## 225

寄自美国赴意大利的轮船

1906年10月12日<sup>⑦</sup>

在大洋上连续颠簸了十天——终于明天要到达直布罗陀了。航行很有趣，但是好象做了一场恶梦。有1000名意大利人从加利福尼亚乘上这条轮船——这些人太象俄国人了。发生了一件事：有位女郎生下了一个小男孩，七个月，死了，于是把他抛进了大海——这个令人难过的情景是笔墨所无法形容的。为了这位女郎的事到了那玻利之后我要干一仗。头等舱的乘客，那些美国人一直在不停地狼吞虎咽，祷告上帝，令人厌恶。他们唱着赞美歌——发出油腻的噪音，不时地啾嘴舔唇。显然，他们认为上帝是个傻子，总以为他能听见他们发出的可憎的嗥叫。

我正在扮演一个“捣蛋的男孩”角色——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越来越频繁了——对于欧洲和它的文明我实在无法忍受。晕船症反而要好受一些，轻一些，虽然这晕船的滋味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你读过金娜·格兰克，即尤什克维奇的作品没有②？写得不错。

我同皮亚特尼茨基给你和马克西姆寄去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再会——祝一切顺利！

握手，吻儿子。

地址待我到达后再告。

阿·



# 注 释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中所说的杂文（见注（2））确定的。

②由我负责，请付印吧——指阿·马·高尔基的题为《充当外省报纸编辑的日日夜夜》的一篇杂文，该文原来的题目是《充当外省新闻报纸编辑的日日夜夜》，副标题是《敏锐之士的美妙的题目。译自英文》。

这篇杂文的署名是“帕斯卡列洛”，刊登在1885年6月4、6、11和20日的《萨马拉日报》第116、117、122、129期上（见三十卷本《高尔基文集》第二卷，国家文艺出版社，1949——1955）。

1895——1896年间高尔基在《萨马拉日报》报社工作。他由弗·加·柯罗连科推荐，应邀于1895年2月来到这家报社（见马·高尔基的特写《弗·加·柯罗连柯》一文）。高尔基很快地成了报社的骨干，他既写杂文、特写、评论，又写短篇小说。他用“叶古季尔·赫拉米达”的笔名主编最为人们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每日杂文大栏目“三言两语”。阿·马·高尔基后来把很多的文章和速写汇编成《特写和草稿集》出版（见《文集》，第二十三卷）。

1895年6月初，《萨马拉日报》的主编尼·彼·阿舍绍夫外出，报纸由阿·马·高尔基负责编辑（见高尔基致弗·加·柯罗连科信，1895年8月，《文集》，第二十八卷）。

这张便条即写于高尔基担任主编期间。

叶·帕·彼什科娃（当时还姓沃尔任娜）这时刚刚开始《萨马拉日报》做校对工作。

③校样经过检查官的手了，因此这是他的错，不是我们的错——书报检查官在删除杂文中的某一段落时，由于失误未把整段全部勾掉。

## 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巴利蒙特的《在无边的缥缈中》的诗集——指康·巴利蒙特《在无边的缥缈中》一书，莫斯科，1895年。

188 ③他翻译的雪莱作品——《雪莱集》，由康·德·巴利蒙特译自英文，第四版，姆·符·克柳金出版社，莫斯科，1896。

## 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的内容确定的。同阿·阿·德罗贝什-德罗贝舍夫斯基的谈话是在2月10日这一天。

②明天要给他提出的那个建议，是要打掉他的一些傲气的，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对报纸是件幸事——根据阿·马·高尔基的倡议，向阿·阿·德罗贝什-德罗贝舍夫斯基提出了关于每期《萨马拉日报》的稿件应经编辑部全体讨论的建议。这一建议未被接受。

## 4

①这个日期是在同其它信件比较后确定的。

②济娜在彼得堡——指济·弗·瓦西里耶娃，当时她在助产士专修班学习。

## 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叶·帕·彼什科娃所作的“№9”这一记号确定的。

②我要把《第一个故事》寄给《俄国财富》——阿·马·高尔基在信中提到的这一作品未在《俄国财富》刊出，后易名为《笔谈会的》



一读者》在1898年11月的《Cosmopolis》（《世界》——译者注）杂志刊出（见《文集》，第二卷）。

③你喜欢今天报上发表的我的杂文吗——指《时运乎……玩笑乎……》一文，载《萨马拉日报》，1896年2月25日，第45号上。

## 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我明天寄出的短篇小说”这一句话确定的。从第5封信可以看出高尔基打算将短篇小说于2月26日星期一寄出。显然，本信是在星期天夜里写的，白天写的是第5封信。

②妈妈——玛·亚·沃尔任娜。

③舒拉——亚·帕·沃尔任娜。

④爸爸——帕·尼·沃尔任。

⑤……的短篇小说——指《第一个故事》（见第5信及其有关注）。

## 7

①写了两部不短的短篇小说——指哪两部短篇小说，未详。

②新版的明斯基的……——指《明斯基诗集》，1896年，圣彼得堡，第三版。

③《东方之曲》——指瓦·利·韦列奇科的《东方之曲》（诗集），阿·谢·苏沃林于189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第二版。

189

④别忘了巴利蒙特——见第2信。

## 8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 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今天已经是3月2日”一句确定，年份是根

据内容确定的。

②我过得多么艰难——这封信里表现的情绪是同年轻的高尔基在萨马拉必得要迎战各种困难这一点分不开的。阿·马·高尔基竭力要把自由主义的《萨马拉日报》办成进步的、民主主义的机关报，使它具有尖锐的揭露性。高尔基的这些努力遭到阿·阿·德罗贝什-德罗贝舍夫斯基的反对。他的文章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删改。便衣警察从高尔基到达萨马拉的第一天起就跟踪他。当地的商人雇用一批流氓同高尔基捣乱。当然这一切不能使高尔基屈服，不管书报检查机关怎样禁止、歪曲，他在《萨马拉日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打击了小市民的市儻气，极其有力地揭露了剥削和专制制度。

③妈妈那里我没有去——指玛·亚·沃尔任娜的生日这一天，高尔基未能前去。

## 1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忧郁》——《忧郁（一个磨坊主的生活片断）》，载《新语》杂志1896年6月，第9期，7月第10期。

③热罗姆-热罗姆的版画复制品——指热罗姆·让-列昂的版画复制品。

④科派的《撒旦》也别给忘了——指复制的艺术家科派的版画《撒旦》。

⑤十七日我能得到一件美好的礼物就好了——3月17日（旧历）是阿·马·高尔基的命名日。

⑥复活节的故事——显然是《钟（草稿）》，刊于《萨马拉日报》，1896年3月24日，第67期（见《文集》，第二卷）。

⑦你问，怀疑论者是谁……堂·吉诃德就是我——指当时在《萨马拉日报》上报社工作人员发表文章用的笔名。1896年2月28日及3月13日《萨马拉日报》第47期及第59期上发表的杂文《萨马拉面面观（一个浪游骑士的信札）》，署名就是“堂·吉诃德”（见《文集》，第

二十三卷)。

⑧你斋戒节食了吗？别忘了领一张那种证件——举行结婚仪式需要的证件。

⑨你请杜罗娃——由于叶·帕·沃尔任娜去喀琅施塔得的亲戚家，奥·尼·杜罗娃代替她担任《萨马拉日报》的校对职务。

190

⑩济娜——即季·弗·瓦西里耶娃。

⑪沃洛季卡——即弗·亚·切尔诺夫。

## 11

①在信的末尾有阿·马·高尔基致季·弗·瓦西里耶娃的附言：“你好，济娜！望来信，多多来信。彼什科夫”。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③《科特林》是一头猪——见第8信。

## 12

①今天我给《北方导报》寄出了一篇短篇小说——1896年3月5日高尔基写信给《北方导报》杂志编辑部说：“我……把我的短篇小说《骗局》寄给你们，并且认为有必要通知贵编辑部：这个短篇我曾寄给《俄罗斯思想》。戈利采夫写信给我，说《俄罗斯思想》不能刊登它……”（见《阿·马·高尔基文献》）。显然，他在致叶·帕·沃尔任娜的信中说的就是这部作品。这篇小说以后的命运不得而知：有可能，高尔基后来把它冠以别的标题发表了。

②日内还要给《新语》寄稿——显然，这是指短篇小说《忧郁（一个磨坊主的生活片断）》（见第10信和有关注）。

③为《上帝的世界》准备的短篇也要很快完稿——是何短篇小说，未详。

④《俄〔罗斯〕思〔想〕》日内就要给我回答——阿·马·高尔基此时寄给《俄罗斯思想》的是什么作品，未详。该杂志在第二年（1897）

十月号上刊登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奥尔洛夫夫妇》。

⑤济娜——季·弗·瓦西里耶娃。

⑥列昂卡——季·弗和尼·扎·瓦西里耶夫夫妇的儿子。

⑦目录——显然，指某一出版社的书目。

⑧劳驾你把版画买下来——见第10信及其注。

### 1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和“我是昨天来的”一句确实的。

②叶尼娅——是叶连娜·米哈伊洛芙娜·切尔诺娃的妹妹。

③博览会——指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举办的全俄工商业和艺术博览会，1896年5月28日开幕。

④我是昨天来的——阿·马·高尔基到达尼-诺夫戈罗德的日子是1896年5月15日。

⑤《新闻》——指《敖德萨新闻报》，高尔基当时是该报驻博览会特派记者。

191

⑥德罗贝什——即阿·阿·德罗贝什-德罗贝舍夫斯基。

⑦“她”——指德·雅·达维多夫的未婚妻安·帕·穆拉托娃。

⑧一出斯塔夫罗波尔——叶·帕·沃尔任娜和叶·谢·伊万诺娃曾伴送阿·马·高尔基乘船从萨马拉市到斯塔夫罗波尔（萨马拉省）。

⑨薇拉——薇·亚·卡赞采娃。

### 1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给敖德萨已经寄去两篇杂文——马·高尔基的头两篇杂文《寄自全俄博览会》刊登在《敖德萨新闻报》1896年5月28日，第3643号和5月29日，第3644号上。第一篇杂文作者所署的日期是“5月20日”（见《文集》，第二十三卷）。

③博览会到开幕之日尚不能准备就绪——博览会原订5月26日开

幕；实际开幕日期是1896年5月28日。

④接到斯卡比切夫斯基……寄来的信——1896—1897年间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参加《新语》杂志的编辑工作，阿·马·高尔基将自己的短篇小说《忧郁》寄给了该杂志（见第10信及其注）。

⑤……评论家，曾在《新闻》上因为那篇《错误》骂过我——指亚·斯卡比切夫斯基的《文学纪要·马·高尔基先生的〈错误（插曲）〉》，刊登在《新闻与商务报》1895年10月5日第274号上。

《错误（插曲）》刊登在《俄罗斯思想》杂志1895年9月号上。

⑥从《俄罗斯思想》得到一个……答复——见第12信注。

⑦穆拉维约娃——笔误，应为穆拉托娃。

⑧舒拉——亚·帕·沃尔任娜。

## 1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到黑海去》——这是《魔之歌》的最初的题目，载《萨马拉日报》，1895年3月5日，第50号。

③需要给斯卡比切夫斯基写回信——见第14信及其注。

④已给敖德萨寄去了第三篇杂文——指《寄自全俄博览会》，载《敖德萨新闻》报，1896年5月30日，第3645号。

## 1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三份地方报纸——指《尼日戈罗德小报》、《伏尔加人》和《尼日戈罗德邮报》。

③给敖德萨写稿——指给《敖德萨新闻》报写稿。

④波泽恩——即帕维尔·卡尔洛维奇。

⑤我们随便到急进之家去吃中饭——有一段时间阿·马·高尔基和达维多夫在女钢琴家符·阿·维诺格拉多娃及其女友雅库鲍夫斯卡

娅处搭伙，她俩共同管理膳务。

192 ⑥警察来盘问过我了——阿·马·高尔基当时处于被秘密监视的状态（见第17信有关注）。

⑦皇上要来——1896年7月17日—20日尼古拉二世曾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参观博览会。

⑧白痴式《随笔》——指亚·伊·马秋申斯基的作品。

⑨以及另一个歪曲报导博览会的人——指德·雅·达维多夫。

## 17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同这个月的另外一些信件比较后而估计出来的。

②我还看得见七年以前我蹲过的那座塔楼——1889年阿·马·高尔基因被控告“窝藏”受监视的，后来的民粹派代表之一——斯·格·索莫夫而遭到逮捕。1889年夏天阿·马·高尔基同索莫夫及曾经当过教师的，同样受到警察监视的民粹派分子阿·弗·切金一起同住在茹可夫斯基街利克的家里。彼得堡下达逮捕索莫夫的密令时，索莫夫恰不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阿·马·高尔基在住室搜查以后被立即逮捕——这是1889年10月12日，两天以后审讯，由于“罪证不足”而在10月16日释放，从此以后他就被秘密监视着。

## 18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同这个月的其它一些信件加以比较后而确定的。

## 1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上一封信确定的。

②《外国作家集》——期刊，全名为《外国作家作品选集》，圣

彼得堡，潘捷列耶夫出版社，1896—1903。

③《大汗和他的儿子》——刊于《尼日戈罗德小报》，1896年5月31日，第148期。

④薇拉——即薇·亚·卡赞采娃。

⑤舒拉——即亚·帕·沃尔任娜。

## 2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要在明天开幕了”这一句话确定的。博览会开幕的日期是1896年5月28日。

②“爱尔米达日”——指阿哈普金开办的饭店，设在卡纳温。

③没有受到任何的搜查——指尼古拉二世来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之前，要对“思想危险分子”进行的搜查。

④“她”——指德·雅·达维多夫的未婚妻安·帕、穆拉托娃。

⑤你们那里的报纸——指《萨马拉日报》。

⑥内阁大臣来了一大堆——据《尼日戈罗德小报》在博览会开幕期间的记载，来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有内阁总理大臣伊·恩·杜尔诺沃及内务大臣伊·洛·哥烈梅金，教育大臣伊·德·杰利亚诺夫，交通大臣姆·伊·希尔科夫，农业和国有财产大臣阿·谢·叶尔莫洛夫和财政大臣谢·尤·维特。

⑦昨天我还到了省长那里——指尼日戈罗德省长尼·米·巴拉诺夫将军，这位省长同时兼任市场总管。他在同报界拉关系时候表现了某些“自由主义”态度。

## 2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你的关于谢〔苗〕、伊〔万诺维奇〕的消息真令人痛心——叶·帕·沃尔任娜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报告了谢·伊·科斯捷林在出版《萨马拉日报》的过程中遇到了财力不足困难。

⑤普罗托波波夫——即德·德·普罗托波波夫。

④柯罗连科谈论地方报刊的话——弗·加·柯罗连科曾多次强调报刊，特别是地方报刊的社会意义，例如，可参见他发表于1896年的下列诸文：《社会和报刊》（《俄罗斯财富》杂志，四月，第4期）、《枢密院关于穆尔坦案件的决定》（同上，元月，第1期）、《“国民”的蜕变》（同上，二月，第2期）。

⑤本-胡尔——是卢斯·沃利斯所著《本-胡尔（生平业绩）。基督教形成时期罗马和东方生活的故事》，译自英文，弗·尼·马拉摩耶夫出版社，莫斯科，1893。

⑥《格列扎》——即《格列扎公主》，艾德蒙·罗斯丹的剧作，由塔·利·谢普金娜-库珀尔尼克翻译，圣彼得堡，1896年出版。

⑦若夫鲁阿……梅利赞达——《格列扎公主》一剧中的两个人物。

⑧鉴于德罗贝什写给阿舍绍夫的信——见第13信。

## 2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我是去忙出版书籍的事务——此行未成。到1898年阿·马·高尔基才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自己的短篇小说。

③措卡利斯基——有关此人的情况未详。

## 2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两封来信。一封是关于蛇的——指短篇小说《到黑海去》的手抄副本（见第15信）。

## 2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准备坐气球从博览会飞上天去——军事航空教学制造厂曾在博览会期间组织乘坐气球的飞行，同时还组织了几次自由参加的此类飞行。高尔基原拟参加其中的一次飞行，后未实现。

## 2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叶尼娅——即叶·米·切尔诺娃的妹妹。

③冲着我们——《小报》祸事接踵而至。——《尼日戈罗德小报》是当时最进步的地方报纸之一，它的批判态度招致沙皇行政当局的迫害。

④以列什科夫斯卡娅和尤任为班头的莫斯科演员——指1896年博览会期间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演出的莫斯科小剧院剧团。6月5日首次演出的剧目是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疯狂的金钱》。关于这次演出，阿·马·高尔基在1896年6月11日《敖德萨新闻》上发表的《寄自全俄博览会》一文中有过报道（《文集》，第二十三卷，第227页）。

⑤你们的报纸——指《萨马拉日报》。

⑥对帕诺夫和罗曼诺夫——见第21信。

⑦舒拉——即亚·帕·沃尔任娜。

## 2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马拉库耶夫来到以后——弗·尼·马拉库耶夫邀请阿·马·高尔基参加《敖德萨新闻》报的编辑部工作。高尔基原拟接受他的邀请，后来改变了这一想法。

③叶尼娅——即叶·米·切尔诺娃的妹妹。

④《关于埃特利武德骑士》——即《埃特利武德·德·科明伯爵和汤姆·埃舍尔僧侣的故事（根据赫斯廷兹战役编年史记叙）》，载《尼

日戈罗德小报》，1896年6月9日，第157号。

⑤马尔基埃利剧院——1896年尼日戈罗德集市的小歌剧院。

⑥《忧郁》——参见第10信及其注。

⑦让步的作家——指作家反对压低所著书籍的出售价格。

⑧《奥尔洛夫夫妇》——发表在《俄罗斯思想》杂志，1897年10月，第10期。

## 27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叶·帕·彼什科娃所作的笺注“№15”而确定的。

②我有一篇文章——指哪一篇文章，未详。

③普罗托波波夫——德·德·普罗托波波夫。

④他要我把他介绍给马拉库耶夫并且把他弄到敖德萨去——参见第26信及其注。

⑤马库林娜——是穆拉托娃之误。

195

## 28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亚历山大——即亚·格·格里戈里耶夫。

## 2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卡姆(斯克)-伏(尔加)边区报》——阿·马·高尔基并未接受《卡姆斯克-伏尔加边区报》编辑部的邀请。

③马上要去编辑部——即去《尼日戈罗德小报》编辑部。

④《作品集》——见第19信注。

⑤去……大剧院——尼日戈罗德集市期间莫斯科小剧院剧团在这

一剧院演出。

### 3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并非神话》——这是德·亚·利尼奥夫〔达林〕的书，1895年圣彼得堡弗·斯·黑辛印行的第二版。1895年12月3日第261期《萨马拉日报》“书评”栏刊登了马·高尔基对该书的评论文章，署名为叶·赫（化名叶古季尔·赫拉米达的开头两个字）（见《文集》，第二十三卷）。

③《被抛弃的人》——是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1896年圣彼得堡出版，为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的第一部。再版时题名为《众神之死。尤利安·奥茨图普尼克》。

④舒拉——指亚·帕·沃尔任娜。

⑤为《伏〔尔加〕-卡姆〔斯克〕边区》——即《卡姆斯克-伏尔加边区报》。

⑥在敖德萨可以安排得非常好——参见第26信注。

### 3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给你寄去这部好书——指劳拉·马尔戈利姆的《关于妇女的书》，由弗·亨肯翻译并作序，1895年，基辅，约翰逊出版社印行。

③舒拉——指亚·帕·沃尔任娜。

④我的蛇和鹰的那篇杂文怎么样了——参见第15、23信。

### 32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 33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 3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公报》——指《萨马拉公报》。

196

③《日报》——指《萨马拉日报》。

④“三言两语”——是《萨马拉日报》上的杂文栏，1895年7月14日至1896年4月21日由阿·马·高尔基主编。

⑤老太爷——这是阿·阿·德罗贝什-德罗贝舍夫斯基在《萨马拉日报》工作人员中的绰号，是阿·马·高尔基赠予他的。

⑥《伏尔〔加〕-卡姆〔斯克〕边区》报——即《卡姆斯克-伏尔加边区报》（参见第29信注）。

⑦我还有一个敖德萨——指《敖德萨新闻》报（参见第29信注）。

⑧他还有去托木斯克一条路——八十年代阿·阿·德罗贝什-德罗贝舍夫斯基编辑过一些西伯利亚的定期刊物。

### 3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在等待皇上来临——参见第16信注。

### 3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穆尔尼娜——笔误，应是杜罗娃。

③舒拉——指亚·帕·沃尔任娜。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阿·马·高尔基同时写给玛·亚·沃尔任娜的一封信确定的。

②另附一信给妈妈——指给玛·亚·沃尔任娜的信。

1896年6月27日

尊敬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

如果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到这里来的话——我恳请您允许舒拉跟她同来。博览会日益增长的意义就其本身而言是巨大的，可是，除此以外。博览会委员会日内将拨出一万卢布用来举办教育学免费讲座及工艺美术品工业的讲授。

在“玛丽娅皇后陛下专馆”部要开设各种针线活的免费课程，并且集中陈列了专馆内各下属单位的活计的样品。

此外，这里每天都有格拉瓦奇的交响音乐会，斯拉维扬斯基合唱音乐会以及哀歌女演唱家费多索娃的音乐会，并且，最后还有整部俄罗斯历史的造型表演。

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是非常严肃的，无疑地它将给叶卡捷琳娜和舒拉以强大的影响。须知，这里所有的一切东西并不是平常能够看到的——下届全俄博览会要10—15年以后才能举办。

她们使用的住房我已向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卡赞采娃租妥。这里离电气大道稍远一点，然而正因为如此恰恰是一所适宜于家庭生活的极好的住房，色调优美，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和舒拉住在里面一定非常方便、舒适。从城里到博览会这段路沿电气大道走需要花23戈比，坐轮船只需花15戈比。 197

总之，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请您宽心，让舒拉也来吧，我恳请您应允这件事，我认为这次旅行对她——同对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一样——是极为有益的，因为她们十天之内知识的充实和生活经验的丰富将是在一年的平常生活中所不能达到的。

从社会舆论角度您大概会产生这次旅行是否方便的疑虑——可是，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并不认为这可以成为不能让她们成行的值得一提的理由，谁的声誉在这里也不会有所损害。

人们在这里过着迅猛变化的、神经质的和吵吵嚷嚷的日子。我——整天忙忙碌碌，一星期只能去两次博览会，因为除了敖德萨的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以外，还要为杂志撰稿。八月底我一定得到敖德萨去。我的出版人马拉库耶夫很快就要来到这里。他已经到过这里，现在在莫斯科。

看来，我在他那里工作是相当好的，月薪我跟他商定为300卢布。目前我只拿他200，不过我想在日内建议他将款子增付到300，这就不得不多于很多活了。

再会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我十分高兴地，满怀深情地向您告别——再会了，妈妈！祝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希望在这里能见到舒拉，诚挚地握她的手。

给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的信——我正在写着。

您的阿·彼什科夫

③《发现》——载《尼日戈罗德小报》1896年6月25日第173期及7月3日第181期（《文集》，第二卷）。

## 38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和信内提及的《独唱》一文确定的。

②《独唱》——阿·马·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载1896年7月21日第199期《尼日戈罗德小报》。

③总馆——指尼日戈罗德集市上的一座中心建筑物。

④一篇有关……招待晚会的记叙文——发表在《尼日戈罗德小报》上，1896年7月21日，第199期（没有标题和署名）。

⑤给敖德萨用的关于机械馆……的文章马上就要写好——指《寄自全俄博览会》，载《敖德萨新闻》报，1896年7月27日，第3700期。

⑥我想在河上为《俄国财富》构思一篇描写渔民生活的东西——可能指载于《北方导报》1897年11月第11期，12月第12期上的短篇小说《锦葵》。

⑦杂文《鹰和蛇》——见第15、23、31信。

## 39

198

①这个日期是同另外一些信件比较后推断出来的。

②接到一封切尔诺夫拍来的奇怪的电报——阿·马·高尔基错把电报当作是弗·亚·切尔诺夫拍发的。它是叶·帕·沃尔任娜拍发的，电文中的列娜不是叶连娜·切尔诺娃，而是叶·叶·波诺玛廖娃，她是《萨马拉日报》的工作人员。

③格列别什克——是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一条街名，位于奥卡河畔。阿·马·高尔基颇喜从那儿眺望奥卡河畔的市区和卡纳维诺的风光。

## 4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星期四了——可是你那儿总还是没有信来。——阿·马·高尔基在前一天收到的信是沃尔任娜在旅途中发出的。这里是指高尔基在等待沃尔任娜从萨马拉发出的信件。

③今天我读了几份报纸关于《忧郁》的评论——指载于《敖德萨新闻》报1896年7月22日第3698号上的文章（《一位老资格的作家。文学随笔》）。

④罗森布吕姆——指玛·达·罗森布吕姆。

⑤到敖德萨去一趟——参见第26信注。

## 4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335

②我到敖德萨去还是不去——参见第26信注及第30、40信。

③《忧郁》的稿酬——指短篇小说《忧郁》的稿酬（见第10信及其注）。

④我应当写关于石油工业的文章了——指《走马观花札记》，发表在《尼日戈罗德小报》，1896年8月3日第212期及8月19日第228期上。

## 4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可是她……总是不到来——参见第39信及其注。

③两位凶悍的萨马拉女人——指玛·达和弗·达·罗森布吕姆姐妹。

④给你的两个地址——指家庭和编辑部的两处地址。

## 4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关于蛇的那篇杂文——见第15、23、31、38信。

## 4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刚写完有关石油工业的文章——见第41信。

## 45

①确定这个日期的根据是：本信写于工商业代表大会开幕之日，即1896年8月4日。

②马拉库耶夫那边总是没有答复——参见第26信及其注。



③卡扎奇科夫……想建议我留在……《小报》——指格·恩·卡扎奇科夫，他是被正式列为《尼日戈罗德小报》的编辑。

④作为代表大会的一个成员——阿·马·高尔基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出席了工商业代表大会，他在《敖德萨新闻》报上对这个大会作了报道。

#### 4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去出席代表大会——见第45信。

③谢谢你把杂文寄来——叶·帕·沃尔任娜征得出版者的同意，从编辑部的《萨马拉日报》合订本里把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到黑海去》一文剪下并寄给了高尔基本人。见第15、23、31、38信。

#### 47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 48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我，一个作家，曾经受到《俄罗斯思想》的两次夸奖——《俄罗斯思想》杂志曾对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发表过两篇评论（1895年第8期，1897年第9期）。

③卢德米拉老西（师）——指柳·德·萨莫伊连科。

④“作家兄弟们！你们注定……”——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在医院中》。（涅克拉索夫的原诗是：“我们注定……”）。

#### 4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小说》我眼下还喜欢——指《福马·高尔杰耶夫》的初稿，原名《高尔杰耶夫家族》。

③又一部颇有特色的东西——指何作品，未详。

④在卡缅诺耶——当时叶·帕·彼什科娃带着孩子住在特维尔省卡缅诺耶村，他们是在尼·扎·和季·弗·瓦西里耶夫家作客的。高尔基滞留在马努伊洛夫卡村等待编辑部汇寄稿费，他在10月20日左右到达卡缅诺耶。高尔基一家在此地住到1898年1月中旬。

⑤济娜——即季·弗·瓦西里耶娃。

300

⑥向《新语》请款的信……才发出去——指高尔基索取短篇小说《往日的人们》的稿费（该文刊在《新语》杂志，1897年10月—11月，第1、2两期）。

⑦去加列希纳——指派人把邮件从马努伊洛夫卡送往加列希纳火车站。

## 50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 5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平安抵达莫斯科——1898年5月6日晨阿·马·高尔基被捕，关进尼日戈罗德警察局。5月7日他在两名押送士兵的看守下乘坐邮车被解往梯弗里斯。这张明信片是他8日在路上从莫斯科发出的。

阿·马·高尔基系因弗·叶·阿法纳西耶夫和梯弗里斯革命小组的其它成员一案被捕的。高尔基同阿法纳西耶夫是在1891—1892年发生联系的，当时高尔基住在梯弗里斯，并在一些铁路工厂里做工。

③告诉编辑部和书局老板——指《北方导报》杂志及出版者谢·帕·多罗瓦托夫斯基和亚·彼·恰鲁什尼科夫。

## 5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的内容及“5月16日”这个邮戳确定的。信件投邮前经过检查官的审查。

②兰宁由于自己遭到的不幸——亚·伊·兰宁的儿子死了。

③梅扎——是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郊的别墅区。

④给书局老板写封信吧——指给谢·帕·多罗瓦托夫斯基和亚·彼·恰鲁什尼科夫写信，他们在1898年4月印行了高尔基的《随笔和故事》的第一版。

⑤给《高加索》报……——该报曾经对我青眼相加过——阿·马·高尔基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马加尔·楚德拉》就刊登在该报上（1892年9月12日，第242期）。

## 5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的内容确定的。

②本信第二段“生活过”以下五行半及第三段“释放”以下二行文字被狱中检查官删去，已无法整理复原。

③吉本我马上就要读完了——指吉本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部，克·特·索尔达琴科夫出版社，1883—1886。高尔基当时使用的只是其中的第3或4卷。 201

④很遗憾，没有把普卢塔克带在身边——指普卢塔克的《比较传记》，弗·阿列克谢耶夫译自希腊原文，1—9卷，苏沃林书局出版，圣彼得堡，1891年。

⑤鸟儿的行为使我高兴——叶·帕·彼什科娃在写给阿·马·高尔基的信中曾说起，他请求开笼释放的那些鸟儿（见第52信）飞回来了。

⑥赫尔松涅斯——记得吗——1897年1月15日阿·马·和叶·帕·彼什科夫夫妇曾参观过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赫尔松涅斯博物馆。

⑦谢谢你寄来《信使报》关于那些小书的简讯……——莫斯科的《信使报》，在“本日新闻”栏曾发表肯定马·高尔基的《随笔和故事》的评论文章（《信使报》，1898年5月7日，第124期）。

## 5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马·高尔基写于梅捷赫监狱的《什叶派教徒的节日》（《文集》第23卷）一文确定的。

②亚罗申科的画——指《到处有生活》一画。

③吉本读完了——参见第53信及其注。

④而我蹲在尼日尼警察局的时候——见第51信的注。

⑤如果你愿意，送给医生——指送给当年曾给阿·马·高尔基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治过病的弗·尼·佐洛特尼茨基。这里说的是赠送马·高尔基的《随笔和故事》一书，该书于1898年4月由谢·多罗瓦托夫斯基和亚·恰鲁什尼科夫出版。

⑥取四月份的《北〔方〕导〔报〕》——这一期上刊登有马·高尔基的短篇小说《瓦莲卡·奥列索娃》的续篇。

## 5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中提及的从5月17日开始的什叶派教徒的节日的第三天这一点确定的。

②赶上泽韦克的轮船——指轮船公司老板阿·阿·泽韦克的轮船。

③《导报》——指杂志《北方导报》。

④我将在一个大场景里描绘这个节日并且要把它发表——指《什叶派教徒的节日》，发表在《尼日戈罗德小报》，1898年6月23日，第174号，7月5日第181号（《文集》，第二十三卷）。

## 5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本信的内容和同第55信进行比较而确定的。

②据说，最近几天我将被释放出狱——由于“证据不足”阿·马·高尔基于1898年5月28日获释。

③完全把帕诺夫给忘了——亚·瓦·帕诺夫当时在阿斯特拉罕的 202 泽韦克轮船公司供职。阿·马·高尔基由于打算乘坐轮船返回尼日尼-诺夫戈罗德（见第55信）想起了帕诺夫。

## 57

我正在塞瓦斯托波尔——这封信是阿·马·高尔基在去雅尔塔治病的途中写的。

## 58

①在“中央”落脚——指雅尔塔的中央旅社。

②就是我和你住过的那一间——指1897年阿·马·高尔基首次到雅尔塔治病时居住的房间。

③济娜——即季·弗·瓦西里耶娃。

④叶尔帕季——即谢·雅·叶尔帕季。

## 5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契诃夫——阿·马·高尔基是1899年3月19日在雅尔塔与安·巴·契诃夫结识的。在1899—1904年间高尔基经常同契诃夫会面；从1898年到1904年高尔基同他一直保持通信关系（见《马·高尔基和安·契诃夫。通信、文章、言论集》，国家文艺出版社，莫斯科，1951年）。

③济娜——即尼·扎·和季·弗·瓦西里耶夫夫妇的女儿。

④卡捷琳娜——即叶·米·韦索夫希科娃。

⑤不要理睬瓦西里耶娃——女翻译家奥·罗·瓦西里耶娃曾请求阿·马·高尔基允许她把他的短篇小说译成英文。

⑥答复《信使》——阿舍绍夫……——尼·彼·阿舍绍夫于1898—1900年间在莫斯科《信使》报工作。

⑦我丝毫不反对将短篇小说收进集子里去——指马·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饥饿的人们》一文；刊登在《救援灾民》文艺集上，《信使》报出版，莫斯科，1899年（《文集》，第二十三卷）。安·巴·契诃夫，德·纳·马明-西比利亚克等人也接受了将作品收入该集的要求。

## 60

①这个日期是与第61信（提及汇款一事）进行比较后确定的。

②住在博利沙科夫处——1898年彼什科夫一家住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伊利英卡，博利沙科夫出租的寓所里。

③普德奇——指阿·普·阿谢耶夫。

④奥莉加——即阿·普·阿谢耶夫的妻子。

⑤托尔斯泰·列夫想要我到他那里去一趟——列·尼·托尔斯泰通过安·巴·契诃夫对阿·马·高尔基转达了这一邀请。1900年元月13日高尔基在莫斯科哈莫夫尼基拜访了列·尼·托尔斯泰；这是他们第一次会晤。托尔斯泰在元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高尔基来。谈得甚洽。我喜欢上他了。一个真正的来自人民中间的人”（《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54卷）。

⑥亚历山大——即亚·米·卡希林。

⑦你和安纽塔们一般处得如何——指1899年在高尔基家住宿的女佣工安纽塔和另一个不住宿的女佣工安纽塔。

## 6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与发信同时寄出的汇款单确定的。

②亚历山大——亚·米·卡希林。

③卡佳——叶·米·韦索夫希科娃。

④为米罗柳(博夫)写了一个短篇——这是为米罗柳博夫任编辑的《人人杂志》撰写的。到底是哪一篇短篇小说，待考。有可能是《瓦西卡·克拉斯内》(见第65信有关注)。

⑤《福马》——《福马·高尔杰耶夫》。初版发表在《生活》杂志1899年第二、三、四、六、七、八、九卷上。

## 6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书刊检查机关将我的《福马》(它于四月号刊登)糟践得实在可怕——《福马·高尔杰耶夫》的部分稿子原定于在四月号《生活》杂志发表。

③即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去——见第60信。

④季姆科夫斯基写了一部何等样的剧本——显然这是指尼·伊·季姆科夫斯基的剧作《为生活而奋斗》的手稿(发表于《生活》杂志1899年12月号第十二卷上)。

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阿·马·高尔基文献内没有这封信。

⑥沃洛季卡——弗拉基米尔·韦索夫希科夫。

⑦卡捷琳娜——叶·米·韦索夫希科娃。

⑧海底——指一部儿童剧的布景。

⑨巴甫洛夫书中——指阿·彼·巴甫洛夫教授的《海底》，圣彼得堡，1898。

⑩关于母亲——指关于玛·亚·沃尔任娜的消息，当时玛·亚·沃尔任娜从萨马拉到了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 6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内容确定的。

②我无法写福马——指《福马·高尔杰耶夫》。

③亚历山大——亚·米·卡希林。

④骂他不该把那封致苏沃林的信件压着迟迟不发——在致《新时报》的出版人阿·谢·苏沃林的公开信（刊于1899年3月号《生活》杂志，《文集》第二十八卷）中阿·马·高尔基揭露了该报对学生运动及德雷佛斯案件的诽谤言论。这封信原订在2月号的一卷上刊登，  
204 但直至驳斥苏沃林的很多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以后方才刊出，这引起高尔基的不满。1899年4月22日或23日阿·马·高尔基写信给《生活》杂志股东谢·帕·多罗瓦托夫斯基：“为我致苏沃林一信所写的信，向您及编辑道歉，——您知道，相距太远，很难对发生的事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过编辑至少应该把信的日期（2月26日）印在3月29日见报信的末尾（《文集》，第二十八卷）。

⑤同他到外锡梅伊兹他的田庄去——指去乡村库丘克-科伊，契诃夫在这里有一小块土地及房子。

## 6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第63信（与契诃夫同行）确定的。

②“燕子居”——一座筑于悬崖峭壁上的别墅，在克里米亚黑海岸边。

③舅舅——指叶·帕·彼什科娃在信中通告她的舅舅，玛·亚·沃尔任娜的兄弟，亚·亚·罗季奥诺夫逝世的消息。

④为了致苏沃林信，我把《生活》臭骂了一通——见第63信及其有关注。

⑤我打算在莫斯科停留一事，请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一句——当时阿·马·高尔基被剥夺了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居留的权利。

⑥亚历山大——亚·米·卡希林。

## 65

①确定这个日期的依据是：一，信内提到的《福马·高尔杰耶夫》



的校样，在6月17日致叶·帕·彼什科娃的信（尚未发表，《阿·马·高尔基文献》）中也有所提及；二，本信是在高尔基被允许前往瓦西尔苏尔斯克（6月24日）之前写的。

②住在这儿的正门台阶上头——因修缮住宅，阿·马·高尔基搬在玻璃凉台上居住。

③明察秋毫的公爵——亚·安·利文。

④亚当——亚·叶·波格丹诺维奇，当时在农业银行供职。

⑤舒拉——亚·帕·沃尔任娜（波格丹诺维奇）。

⑥福马——《福马·高尔杰耶夫》。

⑦瓦西卡在审查时没有通过——指马·高尔基1899年初写的短篇小说《瓦西卡·克拉斯内》。这个短篇应该发表在六月号《生活》杂志。1899年3月31日该杂志编辑弗·亚·波谢致函阿·马·高尔基，内称“我终于收到《人人杂志》寄来的你的瓦西卡·克拉斯内。我准在六月发表”（《阿·马·高尔基文献》）。

这封信可以说明阿·马·高尔基起初是想把《瓦西卡·克拉斯内》在《人人杂志》上发表的，显然《人人杂志》没有通过书刊检查。当这个短篇在《生活》杂志遭到同样的命运后，阿·马·高尔基试图在《北方信使报》上发表。这可从高尔基致符·亚·博古恰尔斯基的信（无日期）及德·德·普罗托波波夫1900年3月9日致符·亚·博古恰尔斯基的信（《阿·马·高尔基文献》）得到证实。可是，显然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北方信使报》也未发表。还是在1899年阿·马·高尔基建议将这部作品编入自己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集》（由谢·帕·多罗瓦托夫斯基和亚·彼·恰鲁什尼科夫出版）。“不用说，如有可能，我丝毫不会反对把《瓦西卡》编入集子（《特写和短篇小说集》第三卷——编者）”，他在给谢·帕·多罗瓦托夫斯基的信中这样写道（《文集》第二十八卷，第87页）。可是这个短篇小说也未被收入集子。它首次发表在《马·高尔基作品集》，《知识》出版社，1900年，第三卷。

⑧彼得堡没有答复——指是否允许前往瓦西尔苏尔斯克。

## 66

①这个日期是由高尔基到达彼得堡的时间（1899年9月29日）和本信内容确定的。

②全部三卷——指再版马·高尔基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集》，谢·帕·多罗瓦托夫斯基和亚·彼·恰鲁什尼科夫出版。

③弗拉基米尔——弗·亚·波谢。

④一个星期以后……出发——指高尔基拟去雅尔塔安·巴·契河夫处商谈加入《生活》杂志一事。此行未成。1899年11月25日安·巴·契河夫给阿·马·高尔基的信说：“我等待你们良久，不见踪影，只得作罢。”（《安·巴·契河夫作品和书信全集》第18卷）。只是到了1900年春阿·马·高尔基方能作雅尔塔之行。

⑤出席……股东会——《生活》杂志股东会。

⑥恰（鲁什尼科夫）和多罗（瓦托夫斯基）——表现不好——阿·马·高尔基之所以对亚·彼·恰鲁什尼科夫和谢·帕·多罗瓦托夫斯基有尖锐意见，是因为他们身为《生活》杂志的股东，却力图赋予杂志以较温和的自由派倾向。

## 67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弗·加·柯罗连科1899年10月8日致斯·普罗托波波夫的信确定的。

②离开——将会得罪许多人，包括列宾——1899年秋高尔基首次来到彼得堡时与伊·叶·列宾相识，当时列宾为高尔基画了一幅肖像画。

③编辑部会议——《生活》杂志编辑会议。

④为格罗斯传作的序通不过——指马·高尔基为妓女克拉夫季娅·格罗斯自传体短篇小说作的序。

该短篇小说连同马·高尔基的序与跋不久后在《北方信使报》发

表，1899年11月13、14、15日（《文集》，第二十三卷）。

## 68

206

①10月11日，星期一，在《生活》杂志编辑室举办了一个晚会，本信日期据此确定。

②一个盛大的晚会——《生活》杂志编辑部力图使阿·马·高尔基进入彼得堡文学界，为此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著名作家及社会名流。宴会于1899年10月11日举行。

## 6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宴会举行的日子——10月11日确定的。

②弗拉基米尔——弗·亚·波谢。

③明天……晚宴——见第68信有关注。

④普罗托波波夫——弗·德·普罗托波波夫。

⑤“法尔斯”——剧院名。

## 7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本信内容确定的。

②11月6日我将在斯摩棱斯克朗诵——1899年12月4日阿·马·高尔基在斯摩棱斯克为大中小学师生互济会募捐的音乐文艺晚会上表演了节目。他朗诵了《读者》、《鹰之歌》、《伊席吉尔婆婆》。在这里高尔基结识了本地的印刷工人，加入了斯摩棱斯克出版协会，因此经常向协会图书馆寄书。

③17号以后我将去萨马拉——阿·马·高尔基原打算探望病中的玛·谢·波泽恩，未能成行（见第74信）。高尔基是在十月底到玛·谢·波泽恩那里的（见1899年11月15日致斯列金及1899年11月29日或30日致契诃夫两信，《文集》第二十八卷）。

④弗拉基米尔——波谢。

⑤拜访……牧师——格·斯·彼得罗夫。

## 7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本信内容（即关于11月11日的宴会）确定的。

②在帕尔金那里——在帕尔金的餐厅里。

③不过此刻我们已经摆开宴席——见第68信有关注。

④悄悄地把所有的人统统骂了——有关这一情节阿·马·高尔基在给安·巴·契诃夫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在宴会上，冲着六十位俄国名流——他们正在从事着从摇篮中拯救俄国的事业——我说起自己（为了回答对我的恭维），说我不知道自己值几多钱，只知道我是水中无鱼，虾子贵；世上无人，饭桶香。我这么说当然讨不了谁的欢心，甚至我现在自己也十分不满。”（1899年10月19日前后，《文集》第二十八卷）

## 72

207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本信内容确定的。

②17号有朗诵——见第73信有关注。

③19号编辑部有会——《生活》杂志编辑会议。

④21号还有朗诵——见第78信有关注。

⑤我得……拜访书刊检查官沃尔舍夫——因三卷本《特写和短篇小说集》被延迟出版，马·高尔基前去交涉。

⑥牧师——格·斯·彼得罗夫。

⑦有一位股东——《生活》杂志社的一位股东。

## 7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第70信（韦列萨耶夫朗诵新作）确定的。

②现在是举办晚会的季节——指由自由派和激进派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生）举办的文艺界晚会。其中在纪念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晚会上，阿·马·高尔基原应同彼得堡的文艺界人士一起发表演说。晚会预订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日——1899年10月17日举行。参见马·高尔基的随笔《弗·加·柯罗连科》和《谈米哈伊洛夫斯基》（《文集》第十五卷）两文。

③卡捷琳娜——叶·米·韦索夫希科娃。

④去向叶辛——叶辛律师受理叶·米·韦索夫希科娃与丈夫离婚的案件。

⑤沃洛季卡——波谢。

## 7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第75信关于阿·费·科尼的内容确定的。

②卡特琳娜——叶·米·韦索夫希科娃。

## 7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17号的朗诵会……都拒绝参加——见第73信及其注。

③谢尔盖——谢·瓦·谢尔巴科夫。

④我……给……《北方信使报》撰稿——阿·马·高尔基在《北方信使报》上发表了为克拉夫季娅·格罗斯的短篇小说作的序和跋（1899年11月13、14、15日），短篇小说《气泡》（1900年1月1日），《致编辑部的信》（1900年11月18日）。

⑤21号那天大概我要被喝倒采——见第78信有关注。

⑥我们编辑部——《生活》杂志编辑部。

⑦沃洛佳——弗·亚·波谢。

⑧关于互济会——阿·马·高尔基资助的尼日戈罗德省教员互济会。

⑨你的亲戚处——即罗季奥诺夫家。

⑩卡捷琳娜——叶·米·韦索夫希科娃。

⑪克拉夫季娅的短篇小说要出单行本——单行本后来未出版。

## 7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的内容确定的。

②尼古拉译的扎拉图斯特拉手稿——指由尼·扎·瓦西里耶夫夫妇翻译的弗·尼采所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的手稿。

③克拉(夫季娅)的短篇小说——见第67信及其注。

④赠送我的部分绘画——阿·马·高尔基曾搜集绘画，寄给乡村学校。

⑤牧师——格·斯·彼得罗夫。

## 77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内提及10月17日大学生举行纪念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晚会而确定的。

②到了你舅舅家——罗季奥诺夫家。

③出席大学生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晚会——见第73信及其注。

④21号的……票——指出席在彼得堡市杜马礼堂举行的文艺音乐晚会的票。

## 78

①这个日期是依据下列材料确定的：一、10月21日在彼得堡市杜马礼堂举行音乐文艺晚会；二、《生活》杂志的股东会推迟至10月22日举行。

②要看吉皮乌斯的一个长篇——指《精神之衰落》，《生活》杂

志1900年第五、六、七卷。

③晚上在杜马朗诵——1899年10月21日阿·马·高尔基在彼得堡市杜马礼堂举行的音乐文艺晚会上表演了节目，他朗诵了《秋天的一日》，《再说鬼》和《鹰之歌》。

④关于密探，毋用担心，这大概是代理人同辛格尔之间的事——高尔基家曾以克拉夫季娅·格罗斯的名义，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辛格尔公司买了一台缝纫机。看来是公司的代理人（此词又可作“密探”用——译者注）来过。

⑤波波娃很可能要到我们那里去——指女出版商奥·尼·波波娃。他后来没有去尼日尼-诺夫戈罗德高尔基家。

⑥克拉夫季娅的短篇小说——见第67信有关注。

⑦都不给我书——谢·帕·多罗瓦托夫斯基和亚·彼·恰鲁什尼科夫出版了马·高尔基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集》，这里指作者应得的赠书。

## 7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本信内容（本信写于去斯摩棱斯克之日）确定的。

②吻孩子们——指马克西姆和当时住在高尔基家的尼·扎·瓦西里耶夫夫妇的孩子。

③马利诺夫斯基——帕·彼。

④要到斯摩棱斯克——见第70信有关注。

## 80

①这个年份是根据本信内容确定的（信中提到1900年曾与阿·马·高尔基作克里米亚之行的波谢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诉讼案）。

②明天我们去雅尔塔——本信是阿·马·高尔基在前往雅尔塔治病的路上的写的。

③**审理盗窃国家资产一案**——三月中在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军事法庭审理了黑海舰队矿物燃料及其它货物供应中的舞弊行为一案。约四十名犯有盗窃及舞弊行为的供货者和当事人被传讯出庭。

④**济娜的妈妈**——亚·阿·切尔尼亚耶娃，季·弗·瓦西里耶娃母亲。

## 8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及本信中**“请打听一下莫斯科的大学生们的情况如何。他们将有何行动？”——即他们对朝廷1901年1月11日决定招募183名基辅大学生入伍一事有何反应——这句话确定的。

②**契诃夫归契诃夫**——叶·帕·彼什科娃在致阿·马·高尔基的信中多处谈到契诃夫的剧本。

③**集子**——指为了建造教员子女公寓的教员互济会的《尼日戈罗德选集》。该选集于1905年由圣彼得堡《知识》社出版。

④**圈椅上的字**——指高尔基家的家具中有一把阿·马·高尔基购置的手工制作的圈椅，椅背上刻有“**智者行远**”一句铭语。

⑤**舒尔卡**——亚·亚·波格丹诺维奇。

⑥**有没有小报**——即秘密传单。

## 82

①**这封信是在《生活》杂志社的公用笺上写的。**

②**大学生和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指在所谓“解放”农奴宣言纪念日（1861年2月19日）举行的示威游行。示威是由招募183名基辅大学生入伍事件引起的（见列宁《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列宁全集》，第四卷）。

③**我们没有被允许去参加自由党人的午宴**——这是什么午宴，未详。

④**今天我要去互济会**——1901年2月19日阿·马·高尔基参加了



俄国作家互济会为纪念1861年农民改革40周年而举行的会议。一直监视互济会活动的警察部门的侦探报告：会上“发表的反政府的言论极为尖锐。”（《高尔基的革命道路》第43页，国家文艺出版社，1933年）。

## 83

①这封信是用《生活》杂志的公用笺写的。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今天要去剧院……”和2月23日信中“昨晚去剧院”两句话确定的。

③同演员们见面——指同在彼得堡作巡回演出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见面。

④还要参观流动展览——指参观绘画艺术作品流动展览协会举办的例行展览会（第十九届）。这个俄国画家联合会从1870年开始，存在到1922年。他们把争取实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作为自己的任务。先后加入该协会的画家有：伊·尼·克拉姆斯科伊，伊·叶·列宾，符·伊·苏里科夫，尼·亚·亚罗申科和伊·米·普里亚尼什尼科夫。流动展览对俄国写生画艺术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⑤去乌杰利纳亚——乌杰利纳亚离彼得堡很近，高尔基是前往拜访列·列·伯努瓦的。

⑥《知识》社……举行会议，研究出版大众丛书的问题——指根据高尔基提议由《知识》出版社组织出版的所谓“廉价丛书”。这是为普通读者出版的一套丛书。收入该丛书的有马·高尔基、亚·绥拉菲摩维奇、亚·库普林、尼·捷列绍夫和《知识》社另一些作家的作品。《知识》出版社于1901年开始出版的廉价书籍深受欢迎。经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协商，该社自1905年秋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书籍也收入“廉价丛书”。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以及其他人的作品（见第203信有关注）。

①这封信是用《生活》杂志公用笺写的。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和邮戳确定的。

③《寂寞的人们》——《寂寞的人们》是盖·霍普特曼的剧作，艺术剧院在彼得堡巡回演出时，于1901年2月20、22、24日和3月21日上演。

④这里的报界对剧团的态度令人感到卑鄙、愤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巡回演出在观众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彼得堡报界或者反常审慎，或者持否定态度。与保守的私营剧院，首先是与阿·谢·苏沃林的剧院有联系的反动报刊掀起了一股反对艺术剧院革新的浪潮。

⑤昨晚季娜·迪·洛伦佐在剧院演出——1901年2月19日至3月3日意大利女演员季娜·迪·洛伦佐在彼得堡作旅行演出。

211

⑥《生活》……举行午宴——《生活》杂志编辑部拟设午宴招待莫斯科艺术剧院剧团（见第86、87信）。

⑦托马佐·萨尔维尼——意大利演员托马佐·萨尔维尼（父）自1901年3月6日至23日在彼得堡作旅行演出。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出版大众丛书——见第83信有关注。

③艺术剧院昨天演出《施托克曼》，引起轰动——指当时在彼得堡作巡回演出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易卜生《施托克曼医生》一剧。演出的空前成功可以由当时的民心的向背作出解释。“在那政治上惶惶不安的年代——第一次革命以前——社会上存在着激烈的反抗情绪。人们期待着有位英雄出现，期待着他能够勇敢、率直地当着政府的面陈述严酷的真理。需要有一出革命的戏剧问世——于是《施托克曼》就顺应了这一潮流。该剧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尽管其主人公蔑视

大众的联合，鼓吹人的个性（他想对这些人指明生活方向）。施托克曼反抗，施托克曼勇敢地陈述真理，——这就使他成为政治上的英雄已绰绰有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科学院”版，1933年，第440页）。

④《亨什利》——即霍普特曼《赶车人亨什利》一剧。

⑤《三姐妹》——安·帕·契诃夫的剧作。

⑥则要去伯努瓦那儿——即往乌杰利纳亚车站，去列·列·伯努瓦处。

⑦第二版已拆——指由谢·多罗瓦托夫斯基和亚·恰鲁什尼科夫出版的马·高尔基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集》的第一、二、三卷，圣彼得堡，1899年。

## 86

①这封信是用《生活》杂志公用笔写的。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③昨天去了乌杰利纳亚——即到了列·列·伯努瓦处。

④要插画——见第87信。

⑤28号，即《新时报》创刊纪念日——指由阿·谢·苏沃林编辑的《新时报》25周年纪念日。

⑥特大新闻——指进步知识界打算对阿·谢·苏沃林的反动活动提出抗议（见第88信）。

⑦去过一回戏院——即看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

⑧看《亨什利》——见第85信有关注。

⑨要去看《三姐妹》——见第85信有关注。

⑩这对《新时报》说来也是一件触楣头的新闻——《新时报》对莫斯科艺术剧院是持敌视态度的（见第84信及其有关注）。

## 87

21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卓娅姨妈——卓·亚·罗季奥诺娃。

③昨天讨论了大众丛书的出版事宜——见第83信有关注。

④彼得罗夫——斯·加·彼得罗夫（斯基塔列茨）。

⑤星期六他在互济会大发雷霆——1901年2月24日，在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公布关于将列·尼·托尔斯泰革出教门的决议的当天，斯基塔列茨在俄国作家互济会礼堂痛骂签署这一决议的总主教和主教。

⑥作家互济会和观众星期天将在孔坦的饭店设宴招待剧团——见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一书，“科学院”版，1933年，第424—425页。

⑦《施托克曼》——即易卜生的《斯托克曼医生》（见第85信有关注）。

⑧我们想在这里创办一家每份售价2—3卢布的报纸——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⑨只要出版之事一完——指出版马·高尔基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集》的第三版。

## 88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信写在声讨苏沃林日）。

②迁出珠尔捷列夫胡同——《新时报》编辑部位于彼得堡埃尔杰列夫胡同。

③为博戈列波夫口占的四句诗，有些稍早了一点——国民教育大臣尼·巴·博戈列波夫（1901年2月14日遭彼·弗·卡尔波维奇的枪击）死于1901年3月2日。

## 89

①本信是用《生活》杂志公用笺写的。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的内容和本信提及的将于3月10日审理卡尔波维奇一案确定的。

③卡拉什尼科夫码头——粮食仓库和尼·亚·布格罗夫的寓所都位于该码头。阿·马·高尔基在其《尼·亚·布格罗夫》的随笔中叙述了与他的结识过程（《文集》第十五卷）。

④编辑会议——即《生活》杂志社编辑会议。

## 9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叶·帕·彼什科娃28日来信确定的。

②庆祝会上——见第86、87、88信。

③《走私者》——这是符·克雷洛夫与斯·利特温两人所作的低级、排犹的剧作《以色列的子孙（走私者）》，由阿·谢·苏沃林于1901年出版。

④莫斯科事件——2月23—25日莫斯科发生了群众街头示威游行，许多工厂相继罢工。

## 9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211

②此刻涅瓦大街喀山大教堂门前，群众正在示威——1901年3月4日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广场上，有很多人举行示威，抗议征募大学生入伍的《临时条款》。除了知识分子以外，工人也参加了这一示威。示威被武力驱散。《火星报》（1901年，4月号，第3期）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

③我要去同股东们吃午饭——指《知识》社的股东。

④要同列宾……讨论插画问题——见第86、87信。

## 92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所述示威一事确定的（见第91信有关注）。

## 9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43位作家写了一封极好的公开信——公开信是对沙皇政府于1901年3月4日在喀山大教堂广场所犯暴行的抗议书。在抗议书上签名的有：马·高尔基、尼·安年斯基、尼·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德·马明-西比利亚克、弗·波谢和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等人。抗议书发表在国外，在国内广泛流传的则是手抄件和胶印件。叶·帕·彼什科娃收到的这一抄件是藏在未切开的书里寄来，供复制用的。阿·马·高尔基给安·巴·契诃夫也寄去了一份抄件。

## 9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寄自监狱的第一封信的内容确定的。

1901年4月17日，根据彼得堡的命令，阿·马·高尔基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同时他被指控给尼日戈罗德社会民主党组织提供油印机。与这一案件有关而同时被捕的还有斯基塔列茨(斯·加·彼得罗夫)和其他许多人士。

②斯罗萨文集(1—3卷)——指弗·克·斯罗萨的《法兰西王朝覆灭前的十七、十八世纪》，第二版，圣彼得堡，1868—1872。这三卷书于4月24日转交到阿·马·高尔基手中。

## 95

①这封信写在叶·帕·彼什科娃4月21日去信的反面。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确定的。

214 ③比奥克林的画册寄来以后——阿·马·高尔基当时对画家阿诺尔德·比奥克林发生了兴趣，等着观看在彼得堡预订的比奥克林画作的翻印画册。这本画册被保存下来了。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请你追思当年，我是如何被押赴梯弗里斯的——1898年阿·马·高尔基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被捕，后被押赴梯弗里斯梅捷赫监狱（见第51信有关注）。

③妈妈——玛·亚·沃尔任娜。

④萨什卡——亚·亚·波格丹诺维奇。

⑤遗憾的是我的剧本给抄走了——指剧本《小市民》的手稿；阿·马·高尔基被捕前夕正在写第三幕。

⑥彼得罗夫——斯·加·彼得罗夫（斯基塔列茨）。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监狱长在5月3日把阿·马·高尔基的信呈交检查官审查这一情节确定的。

②我们把他起名叫帕维尔——这是为了表示对帕·尼·沃尔任的纪念。

③伊万诺娃——即叶夫根尼娅·谢苗诺芙娜。

④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叶尔莫拉耶夫——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叶尔莫拉耶夫。

⑤也代表彼得罗夫向她表示感谢——指同时坐牢的斯·加·彼得罗夫（斯基塔列茨），他也得到与阿·马·高尔基同样的一份饭食。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本信被尼日戈罗德省法院检查官扣留，未能送到收信人。

本信于1929年在尼日戈罗德《共产党人》杂志（№1）发表，应

编辑部之请，阿·马·高尔基为本信作了注释（见该信脚注）。

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正确的，错误的是那个梅利申。——阿·马·高尔基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与民意党人作家彼·菲·雅库博维奇（梅利申）的《在被遗弃的世界里》一书作比较。

③透过牢狱的铁窗——高尔基把诗行稍作改动后写进短篇小说《牢狱》（1905）。

④你请来的医生即使有一打——鉴于阿·马·高尔基健康状况的恶化，叶·帕·彼什科娃上书内务部，吁请作第二次医学诊断。在由弗·尼·佐洛特尼茨基、尼·阿·格拉齐阿诺夫、尼·伊·多尔戈波洛夫等医生参加的再次会诊后，阿·马·高尔基被改判为家庭监禁。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本信内容确定的，《在底层》的朗诵会于1902年12月1日举行。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25日。

②我要在艺术剧院休息厅朗诵《在底层》——朗诵会于1902年12月1日下午2点开始。约有一百人出席。

③为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的学生们募款——弗拉·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当时主持莫斯科音乐协会的戏剧学校。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警察局材料确定的，材料中载明，阿·马·高尔基8月11日至13日在莫斯科。

②对斯基尔蒙特的判决已经下来了——书馆出版商谢·阿·斯基尔蒙特因与革命小组有联系而遭到迫害。信中提及的流放期后减刑为一年。

③苏列尔大概也要押解到——即列·安·苏列尔日茨基，他被控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而被捕，拘禁于塔甘监狱，开庭审判之前就被解赴波多利省了。



④音乐会要举行——指为尼日戈罗德人民之家募款的菲·伊·沙利亚平音乐会（见第102信有关注）。有作曲家阿·科列申科参加的这一音乐会于1903年9月5日举行，“宣扬人民之家的歌曲的第一句”，《尼日戈罗德小报》写道，“是非·伊·沙利亚平的歌喉，这歌声是对人民之家的一种物质支援”（《尼日戈罗德小报》，1903年9月6日）。

⑤艺术家们——指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

⑥萨瓦给了一大堆布景——指为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人民之家准备的布景（见第102信有关注）。

⑦我要去找热利亚布日斯基帮忙，要他免费运输——安·阿·热利亚布日斯基是一位交通大员。

⑧我现在住在格拉纳特——即住在格拉纳特胡同22号，谢·阿·斯基尔蒙特家。

⑨尼丰特给你开过刀了吗——指尼丰特·伊万诺维奇·多尔戈波洛夫医生，他将为叶·帕·彼什科娃做一次小手术。

## 10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阿·马·高尔基致玛·亚·沃尔任娜1903年9月19日的信和信中提及的弗·加·柯罗连科纪念会确定的。

②纪念柯罗连科的文艺晚会——9月20日，在彼得堡信贷协会礼堂由文学基金会举办纪念弗·加·柯罗连科的晚会。柯罗连科本人未曾到会，当时他在波尔塔瓦。

③在尼日尼谈的那桩事——指是否允许人民剧院在人民之家演出 210 未被列入上演计划的戏剧一事。关于人民之家见第102信有关注。

④卡秋什卡——阿·马·高尔基和叶·帕·彼什科娃的女儿。

## 10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书籍陈列馆——1902年由阿·马·高尔基和其他社会人士发起，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筹建了一片以普及教育为目的的书店，取名为“书籍陈列馆”。亚·亚·古谢夫为书店的老板，高尔基推荐了伊·帕·拉德日尼科夫为书店经理。拉德日尼科夫在此一直工作到因索尔莫沃社会民主党组织一案被捕（1902年冬）为止，此后经理一职即由亚·亚·古谢夫接任。书店存在到1917年。

③人民之家——当地知识界（尼·阿·格拉齐阿诺夫、阿·姆·赫拉布罗夫、尼·彼·阿舍绍夫和亚·伊·兰宁等人）发起建立的文化教育设施。由建筑师帕·彼·马利诺夫斯基建造，1903年12月14日隆重举行人民之家的揭幕仪式。阿·马·高尔基积极参加了人民之家的筹建等工作。在他的发起下，组织了人民之家演剧股份公司。被高尔基吸收加入人民之家剧团的有演员米·谢·纳罗科夫和康·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许多学生；加入剧团的还有当地的一些业余演员。演出过奥斯特罗夫斯基、莫里哀和格里鲍耶陀夫等人的作品。人民之家还举办过通俗音乐会。1905年人民之家被用作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革命鼓动和宣传的场所。《新生活》这家布尔什维克报纸于1905年11月9日指出：“在尼日戈罗德人民之家每日群众集会不断。听众们贪婪地倾听着（几乎全部是社会民主党人演说家的）所有演讲，产生了暴风雨般的政治激情。”

④马利诺夫斯基夫妇——帕·彼得罗维奇及叶·康斯坦丁诺夫娜。

⑤列·安德烈耶夫……应该向阿（列克辛）和马利（诺夫斯基）道歉——因为安德烈耶夫与上述两人谈话时使用了粗鲁的言语。

⑥告诉医生——即亚·尼·阿列克辛医生。

⑦母亲——玛·亚·沃尔任娜。

## 10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1.对访问契诃夫的回忆；2. “今天我得到莫斯科去一趟”这句话确定的。阿·马·高尔基到达莫斯科是在10月3日。

②为选集——指《知识》同人社出版的首辑文艺选集（圣彼得堡，1904）。该集收入了：列·尼·安德烈耶夫的《瓦西里·菲韦伊斯基的生涯》、伊·布宁的诗歌与短篇小说《黑土》、维·韦列萨耶夫的《帷幕之前》、尼·加林的《乡村悲剧》、马·高尔基的《人》、谢·古谢夫-奥伦堡斯基的《在教区里》、亚·绥拉菲莫维奇的《旅途》、尼·捷列绍夫的《两岸之间》。

③找一下安〔东〕·巴甫洛〔维奇〕。他答应过给一篇短篇小说的——受阿·马·高尔基的委托，叶·帕·彼什科娃请求安·巴·契诃夫为《知识》的选集提供一篇短篇小说。安·巴·契诃夫寄去了《樱桃园》（《知识》同人社《选集》，1903年本第2辑，圣彼得堡，1904）。

④《尤利乌斯·凯撒》的首演——《尤利乌斯·凯撒》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剧院在1903年10月2日演出该剧。

## 10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股份公司，把人〔民之〕家作为普通剧院来经营——见第102页有关注。

③他的短篇小说——真是杰作——指《瓦西里·菲韦伊斯基的生涯》（载《知识》同人社《选集》，1903年本，第1辑，圣彼得堡，1904）。

④看到了《凯撒》——由莫斯科艺术剧院公演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利乌斯·凯撒》。

⑤两幕《底层》——指马·高尔基的《在底层》一剧，由莫斯科艺术剧院公演。

⑥《哈雅瓦特》——朗费罗的《哈雅瓦特之歌》，由伊·阿·布宁翻译，《知识》出版社出版，圣彼得堡，1903。

⑦医生——亚·尼·阿列克辛。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中所说在《尼日戈罗德小报》刊登的文章确定的。

②人(民之)家——见第102信有关注。

③今天《尼日戈罗德小报》上——1903年10月12日《尼日戈罗德小报》刊登了一则未署名的简讯，题为：《推广初等教育的同人剧院》。该报欢迎在人民之家创办剧院，并对约·亚·季霍米罗夫的导演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

④《伏尔加人》报——1903年10月12日尼日戈罗德的《伏尔加人》报发了一篇著名为“老友”的述评《纵横谈(社会生活)》，该文把在人民之家创办剧院一举誉为“能够成为戏剧艺术健康开端”的意义重大的事件。

⑤给尤利娅寄去一信了——阿·马·高尔基转寄给尤利娅·谢苗诺芙娜·施密特的信件，她是卡秋莎·彼什科娃的保姆。

⑥写一部意义重大的东西——指长诗《人》(刊于1903年本《知识》同人社的《选集》，第1辑，圣彼得堡，1904；参见《文集》，第五卷)。当阿·马·高尔基写作《在底层》的时候，《人》的初稿已在阿尔扎马斯写出。

⑦卡秋莎——阿·马·高尔基和叶·帕·彼什科娃的女儿。

⑧《犹太人》——叶·尼·奇里科夫的剧本。

⑨在梅索夫斯卡娅家——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女诗人及女翻译家安·德·梅索夫斯卡娅家集合了当地的知识分子及社会活动家。常去她家的有阿·马·高尔基、弗·加·柯罗连科、尼·费·安年斯基等。

⑩“极光”——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一家茶馆，由阿·马·高尔基发起，使用商人П·В·西罗特金和尼·亚·布格罗夫的资金，于1901年11月21日开张。在“极光”茶馆内当地的知识界经常举行讲座、音乐文艺早场戏及放映幻灯，茶馆内还设有免费诊所。

①这个日期是由“斯基尔蒙特已来，在这里要住到6号”一句确定的。

②选集的全部工作——见第103信及其注。

③因此我可以到金茨堡那里去——雕塑家伊·雅·金茨堡当时正为阿·马·高尔基做小雕像。

④安德烈耶夫夫妇——列·尼·安德烈耶夫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娘家姓韦利戈尔斯卡娅）。

⑤斯基尔蒙特已来，在这里要住到5号——谢·阿·斯基尔蒙特流放到奥洛涅茨省（见第100信），他要求特许他到彼得堡去一趟，并且能够在彼得堡停留三天时间。

⑥他同省长会谈的结果——指是否允许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人民之家上演马·高尔基的《小市民》一剧。高尔基的剧作没有一部被沙皇政府准许在人民之家演出。

⑦布宁的诗作——显然，是指刊于《知识》同人社选集第一辑中的诗歌（见第103信有关注）。

⑧斯基塔列茨的短篇小说——指哪一篇短篇小说，未详。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此刻——5时40分——我要走了——指阿·马·高尔基离开平扎去。此行具有秘密性质，是受党的委托的。

在平扎阿·马·高尔基会见了能够非法提供公民证书的省地方议会秘书，已受监视的伊·弗·布利诺夫。从他那里阿·马·高尔基取得了一本空白公民证书。几天之后，И·Ф·布利诺夫又为阿·马·高尔基派来的两地下工作者提供了公民证书（伊·弗·布利诺夫《致高尔基的信》，1934年；1935年2月15日阿·马·高尔基为伊·弗·

布利诺夫获得养老金写了《推荐书》。——《阿·马·高尔基文选》)。

本书信集(见第118、133、158、166信)中提及的阿·马·高尔基另外几次平托之行都可以认为可能与党委托的任务有关。

⑧沙利亚平16号演唱——1904年1月16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内弗·伊·沙利亚平举行了义唱演出。

219 ①把基什尼奥夫的恶棍们赶出大厅那天——1904年1月初在彼得堡召开了技术教育代表大会。大会在“杀人犯滚出去！”的一片喊声中把基什尼奥夫手工业管理局的代表普罗宁和斯捷潘诺夫驱逐出会场。他们曾参与镇压犹太人的暴行。在此以后代表大会被迫中止，几位领导人被捕和流放。

②这里来了一位尼日戈罗德人——可能是瓦·阿·杰斯尼茨基。

## 108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上信及“今天是14号”一句确定的。

②费奥多尔的义唱演出——即费·伊·沙利亚平的义唱演出(见第107信有关注)。

③我准予26号赶到莫斯科——这里是笔误。阿·马·高尔基是1月16日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同叶·帕·彼什科娃去观看了费·伊·沙利亚平的义唱演出。

④乐器——阿·马·高尔基委托康·彼·皮亚特尼茨基购买的一部童用唱机。

⑤所有熟悉的人身体都好吗——即是否有人被捕。

## 10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叶·帕·彼什科娃与康·彼·皮亚特尼茨基的通信确定的。

②第一本选集——即《知识》同人社之《选集》(见第103信有关注)。

③20%的利润——从《知识》同人社出版的第一本选集利润中扣除出：一千卢布——作为文学基金，五百卢布用来资助克梅茨人民阅览室，对于女子高级短训班、女子医学院、尼日戈罗德省教师互济会（用于修建儿童公寓）以及人民保健协会尼日戈罗德分会（用于修建儿童保育院）各资助一千卢布。

④交给约尔丹尼斯基去建公寓——尼·尼·约尔丹尼斯基当时是尼日戈罗德省教师互济会的成员。

⑤他们也要出自己的选集——即由《知识》同人出版社出版的《尼日戈罗德选集》，圣彼得堡，1905。出版这一选集的收入用于资助尼日戈罗德社会文化教育组织。

⑥韦列萨耶夫……我有点儿闹不清了——大概是指与韦列萨耶夫洽谈他参与《知识》社出版选集或者参与出版另一慈善性质的选集一事。

⑦和《真理》——看来指社会民主党的《真理》杂志编辑部与阿·马·高尔基洽谈为《真理》撰稿一事。

## 11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所说马·阿·彼什科夫的命名日确定的。

②给马克西姆拍发贺电——1月21日是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彼什科夫的命名日。

③只要当局不过早地来把我赶走——阿·马·高尔基作为一个被 220  
监视的人，当时无汉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居住。

④皮亚特尼茨基会把手稿寄给维格多〔尔奇克〕——阿·马·高尔基在1904年1月25—26日致康·彼·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曾提过皮亚特尼茨基，要他把维格多尔奇克医生《疟疾》一文的手稿按照下列地址寄出：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叶尔马科夫村，纳·阿·三洛多尔奇克收（《阿·马·高尔基文献》第四卷，第151页）。

⑤法尔博尔克流放伊尔库次克——见第107信及其有关注。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在本信的反面，阿·马·高尔基写了三行字（与本信无关），后又勾去：

我从不欺人自欺，  
我从不追求安宁，  
我从不停止怀疑……

②一千块钱——给斯捷潘诺夫，用来筹建以费奥多尔命名的学校——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斯捷潘诺夫是教育家，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亚历山德罗夫卡村费·伊·沙利亚平学校的筹建者，费·伊·沙利亚平定期向该学校提供物质资助。

③前往特罗伊采了——即到达特罗伊采-谢尔盖耶夫大修道院。

④“白菜晚会”——莫斯科艺术剧院传统的同人晚会，表演幽默性质的游艺节目。

⑤我开始写剧本了——指《避暑客》一剧。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内容和提到的一月号《真理》杂志确定的。

②画像上的题字——阿·马·高尔基将题有意思是“每个人在精神上都应当独立自主”这样词句的相片寄给了叶·康·马利诺夫斯卡娃。

③《二十世纪的前夜》这本书——兹·伊霍罗夫《二十世纪前夜一个人的忏悔》，莫斯科，1904。

④在莫斯科……筹建祖巴托夫组织——革命高涨阶段，沙皇政府企图诱骗无产阶级脱离斗争，创建了一些在宪兵和警察监护下的伪工人联合会。这些联合会被人们叫作祖巴托夫联合会，祖巴托夫是联



合会的组织者，宪兵上校。

⑤卢那察尔斯基……那篇文章——刊于《真理》杂志1904年第一期。

⑥请给我准备好这些书——指《科·塔西佗文集》，符·莫杰斯托夫译，勒·潘捷列耶夫出版社，圣彼得堡，1893；符·韦弗尔《远古时代至今日的归纳科学史》，姆·安东诺维奇译，圣彼得堡，1867—1869；提·蒙森《罗马史》，恩·阿赫沙鲁莫夫译，克·索尔达琼科夫出版社；姆·卡里耶尔《同文化的一般发展息息相关的艺术和人类的理想》，叶·科尔什译，克·索尔达琼科夫出版社，莫斯科，1899。

⑦我正在写作——指《避暑客》剧本。

⑧就把书寄给波季——这是作为对众多的要求寄赠书籍者之一的回答。

## 11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的内容确定的。本信写于离开莫斯科之前。

②扎哈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姓氏未详。

③为他——即为扎哈尔。

④我明天离开这里——即前往彼得堡。

⑤儿童保育院——由尼日戈罗德省初等教育普及协会修建于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⑥选集——见第103信有关注。

⑦分会——指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保健协会的教育卫生分会。

⑧保卫儿童协会——隶属于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教育卫生分会。阿·马·高尔基参加了这一协会的工作。

⑨今天我去索科洛娃处——指到女演员克拉夫季娅·卢基扬诺芙娜·索科洛娃处商谈她参加尼日戈罗德人民之家工作一事（见第102信注）。

⑩有篇斯捷奇金《马·高尔基》的文章——1904年反动杂志《俄罗斯导报》（见第1—6期）刊登了保皇党分子恩·亚·斯捷奇金关于马·高尔基的文章。文章充满了对革命作家和整个进步文坛的恶毒攻击。

⑪请去“俄罗斯”，我一到就去结账——“俄罗斯”指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一家饭店，沙利亚平音乐会以后，为了祝贺他演出成功，在俄罗斯饭店举行了一个晚宴，这里指付请晚宴之款项。

⑫我不清楚是谁收这笔钱的——费·伊·沙利亚平在俄罗斯饭店举行的晚宴上为革命工作筹集了一笔款子。显然，为保密起见，阿·马高尔基故意这样写，似仍在谈论清帐一事。

## 11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叶·帕·彼什科娃所作的“29日收到”的笺注和信的内容（提到了普·恩·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的发言）确定的。

②《犹太人》——指叶·尼·奇里科夫的剧作。

③《对隐士的诱惑》——阿·马·高尔基向《顿河语言》杂志推荐出版这一手稿（作者未详）。

④我明天就动身了——指赴彼得堡。

⑤战争——并不受人欢迎——指1904年1月27日（公历2月9日）开始的日俄战争。

⑥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地方自治代表会议上——指莫斯科省首席贵族普·恩·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莫斯科省地方自治代表会议1904年1月27日会议上的发言。

⑦在特维尔事件以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省地方自治会中最具自由主义倾向的是特维尔地方自治会。1904年1月初内务大臣普列韦解散了由选举产生的特维尔省自治参议会。许多自治会职员被解雇和流放。自治会职员中的基本力量——医生、统计员和农艺师——提出辞呈以示抗议。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叶·帕·彼什科娃所作“2月1日收到”的笺注和信中提及1月30日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葬仪而确定的。

②离开沃尔科沃以后——即离开彼得堡沃尔科沃公墓以后。

③在芬兰——情况并不妙——沙皇政府在芬兰推行俄罗斯化及奴役芬兰人民的政策。在全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影响下，1904年芬兰掀起了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为此沙皇专制政权采取了最为严厉的措施实行镇压。

④现在日本人……击沉了一艘……“瓦里亚格号”巡洋舰，炸掉了“高丽人号”——阿·马·高尔基当时使用的关于这两艘战舰的消息不准确。真实的情况是日本的一支分舰队向“瓦里亚格号”巡洋舰和“高丽人号”炮舰发起偷袭之后，不仅未能击沉和俘虏这两艘舰艇，反而自己受了重创（见第143信有关注）。

⑤明天我去谢斯特罗列茨克——即去疗养院。

⑥莫罗佐娃的钱拿到后——见第113信及有关注。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叶·帕·彼什科娃所作“2月2日收到”的笺注确定的。

②关于列位股东——即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人民之家的股东们（见第102信注）。

③关于扩大上演剧目一事，你在委员会上要坚持——指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初等教育普及协会委员会要求在人民之家扩大通俗戏剧演出剧目。

④你们要影响卡先科——指影响人民之家委员会内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精神病医院院长彼·彼·卡先科。卡先科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享有崇高的声望，是省长的常客，因此他能够对人民之家的工作

有所帮助。

⑤他去不去尼(日尼)——我不知道——列·列·伯努瓦多次前往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办理社会民主党事务，并在高尔基家落脚。

223 ⑥朗诵《人》——即向公众朗诵马·高尔基的《人》。

⑦……选集问世之前……——指《知识》社出版的第一辑《选集》(见第103信有关注)。

⑧骂人的人——指帕·彼·马利诺夫斯卡娅和叶·康·马利诺夫斯卡娅，他们对阿·马·高尔基因长期逗留彼得堡而不能亲自参与处理人民之家事务表示不满。

## 117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今天已经是3号了”一句确定的。

②我已到了谢斯特罗列茨克——即到了疗养院。

③正忙着赶完一个剧本——指《避暑客》。

④我马上就得动手写一个中篇——是何作品，未详。

⑤我正急需卡里耶尔的书——见第112信有关注。

## 118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叶·帕·彼什科娃所作“2月6日收到”的笺注确定的。

②《尼禄之死》——为奥·尤·卡明斯卡娅临摹符·斯·斯米尔诺夫作品的木炭画。

③画像——奥·尤·卡明斯卡娅的另一作品。

④她的方案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指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组织儿童保育院的方案。方案在以后作了修改。

⑤《诸如此类》不必寄我——有人把给阿·马·高尔基的手稿寄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这部稿子为掠夺战争解辩。叶·帕·彼什科娃在信上询问阿·马·高尔基是否要将《诸如此类》寄去。

⑥大臣们说得多么轻巧——指司法大臣恩·符·穆拉维约夫对外国记者的声明。

⑦同英国佬给布尔人创建的那种东西一模一样——指1899—1902年之间英国——布尔战争，即大不列颠帝国对奥伦治及脱兰士瓦两个南非共和国的掠夺战争，以两个共和国沦为英国殖民地而告终。为了粉碎游击战士的反抗，英国人曾将布尔人的妇女、老人及孩子关进集中营，对和平居民实行残忍的灭绝政策。

⑧很有可能我会到北方的什么地方去——阿·马·高尔基指有可能被沙皇政府流放。

⑨针对着我正在发动……进攻——指反动报界对阿·马·高尔基的攻击。

⑩你翻一下这杂志的第一本，在那里面告密简直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见第113信及其有关注。

⑪参加在冬宫前面示威游行的大学生——1月27日（公历2月9日）对日战争开始。为此保皇派在警察的帮助下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参加者中除了黑帮分子和苟且偷安的人以外，还有一部分反动大学生。

## 11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高尔基所作“第5封，6日”，即第5封信，2月6日的笺注和内容确定的。

②我……去平扎——见第107信及其有关注。

③《新时报》上专门谈论英国人的文章——日俄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利用俄国在远东的困境，竭力巩固其在中东和近东的地盘，从而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新时报》反映俄国资产阶级侵略集团的观点，系统地刊登了一系列俄英关系的文章。特别是1904年2月2日因英国军队进入西藏而刊登了题为《严守中立》的文章；该文暗示有可能使俄英关系变得十分复杂。

## 12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前信内容和“昨天我已告诉过你，尼·费·安年斯基被捕”一句确定的。

②你是否给《顿河语言》寄去了——见第114信。

③学院的那些半身像——阿·马·高尔基通过伊·雅·金茨堡为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人民之家在美术学院订购了一批俄国古典作家的半身塑像。

④普罗托波波夫——弗·德·普罗托波波夫。

⑤同人出版物——即里哈德·穆捷尔的《绘画史》。

⑥萨巴什尼科夫兄弟公司——莫斯科一出版社。

⑦要进行仲裁审判——后未进行。

## 12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高尔基所作“第7封，9日”，即第7封信，2月9日的笺注确定的。

②那笔捐款——阿·马·高尔基为在阿卢普卡修建儿童疗养院，捐助1000卢布。

③与儿童保育院——见第113信和118信及其有关注。

④华沙我不去了——见第118信。

⑤他害病——习惯上用这样的方法来通报某人被捕了。

## 12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泽林斯基和萨拉托夫的太太——未详。

③那本集子——指《知识》同人社的第一本选集。

④购买穆捷尔的小汗本书——指里·穆捷尔的《十九世纪绘画

史》，有大开本（1899—1902）和小开本（第1—3卷，1900—225 1904），《知识》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

⑤《人》的手抄本——指马·高尔基的长诗《人》，收入《知识》同人社1903年《选集》第一辑（圣彼得堡 1904）。

⑥她和她的丈夫——叶·康和帕·彼·马利诺夫斯基夫妇。

⑦关于修建儿童保育院一事——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市内的保育院。

⑧奇里科夫……他写了一部好作品——指《伊万·米罗内奇》一剧（《知识》社《选集》，第5辑，1905）；后于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首场演出日期是1905年1月28日。

⑨金茨堡那里的小雕像——雕塑家伊·雅·金茨堡为阿·马·高尔基制作了一个小雕像。

⑩我的剧本——当时阿·马·高尔基正从事《避暑客》一剧的写作。

## 12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确定的。

②告诉约尔丹斯基——指筹备印刷《尼日戈罗德选集》一事（见第109信及其注）。

③我的那几篇短篇小说……共计五篇——马·高尔基在《尼日戈罗德选集》（圣彼得堡，1905，《知识》出版社）上发表的作品有：特写《安·巴·契河夫》，短篇小说《女孩》及其它早在1896年刊载在《尼日戈罗德小报》上的三篇短篇小说：《水及其在自然界和人的生活中的意义》、《田园诗》和《表》（《文集》第三、二卷）。

④别洛孔斯基的原稿可以退回——指何稿子，未详。

⑤“当大伙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时候”——引自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天鹅、梭鱼和虾子》。

⑥剧本——《避暑客》。

## 12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内容确定的。

②出版选集——《尼日戈罗德选集》（见第109信及其注）。

③六月和皮亚特尼茨基一起去斯瓦涅季亚——阿·马·高尔基原拟去高加索，在斯瓦涅季亚地区作徒步旅行。这一打算没有实现。

## 12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那里正在对格尔舒尼一伙人进行审判……——指审判社会革命党人的战斗小组成员——格尔舒尼、梅利尼科夫、魏岑费尔德、列米扬尼科娃和格里戈里耶夫（后成叛徒）。格尔舒尼和梅利尼科夫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不久格尔舒尼逃往国外。

③把《人》给别人——见第122信。

226 ④瓦西卡·马利(诺夫斯)基——瓦西里·彼得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

⑤对剧院——指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人民之家附属剧院。

⑥《上战场》这幅临摹画很好——原画是克·阿·萨维茨基所作。

⑦一幅丝绣冬日风景画——该画于1904年5月10日由康·彼·皮亚特尼茨基转寄给高尔基，后来与高尔基一家在尼日戈罗德最后住宅中的绘画一起移交尼日戈罗德艺术博物馆。

⑧一些“俗谚口碑”——指“打倒专制暴政！”等革命口号。

## 12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翻阅您的相册——马·高尔基的一首诗的开头。手稿现存阿·马·高尔基文献馆。这首诗没有用进任何一个剧本。



③我那个剧本正需要这些诗——指《避暑客》剧本。

④《女人》、《真理》、《谎言》……《强者》——这些作品的情况未详。

⑤我们定会找到新的股东——指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人民之家组织演出戏剧的股份公司。

⑥格尔舒尼……被判决——见第125信有关注。

⑦魏斯——显然是魏岑费尔德。

## 127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寄去一张有趣的纸——即传单。非法的传单一般都夹在某一反动报纸里或装入某本未被切齐的书中，按印刷品的方式邮寄。

## 128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维尼阿明——社会革命党人，其姓氏未详。

③灰党分子——当时对社会革命党人的称呼。

④赦免格里戈里耶夫——见第125信有关注。

⑤这个剧院非垮台不可——指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人民之家附设剧院。

⑥有位扎洛莫夫请我——阿·马·高尔基知道谁是扎洛莫夫。显然，这种通告的方式是出于搅乱检查机关的视线并同时通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日戈罗德委员会为扎洛莫夫从流放地脱逃而作好准备。阿·马·高尔基于1904年为扎莫洛夫的脱逃而汇了款子。

⑦剧本我要全部改写——指改写《避暑客》剧本。

⑧艺术家们来到以后——指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1904年3月29日至4月29日在彼得堡作了巡回演出。

⑨我们很快就要出版《浮士德》——《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下列 227

书籍：沃尔夫冈·歌德的《浮士德》，散文译者为彼得·魏贝格，圣彼得堡，1904年；尼·加林的《高丽、满洲和辽东半岛纪行》，圣彼得堡，1904年；谢·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集》一、二、三卷，圣彼得堡，1904年；谢·奈焦姆的《剧本集》一、二卷。出版社还出版了卡·考茨基的不少作品。

⑩选集——已送审——《知识》同人社《选集》，1903年，第一辑。

## 12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我们……要赔上亏损——指尼日戈罗德人民之家附设剧院的亏损。

③协(会)委员会——尼日戈罗德省初等教育普及协会。人民之家属于这一协会。

④关于作家们的事——不必担忧——指一些初学创作的人寄给阿·马·高尔基的作品手稿。

⑤告诉戈里诺夫——弗·阿·戈里诺夫为尼日戈罗德地方自治活动家，他为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筹建书籍陈列馆书店而贷给了一笔款子（见第102信有关注）。

⑥契诃夫和尤什克维奇——《知识》同人社出版的第二辑《选集》（圣彼得堡，1904年）发表了契诃夫的《樱桃园》和谢·尤什克维奇的《犹太人》两部作品。

⑦我们所搞的活动——见第113信。

⑧我买了一本《鸟》——指米·亚·维兹比尔的《俄罗斯鸟类》一书。

⑨《动物》——指阿·布勒姆《动物的生活》一书。

## 13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日内你将收到3000卢布……转交给戈里诺夫——见第129信有关注。

③集子昨天已送审查机关——《知识》同人社的《选集》，第一辑（1904年出版）。

## 13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叶夫谢伊卡——叶夫谢伊·马尔科维奇·叶辛。

③这方面我并不过多地注意——叶·马·叶辛通过叶·前·什科娃向阿·马·高尔基发出警告，说警察局非正式地向《尼日戈罗德小报》的职员询问过高尔基要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日子。

④列斯加夫特的教师小姐——即高等女子体育教师和指导员训练班的毕业生，该训练班由彼得·弗朗采维奇·列斯加夫特创办和主持（训练班存在于1896——1905年）。

⑤把剧本……麻烦事实在太多——这期间阿·马·高尔基正从事《避暑客》一剧的写作。 223

⑥我要写《女人》——见第126信有关注。

⑦莫罗佐娃情况怎样——见第113信及其注。

⑧还给戈里诺夫的三千卢布收到没有——见第129信有关注。

⑨对斯基尔蒙特——见第100、106信有关注。

⑩他要向最高法院提出控诉——省长的决定后来因不合法而被取消。

## 13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日本故事——《日本和日本人的小故事》，列·亚·穆科耶夫出版社，尼日尼-诺夫戈罗德，1904。

③日本人谈俄国文学的访问记——恩·舍布耶夫的《日本之

夜》，《俄罗斯报》第93期，1904年3月15日。

④真象阿沙写的——《尼日戈罗德小报》的女撰稿人安娜·尼科拉耶娃·施密特发表的评论文章署名为阿·沙。安·尼·施密特在对人民之家上演通俗戏剧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中指出了女演员利·尤·塔林娜的高超演技。

### 13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日本》——恩·阿·乌里扬诺夫作。阿·伊·列别杰夫出版社，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③《中华帝国》——日·西蒙关于中国的著作。圣彼得堡，1884。

④久莫拉尔的那本书——格·久莫拉尔《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一书，圣彼得堡，1904。

⑤感谢你来电祝贺——祝贺生日和命名日。

⑥涅米罗维奇来过了——弗·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与阿·马·高尔基就艺术剧院演出《避暑客》一剧问题进行了会谈。后未演出。

⑦外乌拉尔之行——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1902年1月13日在彼得堡的《俄国》报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奥布马诺夫老爷和太太》的第一章，该章是对罗曼诺夫王朝进行讽刺（尽管相当肤浅）的作品。翌日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就被捕并被发配到东西伯利亚。

⑧星期三我要离开此地——高尔基拟作芬兰之行，旨在了解该国国情。

### 13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我将永远保存他的第一件劳作——马克西姆做了一只小书架作为礼物送给父亲，至今仍保存着。

③喜欢不？我——对自己——并不满意。对托尔斯泰则非常满意 229  
——指伊·雅·金茨堡为阿·马·高尔基及列·尼托尔斯泰制作的小雕像。

④我们的第二本集子——即《知识》同人社的《选集》（圣彼得堡，1904）。

⑤我正在誊清第四幕——即《避暑客》一剧。

⑥向你祝贺节日——即复活节。

⑦亲近的人突然患病——即被捕。

⑧戴眼镜的，一头淡黄色头发的男人——未译。

⑨亚罗维茨基的短篇小说需要关心一下——阿·马·高尔基打算出版阿·瓦·亚罗维茨基（科尔涅夫）的短篇小说，后未实现。

### 13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内提及的阿·马·高尔基的命名日（3月17日）和本月其它信件的内容确定的。

②欠马利诺夫斯基夫妇的债——阿·马·高尔基的私人债务。

③古谢夫会给你一张账单——即《书籍陈列馆》书店（见第102情有关注）按阿·马·高尔基的指示寄出书籍的账单。亚·亚·古谢夫当时主持书店业务。

### 13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一本集子通过了——即《知识》同人社的第一本选集通过了书刊检查。

③喀山的来信——即要钱的信。

④借了一万——向萨·季·莫罗佐夫借的款子。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高尔基在信内附了一张给儿子的便条：

谢谢你的礼物，儿子。书架你做得很好。你喜欢那本讲鸟的书吗？给我写信，要给你带什么？你要学着读书，学着劳动，——一个不会劳动的人——是一个废物。而你——应该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你不要太淘气，听妈妈的话吗？有一件事情：你要劝说妈妈出国，到卡尔斯巴德去治病，你也和她一起去。你看一看德国人怎么生活，再学会说德国话。德国话——我就不懂，到那时你就比我聪明了。

好了，再会，马克西姆，代我向全体——妈妈、卡秋什卡、姥姥，所有的人问好。

我非常爱你。

阿列克赛

②托尔斯泰和我自己——指伊·雅·金茨堡制作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小雕像。

③三幕——《避暑客》。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内提及的“尤什克维奇已到”（4月2日）这句话确定的。

②《犹太人》——谢·尤什克维奇的中篇小说（《知识》同人社1903年《选集》，第2辑，圣彼得堡，1904年）。

③《担保》——叶·奇里科夫的中篇小说（《知识》同人社1903年《选集》，第2辑，圣彼得堡，1904年）。

④第二辑——《知识》同人社《选集》。

⑤《我们的姐妹》——写于1903年，辑入谢苗·尤什克维奇《短

篇小说集》第3卷，《知识》出版社，圣彼得堡，1906。

⑥小雕像——见第134信有关注。

## 139

①这个日期是与其它信比较后确定的。

②普希金、果戈里……的半身雕像——见第120信有关注。

③委员会——即尼日戈罗德省初等教育普及协会委员会。

## 14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北方饭店爆炸事件——3月31日；朗诵《避暑客》一剧——4月13日）确定的。

②选集的麻烦事——见第138信。

③他写了一部出色的短篇小说——显然是指《我们的姐妹》（见第133信）。

④《皇帝》——大概是指列·尼·安德烈耶夫描写皇帝尼布甲尼撒的短篇小说《来自遥远的年代》（未全文刊登，其中的片断刊于选集《晨》，第一辑，莫——列，1927，第245—247页）。

⑤如果《犹太人》和奇里科夫的作品非要我们抽掉的话——见第138信及其注。

⑥15号我要朗诵剧本——指《避暑客》一剧。1904年4月14日康·彼·皮亚特尼茨基致信叶·帕·彼什科娃：“昨天我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度过了一整天。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朗诵了新剧本。他自己不大满意。剧本是好的……”

⑦《生活的心理》——恩·卡扎诺夫著，《生活的心理（合乎逻辑的研究）》，圣彼得堡，1903。

⑧北方饭店发生了一起奇怪的爆炸事件——1904年3月31日，社会革命党人战斗组织成员阿列克谢·波科季洛夫在彼得堡北方饭店安装一颗炸弹，企图谋杀普列市。炸弹突然爆炸，波科季洛夫当即身

亡。

⑨艺术家们都在这里——指莫斯科艺术剧院。

⑩《凯撒》——指威·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凯撒》一剧。

## 14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本信和其它信件内容确定的。

②小雕像——是阿·马·高尔基的小雕像，见第139信。

231

③关于……爆炸事件——见第140信有关注。

④矿院——彼得堡矿业学院。

⑤大学生们自己——指部分反动学生。

⑥季霍米(罗夫)——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

⑦关于剧本一事——指阿·马·高尔基有一剧本要在尼日戈罗德人民之家演出一事(见第102信有关注)。

⑧半身像应该献给协会——见第120信有关注和第139信。

⑨他的画在莫斯科展出，引起很大轰动——尼·瓦·奥尔洛夫《小酒馆的圣洁》一画，曾在第三十二届《巡回画展》展出(见第83信有关注)。

⑩为集子事去审查机关讨价还价了——见第138信及其有关注，另见第140信。

## 14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确定的。

②关于博洛托娃的消息——叶·帕·彼什科娃写信告诉了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古董珠宝店被抢劫和店主尤·安·博洛托娃被杀害一事。

阿·马·高尔基常去参观博洛托娃的商店，因此结识了她；博洛托娃向高尔基介绍过她领导的鞭身教教派。高尔基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舍的一生》中描绘鞭身教时，曾经使用过博洛托娃的故事。马冰娜·佐托娃这个“鞭身教圣母”在某些方面与博洛托娃有相似之



处。

③《新时[报]》的电讯——1904年4月12日《新时报》刊登了发自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的4月11日尤·安·博洛托娃被杀的电讯。

④要给剧院朗诵剧本——阿·马·高尔基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朗诵了《避暑客》，该剧院于1904年3月29日至4月29日在彼得堡作巡回演出。

⑤同听索洛维耶夫的作品——叶·安·索洛维耶夫（安德烈耶维奇）《俄罗斯文学的哲学经验》，该书由《知识》社出版，圣彼得堡，1905。

⑥彼得里谢夫的《教师札记》——阿法·彼·得里谢夫《教师札记》，《知识》社出版，圣彼得堡，1905。

⑦马达奇的《人类的悲剧》——《知识》社出版，圣彼得堡，1905。

⑧《俄罗斯诗神》——即《十九世纪俄罗斯诗人作品及分析汇编》。彼·雅（彼·菲·雅库博维奇）编，圣彼得堡，1904。

⑨《海燕之歌》——首次刊登在《生活》杂志，1901年4月，第四卷。

⑩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使奇里科夫……通过了——康·彼·皮亚特尼茨基使叶·尼·奇里科夫的《担保期间》这部中篇小说通过了审查（《知识》同人社1903年本《选集》，第2辑，圣彼得堡，1904）。

⑪将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寄《知识》——阿·罗·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的短篇小说集原拟在《知识》同人社出版。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仁川战役的参加者到达彼得堡的日子是4月16日。

②设计图已经收到——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建造儿童保育院的设计图。

③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阿·马·高尔基打算乘轮船从雷宾斯克沿伏尔加河下行至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④布格罗夫那里——我亲自前往——洽谈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建造初等教育普及协会的儿童保育院所需资金的问题。

⑤至于弗兰【克】的请求——哲学教授谢·洛·弗兰克来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打算出售部分私人藏书，为此他请高尔基夫妇予以帮助。

⑥书还未寄往赤塔——指寄给流放政治犯的书籍，

⑦寄出几幅临摹画，它们是列宾的托尔斯泰、谢米拉茨基的基督和萨马拉女人以及列维坦的两幅画——即伊·叶·列宾的《列·尼·托尔斯泰》、伊·伊·列维坦的两幅风景画以及亨·伊·谢米拉茨基的《基督和萨马拉女人》的临摹画。这些画均是列宾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临摹的。

⑧这里欢迎了仁川的“英雄”——这是高尔基的讽刺说法。1904年1月27日（公历2月9日）在中立的朝鲜仁川港附近，出港的俄国“瓦里亚格”号巡洋舰及“高丽人”号炮艇受到了由六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组成的日本舰队的袭击。俄国海军击沉日军驱逐舰一艘，重创巡洋舰两艘。此后“瓦里亚格”号和“高丽人”号返回仁川港内。鉴于俄国舰只已遭损伤和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战斗无法继续进行。“瓦里亚格”号巡洋舰舰长弗谢沃洛德·费奥多罗维奇·鲁德涅夫决定炸毁“高丽人”号，并将“瓦里亚格”号沉入海底。俄国船员乘坐外国海船并通过中立海港回到俄国。

⑨在雅库茨克——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类似1890年的事件。——指流放的政治犯对当局的武装反抗事件：1）1904年2月18日在雅库茨克，57位流放犯在城内构筑堡垒进行自卫，他们经受住了士兵、哥萨克人和警察的包围，直到3月7日；2）1889年3月22日，也在这一城市，一群行政流放犯（31人），跟警卫队发生了对射。两次冲突都有一些流放犯被打死，参加反抗的人员均被镇压了。

## 14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27号离开这里……”一句确定的。

②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的那本小书——见第142信有关注。

③她把我们臭骂一顿——阿·罗·克兰季耶夫斯卡娅以编辑将她的书作了修改为由给《知识》寄去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件。

④“马克西姆卡”收到了——即儿子马·阿·彼什科夫 站在木工  
233  
车床旁的一张照片。

⑤看来，还得到雅尔塔去……同时，也许还得去叶先图卡——即去治病。叶先图卡之行未成。

## 14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的内容确定的。

②库奥卡拉——卡累利阿地峡的避暑地，位于谢斯特罗列茨克和维堡之间。阿·马·高尔基于1904—1905年在这里住过。

③舒拉——亚·阿·科佩洛娃。

## 146

①本信为寄往国外的第一封信，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内容确定的。

②这个突然情况——确实令人忧虑和大伤脑筋的——这是对——叶·帕·彼什科娃下述电报的复信：“马克西姆患重麻疹，担心不让住店。电告绍尔茨地址，他可帮我……”

③韦韦——瑞士日内瓦湖畔一小镇。

④10号有个全体会议——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人民之家剧院的董事会（见第102信有关注）。

## 147

①这是寄往国外的第三封信，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正在写一部中篇——1904年5月叶·帕·彼什科娃从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去柏林，途中顺道到库奥卡拉阿·马·高尔基处。高尔基曾向她谈起打算创作一部中篇巨著。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应是一位艺术家。从内容上看，这一构思中的作品与阿·马·高尔基的未完成之作《里亚欣医生的笔记》相近。

③扎哈〔尔〕——见第113信有关注。

④很快地你那里也将有佳宾临门——指出国治病，临行前同阿·马·高尔基会见的马·格·法尔克医生。

⑤奥莉加·亚历山德罗芙娜——姓韦尔纳，高等女校学生，高尔基家在尼日戈罗德的熟人，叶·帕·彼什科娃带孩子出国期间，由她陪同。

⑥蒙特勒——日内瓦湖畔一疗养胜地。

## 148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在瓦房沟车站附近，我们又给狠狠地打了一下——1904年6月1—2日，在南满的瓦房沟车站附近，发生了施塔克尔贝格军团与日本奥保巩将军统率的军团之间的大战。俄军因指挥失当，遭到失败。

## 149

①这个日期是在把这一时期的信件作了比较之后确定的。

②中篇小说——见第147信有关注。

③季维利科夫斯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快要死了——指正在患咽喉结核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阿·阿·季维利科夫斯基，他于1905年革命前

夕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

## 15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丘尔科夫……的文章——指刊于《新路》1904年第6期上的格·伊·丘尔科夫对于《知识》同人社选集第一辑的评论文章。

③《真理》的评论家——指刊于《真理》杂志1904年第6期的斯·姆·对于《知识》同人社选集第一辑的评论文章。

④接替打死的博布里科夫的职位——伊·米·奥博连斯基公爵于1904年6月17日被委任接替于6月3日被打死的博布里科夫的芬兰总督的职位。奥博连斯基在此之前曾任哈尔科夫省省长。1902年他在镇压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两省的土地运动中，对农民大肆鞭笞和枪杀。社会革命党人福马·卡丘拉于1902年7月29日曾对奥博连斯基行刺，以报复他对工人的镇压。

⑤韦列萨耶夫——正准备奔赴战场——1904年6月初维·维·韦列萨耶夫由预备役应征，并被任命为野战流动医院的医助。

⑥关于尼日戈罗德的事情——即人民之家的事情（见第102信有关注）。

⑦那里人的行动下流无耻——指人民之家附属剧院的某些股东，他们没有按时交纳自己所认的股金。

## 15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明天要去莫斯科参加葬礼”一句确定的。阿·马·高尔基是7月8日去莫斯科的。

②所幸的是……没有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和《知识》的关系罩上一层阴影——根据《知识》出版社与安·巴·契诃夫的协议，《樱桃园》一剧必须刊于《知识》同人社的选集第二辑，并且只能在半年之后方可由阿·费·马尔克斯出版。可是马尔克斯趁契诃夫患病

之际，利用契诃夫的书生气，在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这个剧本。由于认为这是对同人社权利的破坏和不了解全部的情况，马·高尔基准备控告作者。要他负全部责任。但是安·巴·契诃夫与康·彼·皮亚特尼茨基的通信揭示了契诃夫与这一事件并不相干。

## 15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演说家》——安·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③都流进了马尔克斯的口袋——指出版商阿·费·马尔克斯。

235

④《恶魔》——高尔基题为《恶魔》的作品未详。安·巴·契诃夫的安葬由他在特写《安·巴·契诃夫》一文中作了记叙（《文集》，第五卷）。

⑤出版一本纪念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知识》同人社《选集》，1904年第3辑，圣彼得堡，1905年，是纪念安·巴·契诃夫的专集。该辑刊有斯基塔列茨的诗作《纪念契诃夫》、亚·库普林和伊·布宁合著的回忆契诃夫的文章，马·高尔基的《避暑客》以及列·安德烈耶夫的《红笑》。

⑥萨什卡——亚·尼·阿列克辛。

## 153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 154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 15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今天，25号，方才收到你的来信”一句确定

的。

②要办点小事——指什么小事，未详。

③剧本——指《避暑客》一剧。

④斯基塔列茨写了很好的诗来悼念契诃夫的逝世——见第152信有关注。

⑤古谢夫——谢·伊·古谢夫—奥伦堡斯基。

⑥在雅尔塔的晚会上——即纪念安·巴·契诃夫的晚会。

⑦《新时报》……正在杜撰宪法……《公民》报的梅谢尔斯基致信苏沃林——内务大臣维·康·普列韦被刺杀（1904年7月15日）以后，沙皇政府在加紧镇压革命工人和农民的同时，对于地方—自由运动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措施和作了某些让步。政府的这一政策在反动的报刊上也有所反映。苏沃林的《新时报》，在一般的与“骚乱”作斗争的黑帮分子的口号以外，开始刊登蛊惑人心的文章，说什么有必要使“出版更具有独立的地位”，有必要“制订新的法律”，有必要使“独立于官吏之外的人参加管理国家”等等。黑帮报纸《公民》的编辑梅谢尔斯基公爵在《新时报》上（1904年7月24日）宣称自己是“地方机构主动精神和独立精神自由”的拥护者。同时他又呼吁要巩固“帝位”并宣称革命的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是“暴政”的化身。

⑧“七十年代正在复活”——即革命的民粹派反对沙皇的恐怖活动的时期。

⑨加林的报道非常有趣、非常详细——《白天新闻》报刊登了尼·格·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俄日战争的战地通讯（《战时日记》）。

⑩涅米罗维奇——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琴科，236  
俄日战争期间任《俄国言论报》军事记者。

⑪瑞士间谍……被赶出了部队——据《新时报》报道（1904年7月25日），一瑞士观察员奥杰乌上校，因在一次与外国代表谈话中“谴责俄国人采用炮击这一手段”而被逐出作战部队。

⑫钻到了拉萨——中国的西藏，其边境对外国人是关闭的。1894年英国人对西藏强加了一个贸易协定。沙皇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自

1902年开始的谈判没有取得具体的结果，因为俄国在对日战争前夜企图避免恶化其与中国的关系。1903年——1904年间英国利用俄日关系加剧之机，加紧对西藏进行军事远征。英军到达了西藏的行政中心——拉萨，在那里签署了向英国开放西藏的苛刻的贸易条约。

## 15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我们在等待颁布皇恩浩荡的圣旨”一句确定的。本信写在关于阿列克谢王太子诞生圣旨颁布（7月31日）之后，大赦圣旨颁布（8月12日）之前。

②要去洛德伊地——位于奥洛涅茨省。谢·阿·斯基尔蒙特就流放到该地（见100、106信有关注）。

③我们在等待颁布皇恩浩荡的圣旨——1904年8月11日由于阿列克谢王太子的诞生而颁布了废止肉刑，取消某些罚款、欠缴的税款等的圣旨。圣旨同时赦免某些因从事革命活动而受到迫害的犯人。

④叶尼娅姨妈——叶·亚·罗季奥诺娃。

## 157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确定的。

## 158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内提及的1904年8月11日沙皇圣旨及8月21日（公历9月2日）结束的辽阳战役确定的。

②女儿真可怜……——高尔基与叶·帕·彼什科娃的女儿卡佳得了重病。

③他女儿——指费·伊·沙莉亚平的女儿利季娅。

④伊戈尔——沙莉亚平的儿子。

⑤圣旨大大地扩充了反对派的队伍——见第156信有关注。



⑥十字监狱——彼得堡一监狱。

⑦博布里科夫的位置由哈尔科夫的奥博连斯基接任——见第156信有关注。

⑧不久之前他在赫尔辛基发表了和解的讲话——指1904年8月7日芬兰总督伊·米·奥博连斯基在赫尔辛基接见一个芬兰代表团时的讲话。伊·米·奥博连斯基与他的公开采取警察手段的前任尼·伊·博布里科夫不同，他企图采取灵活措施，与反对派调情。他的这一政策引起了反动阶层的不满，《新时报》掀起了反对奥博连斯基的浪潮。1905年10月奥博连斯基提出辞呈。

⑨我的剧本将到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手里——《避暑客》一剧于1904年11月10日在彼得堡薇·费·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的剧院举行首场演出。

⑩季霍米罗夫——约·亚。

⑪星期四我要到赫尔辛基去——见第107信有关注。

⑫阿廖什卡——太可惜了——叶·帕·彼什科娃写信告诉阿·马·高尔基，说尼·扎和季·弗·瓦西里耶夫夫妇的儿子就读于一瑞士学校，俄语已经开始遗忘。

## 15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1904年9月6日康·彼·皮亚特尼茨基致叶·帕·彼什科娃一信确定的。

②女孩——指高尔基与叶·帕·彼什科娃的女儿卡秋莎。

③住在他们处，在楼上——即同住在雅尔塔大海街的希里亚耶夫的别墅里。

④蒂耶里——即奥·蒂耶里著《诺尔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第一部，圣彼得堡，1868。

⑤母亲——玛·亚·沃尔任娜。

⑥去参加剧本的排演——见第158信有关注。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干亲家——索·费·维秋特涅娃。

③舒拉——亚·阿·科佩洛娃。

④《俄国历史的起源》——可能指威廉·汤姆森的《俄国国家的起源》一书，译自德文，1890。

⑤《阿夫多京的一生》——谢·奈焦诺夫的戏剧，刊于《知识》同人社1904年《选集》，第4辑，圣彼得堡，1905。

⑥这部比《瓦纽申》写得好——《瓦纽申》即谢·奈焦诺夫的剧本《瓦纽申的孩子们》。

⑦来信告知马尔沙克的情况——萨·雅·马尔沙克当时为中學生，住在雅尔塔彼什科娃那里。

⑧遇见了那个……人——指社会革命党人恩·尤·塔塔罗夫。后来塔塔罗夫被作为奸细揭露出来。

⑨医生——亚·尼·阿列克辛。

238

⑩贵族宫——莫斯科一旅馆，阿·马·高尔基常在此下榻。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内提及1904年10月8日夜发生的赫尔事件确定的。

②卫生组——人民保健协会尼日戈罗德分会教育卫生组。

③关于萨穆伊尔的钱，请你写信给沙利亚平——在萨·雅·马尔沙克就学于雅尔塔中学的几年里，费·伊·沙利亚平对他给予了物质资助。

④库普林写的纪念契诃夫的文章十分动人——看来，集子将会非常令人瞩目。——见第152信有关注。

⑤大概对作家协会要开禁——俄国作家互助协会于1901年2月被

政府查禁。

⑥《法制》——最近连着三期——你看格森、特鲁别茨科伊和彼得伦克维奇的文章——阿·马·高尔基是指刊于自由资产阶级法制周刊《法制》上的文章：约·格森的《司法现状的特点》（1904, №41, 10月10日）；叶·伊·特鲁别茨科伊的《战争和官僚主义》（1904, №39, 9月26日）；伊·伊·彼得伦克维奇的《战争和我们的任务》（1904, №41, 10月10日）。文章对沙皇官僚机构提出批评，认为它应对俄军对日作战失败而负有责任。阿·马·高尔基感到文章所持的这一观点是耐人寻味的。

⑦《主人》上有篇梅尔特瓦戈的好文章——看来，这是指刊于由阿·帕·梅尔特瓦戈编辑出版的自由派周刊《主人》上的《报刊简评》一文（1904, №41, 10月14日）。文章嘲笑了“奴才式的思想方法”，揭露了梅谢尔斯基、尼卢斯等反动新闻工作者。

⑧对未来大家都充满着美好的玫瑰色的憧憬——指自由知识分子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所抱的希望。普列韦暗杀以后（1904年7月），彼·德·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被委托为内务大臣。他的上任带来过一个短暂的所谓“自由之春”的时期，即政府对地方自由运动作了某些无足轻重的让步。

⑨而对波罗的海分舰队所建立的功勋你感到高兴吗——1904年10月8日（公历21日）—9日（公历22日）夜，被挑动起来的波罗的海分舰队在北海，距离赫尔不远的海域，炮击英国的捕鱼船队。

## 16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刚从“星期三”回来——即刚从“星期三”文学联合会开会回来。

③朗诵了奈焦诺夫的剧作——即《阿夫多京的一生》（见第160-230页有关注）。

④斯基培列茨写的短篇小说很好——显然指《镣铐》一文（《知

识》同人社1904年《选集》，第5辑，圣彼得堡，1905）。

⑤《信使》报那边的事，一切尚未定夺——阿·马·高尔基、尼·彼·阿舍绍夫、斯基塔列茨、叶·尼·奇里科夫和列·尼·安德烈耶夫想购买《信使》报。这一愿望未实现。

⑥对《真理》那边——也是这个态度——见第109信有关注。

⑦关于出版新杂志的问题，我们正在奔走——阿·马·高尔基打算创办一份民主杂志。这一愿望未实现。

⑧解放派——为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秘密政治组织“解放同盟”的成员。同盟成立于1904年1月，由伊·伊·彼得伦克维奇、尼·费·安年斯基、恩·恩·利沃夫、斯·恩·布尔加科夫等人领导。“解放派”仇恨革命和社会主义；他们试图以在野党的言论来促使沙皇进行有利于俄国资产阶级的某些改革，并向他们作出某些让步。“解放同盟”于1905年10月解散；其成员组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心。

⑨他们正在叫我过去——《我们的生活报》于1904年11月6日公布了一批答应撰稿作家的名单，其中包括阿·马·高尔基。可是高尔基没有为这一报纸撰稿。

⑩拉德日[尼科夫]——花了五千块才出狱——1902年底，伊·帕·拉德日尼科夫作为尼日戈罗德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积极参加者而遭逮捕，并被监禁至1904年10月交保获释。

⑪明天我给叶连娜汇300——阿·马·高尔基转交给叶·康·马利诺夫斯卡娅的钱是萨·季·莫罗佐夫资助一地下工作者的家属的。

⑫我要对老爹说——阿·马·高尔基有时以“老爹”来称呼萨·季·莫罗佐夫。

⑬纪念契诃夫文集——见第152信有关注。

⑭儿童保育院——即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儿童保育院。

⑮27日我要在彼得堡朗诵，为十字会募捐——即为政治监禁犯和流放犯的秘密组织“红十字会”募捐。

⑯明天我们同贵族开会，讨论各种联合会的问题——显然指阿·马·高尔基参加自由地方自治界在所谓“自由之春”时期召开的一个会议（见第161信有关注）。

⑮某位科索罗托夫的剧本——为亚·伊·科索罗托夫的剧本《春潮》的手稿。该剧本于1905年在彼得堡出版。

⑯朗诵，不会白费功夫——指在卖票的晚会上朗诵，所获款项用于革命运动。

⑰医生——亚·尼·阿列克辛。

⑱寄去里姆斯基的一部新歌剧——指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歌剧《督军大人》。阿·马·高尔基想将该歌剧的乐谱寄给亚·尼·阿列克辛。该歌剧于1905年9月27日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次公演。

248

⑲《海燕之歌》——由彼得堡音乐学院教师叶夫根尼·维利布舍维奇于1904年作曲（与作曲家安·亚·艾兴瓦尔德合作）。

⑳桌子里还有……阿法纳西的手稿——即阿法纳西·鲍里索维奇·彼得里谢夫的手稿（见第142信及其有关注）。

㉑《在底层》的手稿——我已把它卖给美国了——有位美国的收藏家向阿·马·高尔基建议出售《在底层》的剧本手稿。阿·马·高尔基起先接受了这一建议，不久又拒绝了。这部手稿高尔基赠给了叶·帕·彼什科娃，后来又由她转交给阿·马·高尔基文献馆。

㉒尼日戈罗德教师的选集——即《知识》同人社出版的《尼日戈罗德选集》，圣彼得堡，1905。出版这一选集的收入交给尼日戈罗德省学生互济会，用于修建教职员工子弟宿舍。

㉓卡季卡——高尔基与叶·帕·彼什科娃的女儿，即卡秋莎。

## 163

①本信末尾有列·安·苏列尔日茨基的附言：“亲爱的叶卡捷琳娜·帕夫洛芙娜，向您问好，亲爱的，祝你万事如意。久不见面，深感遗憾。真想能够与您一谈，也该与您一谈了。您的列·苏列尔”。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③薇拉——薇·尼·科尔贝格。

④尤利娅这两天就要回来——即尤·尼·科尔贝格流放期满返国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⑤加林来了——即从前线来。

⑥苏列尔……要去满州——即列·安·苏列尔日茨基。由于这次旅行，他写了特写《路》，《知识》网人社《选集》，第9辑，圣彼得堡，1906。

⑦加林接受了大量订货，或者说是承包供应干草——尼·格·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为第一军司令部工程师，他会同另一位工程师，承包供应作战部队的干草。

⑧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姓萨多夫斯卡娅，尼·格·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之妻，经常完成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委托的某些任务；她在莫斯科的家（斯皮里多诺夫卡，博伊佐夫住宅）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接头点。

⑨提议她贡献出一些钱——用于革命工作。

⑩此地，即莫斯科将出版一份《生活之声》的周报——未出版。

⑪收到包裹，请勿惊奇——叶·帕·彼什科娃在阿·马·高尔基的邮包内收到了供散发用的非法小册子。

⑫我从彼得堡得到一个令人极为不安的消息——指关于恩·塔塔罗夫充当奸细的消息。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寄去《莫斯科新【闻】》的一张剪报——这张剪报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寄去的文章可能是发表在离尔基写本信之日（1904年10月23日）的《莫斯科新闻》上的斯·尼卢斯的《我们的修正》和恩·阿·普一瓦的《彼得堡来信》两文。它们刊登在同一版上。两文不仅对革命者，而且对温和的自由主义地方自治派也充满了恫吓之词；甚至《新时报》这家反动报纸，在普列韦被刺杀以后，曾发表过蛊惑人心的议论，认为有必要进行某些改革（见第155信及其有关注），也被他们怀疑为不可靠。

③母亲——玛·亚·沃尔任娜。

④梅谢尔斯基却说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见第155信及其有关注。

## 16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话题只有一个“它”——指宪法。

③由政府批准的代表会议——政府正式禁止召开这一代表会议，但是在内务大臣的同意下，该代表会议作为以个人身分参加的会议形式于1904年十一月举行，自由派积极参加了这一会议，他们提出了立宪的要求。

弗·伊·列宁在《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1904年12月22日）一文中揭露了自由派的这一手腕：“工人对地方自治派的请愿的真正支持，不是表现在订立地方自治派要想代表人民说话必须具备哪些条件的协定上面，而应当表现在打击人民的敌人上面……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进攻的压力下，政府允许自由派谈论自由了！资本奴隶的无权和屈辱地位，现在在无产者面前显得更加突出了……工人现在看到，当他们还没有把熊打死，但他们并且只有他们无产者已经把它打成重伤的时候，自由资产阶级先生们就要动手分这张熊皮了。”（《列宁全集》，第七卷，第505—506页）。

④让他留在这里——这是指为了使流放到奥洛涅茨省去的谢·阿·斯基尔蒙特（见第100、106信有关注）获准在彼得堡居住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 16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和内容确定的。

②关于米尔斯基辞职的传说——指彼·德·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

③正在发生的事件——是“严重的”——从1904年9月开始，俄

242 国很多城市已经动员的预备兵发生了骚乱，富有革命激情的青年和工人举行了街头示威。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沙皇政府试图挑起俄罗斯各民族之间的民族纠纷，掀起了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和亚美尼亚人与鞑靼人之间的械斗等等。

④ 6号有一个会，10号也有一个——指当时自由派和激进派知识分子召开的会议。

⑤ 亚罗维茨基——我马上寄出——指阿·瓦·亚罗维茨基（科尔涅夫）的短篇小说的手稿（见第134信有关注）。

⑥ 干亲家——索·费·维秋特涅娃。

⑦ 从人【民之】家附近的尼日戈罗【德】官【方】大楼出来了——指政治犯出狱。

⑧ 斯基尔蒙特已经解除监护——指谢·阿·斯基尔蒙特已经获准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见第100、106、165信有关注）。

⑨ 黑人家庭照——指阿·马·高尔基全家在雅尔塔格·费·亚尔采夫别墅拍摄的一张不成功的发黑的照片。

⑩ 普罗托波波夫——德·德·普罗托波波夫。

## 167

① 这个日期是根据前一封信和“《我们的生活报》将在5号问世”一句确定的。叶·帕·彼什科娃的笺注为：“11月4日后”。

② 刚刚开完一个会回来——显然这是指当时由自由派和激进派知识分子组织召开的会议。

③ 注意《法制》，见第44期上特鲁别茨科伊、伯恩斯坦、沃洛季卡的文章——1904年10月31日第44期的自由资产阶级周刊《法制》上刊登了谢·尼·特鲁别茨科伊的《两条道路》及弗拉基米尔·伯恩斯坦的《雅库茨克区及流放》一文的开头部分。第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必须进行温和改革的问题，第二篇文章则以具体的资料罗列了西伯利亚流放犯艰难的生活条件。

④ 《我们的生活报》将在5号问世——《我们的生活报》的创刊。



号是在1904年11月6日出版的。

⑤干吗还要……重蹈奈开尼的覆辙呢——1879年7月11日法国自由派大臣查克·奈开尔辞职一事加剧了广大民众对路易十六的政治制度的不满。

⑥安德烈耶夫的短篇新作——烈·安德烈耶夫的《幽灵》，《真理》杂志，1904，第11期。

## 168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中提及的11月6日开幕的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确定的。

②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昨天开幕——全俄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于1904年11月6日至9日在彼得堡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民主自由和制订宪法的必要性的自由主义决议。

## 16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后面的诸信确定的。

②两包印刷品——叶·帕·彼什科娃定期把投寄给阿·马·高尔基的稿件以及再版的非法文艺作品给他寄去。为保密起见，此类作品均夹入保皇派出版物之中邮寄。

248

③很快我就会给她寄一宗大笔的订单去——法·卡·塔塔里诺娃在雅尔塔创办了一所艺术装帧工场。

④我要去参加讨论了——指参加反对派知识分子举行的一个会议。

⑤我们的莫斯科谈话纪要——指反动派知识分子举行的一个会议的纪要。

## 170

①在信纸反面有一行阿·马·高尔基亲笔书写并勾去的“我的

快乐的列昂尼德”一语（显然，这是一封致列·安德烈耶夫的信的开头）。

②确定这个日期的根据是：《避暑客》的首次演出日期为1904年11月10日；布纳科夫的安葬日为1904年11月11日。

③仔细看过……加斯帕里的书后——阿·马·高尔基向叶·帕·彼什科娃寄去了一本尚未切过的书，即阿道夫·加斯帕里的《意大利文学史》。书中夹带了非法传单。

④现在——地方自治派认为——即在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以后（见第165、168信有关注）。

⑤明天——安葬布纳科夫——见第172信有关注。

⑥《避暑客》首场演[出]——见第158信和172信有关注。

## 171

①电文填写在电报用纸上。

②《避暑客》演成了一出好闹剧——见第172信。

## 17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1904年11月12日诸报和1904年11月14日阿·马·高尔基致叶·帕·彼什科娃的信确定的。

②《世界报》——该报1904年11月12日第311期“戏剧与音乐”栏内载有《避暑客》首演的简讯（无署名）。

244 ③《彼得堡公报》——即《圣彼得堡公报》。1904年11月12日第311期该报刊有西格弗里德《草稿》一文。

④《新闻报》——即《新闻和市场报》。1904年11月12日第13期该报刊载了埃利的文章：《马·高尔基的四幕剧〈避暑客〉》。

⑤《俄罗斯报》——1904年11月11日第331期，该报刊有 Homo novus 的《马·高尔基的四幕剧〈避暑客〉》一文。阿·马·高尔基也可能指该报11月13日第333期上弗·博齐亚诺夫斯基的《批评的草稿》

一文，该文包括了对《避暑客》的评价。

⑥《彼得堡报》——1904年11月12日的《彼得堡报》为上演《避暑客》刊登了以下三篇文章：《剧场回声》、《我们和男爵怎样看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避暑客〉》、《关于高尔基的‘越轨行为’》（摘自〈同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谈话〉）。

⑦“艺术世界”的退场——指颓废派杂志《艺术世界》的编辑们。

⑧“世界”的那些神秘主义者——指《艺术世界》杂志编辑部的神秘主义者。

⑨季霍米罗夫——约·亚·季霍米罗夫。

⑩尼日尼的安东——安·费·沃伊特克维奇。

⑪布纳科夫安葬的情况——1904年11月11日在安葬社会活动家尼·费·布纳科夫的时候，大学生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当时阿·马·高尔基参加了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送葬行列。

⑫《俄罗斯报》上……的诗歌——即刊于1904年11月12日第332期《俄罗斯报》上的《当代英雄》一诗。

⑬塞瓦斯托波尔事件——1904年在塞瓦斯托波尔企业中爆发了革命风潮，引起了一系列罢工事件，而到了11月和12月在水兵中间发生了大规模的骚动。这些事件是1905年黑海舰队举行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的前奏。

⑭医生——亚·尼·阿列克辛。

⑮玛(丽娅)·利沃芙娜——《避暑客》一剧中的人物。

## 17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中提及的11月14日的《俄罗斯报》确定的。

②沙皇接见了希波夫……罗江科——即接见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的代表。

③代表大会未被批准召开，可是——竟召开了——见第165、168信有关注。

④波塔片科在《俄罗斯报》上……——芬加尔〔伊·尼·波塔片科〕：《唇舌大混战》，《俄罗斯报》，1904年11月14日，第334期。

⑤你看一下……《俄罗斯报》——关于《避暑客》——指看 Credo（叶·弗·塔尔列）在《俄罗斯报》上的评论文章，1904年11月14日，第334期。《避暑客》首次演出的有关情况在芬加尔的那篇文章中也有所涉及。

⑥“艺术家们”——《艺术世界》杂志编辑部成员

⑦各城市的首脑会议——1904年11月13日第333期《俄罗斯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政府“拟于明年在彼得堡召开全俄市政管理人员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在1905年7月召开。

⑧今天在涅瓦大街上有些人还高叫起俗谚口碑——阿·马·高尔基告知示威游行一事，当时呼了一些革命口号。

⑨塔甘监狱里在绝食——莫斯科塔甘监狱政治犯的绝食。

⑩林院——林学院。

⑪你收到《夏洛塔》了——指什么小册子，未详。

⑫奈焦诺夫的校样——剧本《阿夫多京的一生》的校样。

⑬《红笑》——刊于《知识》同人社1904年《选集》，第3辑（圣彼得堡，1905）上的列·安德耶夫的短篇小说。

245 ⑭库普林写了一个很好的中篇——中篇小说《决斗》；刊于1905年《知识》同人社《选集》，第6辑，圣彼得堡，1905。

⑮我把他的一封来信给你寄去——此信未藏入阿·马·高尔基文献馆内。

## 17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内提及的法律家的宴会（11月20日）及《祖国之子报》创刊号的问世（11月18日）确定的。

②明天要举行……法律家的宴会——1904年11月20日是 通过1864年审判章程四十周年纪念日。该章程旨在对俄国的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进行自由资产阶级的改革。借纪念司法改革四十周年之机，自由派

和激进派知识分子在不少城市举行宴会。彼得堡也在11月20日于帕夫洛娃礼堂举行了这样的宴会，由弗·加·柯罗连科主持，阿·马·高尔基在宴会上发表了必须对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的讲话并与宴会的其他参加者共同签署了建立代议制政体及在预先大赦政治犯的条件下召开立宪会议的提案。

③我们也想办报——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④奈焦诺夫的校样——即为《知识》同人社《选集》（第5辑，圣彼得堡，1905）写的剧本《阿夫多京的一生》的校样。

⑤斯基塔列茨写了一个很好的短篇小说——显然，指《镣铐》（《知识》同人社《选集》，第5辑，圣彼得堡，1905）。

⑥《避暑客》轰动起来了——见第172信。

⑦季娜伊达——季·弗·瓦西里耶娃。

## 17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提及的宴会一事和“今天——我要在捷尼舍夫朗诵”一句确定的。

②宴毕回来——见第174信及其有关注。

③有全体人员签名的决议——在决议的全文不可能公布的情况下，宴会的组织者公布了该决议的内容提要及其签名的姓氏名单（《祖国之子报》1904年11月24日；《我们的生活报》1904年11月27日）。签名者中有马·高尔基。

④莫霍夫街事件——1904年11月19日彼得堡法学家在位于莫霍夫大街的捷尼舍夫学校召开会议，预定了一个由康·康·阿尔谢尼耶夫、弗·姆·格森及姆·伊·斯韦什尼科夫参加座谈的题为《必须修改现行出版法》的座谈会。礼堂里座无虚席，大量的人群聚集在大街上。骑兵及步警驱散了他们，会议中断。

⑤目击者在《我们的生活报》上——目击者（弗·希日尼亚科夫）的《致编辑部的信》——《我们的生活报》1904年11月20日。

⑥新任副大臣——恩·恩·库特勒1904年11月18日被任命为副内 246

务大臣。

⑦如何制订宪法……——是英国式的还是德国式的——鉴于资产阶级试图逼使君主政体对立宪作些让步，在知识界展开了关于未来“宪法”性质问题的讨论。很多自由派分子提出应以英国宪法作为蓝图，因为英国宪法能够反映大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能够保证资产阶级贵族议会具有监督一切管理职能的权利。自由派中的右翼则倾向于采用普鲁士宪法，该宪法规定大臣们仅对君主负责，而议会只有批准预算和参加立法的权利。被列宁称为“制宪交易市场”的这一官僚政治与自由派——地方自治运动的代表之间进行的会谈以公布1905年10月17日“诏书”而结束，这个诏书是君主政体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种交易，因而也是对人民群众的一种欺骗。要实行“改革”，俄国君主政体自然认为采用普鲁士方式为佳，可是甚至连德国国会所具有的那些有限度的权力，俄罗斯杜马也从未享有过。1905年革命以后，公布了1906年4月23日“基本法”，在俄国确立了以国家杜马为形式的专制宪政；根据不断复活的1881年《临时条例》，成千上万名革命者不经审判就被流放西伯利亚或被投入牢狱。弗·伊·列宁讽刺地写道：《临时条例》乃是“实质上的俄国宪法”（《列宁全集》，第十七卷，396页）。

⑧市长代表大会——见第173信有关注。

⑨我要在捷尼舍夫朗诵——1904年11月21日阿·马·高尔基参加了在彼得堡捷尼舍夫学校举行的音乐文艺慈善晚会。高尔基朗诵了回忆安·巴·契诃夫的文章的片断。

⑩集子——《知识》同人社《选集》。

## 17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阿·马·高尔基致康·彼·皮亚特尼茨基的11月29日和12月1日两信确定的。

②这是在涅瓦大街事件之后——即在1904年11月28日涅瓦大街示威游行（见第177信）之后。

③克拉多的审判过程——海军大学教授、海军中校尼·拉·克拉多在《新时报》（1904年11月14—19日）上发表了题为《太平洋第二舰队启航之后》的一组文章（1905年圣彼得堡出了单行本）。文章指出了俄国海军舰队组织方面的缺陷。根据海军机关11月26日的命令，尼·拉·克拉多被拘禁了十五天。

④基辅红十字会案件——基辅红十字会内部揭发了该会主任委员苏霍姆利诺夫在筹建卫生队时的舞弊行为。 247

⑤毡靴事件——指报界揭露军需机关向投机商购买大批劣质毡靴的舞弊行为。

⑥明天我得去戈麦尔一趟——阿·马·高尔基打算参加1904年10月11日至1905年1月25日在戈麦尔进行的法庭审讯。法庭判处了在摧残犹太人时被逮捕的人。与黑帮歹徒同时受到法律制裁的还有为保全自己生命而被指控“对俄罗斯人进行摧残”的犹太人。阿·马·高尔基此行因病未成（见第178信）。

⑦已给赖科夫斯卡娅汇去100卢布——帮助巴加耶夫的——流放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米·亚·巴加耶夫的儿子，有两年多时间寄居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熟人娜·尼·赖科夫斯卡娅家里，并接受教育。阿·马·高尔基提供了孩子的生活费用。

⑧薇拉——薇·尼·科尔贝格。

## 177

①这个日期是与其它信件比较后确定的。

②从41页开始——就有趣了——这显然是指书内夹带了传单。

③我必定要在5号——10之号间在这里朗诵——指参加自由派的一个晚会。

④“要鼓劲——精力尽，出虚汗，腿打颤”——这是摘自特·皮良克维奇的《我是一个穷光蛋》中的诗句（不完全一致），该诗刊于1859年12月8日的莫斯科《文哲学院》杂志，诗中写道：

我响应阿谀的召唤即刻奔上征程，

毫不顾及路上还有石头横陈。

往前闯——腿打颤，要鼓劲——精力尽……

杜勃罗留波夫在《文哲学院的诗篇》一文中讽刺地写道，“往前闯——腿打颤，要鼓劲——精力尽”的诗句“不会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消逝”（六卷本《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六卷《文艺作品》，莫斯科，1939，第208页）。对特·皮良克维奇的这几句诗，批评家还在他与尼·阿·涅克拉索夫合写的《莫斯科——彼得堡友谊通信》一诗（刊于《现代人》杂志附刊《汽笛》1860年3月，同上，第122页）的注释中嘲笑过。

阿·马·高尔基讽刺性地使用这一早已被人遗忘的诗人的诗句，显然是受了尼·亚·杜勃罗留波夫文章的影响。

⑤关于涅瓦大街示威游行——见第176信有关注。

⑥在莫斯科打死的有8个——在12月5—6日（公历18—19日）的大学生示威游行的时候。

⑦“社”和“革”——社会革命党。

⑧谢尔盖——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和“14号这里举行了一个宴会”及“我在这里大概要住到25号”两句确定的。

②没有到戈麦尔去——见第176信有关注。

③筹办一家银色的报纸——即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当时这一愿望未曾实现。第一份公开发行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是在彼得堡于1905年10月创办的。阿·马·高尔基积极参加了这一筹备工作（见第205信有关注）。

④春天正在消逝——指与彼·德·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措施有关的所谓“自由之春”（见第161信有关注）。

⑤灰色派——社会革命党人。

⑥银色派——社会民主党人。



⑦银色派——在争吵不休。——阿·马·高尔基指布尔什维克派反对孟什维克派的斗争。

⑧否则客人上门扑空——客人指一位秘密工作者。

⑨舒拉——亚·阿·科佩洛娃。

## 17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阿·马·高尔基在元月4日到达彼得堡。

②律师就要从莫斯科来了——奥·奥·格鲁森贝格，为办理在国外出版阿·马·高尔基作品事而来。

③8号是另一个会——什么会，未详。

④舒拉——亚·阿·科佩洛娃。

## 18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现在则参加作家和学者代表团去见维特——1月8日（公历21日）晚在彼得堡召开了作家和学者会议。会议选派了一个自由派代表团去见内务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要求他采取措施，不准枪杀和平请愿的工人。代表团见到了副大臣雷泽夫斯基及内阁总理大臣维特。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未曾接见。弗·伊·列宁在小组《革命的日子》的第三篇文章中写道：“……政府所指望的正是会战，它的行动无疑是经过十分周密的策划的。它从军事观点讨论了保卫彼得堡和冬宫的问题。它采取了一切军事措施。它废除了一切文治，而把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首部交给以弗拉基米尔大公为首的嗜血成性的将军们支配。政府屠杀手无寸铁的人引起了构筑街垒，它故意迫使无产阶级举行起义，以期把这次起义淹没在血海里。”（《列宁全集》第八卷，第85页）。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本信内容确定的。

②仿照祖巴托夫的组织而建立的“俄国工人协会”的成员——指在1904年加邦神父仿照祖巴托夫的组织形式和宗旨建立的，取名为“彼得堡俄国工人会”的组织。

③加邦……正躺在我这里睡觉——格·阿·加邦的奸细真面目当时尚未揭露。

④奥莉加和安东——指奥·彼·伊万尼茨卡娃和安·费·沃伊特克维奇。

⑤试图谒见斯维亚托波尔克——见第180信有关注。

⑥这些情况，我们还将联名通告整个欧洲和俄国——根据1905年1月9日事件的直接印象，阿·马·高尔基撰写了《向全俄公民、欧洲各国社会舆论呼吁书》，控诉沙皇及其大臣们屠杀和平民众的罪行，并号召俄国人民奋起同专制暴政进行斗争。该文未能发表。首次刊载在《新世界》杂志，1928年，第三卷，三月号（《文集》第二十三卷）。

⑦加邦要求的纲领（该纲领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人员参与下拟订的）——一月九日工人向沙皇呈递的请愿书，包含了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影响下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⑧把此信内容告诉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即尼日戈罗德社会民主党组织成员瓦·阿·杰斯尼茨基。阿·马·高尔基想用这封信向该组织通报一月九日事件。

①本信是通过康·彼·皮亚特尼茨基转递的，高尔基注明“烦交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阿·马·高尔基2月15日到达里

加，本信是发自里加的第一封信。

③开庭的日子——关于1905年1月9日事件，阿·马·高尔基写了呼吁书（见第181信及其有关注），这成了逮捕他的藉口。高尔基于1905年1月11日下午3时在里加被捕，当晚就被押往彼得堡，于1月12日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贝茨科依五角堡。国内外掀起的反对逮捕阿·马·高尔基的浪潮迫使沙皇政府释放了高尔基。关于出狱的细节，叶·帕·彼什科娃在致叶·康·马利诺夫斯卡娅的信（1905年2月下半月）中是这样记述的：

“星期一（2月14日）上午约十一点钟有人打电话请我去宪兵局。我去了。在那里他们向我宣布省长同意解除对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的监禁，前提是他必须立即离开省长所管理的辖区。我的回答当然是：我不能代替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作出决定。他被带来了出来……到底上哪儿，他没有立即拿定主意，他要我去省长办公室，要求省长准予延期那怕几天，容他与医生商量一下去哪里为好，并且要处理一些事情。”

250

我们是一起离开宪兵局的，因为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受莫罗佐夫的委托为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代交了一万卢布，于是他被释放出来的。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忙着去办自己的事，而我同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去省长办公室。省长办公室打发我们去找市行政长官，说这是由他决定的事。我就去找市行政长官。此人特别客气，然而却说他本人无法亲自作出决定，需要同省长商量，不过他相信，十之八九，省长不会同意给予延期，——他告诉我，在监狱里也可以把事情处理完毕，而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要是有病，——那么监狱里也是有医院的。他说，他再去谈一谈，我可以在家里等待答复。大约晚上六点我回家。这个时候我们本来是要同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碰头的。他不在家。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马上出去寻找，我留在家里等待市行政长官的答复。过了不久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来电话告诉我，说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又被带到了宪兵局，他们说忘了要办个形式上的手续。他一点也没有怀疑就回去了，可是那里早就有一辆马车等着他；他再次被捕，在两个宪兵的押送下，来到暗探局，

根据特列波夫的指示，他必须在暗探局等到火车发车，并从那里被直接送往车站，因为他们害怕出现对他热烈欢呼的场面，要是市内有人知道他已经获释的话。

这就是说，宪兵释放了他，而暗探局又重新逮捕了他。狡猾？！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给他往暗探局送吃的，因为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从早晨起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而同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一起在暗探局的还有也在等待发配的佩舍霍诺夫。他们在那里大吃了一顿。把暗探当作走卒使唤。佩舍霍诺夫给自己选择了普斯科夫。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声称要去克里米亚，他得到的回答是：克里米亚不可以去。‘那就去莫斯科，到那里以后我再考虑并确定到什么地方去’。——‘莫斯科——同样也不可以去’。——‘那就去里加’，——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说。他们写了，里加可以去……”（《叶·帕·彼什科娃档案》）。

这封信曾被尼日戈罗德社会民主党组织印成传单。

2月14日阿·马·高尔基交保出狱以后，他的案件仍在继续侦查。因为他写了关于1月9日事件的呼吁书，沙皇政府处心积虑要组织法庭对他进行审判。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迫使政府放弃了对阿·马·高尔基的审判，于是1905年11月4日高尔基的案件终结。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通过加林的妻子——指薇·亚·萨多夫斯卡娅（见第163信有关注）。

③莫斯科列昂尼(德)出了什么事情——列·尼·安德烈耶夫把自己的住宅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开会用，1905年2月9日中央委员会成员在他的寓所遭到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安德烈耶夫，他很快获释。

④在19日有什么情况——1861年2月19日改革周年纪念日，预料将在莫斯科举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

⑤一切均转告来人——本信由谁传递，未详。

⑥了解一下有关审判的事——见第182信有关注。

## 18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与高尔基致叶·帕·彼什科娃和康·彼·皮亚特尼茨基的其它信件比较后确定的。

②在里加对民众的严厉态度并不亚于彼得堡——1月12日里加开始全面大罢工。当天举行的示威游行被哥萨克和军队所驱散。1月13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士官大队对人群开枪射击，很多参加示威游行的人被打死、打伤。在1月的以后日子里示威游行仍不断进行，并与军队发生冲突。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报道了这一事件（1905年，第5、6期）。

③请看本信所附的一张报纸简讯——这一附件没有保存下来。

④我还需要写一篇告欧洲的感谢信——欧洲进步报纸对逮捕阿·马·高尔基并将他囚于彼得保罗要塞反应强烈。弗·伊·列宁在关于《前进报》上的《特列波夫执掌大权》（1905年1月25日，第5期）中指出：“在国外，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人士中间展开了营救高尔基的强大运动，德国许多杰出的学者和作家联名向沙皇请愿，要求释放他。现在，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的学者和著作家们也参与了这次请愿”（《列宁全集》第八卷第110页）。

⑤还要给《太阳的孩子们》定稿——剧本《太阳的孩子们》写于彼得保罗要塞，特鲁贝茨科依五角堡第39室（见第182信有关注）。出狱后阿·马·高尔基把剧本作了修改，三月底交给薇·弗·科尔萨尔热夫斯卡娅剧院。后来对剧本稍作修改后，阿·马·高尔基又将它交给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

⑥得赶快做，因为审判在等着我——见第182信有关注。

⑦他们对我是否还打算审判。我还得用极大的力量来关心这桩事——阿·马·高尔基原拟利用审判来作宣传。他在1905年2月27日致康·彼·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写道：“假如当真开庭，我被受到审判

252

——那么这就给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用来向欧洲解释，为什么恰恰是我会成为一个‘革命者’，以及什么是我犯下‘反对现存秩序的罪行’的动机，这个现存秩序殴打俄国的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包括儿童在内”（《文集》第二十八卷）。

⑧我收到了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发来的电报，很为他的获释高兴——见第183信有关注。

⑨斯基塔列茨怎么样了——在搜查列·尼·安德烈耶夫的住宅时，斯基塔列茨来访，他即被意外地逮捕（见第183信有关注）。

⑩他大概又得再次遭到株连——1901年斯基塔列茨曾与阿·马·高尔基同时被捕过（见第94信有关注）。

⑪代向医生问好——亚·尼·阿列克辛。

⑫我将请人把书……寄去——见第169信及其有关注。

## 18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将对我进行审判——见第182信有关注。

③扎哈尔——扎·瓦·谢利韦斯特罗夫。

④痛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信——列·尼·托尔斯泰于1905年2月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谈俄国的社会运动》的文章（《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第36卷，“文艺”版，1936）。列·尼·托尔斯泰在这篇文章中激烈地谴责沙皇政府，同时也反对革命的斗争，坚决主张其宗教—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勿抗恶的反动思想。对于托尔斯泰的以上论述，高尔基可能是从发表在《俄罗斯新闻》（1905年3月2日，第58期）上的一条题为《列·尼·托尔斯泰——论俄国的危机》的简讯中了解的。阿·马·高尔基致列·尼·托尔斯泰的1905年3月5日一信见《马·高尔基文集》第28卷。

⑤代吻孩子们——马克西姆·彼什科夫和卡佳·彼什科娃。

## 18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萨瓦的噩耗——萨·季·莫罗佐夫死于1905年5月13日。

③莉帕——奥·德·切尔特科娃。

④今天他就被审讯了——米·伊·列别杰夫木匠作为尼日戈罗德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而被捕。

⑤我把剧本交给艺术剧院了——指剧本《太阳的孩子们》（见第184信有关注）；该剧本刊于1905年《知识》同人社《选集》，第7辑，圣彼得堡，1905。剧本首次于1905年10月12日在彼得堡薇·费·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剧院演出。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上演该剧是在1905年10月24日。

⑥在“我曾经写过”以后三行和“重复一下我的请求”以后六行被审查机关涂抹，无法辨认。

⑦我请她把书寄到——见第189信及其有关注。

⑧我要去莫斯科参加葬礼——安葬萨·季·莫罗佐夫。

## 187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政治犯的名单——指由黑党分子拟定的“危险人物”名单。

③48年……89年——指1848年及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

④诺维科夫在巴甫洛夫斯克被打得遍体鳞伤——由于罗热斯特文斯基分舰队的覆没，彼得堡知识界于1905年5月22日在巴甫洛夫斯克举行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警察、军队及黑帮匪徒驱散了集合游行的人。有一位示威游行的参加者阿·伊·诺维科夫，因发表了必须停止战争，召集国会的演说而被捕，但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当天就获释。《无产者报》报道了这一事件（1905年，第4期）。

⑤米·伊·列别杰夫一案——见第186信有关注。

⑥卡利亚耶夫给母亲的信读过了——指谋杀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的社会革命党人伊·普·卡利亚耶夫的遗书。

⑦《农民和工人》，《福马·明采尔》——很明显这是指埃米尔·罗泽诺夫的《农民和工人》（莫斯科，1905）以及《托马斯·明采尔》（译自德文，圣彼得堡，1905）两本小册子。

## 188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马尔沙克向我叙说了你在达尔桑深有感受的一些印象——指在达尔桑山（雅尔塔）举行的工人“五·一”郊外秘密集会，它被警察和士兵驱散。

③我正在写《野蛮人》——阿·马·高尔基的剧本，刊于《知识》社《选集》，第9辑，圣彼得堡，1906。

④索尔莫沃人——彼·安·扎洛莫夫。

⑤兹寄去《自由之歌》——警察局的材料记载：1905年6月11日阿·马·高尔基自库奥卡拉将五本《自由之歌》（圣彼得堡，1905）寄给雅尔塔的叶·帕·彼什科娃。在其中一本里发现了传单，因此那件于6月11日截留在彼得堡邮局。

## 18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这份声明书请送给公证人——根据法律规定，给妻子颁发新身分证要取得丈夫的许可。

254 ⑥多带些关于敖德萨和波将金的消息——指有关1905年6月14日爆发的“波将金·塔夫里切斯基公爵号”装甲舰起义以及该装甲舰在敖德萨停泊有关的事件的消息。



## 19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重新安排一个我在国外的代表机构——阿·马·高尔基著作在国外的出版事宜改由“人民”出版社经办，该出版社是受布尔什维克的委托于1905年夏在日内瓦成立的。收入用作俄国革命的费用。“人民”出版社于1905年底改组，迁到柏林，易名为“伊·帕·拉德日尼科夫图书出版社”。

③同利巴瓦水兵的造反以及卢布林军人的骚乱——1905年夏俄国陆海军发生了一系列群众性革命活动。

1905年6月16日海军第四分舰队要从利巴瓦开赴远东，水兵拒绝走出营房上船。只是在八个炮兵连的大炮瞄准营房以后，水兵们才被迫服从命令。

同年夏天，驻防在卢布林的第六十七乌克兰基团的160名士兵，不愿意参加对日作战，全副武装，与一名骑兵大尉、二名军士一起越过奥匈边界，向地方当局交出武器和马匹，在加里西亚逃散。

## 191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 192

①本信缺第一页——显然，阿·马·高尔基忘了把第一页装入信封，也有可能是在邮件经秘密检查时被抽掉的。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即七月十一日尼古拉二世和威廉二世举行会晤一事确定的。

③我们皇上已经亲赴赫尔辛基会晤威廉去了——1905年7月11日尼古拉二世与威廉二世在比约尔克岛附近的芬兰岩群岛上举行会晤。

双方签订了盟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德两国“在一方遭受欧洲列强进攻时”必须进行相互援助。条约遭到法国的激烈反对，因此需要法国贷款以镇压国内革命的沙皇政府不得不废除了这一条约。本该在俄日缔结和约后立即生效的比约尔克协议，因此也未曾付诸实施。

255 ④《自由之歌》——见第188信及其有关注。

⑤“大锤”和“海燕”的书——大锤出版社（在彼得堡）和海燕出版社（在敖德萨）出版社会民主主义的读物。

## 19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普梯洛夫工厂的13000名工人就要没得饭吃了——1905年6月22日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总罢工。7月5日工厂行政部门宣布全厂歇业。

③尼日尼事件——1905年7月9日，为纪念“流血的星期日”半周年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市索尔莫沃地区和另外几个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这里，以及10、11、12日的示威游行都与警察、哥萨克和黑帮分子发生冲突。在7月10日的一次冲突中阿·马·高尔基的一个熟人亚·卡·海因策被打死。

④你把尼古拉的详情告我——尼古拉即尼·尼·弗雷利希。

⑤格拉齐阿诺夫——帕·米·格拉齐阿诺夫。

⑥前寄的《歌》你没有收到——见第188信及其有关注。

⑦谋杀杰伊特里赫未遂——1905年7月9日的报纸刊登了谋杀芬兰副总督弗·费·杰伊特里赫未遂的报道。

⑧大螃蟹我没有收到——马克西姆给父亲寄去了他自己抓到的大螃蟹。

## 19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⑥关于尼日尼事件——见第193信有关注。

⑦叶连娜——叶·康·马利诺夫斯卡娅。

⑧这里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货真价实地在挨饿——见第193信及其有关注。

⑨30号我在捷里奥基举行一个音乐会——1905年7月30日阿·马·高尔基在捷里奥基（芬兰）的一个文艺音乐晚会上朗诵长诗《人》。部分收入用于资助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市委和正在罢工的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

⑩神父——加邦。

⑪根据传言，这是一个荒谬之极的东西，大概也象近来出现的所有工人协会一样，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指黑帮组织。阿尔汉格尔斯基是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⑫解放派——见第162信有关注。

⑬我们等待30号能颁布……诏书——预料将有关于设立杜马的诏书发表。关于召开国家（“布里根”）咨议性杜马的诏书是在1905年8月6日颁发的（见第195信有关注）。

## 195

25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降低自己的身份，为这个杜马而奋斗——沙皇政府妄图分裂革命力量，允诺设置类似缙绅会议或国家杜马的“代议机构”，责成大臣布里根拟订这一杜马的法案，但是条件之一是该杜马不得具有立法权，布尔什维克宣布对这一杜马实行抵制。该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旋风刮走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59页）。

③而在高加索鞑靼人宣布要进行“圣战”——圣战是穆斯林反对异教徒的“宗教战争”。信内指的是沙皇政府在俄国各民族间推行相互迫害政策，挑起了1905年2月6—9日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之间的大屠杀。针对这一残杀事件，约·维·斯大林于1905年2月13日撰写了

一份《各民族兄弟情谊万岁！》的传单（《斯大林全集》第十卷）。

④致高加索人的一封信——应《巴库报》之约，阿·马·高尔基于1905年7月5日写了《高加索事件》一文。因书刊审查机关的阻挠，该文在报上未被全文刊登（《巴库报》，1905年7月15日）。全文于1905年首次在瑞士日内瓦由《Demos》（平民）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发表（《文集》第二十三卷）。

## 19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确定的。

②不过另外一位，姓氏开头是扎还是萨的——安然无恙——指未被逮捕。这里是指彼·安·扎洛莫夫。

## 197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提及朗诵剧本（3月8日）一事确定的。

②昨天把剧本……交给艺〔术〕剧院了——指《太阳的孩子们》。

③“宪法”——这是庸才们小小的欺世之作——1905年8月6日颁布了咨议性国家杜马（“布里根杜马”）法案和杜马选举条例。

④农民代表大会开得十分成功——7月31日至8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俄农民协会是出现在1905年的革命民主主义组织，它要求政治自由和立即召集立宪会议。协会的土地纲领要求废止土地私有制，将寺院、教堂、皇室、皇族以及国有的土地交给农民而不准赎回。可是协会的政策是不彻底的，犹豫不决的。协会在要求废除土地的地主所有制的同时，又同意付给地主部分  
257 酬金。全俄农民协会从它开始活动起就受到了警察的迫害；1906年底协会瓦解。

⑤我的案子——见第182和184信有关注。

## 198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斯米尔诺夫——亚·亚·斯米尔诺夫。

## 19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农民协会”——见第197信有关注。

③在我去克里米亚之前——阿·马·高尔基打算前往克里米亚就医。后未成行（见第205信）。

④有一个马丁被捕——信中阿·马·高尔基写了“工程师彼得·鲁滕贝格”后又勾去。这行字上方写了“有一个马丁”。马丁——是社会革命党人彼·莫·鲁滕贝格在党内的化名。

⑤你若见到高个子敖德萨人——指何人，未详。

## 200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内容（信中提及的莫斯科之行）确定的。

## 20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上一封信内容，即阿·马·高尔基到达莫斯科的日子是9月5日或6日确定的。

②《太阳的孩子们》要排演——即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该剧（见第186信有关注）。

③《野蛮人》——首次刊载在《知识》同人社《选集》1906年本第9辑上，圣彼得堡，1906。该剧1905年写于库奥卡拉。1906年《野蛮人》首演于柏林。1907年该剧在彼得堡“现代剧院”和“新瓦西里

耶奥斯特罗夫斯基”剧院演出。

④六月还是七月——阿·马·高尔基在先前的一封信中谈到6月20日逮捕“马丁”——社会革命党人彼·莫·鲁滕贝格一事（见第199信）。

⑤正在编辑《选集》第7、8辑——即《知识》同人社《选集》。

## 20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阿·马·高尔基9月20—21日致皮亚特尼茨基信的内容（信中提到了谢罗夫和本人的疾病）确定的。

258

②谢罗夫在我这里——画家瓦·亚·谢罗夫。

③孟什维克才赞成杜马——这里指的是孟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策略及其对“布里根杜马”的态度。孟什维克“主张采取收缩革命的方针。他们建议以‘改良’来取代通过起义摧毁沙皇制度，同时还建议以自由资产阶级专政来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以与立宪民主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取代与农民阶级的联盟，以国家杜马作为全国‘革命力量’的中心来取代临时革命政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5，第90页）。

④他们的南方会议——指孟什维克1905年8月在基辅召开的“南俄立宪代表大会”。针对孟什维克的投降主义、“可耻的动摇”以及马尼洛夫精神，弗·伊·列宁对这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嘲笑——见弗·伊·列宁《新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1905年9月27日）和《“火星派”策略的最后的还是以滑稽的选举用来当作起义的新理由》（1905年10月4日）两文（《列宁全集》，第九卷）。

⑤解放派的策略——见第162信有关注。

## 20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9月25日罢工的烤面包工人与警察在菲利波夫家旁发生冲突。

②济娜——济·弗·瓦西里耶娃。

③阿廖什卡——尼·扎·瓦西里耶夫和济·弗·瓦西里耶娃的儿子。

④昨天特韦尔街上打了一仗——从1905年9月中旬开始，莫斯科罢工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9月25日（公历10月8日）特韦尔街菲利波夫面包房周围集合了一大群罢工的烤面包师傅。罢工工人遭到了警察和哥萨克的袭击。工人进行了武装反抗。192名烤面包师傅被捕，两名工人被杀，数人受伤。

这一事件，弗·伊·列宁在《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搏斗》一文中有过描写。该文刊于1905年10月4日第21期的《无产者报》上（见《列宁全集》第9卷）。

⑤《莫斯科小报》的院子里大约有四十个警察受伤——印刷工人积极参加了莫斯科的罢工运动，他们与警察和哥萨克发生了武装冲突，其中之一发生在反动的《莫斯科小报》编辑部的院子里，当时该报编辑弗·克·伊万诺夫受了伤。

⑥从我的窗户里就能看到集合的人群——当时阿·马·高尔基在莫斯科，住沃兹德维任卡4/7号，20室。

⑦类似彼得堡一月大屠杀——指1905年1月9日事件。

⑧剧本完全被歪曲——书刊检查机关删改所致。

⑨克尼佩尔和穆拉托娃演得十分出色，利托夫采娃和安德烈耶娃也好——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太阳的孩子们》一剧时奥·列·克尼佩尔-契诃娃主演梅拉尼娅，叶·帕·穆拉托娃主演保姆安东诺芙娜，尼·尼·利托夫采娃主演女佣菲玛，玛·费·安德烈耶娃主演利扎·普鲁塔索娃。

⑩1号我去彼得堡——1905年9月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向《知识》同人社“廉价丛书”的组织者阿·马·高尔基建议，把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编进“丛书”。1905年10月1日高尔基到彼得堡与布尔什维克代表洽谈。洽谈于10月2日进行，当时商定了出版条件。编辑委员会承担挑选书籍的责任，弗·伊·列宁为编委成员。《知识》出版社根据协议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和梅林的著作。

259

①5号或者7号——去雅尔塔——见第199信有关注。

## 20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中提及的10月7日开始并于10月8日被及整个莫斯科路局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大罢工一事确定的。

②我要离开此地——见第199信有关注。

③演出《孩子们》——见第186信有关注。

④谢列布里亚科夫——笔误，应为尼·阿·谢布里亚科夫。

⑤“你置身在一个庞大的乐队里”——《小市民》一剧第四幕中捷捷列夫的一句话，有改动。

⑥所有的铁路都罢工了——10月7日在莫斯科开始铁路罢工，这是全俄政治罢工的开端。十月总罢工迫使沙皇发布了10月17日诏书（见第205信有关注）。

## 20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信中内容和“昨天——23日”一句确定的。

②也许，可能要成立民防队——指组织公民自卫队的传闻。

③日内我将去彼得堡一趟——出版我们报纸的创刊号——指《新生活报》。该报是从1905年10月27日至12月3日在彼得堡合法出版的第一份布尔什维克日报。十一月初，弗·伊·列宁自侨居国返回彼得堡后，该报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出版发行。《新生活报》上刊登过弗·伊·列宁撰写的文章共22篇。《新生活报》事实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阿·马·高尔基积极参加《新生活报》的出版工作，为报纸提供过物质援助。该报曾刊登过马·高尔基的《论市侩》和《关于》两文。《新生活报》遭到一连串的危害。12月2日报纸被政府查封。最后一期，即第28期是秘密出版的。

④我们在这里安葬了鲍曼——尼·埃·鲍曼1905年10月18日被黑帮暗探打死，10月20安葬。葬礼成了约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史无前例的



政治示威。这次示威对莫斯科无产阶级准备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了重要作用。

⑤17日以后——1905年10月17日沙皇签署并于10月22日颁发了诏书，同意给予人民以“公民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可是事实上诏书“是一种欺骗民众的手段，是沙皇所玩弄的诡计，是沙皇所需要的一种休战机会，以便麻醉轻信者，赢得时间，聚集力量，然后再向革命实行打击。沙皇政府口头上答应给予自由，但实际上却一点切实东西也没有给出。……布尔什维克向群众解释说，十月十七日宣言是一种陷阱。他们指斥了政府在颁布宣言后所采取的是一种挑衅的举动。布尔什维克号召武装起来，准备武装起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9年，第101、102页）。

⑥摩根及其一伙美国人离开彼得堡了，没有给一个戈比——这是指沙皇政府试图向美国银行家贷款以镇压革命。

⑦“黑帮”对鲍曼妻子……宣判了死刑——尼·埃·鲍曼妻子恩·克·梅德韦杰娃在鲍曼的葬礼上发表了演说，号召向沙皇报仇雪恨和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

⑧光荣属于俄罗斯工人——这是象征派诗人康·德·巴利蒙特的诗歌，发表在国外，刊于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红旗》杂志（1906年5月号，第2期）及《巴利蒙特诗集》（知识出版社，1906）上。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年代，巴利蒙特写下了不少反映其对革命的短暂而肤浅的向往的诗篇。

阿·马·高尔基所引用的文字，同公开出版的两个本子不完全相同。高尔基信中的诗歌内容政治上更加尖锐：高尔基信中的“暴君”，在公开出版物中用的是“暴力”；“直到扫尽沙皇鼠疫这祸殃”，则是“直到扫尽害人鼠疫这祸殃”（《红旗》本）和“直到扫尽肆虐鼠疫这祸殃”（《知识》本）。

⑨黑帮流氓——这首诗歌的作者未详。阿·马·高尔基把该诗寄给叶·帕·彼什科娃，目的是在雅尔塔复制、传播。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彼得堡已经开始了第二次总罢工——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在11月2日举行总罢工。孟什维克的叛变策略使罢工没有形成全面总罢工。

③取消对喀琅施塔得一案的审判和死刑——指1905年10月26—27日喀琅施塔得水兵及士兵的起义。

④我这里坐着一队高加索战斗队员——沙皇政府口头上应允给予自由（见第205信有关注）的同时，为了镇压革命成立了匪帮式的警察组织，在这些组织内起重要作用的有反动地主、富农、神父和犯有轻度刑事罪的流氓分子。人民把这类组织称作“黑色百人团”。黑帮分子在警察的协助下公开地鞭挞和屠杀先进的工人、知识分子，朝群众集会打枪。匪徒们竟对阿·马·高尔基以处决相威胁。工人们为了同沙皇统治及黑帮分子的血腥暴行进行斗争，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工人战斗队。有一个战斗队负责保护阿·马·高尔基的安全，驻守他的住宅（莫斯科的莫霍夫街和沃兹德维任卡街交角处，4/7号—20室）。

⑤技术学校——高等技术学校（现名为尼·埃·鲍曼高等技术学校）。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于1905年设在该校。这里举行过工人的集会，召开过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的会议。在这里工人们向被暗探局的奸细打死的尼·埃·鲍曼的遗体举行过告别仪式。为了防止黑帮分子的袭击，该校由武装工人战斗队保卫。

⑥我又反正要去雅尔塔住上二、三个礼拜——见第199信有关注。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提及的于1905年12月2日在报上发表的“财政宣言”一事确定的。

②薇拉——薇·尼·科尔贝格。

③是来参加社会民主党统一的代表大会的——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的）代表大会。该代表大会拟定于1905年12月召开。后因迅速发展的革命事件——铁路员工的罢工及莫斯科武装起义——未曾举行。根据弗·伊·列宁的提议，在塔墨尔福斯（芬兰）召开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1905年12月12日—17日）。

④今天发表了宣言——1905年12月2日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的报刊发表了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署名的“宣言”。“宣言”声明必须断绝沙皇政府的财政来源，号召居民拒绝缴纳国家赋税，从银行提取存款，等等。发表这一呼吁书的报纸均被没收。

## 208

26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实际上，是平民——莫斯科平民——是他们起来闹的革命——弗·伊·列宁关于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写道：“英勇的莫斯科无产阶级表明了进行积极斗争的可能性，并且吸引了那些至今被认为在政治上漠不关心的（如果不是反动的）城市居民阶层的群众参加斗争”（《列宁全集》，第十卷，第73页）。

③我刚从芬兰站来——显然，阿·马·高尔基刚刚从他当时居住的库奥卡拉来到彼得堡。

④莫斯科的住宅——指阿·马·高尔基在莫斯科沃兹德维任卡街的住宅（见第203信有关注）。

## 209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报道搜查的材料确定的。

②刚刚搜查过——1905年12月20日，阿·马·高尔基和康·彼·皮亚特尼茨基的住宅（位于彼得堡兹纳缅街20号第29室）被搜查。涅

427

瓦大街92号《知识》出版社的事务所同时遭到搜查。

## 210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年轻俄罗斯报》被没收一事确定的。

②等待9号——即1905年1月9日“流血的星期日”一周年纪念日。

③遗憾的是我不能将第三期给你寄去——在《吓煞人》(1906)的第三期内刊有署名为“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随笔《狗》及署名为“叶古季尔·赫拉米达”的《箴言和格言》两文。

④叶尼卡——基亚克什特·叶夫根尼·格奥尔吉耶维奇。

⑤你可以在《评论》上读到这一消息——1906年1月5日《闪电报》刊登消息说在利·鲍·亚沃尔斯卡娅的《新剧院》逮捕了列·格·杰伊奇。

⑥唯恐彼得堡起来效法莫斯科——指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

## 211

①本信附有阿·马·高尔基写给儿子的短笺（是用印刷体书写的）：

我亲爱的儿子！

你的来信写得很好，谢谢。

真想见到你和卡捷琳娜，但是我不能到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必须到别的地方去远行。俄国确立宪政之日，就是我们相见之时，假如你和妈妈也能出国，那相见之日就会提前来到。什么叫宪政——你问妈妈。请给我写信！你的每封来信都会使我非常高兴。

现在我紧捏你的手，吻你！代我吻吻卡佳！

祝你一切顺利，我的孩子！

阿列克赛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信中内容，即1月22日和27日事件确定的。

③莫斯科的一位工厂主——即尼·帕·施米特。他通过阿·马·高尔基向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提供武装工人所需的资金。可参阿·马·高尔基的《尼古拉·施米特一案》一文及其注（《文集》，第二十三卷）。

④我出国有特定的目的——阿·马·高尔基出国，肩负布尔什维克的使命：一、向欧美各国工人讲述俄国革命的真相；二、为反对向沙皇政府提供用于镇压革命的贷款而进行宣传；三、通过演说和发表文章为布尔什维克党募集资金。

弗·伊·列宁对高尔基的这次出国之行给予高度的评价（见尼·布列宁刊于《新世界》杂志1940年第六期上的《阿·马·高尔基美国之行》一文）。

⑤让外国人把钱都给我——为革命而募集资金。

⑥在音乐会上我也参加了演出——1906年1月19日在赫尔辛基芬兰国家剧院举行了音乐——文艺晚会，阿·马·高尔基在晚会上朗诵了短篇小说《同志！》一文。为此高尔基受到了热烈的欢呼，尔后大家高唱马赛曲为他送行。

⑦不要相信报上的话——1906年1月27日某些报纸上有过关于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病况的报道。

## 21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提及的斯德哥尔摩之行确定的。

②几天以后我到斯德哥尔摩去——1906年2月12日阿·马·高尔基出国（见第211信有关注）。斯德哥尔摩是高尔基路过之地。

## 21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阿·马·高尔基到柏林的日子大约是2月16日。

②我需要写几封关于俄国的长信——1906年阿·马·高尔基在国外发表了一系列与俄国革命事件有关的文章和呼吁书（见《文集》，第二十三卷）。

## 214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写了许多有关俄国的通信——见第213信有关注。

③雅尔塔的新任宪兵司令——伊·阿·敦巴泽。

④当然，我这是指亚尔采夫——即艺术家格·费·亚尔采夫。

264

## 21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嘿，我已经在瑞士了，在格利翁”一句确定的。阿·马·高尔基是3月15日前后到达格利翁的，3月20日离开。

②刚刚写完了一篇对全欧报界的呼吁书——阿·马·高尔基的《不要把钱给俄国政府！》一文译成法文发表在1906年4月9日的《人道报》。该文也在《红旗》杂志（1906年，四月，巴黎）发表（见《文集》，第二十三卷）。

## 216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本信内容——写于美国资产阶级报刊开始陷害阿·马·高尔基之后（3月29日）和旧金山地震之前（4月5—6日）——确定的。

②一位从俄国来的同志和我在一起——即尼·叶·布列宁。

③我在为《美国人报》撰稿——即《新美国人和杂志报》。

④马克西姆收到印第安人的照片了吗——指阿·马·高尔基寄给儿子的一些纹身的印第安人照片。

## 217

这封信的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旧金山发生地震的日子是4月5日—6日。

## 218

①本信写在“贝勃-斯特拉特福德大旅馆”笺上寄到康·彼·皮亚特尼茨基处，上有高尔基写的“转交叶卡·帕夫洛夫娜”的字样。

②秘书——尼·叶·布列宁。

③我将写一部长篇小说——指《母亲》。

④《我的访问记》一书已经完稿——刊于《知识》同人社《选集》，XⅡ，圣彼得堡，1906；XV，圣彼得堡，1907。

⑤还想写一本关于此地生活的特写的小说——指《在美国》，刊于《知识》同人社《选集》Ⅱ、XⅡ，1906。

⑥你是否知道莫斯科的检查机关对我提起了什么控告——检查机关企图对阿·马·高尔基参加莫斯科十二月起义一事进行起诉。

## 219

①本信写在纽约“艾伯特新旅馆”笺上。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其它信件和提到的《黄色魔鬼的城市》这篇特写确定的。特写的手稿是在6月14日这天寄交伊·帕·拉德日尼科夫发排的。

③《黄色魔鬼的城市》——《在美国》特写之一。

## 220

205

①本信经由康·彼·皮亚特尼茨基转交，内有高尔基的亲笔附

言：“请装入信封，寄叶卡捷·帕夫洛芙娜。她的地址我不知道。”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康·彼·皮亚特尼茨基的“9月5日收到”的笺注确定的。

## 221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和康·彼·皮亚特尼茨基所作的“9月6日收到”的笺注确定的。

②今天收到你发来卡佳死去的电报——阿·马·高尔基和叶·帕·彼什科娃的女儿是1906年8月16日死去的。

③我在十月初离开这里——阿·马·高尔基离开美国的日子是1906年9月30日（旧历）。

④我在《阿普尔顿》上的文章——指刊于1906年《Appleton's magazine》（《阿普尔顿杂志》）上的《黄色魔鬼的城市》一文。

## 222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我可能曾经这里同一个美国总统的可能候选人打一场官司——美国“派王”赫斯特侵犯高尔基的著作权。美国的社会党人姆·希尔克维特1907年1月5日致伊·帕·拉德日尼科夫的信（尚未发表）可以说明赫斯特的这一卑劣行为，信中称：“……赫斯特在他的《New-York American》（《纽约美国人》——译者注）上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即《共和国的一位国王》）的译文，并且宣称不久还要发表其它几篇。当然，他这是从欧洲出版物里盗窃来的。”（《阿·马·高尔基文献》）

③一篇有关纽约的文章——即《黄色魔鬼的城市》。

④若列士的《人道报》——指让·若列士于1904年创办的法国社会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该报自1921年起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党中央机关报。



⑤一个作为秘书随我同来此地的俄罗斯人——尼·叶·布列宁。

## 223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戈尔巴托夫卡——尼日戈罗德郊外的别墅区，1903年夏阿·马·高尔基一家在此地避暑。

## 224

①本信写在纽约“艾伯特新旅馆”笺上。

②这个日期是根据内容（离开美国）确定的。

③后天……我乘船——阿·马·高尔基离开美国的日子是1906年 266  
10月13日（新历）。

④请按……柏林地址写信——即伊·帕·拉德日尼科夫的地址。

⑤马秋申科坐在那里等我——显然，这是阿·尼·马秋申科。

## 225

①这个日期是根据邮戳确定的。

②你读过金娜·格兰克，即尤什克维奇的作品没有——指谢·尤什克维奇的剧本《在都市里》。



# 索 引



## A

艾兴瓦尔德，安东·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1875年)——作曲家，二十世纪初为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歌剧院巡回演出团指挥——84。

艾希戈利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见弗廖泽·安·达——102。

艾德尔菲尔特，阿尔伯特(1854—1905)——芬兰画家——163。

安纽塔——59, 203。

安东宁娜·帕夫洛夫娜——见穆勒托娃·安东宁娜·帕夫洛夫娜。

安年斯基，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1843—1912)——政论家，追随过民粹党，《俄罗斯财富》杂志撰稿人——67, 79, 84, 97, 102, 139, 143, 160, 215, 239。

安德烈耶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1871—1919)——作家。二十世纪初追随《知识》社文学家集团，后来站到了反动立场上——82, 86, 87, 88, 100, 110, 117, 120, 129, 135, 140, 141, 142, 150, 151, 152, 153, 154, 216, 217, 218, 230, 235, 242, 243, 246, 254。

《瓦西里·菲韦伊斯基的一生》——87, 217。

《红笑》——140, 235, 244。

《幽灵》——135, 242。

《皇帝》——110, 230。

安德烈耶娃，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1905年卒)——列·尼·安德烈耶夫的妻子——88, 117, 218。

安德烈耶娃(热利亚布日斯卡娅)，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1872—1853)——演员和社会活动家。1898年至1906年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190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85, 87, 139, 149, 164, 170, 177,

261。

安德烈耶维奇,叶。(索洛维约夫·叶夫根尼·安德烈耶维奇的笔名, 1898—1905) ——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生活》杂志撰稿人——113, 231。

阿拉巴任,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1866—?) ——文学评论家,与弗·弗·巴里亚京斯基共同编辑过自由派报纸《北方信使报》——77。

阿拉克切耶夫,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1769—1834) ——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的专权佞臣,极端反动分子。警察暴政和粗野的军阀作风的整个时期同阿拉克切耶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54。

阿列克辛,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863—1923) ——雅尔塔地方自治医院主任医生,阿·马·高尔基的朋友——60, 85, 86, 87, 98, 120, 123, 126, 127, 130, 134, 139, 140, 152, 161, 216, 217, 235, 237, 240, 244。

阿列克谢——亲王,海军总司令——137。

阿列克谢耶夫——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阿列克辛斯基,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1879—?) ——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后来转入反革命营垒——166。

阿舍绍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1866—1923) ——自由派政论家及评论家。1894—1895年编辑《萨马拉日报》,1895—1897年编辑《尼日戈罗德小报》,1898年起为莫斯科的报纸《信使报》的编辑之一——16, 18, 20, 21, 23, 25, 26, 27, 30, 31, 32, 36, 41, 44, 45, 57, 75, 187, 202, 216, 239。

《阿普尔顿》——《Appleton's magazine》,美国杂志——181, 267。

阿谢耶夫,阿基姆·普多维奇——1899年为伊·费·托克马科夫田庄管理人——58, 202。

阿谢耶娃,奥莉加——阿·普·阿谢耶夫的妻子——68, 202。

阿尔谢尼耶夫,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1837—1919) ——自由主义政论家及评论家——148。

阿尔汉格尔斯基——黑帮组织“俄罗斯人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160, 257。

阿纳斯塔西娅·乌瓦罗芙娜——见利亚林娜，阿·乌·

阿帕克——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烟草商店老板——90, 91, 101。

阿海菲捷阿特罗夫，亚历山大·瓦连京诺维奇（1862—1937）——  
资产阶级小品文作家及小说家，1917年后成为流亡国外的白俄——  
107, 239, 262。

埃韦林——柏林儿科医生——115。

埃尔兰格尔——雅尔塔的大地产生——63。

埃斯特列姆——库奥卡拉的别墅主——115。

奥蒙，沙利——莫斯科“滑稽戏”剧院经理——161。

奥利森，奥列（1850—1927）——挪威作曲家——184。

奥尔洛夫，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1863—1924）——巡回展览  
派艺术家——111, 231。

奥尔洛夫斯卡娅，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芙娜——波尔塔瓦省马  
努伊洛夫卡庄园主，1897年和1900年阿·马·高尔基在她的庄园住过  
——47, 48。

奥尔登堡，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1863—1934）——东方学家，  
院士。1904年至1929年任科学院常务秘书——72。

奥尔登堡斯基，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1844—1932）——沙皇  
国家枢密院成员——96。

奥泽罗夫，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生于1869年）——经济学  
教授，《二十世纪前夜一个人的自白》一书是以笔名“兹·伊霍罗夫”  
出版的（莫斯科，1904）——91。

奥索斯科夫——萨马拉的教师——56, 57。

奥斯卡尔二世（1829—1907）——瑞典国王——163。

志海连斯基，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赫尔松省长，后任哈尔科  
夫省长。曾残酷镇压1902年南俄的农民起义。1904年7月至1905年10  
月任芬兰总督——117, 125, 234, 237。

奥斯特罗夫斯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823—1886）——

110。

奥莉加·尼古拉耶芙娜——见梅尼希科娃，奥·尼·

《敖德萨新闻》——1884年至1917年在敖德萨出版的报纸。1896年阿·马·高尔基曾任该报驻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博览会记者——18, 19, 20, 21, 22, 27, 29, 30, 31, 33, 36, 37, 39, 40, 41, 43, 44, 45, 191, 194, 197, 198, 199。

## B

巴列塔，伊丽莎——彼得堡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法国剧团女演员——137。

巴雷金——尼日尼-诺夫戈罗德装订工厂老板——89, 96。

巴加耶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1949年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地区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的发起者之一——143, 247。

巴尔扎克，奥诺列（1799—1850）——33。

《穷亲戚》——33。

巴利蒙特，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1867—1942）——象征派诗人。死于侨居国——11, 14, 166, 167, 187, 188, 260。

《在无边的缥缈中》——11, 14, 187。

译自雪莱的作品——11, 14, 188。

《光荣属于俄罗斯工人！》——166, 167, 260。

巴拉诺夫，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尼日戈罗德省省长（1883—1897）——25, 29, 31, 193。

巴拉巴诺娃，安热莉卡（1877年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属孟什维克——130。

巴秋什科夫，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1857—1920）——自由派评论家，文学史家——67, 70, 72。

巴斯马诺夫，德米特里·伊里奇——剧团的班主——86。

巴里亚京斯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公爵（1874—?）



——作家、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1899年—1900年与康·伊·阿拉巴任共同编辑过自由派报纸《北方信使报》——76, 72。

贝尔——见哥汤达。

贝伦施塔姆, 弗·弗·——律师, 自由派社会活动家——135, 242。

比奥克林, 阿洛尔德 (1827—1901) ——瑞士画家——80, 214。

白里安, 阿里斯蒂德 (1832—1892) ——法国反动政客——176。

布宁,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 (1870—1953) ——散文作家和诗人, 与“星期三”文学小组和《知识》出版社有联系。1917年后侨居国外——84, 86, 87, 88, 94, 100, 120, 216, 218, 235。

布列宁, 尼古拉·叶夫根耶维奇 (生于1874年) ——社会民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906年受布尔什维克党委托, 陪同阿·马·高尔基赴美。后脱离政治活动——172, 177, 184, 264, 265。

布里根,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 (1851—1919) ——内务大臣, 是所谓“布里根委员会”主席, 该委员会制订了关于设立谘议性国家杜马的法案 (见第195信有关注) ——125, 256。

布勒姆, 阿夫来德·埃德曼 (1829—1884) ——德国动物学家, 旅行家。

《动物的生活》——164, 227。

布拉维奇, 卡济米尔·维特季耶维奇 (1861—1912) ——演员和导演。曾先后供职于薇·费·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剧院及小剧院, 逝世前不久转入莫斯科艺术剧院——125, 140。

布纳科夫, 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 (1837—1904) ——教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曾遭到政府方面的迫害——100, 137, 139, 243, 244。

布鲁克斯, 加里耶特——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34。

布格罗夫,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1837—1911) ——尼日戈罗德粮食商, 百万富翁——77, 112, 212, 218, 232。

布卢门菲尔德——诗人——151。

《北方导报》——自由派的文艺和政治杂志, 1885年至1898年在

彼得堡出版。最初该杂志刊载民粹派的文章。1891年后该杂志实际上成为俄国象征主义的机关刊物——17, 52, 54, 55, 194, 200, 201。

《北方信使报》——自由派的报纸,在彼得堡出版。1899年至1900年阿·马·高尔基曾为该报撰稿——70, 72, 77, 206, 207。

别尔松,亚宁娜·奥西波芙娜——彼得堡一银行家的女儿。脱离父母后,曾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高尔基家住过一段时间(1902—1903)——84, 86, 87, 114, 115, 117, 134。

别克托夫,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1825—1902)——植物学家和社会活动家——65, 66。

别洛孔斯基,帕·——现实主义作家,农民生活短篇小说作家——100, 225。

别利亚耶夫——阿·马·高尔基在尼日戈罗德的熟人——64, 71。

别利亚耶夫,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1878—1917)——《新时报》的撰稿人——138。

伯努瓦,列昂季·列昂季耶维奇(卒于1912年前)——社会民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与阿·马·高尔基交往甚密——74, 76, 94, 98, 141, 152, 211, 222。

彼什科夫,马克西姆·阿列克赛耶维奇(1897—1934)——阿·马·高尔基和叶·帕·彼什科娃的儿子——48, 49, 50, 52,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7, 68, 70, 71, 72, 73, 74, 75, 76, 78, 79, 80, 81, 82, 83, 85, 87, 90, 92, 101, 104, 105, 107, 108,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7, 130, 131, 136, 139, 141, 143, 144, 145, 146, 147, 149, 150, 151, 152, 154, 156, 157, 159, 160, 161, 162, 163, 167, 168, 169,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6, 189, 189, 209, 219, 228, 229, 233。

彼什科娃,卡秋莎(1901—1906)——阿·马·高尔基和叶·帕·彼什科娃的女儿——85, 86, 87, 88, 101, 104, 105, 106, 107, 109, 114, 115, 116, 117, 122, 123, 124, 126, 127, 130, 131, 136,

139, 145, 152, 154, 156, 157, 159, 160, 161, 162, 163, 167, 168, 169,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81, 182, 185, 229, 236, 237, 240, 260。

彼得罗夫, 格里戈里·斯皮里多诺维奇 (1868—?) ——神甫, 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 弗·伊·列宁评论他为“基督教民主派, 是一个很有名的蛊惑家”(《列宁全集》第十二卷, 第138页)。发表了大量的立宪民主派观点的文章及小册子。1921年后成为流亡白俄——67, 68, 71, 207, 208。

彼得罗夫, 斯·加·——见斯基塔列茨。

《彼得堡报》——资产阶级报纸, 1867—1912年出版——130, 244。

《彼得堡新闻》——见《圣-彼得堡新闻》。

彼得里谢夫, 阿法纳西·鲍里索维奇——政论家——112, 117, 130, 231。

《教师札记》——112, 130, 231。

彼得伦克维奇, 伊万·伊里奇 (1844—1928) ——地方自治活动家, 立宪民主党组织者之一。1917年后成为流亡白俄——128, 135, 140, 238, 239。

彼得罗夫斯基, 阿·帕· (1868—1933) ——演员及导演——125。

波谢,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弗·亚·波谢之妻——67, 72。

波谢,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1864—1940) ——新闻记者和社会活动家, 编辑《新语》、《生活》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杂志; 《知识》社成员——52, 54, 59, 60,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3, 77, 204, 205, 206, 207, 213。

波波夫,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1871—1949) ——戏剧活动家、剧作家和戏剧史家——125。

波波娃, 奥莉加·尼古拉耶芙娜 (1850—1902) ——出版人——64, 68, 72, 194, 208。

波泽恩，季娜伊达·卡尔洛芙娜——见斯米尔诺娃。

波泽恩，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1843—1906）——萨马拉社会活动家，克·克·波泽恩律师之妻。萨马拉的进步知识分子多次在他们家里集会。阿·马·高尔基把第二卷《特写和短篇小说集》（1898）献给玛·谢·波泽恩——16, 20, 22, 27, 28, 29, 31, 32, 38, 49, 56, 71, 206。

波泽恩，帕维尔·卡尔洛维奇（1838—1893）——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市的医生和社会活动家——21, 191。

波拉布内，伊万·马克西莫维奇（1871—1949）——摔跤运动员，多次荣膺世界冠军——112。

波塔片科，伊格纳季·尼古拉耶维奇（1856—1929）——作家——138, 140, 244。

波诺玛廖娃，叶连娜·叶菲莫芙娜——《萨马拉日报》的工作人员——41, 42, 198。

波德索尔娃，梅拉尼娅·帕夫洛芙娜（卒于1930年）——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90, 95。

波克罗夫斯基——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社会民主党小组成员，弗·德·波克罗夫斯基之子——68。

波克罗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1850—?）——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市的医生——83。

波格丹诺维奇，亚当·叶戈罗维奇（1862—1940）——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家。葛亚·帕·沃尔任娜为妻——54, 61, 204。

波格丹诺维奇，亚历山大——亚·叶·波格丹诺维奇和亚·帕·沃尔任娜之子。母亡（1899）后寄居在高尔基家。1902年春天折，年仅二岁半——74, 81, 209, 214。

波格丹诺维奇，玛丽娅·叶戈罗芙娜——亚·叶·波格丹诺维奇的姐妹——64。

《柏林日报》——德国自由资产阶级机关报——134。

倍倍尔，奥古斯特（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缔造者之一，著名活动家之一——174, 175。

崩得——1897年成立的“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工人总同盟”。形式上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崩得实际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它与布尔什维克为敌——177。

博洛京，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阿·马·高尔基在萨马拉的熟人——20, 32, 35, 37, 38, 41。

博洛京娜，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阿·马·高尔基在萨马拉的熟人，尼·亚·博洛京的妻子——20, 32, 35, 37, 38, 41。

博洛托娃，尤利娅·安德烈耶芙娜（卒于1904年）——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古董珠宝店老板，教派分子——112, 231。

博尔格曼，伊万·伊万诺维奇（1849—1914）——物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66。

博戈列波夫，尼古拉·菲夫洛维奇（1855—1901）——国民教育大臣（1898年起），极端反动分子，被社会革命党人彼·弗·卡尔波维奇刺杀——77, 212。

博利沙科夫——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伊利英卡一房主，1898年高尔基一家在这里住过——58, 202。

博布里科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39—1906）——芬兰总督，曾采取严厉镇压措施推行俄罗斯化政策。被芬兰人叶夫根尼·绍曼刺杀——117, 125, 257。

博罗维科夫斯基，亚历山大·利沃维奇（1844—1905）——资产阶级自由派司法活动家——87。

鲍曼，尼古拉·埃内斯托维奇（1873—1905）——布尔什维克党的杰出活动家，1905年10月18日被暗探局密探刺杀——166, 260, 261。

鲍里斯——85。

## C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1828—1889）——71, 207, 208。

柴可夫斯基，尼古拉·瓦西利耶维奇（1850—1928）——最初是民粹主义者，后追随社会革命党和劳动团。1917年后成为流亡白俄——166, 177。

措卡利斯基——26, 195。

“大锤”——出版社——159。

## D

东尼娅——见穆拉托娃，安·帕·

达林——见利尼奥夫。

达恩（古尔维奇），费奥多尔·伊里奇（1871—?）——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流亡白俄——159。

达维多夫，德米特里·雅科夫列维奇——《萨马拉日报》特写和杂文作家。1896年为该报驻尼日戈罗德博览会的记者——11, 12, 13, 16, 18, 19, 20, 21, 22, 24, 25, 28, 29, 31, 33, 34, 36, 40, 59, 191, 192。

达维多娃，亚历山德拉·阿尔卡季耶芙娜——出版家——64, 68, 71, 72。

达齐阿罗——阿万措和达齐阿罗——彼得堡和莫斯科工艺美术品商店股东——16。

达曼斯卡娅，奥古斯塔·菲利波芙娜——作家和翻译家，1917年后侨居国外——138。

多尔戈波洛夫，尼丰特·伊万诺维奇（1857—1922）——民意党人，村社医生。1901年曾参加调查阿·马·高尔基在狱中健康状况的医疗委员会——84, 120, 123, 215。

多罗瓦托夫斯基，谢尔盖·帕夫洛维奇（1854—1921）——出版家。阿·马·高尔基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集》即由谢·帕·多罗瓦托夫斯基和亚·彼·恰鲁什尼科夫首次出版单印本（1898）——50, 52, 64, 69, 71, 72, 200, 201, 204, 205, 208, 211。

杜威，约翰（1859—1952）——美国反动哲学家，社会学家——

184。

杜罗娃，奥莉加·尼古拉耶芙娜——《萨马拉日报》校对员——13, 16, 38, 190, 196。

杜巴索夫，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1845—1912）——海军中将。1905年12月为莫斯科总督，指挥镇压了莫斯科的武装起义——169。

杜尔诺沃，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844—1915）——内务大臣（1905—1906），曾残酷镇压革命运动——168, 171。

迪隆，埃米利（1854—？）——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每日电讯报》驻俄记者——170。

“顿河语言”——顿河上罗斯托夫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廉价书籍和小册子，其中包括社会民主主义书籍——93, 97。

敦巴泽——雅尔塔市行政长官——175, 263。

蒂耶里，奥古斯特（1795—1858）——126, 237。

《诺尔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126, 237。

德米特里·雅科夫列维奇——见达维多夫，德·雅·。

德罗贝什-德罗贝舍夫斯基，阿历克谢·阿历克谢耶维奇（笔名：乌曼斯基）（1856—1920）——自由主义民粹派倾向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家；九十年代中期《萨马拉日报》编辑——12, 18, 19, 25, 26, 27, 29, 31, 36, 38, 130, 138, 139, 191, 193, 196。

## E

《俄国报》——1904年起在彼得堡出版的自由派报纸——146。

《俄国财富》——文学和政治学月刊，1876年至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九十年代初成为自由主义民粹党人的机关刊物，编者奈斯·志·克里文科和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弗·加·柯罗津科为该刊的艺术编辑之一——13, 39, 67, 97, 160, 188。

《俄罗斯思想》——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文学和政治月刊，1880年至1913年在莫斯科出版。1905年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

——18, 19, 45, 190, 191, 195, 219。

“俄罗斯会”——1901年创建的彼得堡的保皇派协会——91, 162。

《俄罗斯报》——自由资产阶级报纸，1903年至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1906年至1908年用《评论》和《二十世纪》的名字出版——106, 137, 139, 140, 228, 243, 244。

《俄罗斯导报》——持反动观点的文学和政治月刊，1856年至1906年在莫斯科出版——93, 96, 221。

《俄罗斯新闻》——自由派报纸，1863年至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1905年后成为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130, 252。

## F

《法制》——自由派的法学周刊——128, 135, 143, 238, 242。  
弗廖泽，安娜·丹尼洛芙娜——102。

弗兰克，谢苗·路德维戈维奇（1877--1950）——反动哲学家，立宪民主党人——112, 232。

弗雷利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卒于1905年）——尼日戈罗德的法律师，社会革命党人——159, 255。

弗里德曼，武尔夫——里加工业学院的学生，1904年因参加革命运动而受审——134。

弗罗洛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02。

芬加尔——波塔片科·伊·尼的笔名。

法妮——见塔塔里诺娃，沃·卡·。

法尔克，马克西姆·格里戈里耶维奇（1874--?）——尼日戈罗德的医生——115, 233。

法尔博尔克，亨里希·阿道福维奇（1864--?）——国民教育活动家；1902年前为《知识》出版社股东——66, 89, 90, 219。

费奥多尔——见沙利亚平，费·伊

菲利蒂斯，伊丽莎白·伊万诺芙娜——尼·斯·菲利蒂斯之妻



——73。

菲利蒂斯，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一系列儿童体操书籍的作者；后为体育研究所教授。

菲洛索福夫，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1872—？）——反动的理论家和政论家，神秘论者。1917年后成为流亡白俄——96，138。

福楼拜，古斯塔夫（1821—1880）——33。

《布瓦尔和彼杜塞》——33。

## G

戈列梅金，伊万·洛吉诺维奇（1839—1917）——内务大臣（1895—1899），极端反动分子——29，31，193。

戈利采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1850—1903）——自由派学者，政论家和评论家，《俄罗斯思想》杂志编辑——29，132，190。

戈利亚霍夫斯基，彼得·弗拉索维奇（卒于1907年）——《人人杂志》撰稿人——70。

戈里诺夫，弗拉基米尔·阿德里阿诺维奇（卒于1917年前后）——尼日戈罗德地方自治活动家，《尼日戈罗德小报》股东——76，87，95，104，105，227。

《公民》——反动周报，自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至1914年。八十年代后为极端保皇派的机关刊物——122，235。

古谢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笔名：斯洛沃-格拉戈利，1854—1922）——小说家和政论家。九十年代《萨马拉日报》撰稿人——36，117。

古谢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871—1939）——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地方自治局职员，“书籍陈列馆”发起者之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阿·马·高尔基结识的熟人——108，216，229。

古谢夫-奥伦堡斯基-谢（古谢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笔名，生于1867年）——作家，属《知识》社作家集团——86，122，134，217，235。

- 古列维奇，柳博芙·雅科夫列芙娜（1868—1940）——文艺评论家，小说家和戏剧学家——70，72。
- 果戈里，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1809—1852）——110。
- 高尔基，阿列克桑·马克西莫维奇（1868—1936）。
- 《安·巴·契诃夫》——225。
- 《野蛮人》——157，163，253，257。
- 《瓦西卡·克拉斯内》——64，204，205。
- 《在美国》——180，264。
- 《仇敌》——180，181。
- 《去黑海》——见《鹰之歌》。
- 《饥饿的人们》——57，202。
- 《黄色魔鬼的城市》——180，181，183，264，265。
- 《避暑客》——95，99，100，101，103，105，107，109，110，112，116，122，125，127，137，138，139，140，141，223，225，228，229，230，231，235，237，243，244，245。
- 《我的儿子的一天》（构思，未成）——62。
- 《太阳的儿子》——151，161，163，164，165，251，252，253，256，257，259。
- 《女人》（构思，未成）——101，105，226，228。
- 《真理》（构思，未成）——101，226。
- 《钟》——16，189。
- 《高举自己旗帜的国王》——183。
- 《谎言》（构思，未成）——101，228。
- 《母亲》——180，181，182，183，264。
- 《三言两语》——13，36，187。
- 《小市民》——106，165，214，218，259。
- 《我的笔记杂问》——179，181，264，265。
- 《时运乎……玩笑乎……》——13，191。
- 《在底层》——83，87，96，98，130，217，240。
- 《翻阅您的相册》——101，226。

- 《不要把钱给俄国政府!》——176, 264。
- 《充当外省报纸编辑的日日夜夜》——11, 187。
- 《一个共和国的国王》——183, 265。
- 《高加索事件》——160, 257。
- 〔记招待晚会〕——39, 197。
- 《发现》——38, 39, 197。
- 《致阿·谢·苏沃林的公开信》——62, 63, 205, 206。
- 《特写和短篇小说集》——64, 71, 72, 76, 84, 200, 201, 205, 207, 208, 211。
- 《错误》——19, 191。
- 《第一个故事》——见《读者》。
- 《海燕之歌》——112, 130, 231, 240。
- 《鹰之歌》——20, 28, 35, 39, 43, 44, 191, 193, 195, 198, 199, 206, 208。
- 《什叶派教徒的节日》——55, 201。
- 〔为克·格罗斯短篇小说所作的序〕——65。
- 《强者》(构思, 未成)——101, 226。
- 《关于埃特利武德·德·科明伯爵的传说》——30, 188。
- 《独唱》——39, 197。
- 《奥尔洛夫夫妇》——31, 190, 194。
- 《忧郁》——16, 19, 31, 40, 41, 189, 190, 194, 198。
- 《牢狱》——156, 214。
- 《大汗和他的儿子》——24, 192。
- 《福马·高尔杰耶夫》——48, 60, 62, 64, 189, 203, 204。
- 《人》——88, 94, 98, 101, 105, 217, 223, 225。
- 《读者》——13, 14, 189, 206。
- 《恶魔》(构思, 未成)——120, 235。
- 《高加索报》——在梯弗里斯出版。该报(1892年9月12日, 第242期)刊载了马·高尔基发表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50, 200。

格，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艺术评论家，《生活》杂志编著  
——66, 67。

格，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31—1894）——画家——75。

格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书店、印刷厂及装订工场老板——  
51。

格森，约瑟夫·弗拉基米罗维奇（1868—？）——立宪民主党的  
组织者之一，1917年后成了流亡白俄——128, 139, 238。

格尔曼——见布列宁，尼·叶·

格尔舒尼，格里戈里·安德烈耶维奇（1870—1908）——社会革  
命党的领导人之一——101, 102, 225, 226。

格尔佐夫斯基，赫尔采利——青年雕塑家，得到弗·瓦·斯塔  
索夫的支持——141, 156。

格里哥，爱德华·哈格鲁普（1843—1907）——挪威作曲家——  
184。

格里戈里耶夫——社会革命党人，叛徒——101, 102, 103, 225。

格里戈里耶夫，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九十年代的伏尔  
加河沿岸一带报纸的撰稿人，后供职于伏尔加河“希望”航运公司  
——32, 37, 38, 195。

格里戈罗维奇，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1822—1899）——作家  
——25。

格里涅维茨基，斯坦尼斯拉夫·伊万诺维奇（卒于1926年）——  
1899年至1905年《尼日戈罗德小报》的编辑——87。

格罗斯，克拉夫季娅——见第67信有关注——65, 71, 72, 205,  
207, 208。

格列特里，安德烈-厄恩斯特-莫德斯特（1741—1813）——法国  
作曲家——35。

格拉瓦奇，沃伊捷赫·伊万诺维奇（1849—1911）——音乐指挥  
及作曲家——33, 35, 196。

格拉西耶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伊·菲·托克马科夫在  
科列伊兹庄园的仆人，高尔基一家曾在此地的“纽拉”别墅度过了

1901—1902年的冬季——58。

格拉齐阿诺夫，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1879—1936）——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社会民主党小组组员——159, 255。

格拉齐阿诺夫，尼古拉·阿历克谢耶维奇（1855—?）——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医生及社会活动家——90, 214, 216。

格林格穆特，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1851—1907）——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编辑——151。

格鲁森贝格，奥斯卡·奥西波维奇（1888—?）——彼得堡律师，受理《知识》出版社案件；在一月九日一案中主动为阿·马·高尔基辩护，1917年后侨居国外——145, 152, 161, 248。

格沃兹杰维奇，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雅尔塔的警察局长——153。

格斯-瓦尔捷格，埃内斯特。

《中国和中国人》——104。

《日本和日本人》——104。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1749—1832）。

《浮士德》——103, 227。

## H

互济会——俄国作家互济会——俄国文学家的职业联合会，1897年创建，以充当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中间人和对作家提供物质帮助等为己任。互济会曾组织一些进步的讲座。1901年被政府查封——67, 74, 76, 128。

《吓煞人》——1905—1906年间在彼得堡发行的革命讽刺杂志。出版的三期中就有两期被没收。阿·马·高尔基为该杂志撰稿——170, 262。

哈兹，瓦奥多尔·彼得罗维奇（1870—1859）——莫斯科监狱医院主任医生，为改善狱中犯人的待遇而进行活动，并因此而闻名——70。

“海燕”——出版社——159, 255。

海因策, 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尼日尼-诺夫戈罗德药铺师, 同情并帮助革命运动, 1905年7月10日被黑帮分子所杀——159, 255。

赫斯特, 威廉 (1883—1954) ——美国反动出版商——183, 265。

赫卢多娃, 薇拉·伊万诺芙娜——莫斯科的女房主——87。

霍夫林——从叶卡捷琳堡来的人, 阿·马·高尔基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与之结识, 1896年后高尔基没有同他会见过——30。

霍茨基,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 (1854—1918) ——教授, 自由资产阶级报纸《我们的生活报》的出版者——139, 144。

霍普特曼, 盖哈特 (1862—1946) ——德国剧作家——75, 76, 174, 175, 210, 211。

《孤寂的人们》——75, 210。

霍米亚科夫,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 (1850—1925) ——第三届全国国家杜马主席, 十月党领袖之一——163。

## J

久莫拉尔, 格。

《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106, 228。

加连——加连-卡列拉·阿克塞尔 (1865—1931) ——芬兰画家——172。

加涅茨卡娅, 薇拉·伊万诺芙娜——莫斯科的女房主——87。

加邦, 格奥尔吉·阿波洛诺维奇 (1870—1906) ——奸细, 1905年1月9日组织工人向沙皇请愿游行。后被揭露, 1906年3月28日被工人处死——147, 148, 149, 160, 249, 255。

加林 (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古拉·格奥尔吉耶维奇的笔名, 1852—1906) ——作家, 属《知识》文学家集团——102, 103, 108, 109, 118, 123, 130, 131, 157, 215, 216, 217, 227, 246, 251。

《高丽童话》——103。

《高丽、满洲和辽东半岛纪行》——103, 227。

加斯帕里, 阿道夫——意大利文艺学家。

《意大利文学史》——137, 243。

吉本, 爱德华(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

《罗马帝国衰亡史》——51, 53, 79, 81, 201。

吉廷斯, 弗兰克林(1855—1931)——美国反动社会学家——184。

吉皮乌斯, 季娜伊达·尼古拉耶芙娜(1869—1945)——反动女作家, 老一代象征主义作家的代表。1917年后成为流亡白俄——72, 96, 208。

吉洪诺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笔名: 谢列布罗夫, 生于1880年)——作家, 曾是·阿·马·高尔基在出版工作上的助手——167。

吉泽韦捷尔,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866—1933)——立宪民主党派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00。

《交易所新闻报》——在彼得堡出版的资产阶级报纸——19, 137, 191, 243。

佳吉列夫,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1872—1928)——颓废派杂志《艺术世界》编辑——138。

杰伊奇, 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1855—1941)——民粹派运动参加者, “劳动解放”社成员, 后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属孟什维克派——171, 262。

杰久林,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1858—?)——少将, 1905年彼得堡的行政长官——171。

杰伊特罗赫, 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芬兰总督助理——159, 255。

杰斯尼茨基, 瓦西里·阿历克谢耶维奇(生于1876年)——二十世纪初叶尼日戈罗德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成员, 后为列宁格勒亚·伊·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93, 103, 149, 153, 219。

季娜伊达·卡尔洛芙娜——见斯米尔诺娃, 季·卡·

季霍米罗夫, 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1872—1908)——莫斯科

科艺术剧院演员和导演。1903年至1904年间应阿·马·高尔基之请，执掌尼日戈罗德人民之家剧团——85, 87, 88, 111, 125, 138, 231, 237。

季诺维也夫，尼古拉·阿历克谢耶维奇（1839—1917）——枢密院成员；最高法院官员——128。

季姆科夫斯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63—1922）——自由民粹派作家——61, 63, 91, 203。

季维利科夫斯基，阿纳托利·阿夫杰耶维奇（1873—1932）——文学评论家，1898年起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布尔什维克。1903年7月21日作为彼得堡党委成员而被捕，1904年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116, 234。

金茨堡，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1859—1939）——雕塑家——88, 97, 99, 110, 218, 225, 230。

基什金，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萨马拉的私人代理人，玛·谢·波泽恩的兄弟；1895年高尔基曾向基什金夫妇租过一间住房——13。

基斯特——塞瓦斯托波尔旅馆老板——73, 209。

《基辅言论》——保守派的报纸，1886年至1906年发行——15。

基亚克什特，叶夫根尼·格奥尔吉耶维奇——玛·费·安德烈耶娃的外甥——170, 262。

基列韦伊恩，格奥尔吉·罗伯托维奇（1865—？）——尼日戈罗德地方自治工作者，立宪民主党人——132。

捷列绍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生于1867年）——苏联作家，“星期三”（参见该条）的发起者和参加者之一，《知识》出版社的参加者——163, 210。

《解放》——半月刊杂志，自由资产阶级机关刊物，1902年至1905年间由彼·贝·司徒卢威主编，在国外出版。1904年1月起成为自由主义保皇党“解放同盟”的机关刊物——128, 150, 239。

詹姆斯，威廉（1842—1910）——美国反动哲学家及心理学家——184。



## K

卡丘拉，福马——工人，社会革命党人。1902年7月29日行刺哈  
尔科夫省长伊·米·奥博连斯基——117, 234。

卡里克，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漫画家——72。

卡先科，彼得·彼得罗维奇（1859—1910）——精神病医生——  
94, 222。

卡希林，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卒于1909年）——阿·马·  
高尔基的表兄弟——59, 62, 63, 203, 204。

卡兹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42—1905）——民族志学  
家，艺术家，作家——35。

卡拉布切夫斯基，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1851—1825）——律  
师——72。

卡扎诺夫，恩·——230。

《生活的心理》——110, 200。

卡扎奇科夫，格·恩和斯·恩·——《尼日戈罗德小报》出版者  
——43, 44。

卡列耶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53—1931）——资产阶级历  
史学家，立宪民主党人——60。

卡里耶尔，莫里斯（1817—1895）——德国哲学家及艺术史家。

《同文化的一般发展息息相关的艺术和人类的理想》——91, 95,  
221。

卡恰洛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1875—1943）——莫斯科艺术  
剧院演员。苏联人民演员——87, 153。

卡赞采娃，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玛·尼·卡赞采娃之女——  
18, 21, 191, 192。

卡赞采娃，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阿·马·高尔基在尼日尼  
-诺夫戈罗德的熟人——18, 21, 24, 32, 33, 196。

卡赞采娃，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玛·尼·卡赞采娃之女

——18, 38。

卡尔波维奇，彼得·弗拉基米罗维奇（1875—1917）——社会革命党人，1901年2月14日行刺国民教育大臣尼·帕·博戈列波夫，后者受致命伤——77, 212。

卡尔梅科娃，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1849—1926）——人民教育活动家，出版家——64, 65, 68, 70。

卡利亚耶夫，伊万·普拉托诺维奇（1877—1905）——社会革命党人。1905年2月4日炸死莫斯科总督谢尔登·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1905年5月10日被处死——156, 253。

卡利诺维奇-戈洛乌舍娃，伊丽莎白·伊万诺芙娜——歌唱家——120, 126, 127。

卡普捷罗夫，彼得·费奥多罗维奇（1849—1922）——教育家——130。

卡明斯卡娅，奥莉加·尤利耶芙娜（1859—1939）——画家，统计员。短篇小说《谈初恋》中女主人公的原型——95, 134, 223。

《卡姆〔斯克〕-伏尔〔加〕边区报》——1896年至1898年间在喀山发行的报纸——32, 34, 36, 44, 195, 196。

克拉多（笔名：普里博伊），尼古拉·拉夫连季耶维奇（1861—1919）——尼古拉耶夫海军大学教授，写过很多关于海军问题的专著和文章——143, 246。

克维奇——公寓老板——150。

克德林，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1852—?）——律师，首届国家杜马成员，立宪民主党人——148。

克尼佩尔——克尼佩尔-契柯娃·奥莉加·列昂纳多芙娜（生于1870年）——1898年起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苏联人民演员——120, 164, 259。

克雷洛夫，符·和利特温，斯·

《走私者》——78, 212。

克雷洛夫，彼得·彼得罗维奇（1859—?）——萨马拉的医生——14, 15。

克雷孟梭，乔治-邦雅曼（1841—1929）——法国政治家，极端反动分子——176。

克兰季耶夫斯卡娅，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芙娜（1865—1939）——女作家——112, 113, 138, 232。

考茨基，卡尔（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后为叛徒——103, 174, 175, 227。

凯莱尔，费奥多尔·爱德华多维奇（1850—1904）——将军，在俄日战争前线被打死——121。

科尼，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1844—1927）——自由主义司法活动家及社会活动家，作家——66, 69, 70。

科派，伊·阿（1859—?）——匈牙利画家——16, 189。

科尔什，费奥多尔·阿达莫维奇（1852—1927）——莫斯科喜剧院和话剧院的创始人，老板——125。

科罗温，康斯坦丁·阿历克谢耶维奇（1861—1939）——画家——84。

《科特林》——1896年至1917年在喀琅施塔得出版的报纸——15, 17, 190。

科尔贝格，薇拉·尼古拉耶芙娜（1872—1954）——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高尔基家友人——130, 168, 240, 247。

科尔贝格，尤利娅·尼古拉耶芙娜（1880—1939）——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阿·马·高尔基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熟人——130, 168, 240。

科尔恰金，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莫斯科的书商——48。

科尔平斯基，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卒于1917年）——工艺工程师，《生活》杂志股东——65, 66, 68。

科利佐夫，德——孟什维克——159。

科佩洛娃，亚历山德拉·阿基莫芙娜——康·彼·皮亚特尼茨基和阿·马·高尔基在彼得堡兹纳姆街住宅的女管家；后为《知识》出版社的技术职员——113, 127, 145, 146, 233, 237, 248。

科索罗托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68—1912）——戏剧家。

小说家——130, 241。

《春潮》——130。

科斯特林，谢苗·伊万诺维奇——《萨马拉日报》的出版者——12, 13, 16, 20, 21, 22, 25, 26, 27, 29, 30, 31, 32, 34, 35, 36, 43, 44, 193。

科科夫佐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1853—1926）——1904年至1905年及1907年至1914年间的财政大臣——155。

科采萨尔杰夫斯卡娅，薇拉·费奥多罗芙娜（1864—1910）——演员。1895年至1904年在亚历山大剧院演剧，1904年秋在彼得堡自办剧院，当年11月10日高尔基《避暑客》一剧首次在该剧院演出——75, 125, 140, 237, 251, 252, 253。

柯罗连科，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翁诺维奇（1853—1921）——20, 31, 36, 65, 66, 67, 69, 70, 84, 97, 142, 143, 160, 187, 193, 207, 215。

库特勒·恩·恩·——内务副大臣——142, 246。

库普林，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70—1938）——作家。是《知识》作家集团——120, 128, 140, 210, 335, 233, 245。

《决斗》——140, 245。

库罗帕特金，阿历克谢·尼古拉耶维奇（1842—1926）——日俄战争期间俄军驻满洲总司令——102, 151。

库卡列特金娜，奥莉加——119。

康坦——彼得堡一家饭店的老板——76。

康斯坦丁——见皮亚特尼茨基，康·彼。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见皮亚特尼茨基，康·彼。

## L

卢那察尔斯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1875—1933）——杰出的苏共活动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教育人民委员，文艺评论家、政治家、科学家和戏剧家——96。

《作为心理学典型的唯心主义者和实证论者》——91, 220。

兰宁,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1845—1907) ——尼日戈罗德律师, 社会活动家。自1889年底起至1891年春, 以及自1892年10月起至1893年, 阿·马·高尔基曾任他的文书。高尔基把自己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集》第一卷献给亚·伊·兰宁——20, 21, 49, 51, 54, 55, 56, 71, 82, 111, 200, 216。

兰宁娜, 伊丽莎白·米哈伊洛芙娜——亚·伊·兰宁之妻。

《论坛》——美国报纸——177。

丽莎——见切尔尼亚耶娃·叶·弗·

利文,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贵族银行和农业银行的总裁——64, 204。

利沃夫, 格奥尔吉·叶夫根耶维奇 (1861—1925) ——地方自治活动家, 后来任临时政府总理; 亡命国外的白俄——135, 140, 141, 239。

利特温, 斯·——见克雷洛夫, 弗·

利尼奥夫, 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 (笔名: 达林) (1853—?) ——自由主义小说家, 政论家——138, 195。

《并非神话》——33, 195。

利亚林娜, 阿纳斯塔西娅·乌瓦罗芙娜——阿·马·高尔基的萨马拉熟人。自1895年秋至离开萨马拉之前阿·马·高尔基就住在利亚林娜家——13, 15, 20, 29, 31, 38。

利亚普诺夫, 维亚切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 (1873—1905) ——农民诗人。1901年患结核病后去克里米亚, 遵照列·尼·托尔斯泰的建议, 他在那里结识了阿·马·高尔基。在好几年内高尔基向利亚普诺夫提供了物质帮助——127。

利托夫采娃, 尼娜·尼古拉耶芙娜 (生于1881年) ——莫斯科艺术剧院女演员及导演——164, 259。

李鸿章 (1823—1901) ——中国反动国务活动家——21。

李卜克内西, 卡尔 (1871—1919) ——德国以及国际革命运动的杰出活动家——175。

列宾，伊利亚·叶菲莫维奇（1844—1900）——65, 66, 67, 71, 75, 76, 78, 113, 163, 205, 232。

列昂季——列昂季·列昂季耶维奇——见伯努瓦，列·列·

列维坦，伊萨克·伊利奇（1861—1900）——风景画家——113, 232。

列利科夫——尼日戈罗德的商人——87。

列别杰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1868—1906）——尼日戈罗德细木匠，社会民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阿·马·高尔基的老熟人——153, 156, 252。

列别杰娃，奥林皮阿达·扎哈罗芙娜——米·伊·列别杰夫之妻——105, 112, 153。

列昂尼德——见安德烈耶夫，列·尼·

列米扬尼科娃——社会革命党人——101, 225。

列什科夫斯卡娅，叶连娜·康斯坦丁诺芙娜（1864—1925）——莫斯科小剧院女演员——29, 33, 196。

拉法洛维奇，斯·伊·（生于1875年）——资产阶级作家，戏剧评论家——110。

拉赫曼诺夫——向阿·马·高尔基投寄稿件的作者——108。

拉德日尼科夫，伊万·帕夫洛维奇（1874—1945）——社会民主革命运动参加者。1905年至1913年在德国执行布尔什维克党交办的筹集经费，运输及联络的任务；1905年他在柏林创办《Bühnen-und-Buch-verlag russischer Autoren I. Ladyschnikow》出版社（“伊·拉德日尼科夫俄国作家作品出版社”），他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叶夫根尼·奇里科夫、谢·尤什克维奇、亚·库普林和斯基塔列茨在德国及所有外国的总代表——129, 133, 134, 141, 157, 171, 173, 174, 184, 185, 184, 216, 239, 265。

劳尼茨，弗·阿·——坦波夫省省长——171。

里希特——雅尔塔的一个病人，得到过阿·马·高尔基的关心——61。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1844—1908）

——作曲家——130, 240。

《督军夫人》——130, 240。

罗江科,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1859—1924) ——十月党人, 二月革命后任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流亡的白俄——140。

罗斯丹, 艾德蒙 (1868—1918) ——法国诗人和剧作家——27, 193。

《格列扎公主》——27, 193。

罗扎诺夫,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 (1858—1910) ——雅尔塔地方自治保健医生, 保健教育的著名活动家——56, 57, 161。

罗曼诺夫——报业工作者, 阿·马·高尔基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九十年代) 的熟人——22, 26, 30, 36。

罗曼诺夫家族——罗曼诺夫王朝——125, 176, 228。

罗季奥诺夫,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卒于1899年) ——玛·亚·沃尔任娜的兄弟——63, 204。

罗季奥诺娃, 叶夫根尼娅·亚历山德芙娜 (卒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玛·亚·沃尔任娜的姐妹——71, 72, 123, 207, 208。

罗季奥诺娃, 卓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教育家, 玛·亚·沃尔任娜的姐妹——64, 66, 67, 68, 69, 71, 72, 76, 207, 208, 212。

罗森布吕姆, 玛丽娅·达维多娃——女歌唱家和钢琴家, 叶·帕·彼什科娃的中学女友——40, 41, 42, 198。

洛马奇——尼日戈罗德博览会饭馆经理兼管事——26。

洛谢夫——尤·彼·维索茨卡娅的丈夫——58。

洛伦佐, 季娜·迪·(1872—?) ——意大利戏剧女演员——75, 210。

莱蒙托夫,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 (1814—1841) ——110。

莉帕——见列别杰娃, 奥·扎·

朗费罗, 亨利 (1807—1882) ——美国诗人——87, 217。

《哈雅瓦特之歌》——87, 217。

赖科夫斯卡娅, 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尼日戈罗德社会活动家, 教育家——143, 247。

雷任科——马努伊洛夫卡村的一个女居民——47。

雷泽夫斯基，克·恩·——1904年至1905年间的内务副大臣——148, 248。

鲁腾贝格，彼得·莫斯克维奇——社会革命党人，谋刺加邦的组织者之一，1917年后侨居国外——163, 257。

## M

马丁，约翰——美国教育家，阿·马·高尔基旅美期间在他家住过——184。

马赛（扎别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笔名）——小说家——100。

马达奇，伊姆列（1823—1864）——匈牙利作家——112, 231。

《人类的悲剧》——112, 231。

马济斯——纵帆船船主——54。

马尔克斯，阿道夫·费奥多罗维奇（1838—1904）——出版商——57, 118, 120, 234。

马尔沙克，萨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生于1887年）——苏维埃诗人，翻译家。1904年夏在弗·瓦·斯塔索夫处结识阿·马·高尔基。高尔基当时帮助马尔沙克转学至雅尔塔，以利其健康。马尔沙克在雅尔塔高尔基家生活了两年——127, 128, 130, 134, 141, 156, 238, 253。

马尔琴科，弗·恩·——《卡姆斯克-伏尔加边区报》的出版人（1896—1897）——36, 44。

马尔戈利姆，劳拉（1854—1928）——瑞典女作家——34, 195。  
《关于妇女的书》——34, 195。

马尔基埃利，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商人，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市全俄工业及艺术博览会副院老板——31, 33, 194。

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尤利安（1866—1925）——波兰共产党员，国际活动家。二十世纪初负责慕尼黑出版公司，出版马·



高尔基和《知识》社其他作家的作品——157。

马克西姆——见彼什科夫，马·阿·

马利耶娃，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叶·帕·彼什科娃在中学时的女友——16。

马利诺夫斯基，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帕·彼·马利诺夫斯基的兄弟——101，159，226。

马利诺夫斯基，帕维尔·彼得罗维奇（1869—1943）——建筑学家。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市的剧院和人民之家均按照他的设计建造——73，82，85，86，88，89，91，94，98，104，108，110，185，209，216，223，225，229。

马利诺夫斯卡娅，叶连娜·康斯坦丁诺芙娜（1869—1942）——1905年的苏共党员；高尔基家的友人。1917年后是著名文化建设的工作人员——85，86，87，91，94，98，103，104，108，110，114，117，129，159，185，216，223，225，229，239，255。

马拉库耶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卒于1921年）——人民教育家，廉价书籍出版者。1895年至1896年编辑《敖德萨新闻报》——23，26，30，31，32，34，35，40，41，42，43，44，194，199。

马拉克西安诺夫——萨马拉一家烟草店老板——29，32。

马秋申科，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1879—1907）——水兵革命家；“波将金·塔夫里切斯基公爵”号装甲舰起义领导者之一。在舰只交给罗马尼亚政府后逃往瑞士。1906年至1907年间在美国。1907年6月秘密返回俄国；被捕后于1907年11月2日处死——186，266。

马秋申斯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生于1862年）——《萨马拉日报》采访记者，后为活跃的加邦分子——25，36，192。

马斯洛夫，彼得·帕夫洛维奇（1867—1946）——经济学家，曾倾向孟什维克。1917年后为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和法学院院士——164。

马明-西比利亚克，德米特里·纳尔基索维奇（1852—1912）——59，213。

米宁，库兹马（卒于1616年）——168。

米沙——见希德克尔，米·

米恩，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维奇（1855—1908）——沙皇军队上校，曾疯狂镇压1905年莫斯科起义。被社会革命党人兹·弗·科诺普良尼科娃刺死——169。

米尔斯基——见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彼·德·

米亚科金，韦涅季克特·亚历山德罗维奇（1867—1937）——自由派民粹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148，160。

米柳科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1859—1943）——历史学家，立宪民主党领袖。1917年后为亡命国外的白俄——68，160。

米海利松——1903年尼日戈罗德人民之家剧院股份公司成员，戏迷——85，87。

米洛维多夫——尼日戈罗德社会活动家——115。

米罗柳博夫，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1860—1939）——新闻记者，廉价月刊《人人杂志》编辑出版人——56，57，60，71，73，203。

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1842—1904）——评论家，政论家，自由主义民粹派主要代表之一——36，64，65，66，67，70，84，93，96，97，99，213。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见列别杰夫，米·伊·

米克拉舍夫斯基——见涅韦多姆斯基。

迈科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1839—1900）——俄罗斯文学史家，科学院副院长——70，72。

《每日电讯报》——美国反动报纸——170。

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见波泽恩，玛·谢·

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见安德烈耶芙娜，玛·费·

明斯基，恩·（维连金·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的笔名，1855—1937）——诗人，早期象征派代表——14，188。

孟戴斯，卡丘利（1841—1909）——法国诗人，长、短篇小说作家——12。

《爱情》——12。

莫泊桑，吉·德·（1850—1893）——28，33。

《我们的心》——33。

莫罗佐夫，萨瓦·季莫费耶维奇（1862—1905）——大工厂主，曾给莫斯科艺术剧院提供物质和组织帮助——84, 85, 87, 88, 92, 94, 98, 102, 110, 129, 141, 149, 150, 153, 170, 252, 253。

莫罗佐娃，季娜伊达·格里戈里耶芙娜（卒于1945年前后）——萨·季·莫罗佐夫之妻——92, 94, 99, 101, 105, 129, 141。

莫斯克温，伊万·米哈伊洛维奇（1874—1946）——1898年起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苏联人民演员——153。

《莫斯科小报》——反动报纸，1881年至1913年在莫斯科出版——164, 258。

《莫斯科新闻》——反动报纸。1756年开始出版。1905年至1917年为黑帮的主要机关报之一——131, 241。

莫尔加切娃，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芙娜——地方演员，在尼日戈罗德人民之家剧团演出——54。

梅尔伯，贾科莫（1791—1834）——作曲家——35。

梅尔特瓦戈，阿·帕·（1856—1917）——农业自由派杂志《主人》的编辑——128, 238。

梅利申（雅库博维奇），彼得·菲利波维奇（1860—1911）——民粹派作家——82, 112, 214, 231。

梅尼希科夫，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1859—1919）——反动政论家，《新时报》的撰稿人——159。

梅尼希科娃，奥莉加·尼古拉耶芙娜——马努伊洛夫卡的女教师——46, 47。

梅利尼科夫——社会革命党战斗小组成员，因格尔舒尼一案而受审（1904）——101, 225。

梅谢尔斯基，<sup>3</sup>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公爵（1839—1914）——政论家，小说家。极端反动分子。保皇派的《公民》报的编辑——122, 131, 143, 151, 235, 245。

梅德韦杰娃，恩·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尼·埃·鲍曼之妻——166, 260。

梅索夫斯卡娅，安娜·德米特里耶芙娜（1843—1912）——女诗人，《尼日戈罗德小报》的编者——88，217，218。

梅列日科夫斯基，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1865—1941）——反动作家，政论家。1917年后为亡命国外的白俄——33，135，137，138，195。

《被抛弃的人》——33，195。

梅拉尼娅·帕夫洛芙娜——见波德索索娃，梅·帕·

缅兹比尔，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1855—1935）——动物学家，院士——104，227。

《俄国的鸟类》——104，227。

蒙森，提奥多尔（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

《罗马史》——91，220，221。

摩根，约翰·比蓬特（1837—1913）——美国财政寡头政治最大代表之一——166，260。

穆捷尔，里哈德（1860—1909）——德国艺术史家——98，224，225。

穆罕默德（571—632）——53。

穆拉托娃，安东宁娜·帕夫洛芙娜——《萨马拉日报》的工作人员——18，20，24，25，31，32，33，191。

穆拉托娃，叶连娜·帕夫洛芙娜（1874—1921）——莫斯科艺术剧院女演员——32，153，164，259。

穆斯塔法——阿卢普卡的房主，他在当地开设了“专门接待知识劳动者旅馆”。1897年冬春两季阿·马·高尔基曾在这家旅馆疗养院里治过病——58。

穆罗姆采夫，谢尔盖·安德列耶维奇（1850—1910）——法律学家；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立宪民主党创始人之一——73。

穆科谢耶夫，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卒于1937年）——阿·马·高尔基在尼日戈罗德的熟人。1901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驱逐出莫斯科，返回故乡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从事文学工作。后在萨拉托夫当保健医生——106。

穆辛-普希金——亚·安·利文（参见该条）的秘书——64。

## N

尼采，弗里德里希（1844—1900）——德国反动哲学家——71，210。

《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71，208。

尼娜——见卡赞采娃，尼·亚·

尼丰特——见多尔戈波洛夫，尼·伊·

尼古拉——见瓦西里耶夫，尼·扎·

尼古拉二世（1868—1918）——21，24，37，121，131，135，136，139，140，147，148，149，151，158，163，192，254。

《尼日戈罗德小报》——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出版的日报。九十年代起是最进步的地方报纸之一。1895年弗·加·柯罗连科在该报发表了文章。1896年至1902年阿·马·高尔基为《尼日戈罗德小报》撰稿。1905年后该报成为立宪派报纸——19，20，21，22，24，27，29，30，31，33，34，36，37，38，40，41，43，44，45，52，59，78，87，88，98，100，106，191，194，195，197，199，217，225。

《尼日戈罗德邮报》——1884年至1904年间于每年的交易会期间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出版的报纸——21，191。

纳罗科夫（雅库博夫·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的笔名，生于1879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1903—1904年间在尼日戈罗德人民之家剧团演出——87，102，117，118。

纳斯塔西娅·乌瓦罗芙娜——见利亚林娜，阿·乌·

《纽约时报》——美国报纸——177。

《纽约先驱报》——美国报纸——177，178，180。

奈开尔，查克（1732—1804）——法国政治活动家，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财政总长（部长）——135，242。

奈加尔德，阿历克谢·鲍里索维奇——1897—1904年间尼日戈罗德省首席贵族——85。

奈焦诺夫（阿历克谢·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笔名，1869—1922）——剧作家，在《知识》社发表过作品——94, 103, 127, 129, 130, 135, 140, 141, 237, 239, 244, 245。

《阿夫多京的一生》——127, 130, 135, 140, 141, 237, 239, 244, 245。

《瓦纽申的孩子们》——127, 237。

涅米罗维奇——见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弗·伊·

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瓦西里·伊万诺维奇（1848—1927）——作家，军事记者——107, 123, 236。

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1858—1943）——剧作家、导演。苏联人民演员。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83, 108, 135, 153, 215, 228。

涅克拉索夫，尼古拉·阿历克谢耶维奇（1821—1877）——110。

涅韦多姆斯基（米克拉舍夫斯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笔名，1866—1943）——孟什维克派文学批评家——65, 129, 141。

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见谢尔巴科娃，娜·尼·

诺尔金娜，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卒于1896年）——《萨马拉日报》（九十年代）的校对员——13。

诺维科夫——老鲁萨的房主——120, 121。

诺维科夫——诺维科夫，阿·伊·（见第187信有关注）——155, 253。

## P

皮亚特尼茨基，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1864—1938）——《知识》出版社（参见该条）的社长——66, 76, 84, 85, 89, 90, 92, 93, 95, 98, 99, 100, 103, 104, 105, 108, 109, 110, 112, 113, 114, 115, 117, 118,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36, 137, 138, 140, 141, 142, 143, 145, 146, 149, 150, 152, 153, 154, 156, 161, 162, 165,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80, 182, 186, 225, 230, 231, 250, 251, 252, 257, 262, 264, 265。

《评论》——1905—1906年间在彼得堡出版的自由资产阶级报纸——171, 262。

帕尔金——彼得堡一家饭馆的老板——67, 68, 206。

帕宁娜, 索菲娅·弗拉基米罗芙娜——自由派社会活动家, 立宪民主党成员——85, 87。

帕诺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1865—1903) ——尼日戈罗德报业工作人员和社会活动家, 民粹派分子——22, 26, 30, 36, 56, 85, 202。

帕维尔——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见马利诺夫斯基, 帕·彼·帕夫洛夫, 阿·彼·(1854—1929) ——自然科学家——61, 203。

帕夫洛娃——彼得堡出租会议厅的女老板——142, 245。

佩舍霍诺夫, 阿历克谢·瓦西里耶维奇 (1837—1933) ——自由主义民粹派政论家——79, 148, 160, 250。

普列韦, 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 (1846—1904) ——1902—1904年间的内务大臣兼宪兵司令, 极端反动分子, 1904年7月15日被社会革命党人叶·萨佐诺夫刺杀——121, 122, 125, 128, 238。

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1799—1837) ——110。

普罗科佩——高尔基作品的瑞典文翻译者——117。

普拉托诺夫, 斯·弗·——最高法院官员——125。

普罗托波波夫, 弗谢沃洛德·德米特里耶维奇——《知识》书籍出版社股东之一——98, 206, 224。

普罗托波波夫,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1865—?) ——地方自治活动家和自由主义政论家。《尼日戈罗德小报》编辑部成员, 《知识》同人社股东。《生活》杂志的撰稿人——25, 31, 32, 36, 66, 134, 193, 194, 205, 242。

普卢塔克 (约46—126) ——古希腊历史学家及哲学家——51, 201。

《比较传记》——51, 201。

## Q

切尔诺夫,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1893—1895年间阿·马·高尔基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熟人——17, 18, 39, 40, 41, 190, 198。

切尔诺娃, 叶连娜·米哈伊洛芙娜——弗·亚·切尔诺夫之妻——17, 18, 27, 28, 39, 40, 41, 42, 190, 198。

切尔特科娃, 奥林皮阿达·德米特里耶芙娜(卒于1951年)——助产士, 高尔基一家的亲密朋友——153(第185信), 252。

切戈达耶娃, 柳博芙·亚历山德罗芙娜——外科医生阿·弗·切戈达耶夫之妻——87。

切尔内绍夫——85。

切尔尼亚耶娃, 亚历山德拉·阿历克谢耶芙娜——季·弗·瓦西里耶芙娜的母亲——73, 209。

切尔尼亚耶娃, 伊丽莎白·弗拉基米罗芙娜——季·弗·瓦西里耶芙娜的姐妹——56。

丘尔科夫, 格奥尔吉·伊万诺维奇(1879—1939)——象征派作家——117, 234。

奇尼泽利——彼得堡马戏团老板——66。

奇里科夫, 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1864—1932)——作家。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杂志《开端》和《生活》及《知识》同人社选集撰稿。1917年后成为流亡白俄——34, 37, 45, 67, 84, 85, 86, 87, 88, 93, 99, 100, 101, 109, 110, 112, 117, 217, 225, 230, 231, 239。

《犹太人》——88, 93, 217。

《伊万·米罗内奇》——99, 225。

《担保》——109, 110, 230, 231。

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1860—1904)——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5, 68, 73, 76, 86, 100, 104, 111, 118, 119, 120, 122, 128, 202, 204, 205, 206, 209, 211, 217, 227, 234, 235。

《樱桃园》——111, 118, 119, 217, 234。

《我的生活》——58。

《演说家》——119, 234。

《三姐妹》——76, 211。

《青年俄罗斯》——社会政治和文学周报，社会民主派大学生的合法机关刊物。该报1月17日（旧历4日）刊载了弗·伊·列宁的《工人政党及其目前形势下的任务》以及马·高尔基的《关于莫斯科事件》两文。第一期出版后该报被查封，编辑被逮捕——170。

契尔年科——雅尔塔维特默别墅出租带家具房间的老板——56, 57。

恰鲁什尼科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1852—1913）——出版家。1898年谢·帕·多罗瓦托夫斯基和亚·彼·恰鲁什尼科夫出版社出版了马·高尔基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集》——50, 52, 56, 64, 69, 72, 200, 201, 205, 208, 211。

恰尔诺卢斯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1865—1941）——国民教育活动家；1902年前为《知识》出版社股东之一——90, 102。

## R

《人道报》——1904年由让·若列士创办的法国社会党机关报。社会党在1920年代表会议上分裂，当时建立了法国共产党，该报就成为法共的机关报——133, 264, 265。

《人人杂志》——1896年至1906年在彼得堡发行的通俗月刊。自1893年底起维·谢·米罗柳博夫为该杂志编辑。阿·马·高尔基、安·巴·契诃夫、德·纳·马明-西比利亚克和亚·绥·绥拉菲莫维奇都参加这一杂志的工作——52, 70, 71, 203, 204。

人民之家——85, 87, 88, 90, 94, 99, 100, 101, 102, 103,

106, 110, 114, 216, 217, 218, 223, 226, 227, 228, 231, 233, 234。

日丹诺夫, 恩·阿·——印刷《萨马拉日报》的印刷厂老板——26。

日班科夫,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1859—1932) ——医生及政论家, 接近民粹派——67, 100。

若列士, 让 (1859—1914) ——法国社会主义者, 众议院议员。谴责帝国主义分子的战争准备; 被沙文主义分子杀害——183, 265。

热罗姆, 让-列昂 (1824—1904) ——法国写生画家, 雕塑家——16, 189。

热利亚布日斯基, 安德烈·阿历克谢耶维奇 (1850—1932) ——国家监察机关职员, 道路工程师——84, 87, 215。

## S

“书籍陈列馆”——见第102信有关注。

《生活》——1897年1月至1901年5月在彼得堡出版的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文艺、科学及政论性杂志; 1899年起为弗·亚·波谢领导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杂志刊载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文章以及高尔基、契诃夫、绥拉菲莫维奇、韦列萨耶夫、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斯基塔列茨等人的作品。1901年6月8日该杂志被政府勒令关闭, 原因是发表了马·高尔基的《海燕之歌》(1901年4月, 第四卷) 1902年该杂志在国外恢复出版——52, 57, 59, 63, 64, 65, 66, 68, 70, 71, 75, 76, 82, 125, 126,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11, 212。

《La Vita》(《生活》) ——意大利社会主义报纸——183。

《世界》——自由派文学与科学通俗月刊, 1892年在彼得堡出版。九十年代下半期“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为该杂志撰稿; 1905年革命期间什维克加入该杂志。1906—1918年改名为《现代世界》继续出版——17, 190。

《世界报》——反动报纸，1882年至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37, 243。

《圣-彼得堡新闻》——1728年至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政府报纸——137, 243。

《圣-彼得堡市警察局公报》——146。

司汤达（原名为亨利·贝尔，1783—1842）——26, 27。

《红与黑》——26, 27。

司徒卢威，彼得·贝隆加尔道维奇（1870—1944）——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文学家。九十年代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后为立宪民主党右翼领导人，俄国帝国主义思想家之一。1917年后成为流亡白俄——66, 67, 68, 69, 70, 79。

《时报》——见《纽约时报》。

沙皮尔，奥莉加·安德烈耶芙娜（1850—1916）——女作家，《俄国财富》杂志的撰稿者——84。

沙利亚平，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1873—1938）——84, 85, 87, 89, 91, 119, 120, 124, 126, 128, 129, 131, 141, 164, 165, 215, 218, 219, 220, 221, 236, 238。

沙利亚平娜，利季娅——124, 238。

沙波瓦尔，阿纳斯塔西娅·费奥多罗芙娜——波尔塔瓦省马努伊洛夫卡村农妇，高尔基家的女工；1900年随高尔基一家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求学。后在皮亚提哥尔斯克当护士——45, 46, 47。

沙拉波夫，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1855—1911）——反动政论家——163。

沙霍夫斯基，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71。

苏沃林，阿历克谢·谢尔盖耶维奇（1834—1912）——反动政论家，《新时报》出版者——11, 14, 62, 63, 76, 77, 78, 122, 151, 189, 203, 204, 210, 211, 212, 235。

苏列尔——见苏列尔日茨基，列·安·

苏列尔日茨基，列奥波德·安东诺维奇（1872—1916）——文学

家和艺术家，1905年后为莫斯科艺术剧院导演。阿·马·高尔基与苏列尔日茨基关系友好——84, 92, 131, 163, 215, 240。

叔本华，阿瑟（1788—1860）——德国反动哲学家——46。

绍尔茨，奥古斯特·卡尔洛维奇——阿·马·高尔基作品的德文译者——108, 114, 115, 116, 157, 233。

施米特，龙利娅·谢苗诺芙娜（卒于1951年）——1903年卡秋莎·彼什科娃的教养员——88, 217。

施米特，尼古拉·帕夫洛维奇（1883—1907）——莫斯科大学学生，家具工厂老板。积极参加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被捕后死于狱中——171, 263。

施瓦茨——萨马拉的珠宝店老板——29, 33。

施密特，安娜·尼古拉耶芙娜（1851—1905）——宗教神秘主义作品的作者，其作品在她死后出版，受到反动派的热烈欢迎。曾做过《伏尔加人》报（1894）《和尼日戈罗德小报》（1894—1905）的记者——106, 228。

施蒂默尔，理查德·安德烈耶维奇——阿·马·高尔基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熟人，“卡缅斯基兄弟”轮船公司的职员——181, 182。

莎士比亚，威廉（1564—1616）——86, 87, 111, 217, 230。

《尤利乌斯·凯撒》——86, 87, 111, 217, 230。

索莫夫，奥西普·伊万诺维奇——医生——161。

索菲娅——见维秋特涅娃，索·费·

索菲娅·费奥多罗芙娜——见维秋特涅娃，索·费·

索洛古布，费奥多尔（费·库·捷捷尔尼科夫的笔名，1863—1927）——象征派诗人——11, 14。

索科洛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律师——68。

索科洛娃，克拉夫季娅·卢基扬诺芙娜——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人民之家女演员（毕业于莫斯科艺术剧院青年班）92, 107, 221。

索科洛诺娃，利季娅·伊万诺芙娜——二十世纪初期尼日戈罗德学生社会民主党组织成员。在她求学时代高尔基对她提供过物质帮助

——107。

索洛维约夫——见安德烈耶维奇。

索博列夫斯基，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1848—1913）——自由派报纸《俄罗斯新闻》的编辑——59。

舒斯托夫——莫斯科的房主——152。

斯列金，列昂尼德·瓦连京诺维奇（1880—1909）——医生，高尔基和契诃夫的亲密的熟人——60, 61, 62, 64, 206。

斯罗萨，弗里德利赫-克利斯托夫（1776—1861）——德国历史学家。

《世界史》——79, 81, 213。

斯图尔特，男爵——162。

斯塔索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1824—1906）——进步的艺术家和音乐评论家，艺术理论家——141。

斯捷奇金，恩·亚·——黑帮政论家——93, 221。

斯捷潘诺夫，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教育家——91, 224。

斯韦坚佐夫——见伊万诺维奇。

斯米尔诺夫（特列普列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文学家和律师，《萨马拉日报》撰稿人——13, 31, 33, 38, 73, 162。

斯米尔诺娃（娘家姓波泽恩），季娜伊达·卡尔洛芙娜——玛·谢·波泽恩之女，亚·亚·斯米尔诺夫之妻——13, 28, 29, 38。

斯托罗任科——向阿·马·高尔基投寄稿件的作者——110。

斯基尔蒙特，谢尔盖·阿波洛诺维奇（1863—1932）——莫斯科书籍出版者。同革命运动有联系，因传播革命文学作品而遭到迫害。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同斯基尔蒙特签署了出版《斗争报》的协议。阿·马·高尔基与斯基尔蒙特关系友好——34, 88, 89, 98, 105, 112, 130, 133, 134, 141, 215, 218, 236, 241, 242。

斯基塔列茨（彼得罗夫·斯捷潘·加夫里洛维奇的笔名，1868—1941）——作家，属《知识》文学家集团（参见《知识》）——76, 81, 82, 88, 100, 117, 122, 129, 141, 151, 212, 222, 234,

241, 254。

《镣铐》——129, 239。

斯塔霍维奇,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1853—1915) ——地方自治活动家, 耶列茨县首席贵族——135。

斯克沃尔佐夫, 尼古拉·阿历克谢耶维奇 (生于1870年) ——《尼日戈罗德小报》的编辑——35。

斯拉维扬斯基——阿格列涅夫-斯拉维扬斯基·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 (1834—1908) ——歌唱家和由他组织的俄罗斯及斯拉夫歌曲合唱队指挥——33。

斯卡比切夫斯基,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1838—1910) ——自由派的文学批评家——19, 21, 191。

斯维亚托波尔克——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 公爵 (1857—1914) ——1904年至1905年的内务大臣——128, 133, 135, 136, 139, 141, 148, 149, 238, 241, 249。

斯滕博克-费莫尔, 伯爵——136。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阿列克谢耶夫),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 (1863—1938) ——演员和导演。苏联人民演员。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85, 87, 125, 153, 211, 212, 216。

瑟京,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 (1851—1934) ——莫斯科的出版商——162。

萨瓦——见莫罗佐夫, 萨·季·

萨尔茨——将军, 驻芬兰俄军司令——178。

萨里年, 埃利埃尔 (生于1873年) ——芬兰建筑学家——172。

萨梅林,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工人, 社会民主党尼日戈罗德市组织成员。因1902年5月1日示威游行案与彼·安·扎洛莫夫同受审判。经常到高尔基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住处——161。

萨温娜, 玛丽娅·加夫里洛芙娜 (1854—1915) ——亚历山大剧院的女演员——75。

萨尔维尼, 托马佐 (1829—1915) ——意大利悲剧演员——75, 217。

萨佐诺夫，叶戈尔·谢尔盖耶维奇（1879—1910）——刺死维·康·普列韦的社会革命党人——125。

萨穆伊尔——见马尔沙克，萨·雅·

萨韦利耶夫，阿·阿——尼日戈罗德地方自治工作者，立宪民主党人——132。

《萨马拉日报》——文学、政治和经济日报。在萨马拉出版。关于阿·马·高尔基与该报的关系参见第1信有关注——12, 15, 16, 21, 22, 25, 27, 29, 32, 36, 187, 188, 189, 191, 193, 194, 196, 209。

《萨马拉公报》——1883年至1904年在萨马拉出版的报纸。九十年代该报刊载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文章——36, 195。

萨莫伊连科，柳德米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马努伊洛夫卡的女教师——47, 199。

萨莫伊连科，谢苗·费奥多罗维奇——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初马努伊洛夫卡的教师——48, 199。

萨巴什尼科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和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出版商（“米·和谢·萨巴什尼科夫书籍出版社”）——98, 224。

萨多夫斯卡娅，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尼·格·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之妻。1903年至1905年在莫斯科为布尔什维克党做了一些工作——131, 150, 157, 240, 255。

## T

托尔斯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1828—1910）——31, 58, 61, 63, 99, 107, 109, 110, 113, 153, 202, 203, 212, 229, 232, 252。

托克马科夫，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克里米亚奥列伊兹庄园主，高尔基一家曾在该地的“纽拉”别墅度过1901—1902年的冬季——58。

瓦姆斯卡娅（雷洛娃·阿拉·米哈伊洛夫娜的化名）——歌剧女演员——75。

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1821—1881）——92, 110, 166, 214。

图甘——见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米·伊·

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1865—1919）——经济学家，九十年代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后为立宪民主党人——66, 68, 69, 70, 79。

特列波夫，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1855—1908）——1896年至1905年莫斯科警察总监。1月9日事件后任握有独裁全权的彼得堡总督和内务部副大臣——144, 151, 154, 155。

特里福诺娃，柳博英·尼古拉耶芙娜——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市信贷银行主，阿·马·高尔基母亲的熟人——54, 55。

特鲁别茨科伊，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1863—1919）——法哲学教授，俄国哲学界宗教神秘主义的代表；立宪民主党人——128, 238。

特鲁别茨科伊帕·恩·，公爵——莫斯科省首席贵族——93, 222。

特鲁别茨科伊，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公爵（1862—1905）——唯心主义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地方自治活动家——135, 242。

泰特尔，叶卡捷琳娜·弗拉基米罗芙娜——阿·马·高尔基在萨马拉的熟人——71。

塔恩（博戈拉兹·弗拉基米尔·格尔马诺维奇的笔名，1865—1938）——作家，民族志学者和语言学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为苏联科学院通讯士——65。

塔西伦，科尔尼里（55—117）——古罗马历史学家——91, 220。

《塔西伦文集》——91, 220。

塔林娜·利季娅·尤利耶芙娜——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人民之家剧



团女演员（毕业于莫斯科艺术剧院青年班——106, 228。

塔塔里诺娃，法妮·卡尔洛芙娜（1863—1923）——阿·马·高尔基在雅尔塔的熟人——127, 136, 137, 152, 154, 243。

塔塔罗夫，恩·尤·——社会革命党人——127, 131, 237, 240。

## W

瓦西里——见马利诺夫斯基，瓦·彼·

瓦西里·阿历克谢耶维奇——见杰斯尼茨基，瓦·阿·

瓦西里耶夫，阿列克谢——季·弗和尼·扎·瓦西里耶夫夫妇之子——18, 125, 164, 192, 239, 260。

瓦西里耶夫，尼古拉·扎哈罗维奇（1868—1901）——高尔基青年时代的挚友之一，职业是化学家——18, 56, 71, 190, 209, 202, 201, 211。

瓦西里耶娃，季娜伊达·弗拉基米罗芙娜（生于1874年）——尼·扎·瓦西里耶夫的妻子——12, 17, 18, 48, 57, 59, 141, 164, 192, 199, 202, 208, 209, 245, 258。

瓦西里耶娃，季娜伊达——季·弗·和尼·扎·瓦西里耶夫夫妇之女——57, 206。

瓦西里耶娃，奥莉加·罗季奥诺芙娜——翻译——57, 202。

瓦西里奇科夫，斯·伊·——将军，1905年1月9日在彼得堡指挥军队枪杀和平示威的工人——142。

瓦里娅——阿卢普卡公寓疗养院的清洁女工，1897年高尔基曾在该疗养院治过病——58。

瓦斯涅佐夫，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1848—1926）——画家——81。

文格罗娃，季娜伊达·阿法纳西耶芙娜（1867—1922?）——批评家，翻译——138。

乌沙科夫——萨马拉的文具店老板——29。

韦尔纳，奥莉加·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尔基夫妇在萨马拉及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熟人——115, 233。

韦弗尔，威廉（1794—1866）——英国科学家——91, 220。

《远古时代以来的归纳科学史》——91, 220。

韦尼河明（姓氏未详）——社会革命党成员——102, 134, 228。

韦利奇科，瓦西里·利沃维奇（1860—1903）——反动诗人及政论家——14, 189。

《东方之曲》——14, 189。

韦列夏金，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1842—1904）——现实主义画家——25。

韦列萨耶夫（斯米多维奇·维肯季·维肯季耶维奇的笔名，1867—1945）——现实主义作家，参加“星期三”文学小组和高尔基主编的《知识》选集的工作——65, 67, 69, 86, 90, 117, 216, 219, 237。

韦索夫希科夫，弗拉基米尔——叶·米·韦索夫希科娃的丈夫——61, 203。

韦索夫希科娃，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娘家姓卡希林娜）——阿·马·高尔基的表姐妹——57, 59, 61, 69, 71, 202, 203, 207。

《伏尔加人》——尼日戈罗德市商会于1892—1897年间出版的报纸。1893—1894年间阿·马·高尔基在该报发表过不少作品——21, 88, 191, 217。

《伏尔加导报》——1893年至1917年间在喀山出版的自由派报纸，1893年至1894年间阿·马·高尔基在该报发表过不少作品——22, 26。

伏尔泰，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1694—1778）——94。

《我们的生活报》——自由派报纸。1904年11月至1906年12月在彼得堡不定期出版——129, 134, 135, 136, 139, 140, 141, 142, 144, 145, 239, 242, 245。

沃尔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1840—1896）——叶·帕·彼什科娃的父亲——14, 15, 188, 214。

沃尔任娜（波格丹诺维奇），亚历山德拉·帕夫洛芙娜（1879—1899）——叶·帕·彼什科娃的妹妹——14, 20, 24, 25, 30, 32, 34, 35, 38, 36, 54, 64, 188, 191, 192, 195, 196, 197, 204。

沃尔任娜，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1848—1939）——叶·帕·彼什科娃的母亲——14, 15, 18, 20, 24, 25, 30, 32, 38, 39, 44, 49, 54, 55, 62, 64, 79, 81, 82, 83, 85, 86, 103, 105, 108, 118, 126, 130, 131, 152, 188, 196, 197, 215, 216, 237, 241。

沃尔舍夫，彼得·伊万诺维奇——书刊检查官——68, 207。

沃利斯，卢斯（1827—1905）——27, 193。

《本-胡尔》——27, 193。

沃罗比约夫，帕维尔——阿·马·高尔基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阿·萨拉巴诺夫圣像作坊的熟人——30。

沃伊特克维奇，安东·费利克斯维奇（1876—1951）——尼日戈罗德社会民主组织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日戈罗德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积极工作人员，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参加者——139, 147, 244, 249。

威廉二世（1859—1941）——德国皇帝——158, 183, 254。

维特，谢尔盖·尤利耶维奇（1849—1915）——财政大臣（1892—1905），1905—1906年间为内阁总理——29, 121, 125, 147, 148, 151, 155, 170, 248。

维特默——雅尔塔的别墅主——57, 59。

维克托——尼·叶·布列宁在党内的化名（见布列宁）。

维索茨基——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警察所长——85。

维索茨卡娅，尤利娅·彼得罗芙娜——1897年在阿卢普加开设的“知识劳动者旅馆”的经理——58, 62。

维狄特涅娃（娘家姓茨维列涅娃），索菲娅·费奥多罗芙娜（卒于1910年前后）——雅尔塔地方自治医院助产士。参加过革命运动。高尔基一家的挚友——81, 82, 83, 127, 134, 161, 237, 242。

维什涅夫斯基，亚历山大·列昂尼多维奇（1881—1943）——莫

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功勋艺术工作者——87。

维什尼亚科夫——尼日戈罗德人，人民之家戏剧演出筹备股份公司成员——87。

维格多[尔奇克]，纳坦·阿布拉莫维奇（1874—？）——医生，1902年3月因促进社会民主运动而被流放米努辛斯克（《火星报》，1902年5月1日，第20期）——90，220。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见萨多夫斯卡娅，薇·亚·

魏因贝格，彼得·伊萨耶维奇（1831—1908）——诗人，翻译家，文学史家，荣誉院士（1905年后）——84，227。

魏岑费尔德——社会革命党战斗小组成员，因格尔舒尼案件受到审判（1904）——101（又名魏斯），225，226。

## X

《小报》——见《尼日戈罗德小报》。

西蒙，日——106。

《中华帝国》——106，228。

西纳尼，伊萨克·阿勃拉莫维奇（卒于1917年）——雅尔塔的书商。西纳尼书店是作家、画家和演员的“俱乐部”。阿·马·高尔基在雅尔塔时经常到西纳尼书店去——63。

西比尔斯基——向阿·马·高尔基投寄稿件的作者——108。

西比里亚克——见马明—西比里亚克，德·纳·

西科尔斯基，希蒙·沃尔福维奇（1888—1928）——皮革工人，社会革命党人，因参与谋杀普列韦一案而被判二十年劳役——125。

辛格尔——缝纫机商行——72，208。

希特，路德维希（1848—1909）——丹麦作曲家——184。

希波夫，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1851—1920）——1893年至1904年莫斯科省地方自治执行局主席，十月党人——135，140，244。

希什金娜（维罗），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芙娜——高等女子医学校学生，二十世纪初期阿·马·高尔基奖学金领取者。后在切烈波

考茨行医——182。

希德克尔，米哈伊尔——二十世纪初阿·马·高尔基奖学金领取者之一，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实科中学学生——105, 159。

《现代报》——自由派报纸，1904—1905年间出版——144。

《信使报》——1897年至190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自由主义报纸——52, 57, 129, 201, 239。

《星期》——自由主义民粹派周报，1866年至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57。

“星期三”——莫斯科进步作家小组，出现于九十年代末。每逢星期三主要在作家尼·德·捷列绍夫家召开会议。不同时期参加“星期三”小组的有：维·维·韦列萨耶夫、列·尼·安德烈耶夫、亚·绥·绥拉非莫维奇、尼·格·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安·巴·契诃夫、伊·阿·布宁、尤·阿·布宁和斯基塔列茨等作家。1899年捷列绍夫曾到过尼日尼-诺夫戈罗德阿·马·高尔基处，高尔基对这一联合组织发生了兴趣；到莫斯科后，高尔基曾出席过“星期三”的会议。该小组最著名成员的作品均由高尔基介绍编入《知识》社的选集——129, 240。

雪莱，波西·比希（1792—1822）——英国诗人——11, 138。

《雪莱集》——11, 138。

《新语》——科学、文艺和政治杂志，1894年起由自由主义民粹派在彼得堡出版，1897年春开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出版。1897年12月被沙皇政府查封——17, 31, 48, 190, 192, 191, 200。

《新路》——反动的文艺和宗教哲学杂志，1903—1904年间在彼得堡出版——96, 145, 234。

《新时报》——1868年至1917年10月在彼得堡出版的日报；1876年起由阿·谢·苏沃林出版。最初是温和的自由派的报纸，1876年起变为反动贵族和官僚集团的机关报。从1905年起成为黑帮分子的机关报之一——11, 76, 96, 97, 112, 121, 122, 203, 210, 211, 224, 231, 235, 246。

《新生活报》——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份合法报纸，1905年10月27

日至12月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发行28期——163，248，259，260。

《新美国人报》——《New American and Journal》，美国报纸——177，264。

谢罗夫，瓦连京·亚历山德罗维奇（1865—1911）——画家。1905年曾给阿·马·高尔基画像（现存莫斯科阿·马·高尔基博物馆）——163，164，165，257，258。

谢廖日卡——尤·彼·维索茨卡娅的儿子——58。

谢列茨基，亚历山大·阿历克谢耶维奇——阿·马·高尔基在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熟人。高尔基吸收谢列茨基参加《萨马拉日报》的工作——12，13，16，20，21，27，29，43。

谢尔巴科夫，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教育家，创建了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物理和天文爱好者协会。阿·马·高尔基的亲密的熟人——54，61，62，70，74，207。

谢尔巴科娃，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谢·瓦·谢尔巴科夫之妻——54，59，61，62，74。

谢尔布洛夫，赫里斯托福尔·武科洛维奇——波泽恩家的朋友，阿·马·高尔基在萨马拉的熟人——17。

谢米拉茨基，亨里希·伊波利托维奇（1843—1902）——画家——113。

谢梅夫斯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1848—1916）——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史学家——60，148。

谢罗舍夫斯基，瓦茨拉夫·列奥波多维奇（1858—1940前后）——波兰作家——107，108。

谢布里亚科夫，尼古拉·阿历克谢耶维奇——雅尔塔的别墅主——128，165。

谢利韦斯特洛夫，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卒于1905年）——阿·马·高尔基家的男工，奥·德·切尔特科娃的丈夫（参见该条）——152，153，252。

谢普金娜-库珀尔尼克，塔季扬娜·利沃芙娜（1874—1952）——女作家和翻译家，功勋艺术活动家——100，193。

谢尔盖耶夫-岑斯基，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生于1876年）——苏联作家——138。

谢苗·伊万诺维奇——见科斯捷林，谢·伊·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见古谢夫-奥伦堡斯基，谢·伊·

谢尔盖·阿波洛诺维奇——见斯基尔蒙特，谢·阿·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1857-1905）——大公，莫斯科总督。1905年2月4日被社会革命党人卡利亚耶夫刺杀——144，249，255。

## Y

尤任——尤任-孙巴托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57—1927）——演员，导演和剧作家，莫斯科小剧院的领导人。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29，33，196。

尤利娅——见维索茨卡娅，尤·彼·

尤什克维奇，谢苗·索洛莫诺维奇（1868—1927）——作家，在《知识》上发表作品——36，104，109，110，143，186，227，232，266。

《在都市里》——186，266。

《犹太人》——109，110，227，230。

《我们的姐妹》——109，230。

《艺术世界》——颓废派杂志，1899年至1904年在彼得堡出版。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德·弗·菲洛索夫、季·尼·吉皮乌斯和其他一些反动文学家为该杂志撰稿——138，244。

叶辛，叶夫谢伊·马尔科维奇（1865—？）——律师，自由派新闻记者，1896—1898年间编辑过《尼日戈罗德小报》——20，26，36，44，45，69，105，207，227。

叶连娜——见马利诺夫斯卡娅，叶·康·

叶连娜·米哈伊洛芙娜——见切尔诺娃，叶·米·

叶夫根尼——见奇里科夫，叶·尼·

- 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见奇里科夫，叶·尼·
- 叶夫根尼娅——叶·米·切尔诺娃的姐妹——18, 28, 30, 190, 194。
- 叶夫根尼娅·谢苗诺芙娜——见伊万诺娃，叶·谢·
- 叶尔莫洛夫，阿历克谢·谢尔盖耶维奇（1847—?）——农业和  
国家财产大臣（1894—1905）——25, 193。
- 叶尔莫洛娃，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1853—1929）——60。
- 叶尔莫拉耶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1847—1911）——  
《生活》杂志出版者——82, 214。
- 叶尔帕季耶夫斯基，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1854—1933）——  
民粹派作家，属《知识》作家集团——56, 57, 59, 66, 103, 129,  
202, 227。
- 叶列翁[斯基]（米洛夫斯基·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笔名，  
1861—1911）——民粹派作家，高尔基在喀山时的熟人。叶列翁斯基  
的短篇小说是由《知识》社出版的——100。
- 亚宁娜——见别尔松，亚·奥·
- 亚尔采夫，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1858—1918）——画家和  
建筑学家——57, 59, 81, 62, 176, 263。
-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见兰宁，亚·伊·
-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见阿列克辛，亚·尼·
-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见帕诺夫，亚·瓦·
- 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166。
- 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娃——见奥尔洛夫斯卡娅，亚·安·
- 亚罗申科，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46—1898）——画家  
——53, 201, 210。
- 亚罗维茨基（科尔涅夫），阿历克谢·瓦西里耶维奇（1876—  
1903）——作家，尼日戈罗德社会民主组织成员，《尼日戈罗德小  
报》的撰稿人——76, 107, 134, 229, 242。
- 亚沃尔斯卡娅，利季娅·鲍里索芙娜（1872—1921）——戏剧演  
员，在苏沃林和科尔什剧团演出。1901年她在彼得堡创建了自己的剧



院（“新剧院”）——72, 75, 171, 262。

伊万诺夫，弗·克·——《莫斯科小报》编辑——164, 258。

伊万诺娃，叶夫根尼娅·谢苗诺芙娜——九十年代《萨马拉日报》事务所主任——30, 32, 35, 191。

伊万诺娃，叶夫多基娅——助产士，高尔基家在萨马拉的熟人——82。

伊万诺维奇（斯韦坚佐夫·伊万·伊万诺维奇的笔名，1842—1901）——小说家，政论家——31。

伊万尼茨卡娅，奥莉加·彼得罗芙娜——尼日戈罗德社会民主组织积极分子，安·菲·沃伊特克维奇的妻子——147, 249。

伊万·帕夫洛维奇——见拉德日尼科夫，伊·帕·

伊克斯库莉·冯·希尔登班德，瓦尔瓦拉·伊万诺芙娜（1854—1929）——自由派社会活动家——65, 66。

伊丽莎白·伊万诺芙娜——见卡利诺维奇-戈洛乌舍娃，伊·伊·

约尔丹斯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63—1914）——尼日戈罗德教育家。1917年后供职于教育人民委员会——89, 90, 99, 100, 128, 219, 225。

《言论报》——1904年至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报纸，曾是右翼地方自治工作者的机关报，1905年11月后成为十月党的机关报——139, 141, 170。

翁卜生，亨利克（1828—1906）——挪威戏剧家——75, 77, 211, 212。

《孤独的人们》——75。

《施托克曼医生》——75, 77, 211, 212。

雅库博夫——见纳罗科夫，米·谢·

雅库博维奇——见梅利申。

## Z

《主人》——农业杂志，在彼得堡出版——128, 238。

佐伦，安德斯·列昂纳尔（1860—1920）——瑞典画家和雕塑家——163。

佐洛特尼茨基，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1853—1930）——尼日戈罗德医生，为阿·马·高尔基治过病，曾参加调查1901年阿·马·高尔基在狱中健康状况的医疗委员会。最早的高尔基传记作家之一——54, 70, 201, 214。

扎哈尔（姓氏未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92, 115, 221, 223。

扎洛莫夫，彼得·安德烈耶维奇（1877—1955）——索洛莫沃工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日戈罗德组织著名成员。高尔基中篇小说《母亲》中的主人公帕维尔·弗拉索夫的原型——103, 157, 161, 182, 226, 253。

扎洛莫娃，安娜·基里洛芙娜（1849—1938）——彼得·扎洛莫夫的母亲——182。

《自由之歌》——革命诗集——157, 159, 163, 253。

自由经济协会——俄国最早的农业、经济协会，1765年成立于彼得堡，宗旨是“在国内传播有益于农工业发展的消息”。自十九世纪末开始，自由派知识分子聚集在这个协会周围——71。

《知识》——1898年创办的彼得堡同人书籍出版社。最初主要出版普通教育书籍。1900年阿·马·高尔基加入这一出版社，并居于领导地位。高尔基扩大了出版计划，吸收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说家参加《知识》社。从1904年开始出版的《知识》选集受到了普遍的欢迎。选集内刊载了安·巴·契诃夫、马·高尔基、亚·绥拉非莫维奇、亚·伊·库普林、维·韦列萨耶夫、尼·德·捷列绍夫、尼·格·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伊·阿·布宁等作家的作品。弗·伊·列宁在1910年11月22日致高尔基的信中指出选集力求“把艺术作品的

精华集中起来”（《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448页）。《知识》社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75, 76, 78, 89, 90, 92, 93, 94, 96, 97, 98, 99, 100, 103, 104,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7, 118, 127, 128, 129, 135, 136, 146, 152, 154, 156, 161, 163, 181, 182, 205, 210, 213, 216, 217, 218, 219, 223, 224, 225, 227, 229, 230, 231, 232, 234, 235, 237, 239, 240, 244, 245, 250, 253, 257, 259, 260, 262, 264。

《真理》——社会民主主义的文艺和社会生活月刊；1904—1906年间在莫斯科出版，主要为孟什维克把持——90, 91, 103, 104, 106, 117, 129, 135, 164, 219, 234。

卓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见罗季奥洛娃，卓·亚·

祖巴托夫，斯·弗（1863—1917）——莫斯科暗探局头子。有关祖巴托夫组织的情况可参见第112信有关注——91, 147, 220。

《祖国之子报》——自由资产阶级报纸，1904年至1905年在彼得堡出版——134, 139, 141, 143, 245。

兹韦列夫，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1850—1917）——最高法院官员。1902年至1904年为出版总局局长；极端反动分子——128, 136。

泽韦克，阿·阿——尼日尼-诺夫戈罗德 的船主——42, 54, 55, 201。

泽连科，亚历山大·尤斯廷诺维奇（生于1871年）——教育家——14。

泽林斯基——98, 224。

“朝霞”——1903—1904年间活动的彼得堡反动学生社团——96。